武俠世界

水晶島（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年青鉅富神秘失踪，奇俠奉命明查暗訪，連串怪事自此接踵而來。這是一篇既充滿青春氣息，充滿火爆激情之劃時代鬥智鬥力超級鉅著，由年青作家龍乘風君執筆，保証令你滿意！



$4.00

第２７年

36

編者話

龍乘風不但對撰寫新派武俠小說有所擅長，對現代社會技擊打鬥故事寫作也有獨特風格，既充滿青春氣息，也充滿爆炸性氣氛。今期選刊的一部劃時代鬥智鬥力的超級巨著——「水晶島」有很精采的題材，而且動作場面特別多，內容講述一個年青鉅富子弟突然神秘失踪，一位奇俠奉命明查暗訪眞相，與惡勢力展開連場劇鬥，於是連串令人不可相信的怪事接踵而來，到頭來……？欲知整個故事眞相，敬請購閱本刊。

☆　☆　☆

長篇連載「鐵胆傲骨」今期開始刊出，故事序幕展開使你立即摒息靜氣，由一個怪異老人連續殺戮了十三名武林人物揭發了一件神秘可怕的江湖大劫殺開始，直到第十四名武林人物出現時，那怪異老人就……故事內容曲折詭秘，請參閱內文113頁。

☆　☆　☆

「舍利珠」是下期刊出的巨著，由馬行空執筆，是一篇俠情詭異故事，敘述一座雪人之內，居然隱藏着一具屍體，陰森可怖，但却引來了一羣正邪人物，明爭暗逐，所爲何事？下期該故事有交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6期
（總號13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水晶島

富家子弟 神秘失踪

呂力穿插在一羣婀娜多姿的女孩子中間，雖然外面的天氣冷得連鬈毛狗芝芝都不想出門，但他的額上却已隱隱冒出了細小的汗珠。

呂力，二十九歲，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最忙碌的日子往往就是他生日的時候。

今天，又是他的生辰，圍繞在他身邊的女孩子比去年更多，也更漂亮。

生日舞會，有些很平淡，但也有些攪得很熱鬧，甚至是瘋狂。

呂力不喜歡平淡的一切，由喝茶喝酒以至打架都是一樣。

茶要喝最濃的，酒要喝最烈的，打架要就不動手，一旦動手就得出手如雷似電，絕不留情。

開舞會也是一樣。

今天，在呂家的別墅裏，最少有三十個可以參加選美，而且大有機會進入總決賽的女孩子聚集着。

這些女孩子，有些是由男朋友帶來的，但也有一部份是單身而來，或者是兩三個女孩子聯袂到達呂家別墅，參加這個生日舞會。

對許多女孩子來說，能夠有機會參加這一晚的舞會，是一件很有體面的事。

呂力不但年青，英俊，能幹，富有，派頭十足，而且未婚。

一個這樣的王老五，自然是許多女孩子心目中的夢中情人，白馬王子。

可是，這些正在瘋狂玩鬧着的少女，怎樣也想不到明天的呂力，實在是怎樣了的。

× × ×

生日舞會差不多在黎明的時候才結束，呂家別墅亂成一片，就像是有兩支軍隊曾經在這裏打過仗似的。

呂力沒有醉倒，但却也有了七八分醉意。

有三個漂亮的女孩子本來還不捨得走，她們都要留下來侍候呂力。

但呂力却悶聲不響，駕駛着鮮紅色的保時捷跑車離開了別墅。

連主人都走了，這三個女孩子才萬二分不情願地離去。

她們都很喜歡呂力，現在却有點担心他。

一個喝了差不多兩大瓶白蘭地的人，還駕駛着跑車出外，的確是難免令人感到担心的。

呂力去了什麼地方？

其中有個女孩子猜測：「他一定是找一間酒店租房子休息去了。」

另一個女孩子立刻反駁：「笑話，他怎會去租房子？別忘記他是兩間五星級大酒店的董事長，無論想要什麼房子，都用不着掏腰包租用。」

第三個女孩子却說道：「我最瞭解他，他現在一定是跑到沙灘去了，他每逢睏倦的時候，總是很喜歡在一些泳客稀少的沙灘上躺臥着，他眞是一個浪漫得可愛的人……」

第一個女孩子冷笑不已：「現在是什麼天氣了，每一個沙灘都冷冷清清，力哥哥再傻，也不會在這種天氣之下跑到沙灘上挨凍……」

女孩子多了，總是難免吱吱喳喳的，有時候，聽聽她們各自大發議論，倒也未嘗不是一件賞心樂事。

但聽得太多，效果就會變了，變成耳根受罪，倒不如跑到海灘聽聽呼嘯着的北風聲好了。

× × ×

第三個女孩子說最瞭解呂力，那是不錯的。

最少，在那三個女孩子之中，她的確是最瞭解呂力的一個。

呂力果然駕駛着跑車來到了沙灘。

沙灘很清冷，沒有任何泳客，沒有救生員，只有呂力一個人。

這沙灘很偏僻，就算在夏季，泳客也不會太多，在這個時候杳無人跡，那是很正常的事。

天亮了，但天色還是灰濛濛的。

海浪不大，那是因爲吹正北風，而這沙灘剛好就是坐北向南之故。

所以，風雖很大，浪不大。

七點三十分，海面上出現了一艘金黃色的快艇，快艇速度很高，艇首撞起的浪花令人看得爲之目眩。

沙灘左邊，有一堆又高又大的岩石，快艇很快就在這些岩石旁邊停了下來。

快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臉色蒼白，但却美得令人窒息的黑衣女郎。

呂力跑到一塊大石上，兩眼直視着她：「珊，妳來了！」

黑衣女郎緩緩地點了點頭，並沒有躲開他的目光。

她也凝視着呂力，過了好一會才說：「你現在退出，仍然來得及。」

呂力立刻用力搖頭：「不，我若要退出，就不會來。」

黑衣女郎咬了咬嘴唇，終於說：「你若不怕後悔，我們馬上就出發。」

呂力說了一個「好」字，立刻就跳上了快艇。

快艇瞬即開走，它來的時候很快，走的時候更是像一支金色的箭。

半分鐘後，浪花仍在，快艇已在沙灘轉角處消失了了踪影。

呂力也同時消失了踪影。

他失踪了。

× × ×

呂力失踪，是一件不大也不算小的新聞。

在一個超過六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裏，幾乎每天都有人失踪，但呂力的失踪，却頗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太富有了，有人估計，他的家產超過十億。

一個財團有十億元，並不算多，但光是他一個人就有十億元資產，那就太驚人了。

他是不是巳經遭遇到什麼意外？

由於他的車子停放在沙灘附近，所以有人懷疑他在醉酒之後，失足跌入冰冷的大海，就此給波臣寵召，以致一去不返。

但一連幾天，警方在附近海域展開最徹底的搜查，却是全然沒有任何發現。

沒有浮屍，也沒有任何遺物，只有一條超過五十斤的魔鬼魚，在海面上飛來飛去。

一個星期之後，一般人對這件事巳漸漸淡忘，但仍然有不少人為了呂力的失踪而作出重大的努力。

這一天，是星期日。

上午八點左右，一輛銀灰色的勞斯萊斯，在這沙灘附近停下來。

車門打開，首先走出來的是穿着整齊制服的汽車司機。

這一輛車子價值超過一百萬，連汽車司機的皮鞋也擦得發亮，鞋面光滑有如鏡子。

司機恭敬地打開另一扇車門，不久，又有一個人從車廂裏走出來。

這人該是他的老闆罷？

但後車廂裏走出來的這個人，却一點也不像個老闆，也不像個公子哥兒，只是一個粗鹵的中年漢子。

這個漢子穿的是殘舊球鞋，身上的棉襖最多不會超過八十塊，一條不倫不類的闊脚牛仔褲更是左穿右爛，假若說他就是這輛名貴車子的主人，恐怕誰都不會相信了。

他的確不是。

但是現在，這輛車子的司機對他十分恭敬，半點也不敢怠慢，更不敢得罪這個人。

這中年漢子不但衣着不好，脾氣更加不好。

他是爛命一條，三年前曾經涉嫌在一塲黑社會大火併裏殺了人，但結果證據不足，在法庭上被當塲釋放。

他叫洪勝超，綽號有五六個，最多人叫的是「刀疤超」。

「刀疤超」的臉頰上沒有刀疤，他的刀疤在背上。

在他十六歲那年，曾經給人在背後暗襲，背上吃了一刀。

這一刀，本來是想要了他的性命，但他命不該絕，至今仍然活着。

倒是那個在背後攻他一刀的人，半年後就失了踪，是死是活直至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刀疤超！

自從二十三年前給人砍了一刀，而又僥倖逃過大難之後，他的性格就越來越兇悍了，就像是一隻曾經和鬥牛勇士拚過命的野牛，一對尖角隨時都可以把任何人制於死命。

刀疤超在這沙灘上走動着，約莫七八分鐘後，他才回到車廂裏去。

車廂裏還有一個人。

這人大概五十六七歲，他的頭髮還很烏黑，但眼角的皺紋巳又多又深了。

他身材微胖，鼻樑上架着一副用玳瑁製成的鏡框的眼鏡，身上披着的大衣質料名貴，價值超逾萬元以上。

一望而知，他才是這輛車子的主人。

但一個這樣的人，為什麼會和刀疤超那樣的人在一起？

這一點，就連汽車司機都不知道。

刀疤超鑽回車廂之後，車子就立卽開走了。

× × ×

五十五分鐘後，刀疤超坐在一張搖來搖去的吊椅上，嘴角啣着雪茄，神情看似悠閒，其實却是陰森得可怖。

這裏是一幢巨宅的後花園，雖然天氣巳很冷，但園子裏還是開滿了色彩繽紛的花。

菊花盛開，每一盆都是名種貨色，其中還不乏罕有的品種。

刀疤超從不欣賞菊花，他只懂得用菊花來冲茶，或者在酒家裏叫一道菜：「菊花鱸魚球」，如此而已。

但這一支雪茄又香又濃，他還是懂得欣賞的。

「這傢伙不錯，一支要多少錢？」他問呂翼齡。

雪茄是呂翼齡親手奉上的，那輛勞斯萊斯也是呂翼齡的，而這層巨宅的主人，也同樣是呂翼齡的。

呂翼齡正確的年歲，是六十一，並不是五十六、七那麼年輕。

他是呂力的伯父。

呂力有錢，呂翼齡也不遑多讓。

一個擁有數億元家財的大富豪，為什麼會對刀疤超那樣的人物陪盡小心？

說來說去，還是為了呂力。

呂力失踪，警方雖然全力追查，但却完全找不到任何綫索，許多人都在懷疑，呂力是否巳經死了。

初時，有人懷疑這是一樁綁票案，但是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綁匪提出過任何形式的勒索。

既沒有勒索，也就不是綁票案了。

呂翼齡很担心，他在年輕時遭遇到一次嚴重的傷害，使他無法令任何女子懷孕，所以，他一直都沒有結婚。

他沒有妻兒，只有這一個侄兒——呂力。

所以，呂力也就是他的兒子，他的希望。

現在，呂力失踪了，身為伯父的呂翼齡，又怎能不担心，他正為之急得如鍋上螞蟻。

就在這一天清晨，他在睡眼惺忪之際接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

他聽見一個粗濁的聲音這樣說：「我姓洪，洪勝超。」

呂翼齡怔住，隔了半晌才說：「對不起，在我記憶中，好像從來沒聽過閣下的名字。」

洪勝超乾笑一聲：「你曾否聽過我的名字，是絕對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呂力，你想不想找回你的侄兒？」

呂翼齡一聽到這裏，立刻睡意全消：「什麼？你……你把阿力怎樣了？」

當時，他以為洪勝超是個綁匪，現在打電話來，是要索取贖金。

但洪勝超却說道：「呂先生，你完全誤會了，我沒有帶走呂力，我並不是個綁匪。」

呂翼齡一呆，道：「那麼，閣下是什麼人？」

洪勝超道：「一個流浪漢。」

呂翼齡眉頭一皺：「哦？你認識呂力嗎？」

洪勝超道：「一面之緣。」

呂翼齡不由語氣一沉：「你只見過他一次，又能帮得了什麼忙？」

洪勝超道：「雖然我只見過他一次，但却知道不少秘密。」

「什麼秘密？例如關於那一方面的？」呂翼齡巳有點不耐煩，心想：「這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却想混水摸魚……」他甚至想把電話擱掉。

但就在這時候，洪勝超說了一句很古怪的說話：「保險箱裏的畫眉飛走了。」

一聽見這句說話，呂翼齡驚呆住了。

「你……你是誰？」

「我不是巳經說過了嗎？」

「喂！我要更清楚一點知道閣下的身份。」

「呂總裁，」洪勝超的聲音聽來有點不悅，「一個人的身份，對你們這些大富豪來說，眞的是那麼重要嗎？」

「不！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洪勝超嘿嘿冷笑，說道：「你想靠警方的力量，把呂力找回來，這個希望只怕是太渺茫了。」

呂翼齡吸了口氣，道：「你眞的可以帮助我找回呂力？」

洪勝超道：「也許可以，但這種事，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證，你自己慢慢考慮一下好了。」聽他的語氣，好像馬上就會把電話掛斷。

呂翼齡連忙說：「不必考慮了，我們現在馬上見面，然後詳細再說好不好？」

洪勝超冷冷一笑：「你不怕？」

呂翼齡道：「你是來帮我的，我為什麼要害怕。」嘴裏這樣說，眉宇間却顯出了警戒之色。

但洪勝超看不見，他沉吟了一會，終於說：「十五分鐘之後，我在三角花園等你。」

呂翼齡立刻說：「好的，我馬上趕來，但我們素未謀面……」

洪勝超想了一想，道：「你來罷，我會拿着一隻枕頭，枕頭袋是用格仔布縫製的。」說完，電話巳給掛斷。

呂翼齡只是呆了五秒，立刻就叫傭人呼喚司機，然後匆匆穿好衣服，急步趕進車廂裏。

他甚至沒有洗臉漱口，連襪子反轉穿着也不知道。

十三分鐘後，車子巳到三角花園。

這時候，花園裏只有三幾個老婦在晨運，又有一個手裏捧着鳥籠的禿子在附近逛來逛去。

這些人，都不是洪勝超。

呂翼齡有點着急，但對方沒有出現，再急也是急不來的。

他只等了兩分鐘，彷彿巳經等了兩個小時。

洪勝超終於出現了，他衣衫襤褸，手裏抱着一隻用格仔布縫製的枕頭，果然十足十是個流浪漢的模樣。

呂翼齡從來沒有和這樣潦倒的一個人打過交道。

但這時候，他巳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不但要和這個潦倒的粗漢子接觸，而且還儘量要表現得客客氣氣。

洪勝超進入車廂，與呂翼齡並排坐在一起。

一道隔聲玻璃，使汽車司機無法聽見呂翼齡和洪勝超兩人之間的談話。

「呂總裁，我問你一句話，你必需老實答覆。」

「好的，你問罷。」

「假若我要一億元的酬勞，你肯不肯照付？」

「一億！」

「不錯，是港幣一億！」

呂翼齡考慮了片刻，才回答說：「你若能把呂力平安無恙交還，我可以給你五千萬。」

洪勝超搖搖頭：「你把我看得太貪婪了，剛才我只是說假如！」

呂翼齡怔住，洪勝超接着又說道：「我承認現在我很窮，也很想賺一筆意外之財，但我毋須要一億，也不必五千萬那麼多。」

呂翼齡有點奇怪地望着他：「你心目中想要的數字實在是多少？」

呂翼齡道：「一億的十份之一，我巳很心滿意足！」

「一千萬？」

「不錯，一個人有了一千萬，巳經可以過着極富裕的生活，有了一千萬，只要不狂嫖爛賭，在五十年之內一定可以舒舒服服地過日子。」

呂翼齡吁一口氣，道：「難得你有這種洒脫的人生觀，我給你兩千萬好了。」

洪勝超冷冷一笑：「就算你肯給我二十億，我也不一定可以賺到手。」

呂翼齡牢牢地看着他：「你答應過會帮我的。」

洪勝超道：「我現在並沒有反悔，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令侄能否平安回來，還得看看幸運之神是否眷顧他。」

呂翼齡道：「阿力是個好孩子，上天一定會保祐他平安無事。」

洪勝超却潑出了冷水：「這年頭，好人往往反而死得快些，像我這種人，什麼都敢幹的，說不定却會長命百歲，福有攸歸。」

呂翼齡沒有反駁，現在並不是說多餘話的時候，他只關心一個人，只關心一件事。

阿力到底怎樣了？

車子開得很慢，在九龍塘綜錯複雜又寧靜的街道上兜來兜去。

呂翼齡沒有怪責司機，因為他們現在根本沒有任何目的地。

當車子第三次駛過三角花園的時候，洪勝超忽然說：「我想到沙灘看一看。」

「沙灘？」呂翼齡一怔：「香港有百多個沙灘，你想看那一個？」

洪勝超說道：「是呂公子失踪的那一個。」

呂翼齡的眼睛立刻發亮了，他馬上命令司機，把車子駛到那個沙灘去。

× × ×

沙灘已看過了，呂翼齡把洪勝超接到自己家裏。

雪茄很香濃，但洪勝超這一次來，並不是為了要享受這些名貴的奢侈品。

呂翼齡想找回呂力，而洪勝超想得到的却是錢。

沒有花綠綠的鈔票，就算是有幾百打名貴雪茄，也是不中用的，那就像是一個渴望得到食水的人，他需要的是食水，而不是豉油、或者是來自法國巴黎的高級香水。

呂翼齡當然也明白洪勝超要的是什麼，只要他能夠讓阿力平安回來，付錢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一兩千萬的數目，對普羅大衆來說自然是天文數字，但在呂翼齡那樣的大富豪而言，就算用「九牛一毛」這四個字來形容，也不見得十分過份。

洪勝超在吊籐椅上抽雪茄，一面抽一面沉思。

呂翼齡沒有催促他，暫時把他當作是上帝派來的救星好了。

呂家的傭人，連花王、管家和司機等人在內，總數是一打整，但呂翼齡早已下了命令，此刻誰也不可以接近這後花園。

所以，別說洪勝超只是在沉思，就算他要練功打坐，在五六個小時之內還是絕對不會有人打擾他的。

等到雪茄抽了差不多一半之後，洪勝超才說：「呂公子失踪的沙灘，就是那個沙灘。」

呂翼齡不禁為之一呆。

他完全不明白洪勝超的意思。

「什麼這個沙灘那個沙灘，閣下可否說得清楚一點？」

洪勝超從吊籐椅裏站了起來，神情凝重地說道：「以前，我也曾經到過這個沙灘。」

呂翼齡道：「你曾在這裏游泳？」

「不是游泳，是燒烤。」

「燒烤？這好像只是年青人才熱衷的玩意。」

「不錯，這種玩意，對我來說早已過時。」

「你在很久以前，曾經在這沙灘上旅行燒烤？」

「不算太久，只是在三個月前。」

「這件事和阿力失踪，有關係嗎？」呂翼齡眉頭緊皺不已。

「極可能大有關係，」洪勝超沉聲說道：「因為那一次燒烤，總共有三個人，而其中一位，就是令侄呂力先生！」

呂翼齡呆住了，接着他連忙問：「還有另外一個又是誰？」

洪勝超說：「丁紫珊。」

「丁紫珊？」呂翼齡努力地在思索，但結果却還是嘆了一口氣，道：「阿力認識的女孩子太多了，這名字我也許曾經聽過，但現在却偏偏沒有什麼印象。」

洪勝超默然半晌，道：「紫珊是個十分美麗的女孩子。」

呂翼齡道：「圍在阿力身邊的女孩子，個個都如花似玉，這又有什麼特別？」

「有，最少有一點是很特別的。」

「是那一點？」

「別的女孩子老是圍着呂力，但紫珊却不是這樣。」

「難道是阿力纏着這一位丁紫珊小姐嗎？」

「你說對了，事實正是這樣。」

呂翼齡面露奇怪之色：「是眞的？」

洪勝超冷冷一笑：「你若不相信我的說話，再談下去也是枉然，對不起，洪某告辭了。」

「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呂翼齡急忙解釋，「凡事總有例外，我剛才這樣說，只是因為一貫以來，都是別的女孩子採取主動，而阿力，唉，也許是條件太好了，從來都沒有見他為了女孩子而煩惱過。」

洪勝超又是冷冷一笑，道：「你是呂力嗎？」

「當然不是，我只是他的伯父，一個不屬於這個年代的老人……」呂翼齡惘然地說。

「你知道就好了。」洪勝超道：「雖然你是他的伯父，但却不能完全瞭解他的一切。」

呂翼齡楞住，洪勝超接着說：「你以為他從來沒有為女孩子而煩惱過，那只是因為你不瞭解呂力這個侄兒！」

呂翼齡苦笑了一下：「就算我不瞭解好了，請你告訴我，他和那位丁小姐之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

洪勝超深深地吸了口氣，才道：「丁紫珊是個很特別的女孩子，但是，她的身世——」

「她的身世怎樣了？別老是賣關子行不行？」呂翼齡又是着急，又是感到有點氣忿。

但忽然間，他的臉色變了。

他的臉色驟變，那是因為他看見洪勝超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洪先生，你怎麼了——」呂翼齡驚惶地望着他的臉。

洪勝超沒有回答，只是嘴角向下微微一彎。

他這個表情，若出現在一個年輕漂亮女孩子的臉上，可能會有十分動人的。

但這時候，他這個表情不但難看，簡直就是恐怖之極，因為就在他嘴角向下一彎之際，大量鮮血也同時從他口腔裏湧出來。

呂翼齡活到這把年紀，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張臉。

洪勝超嘴角吐血之後，不到五秒鐘就仆倒下去。

「是……滅口……」他說完這三個字，就瞪着兩隻可怕的眼睛嚥氣了。

他的背脊，竟然已穿了一個窟窿，顯然是有人在他背後放黑槍！

呂翼齡的背脊也冷透了，彷彿自己也給一顆子彈射中。

兇手在那裏？

子彈是從那一個角落射出來的？

× × ×

洪勝超被暗殺，死因是中彈身亡。

根據警方驗屍報告顯示，洪勝超背部中彈，而這一顆子彈，是由一支長程來福槍發射出來的。

在呂家東北方，有幾幢超過三十層的住宅樓宇，兇手極可能隱藏在其中一個單位，或者是在天台上隱伏，用長程瞄準器對準洪勝超的背心，然後扳掣將之射殺。

能夠使用這種槍械進行暗殺的兇手，肯定絕非泛泛之輩。

「是滅口！殺人滅口！」呂翼齡激動地對雷博聰警司說。

雷博聰是個年輕的警司，他今年才三十八歲，雖然在警局裏權力相當，但事無大小，總喜歡親力親為。

呂力失踪一案，歸他負責。

洪勝超在呂家中槍遇害，暫時來說也歸他負責。

呂翼齡雖然在商場打滾數十年，人生經驗極之豐富，但有人當着他面前遇弑身亡，這種可怕的事還是第一次遇上。

他不但震驚，而且也感到相當憤怒。

一直以來，他以為呂家巨宅是安全地帶，一般盜賊不輕易可以潛進來。

想不到盜賊雖然沒有潛進來，但一顆子彈却已飛越空間，把呂家的一位賓客當場射殺。

本來，以洪勝超那樣的人，是絕對沒有資格可以成為呂家貴賓的，但現在，呂翼齡縱使對警方也只能說：「洪勝超是來我家作客的。」

雷博聰看出事有蹺蹊，自然不肯放鬆，一直查根問底下去。

呂翼齡考慮了一會，終於把事情和盤托出。

雷警司聽得眉頭緊皺，說道：「這個姓洪的人，很可能會和呂力失踪一案有關係。」

呂翼齡道：「你懷疑他是個綁匪？」

「他不像是綁匪，而且自始至今，並沒有人提出任何勒索，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曾經有人向呂翁勒索，而閣下又隱瞞着眞相，那才自當別論。」

「不！我發誓保證，絕對沒有人向我提出任何勒索！」

「別緊張，我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唉……這件事越弄越複雜，」呂翼齡憂形於色地說道：「我眞担心阿力的安全……」

「放心好了，」雷警司安慰他，「這件案子遲早會水落石出的，你不必過份悲觀。」

呂翼齡頹然地坐在一張眞皮沙發上，神情看來十分睏倦。

警方人員在呂宅擾攘了大半天才收隊，臨走前雷警司對呂翼齡說：「以後，若有任何不尋常的變故，或者是不尋常的人物向呂翁拜訪，最好請以第一時間通知警方，謝謝合作。」

呂翼齡點點頭。

「我明白，完全明白。」

雷警司默然半响，又再重複那一句：「遲早會水落石出的，再見！」

× × ×

一連兩天，呂翼齡寢食不安，精神一天比一天頹唐。

洪勝超被射殺的情景，一直在他腦海裏盤旋不散。

到了第三天清晨，呂翼齡實在忍不住了，他搖了一個電話，找一個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面的朋友。

「喂，司徒星先生在不在？」

「我就是司徒星。」對方的聲音聽來懶洋洋的。

「好極了，我是翼齡。」

「翼齡？是呂翼齡？」司徒星有點詫異。

「對了，是呂翼齡，你一定不會忘記我這個老朋友罷？」

「老朋友是不會忘記的，但你的電話號碼，我早在十年前就已忘掉啦。」

「今天天氣很好，我想……」

「別吞吞吐吐，什麼事快說，我約了朋友喝早茶。」

「能否推掉？」

「推掉？為什麼要推掉？」

「為了我這個老朋友。」

「但今天約我喝早茶的朋友，比你還老五歲。」

「星兄，別開玩笑好不好，我眞的有點事，非要找你商量商量不可。」

司徒星沉默了一會，終於說：「好罷，兩小時之後，我在康樂街等你。」

「一言為定！」

「當然。」說完這兩個字之後，司徒星就擱斷了電話。

康樂街在九龍旺角區，街道並不長，兩旁都開設着大大小小的雀鳥店，所以又被稱為「雀仔街」。

「雀仔街」是個很熱鬧的地方，尤其是在星期天，從清晨六七點開始，短短的街道上就會擠滿了人。

絕大多數都是男人。

他們都是喜歡養鳥，不少人手裏提着精緻的鳥籠，這裏逛逛，那邊瞧瞧，經常三五成羣聚集在一起評頭品足。

他們評頭品足，可不是在說女人，而是品評他們心愛的籠中鳥。

在香港，玩雀的大概可分為兩派，一派玩的是「文雀」，另一派玩的却是「武雀」。

「文雀」不會打架，例如相思、黑白、石青、石燕等等。

至於「武雀」，則是畫眉、吱喳（知時鳥）、黃肚等等。

畫眉打架，通常由數分鐘至三四十分鐘不等，戰情十分激烈，往往打至頭破血流，趾甲斷折，但却很少弄出「命案」。

吱喳打架，招式甚多，力度却不及畫眉，但旗鼓相當的對手，往往會苦戰至數小時，方始分出高下。

司徒星喜歡玩雀，尤其武雀，更尤其是玩吱喳鳥。

這一天，天氣很好，他飼養了整整三年的吱喳「狼犬」狀態奇佳，在鬥雀場上只花了三十五分鐘，就把從新界遠道前來挑戰的悍將「六粒星」殺敗！

「狼犬」耀武揚威，司徒星自然也是洋洋得意。

在康樂街一間雀鳥店門前，司徒星把

「狼犬」高高掛起，「狼犬」在引吭高歌，他也在談個滔滔不絕。

聽他大談「戰況」的，都是他的雀友，而這些雀友，從二十幾歲至七八十歲的老頭子都有。

司徒星說老不老，說年輕不算年輕，大概五十來歲左右。

他兩鬢微白，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鏡，抽的是捲紙烟，用的是古董打火機。

雖然五十幾歲人了，但他看來還是蠻瀟洒的，據說，他到了這把年紀，還有好幾個女人對他念念不忘。

在許多圈子裏，「星叔」都是個很吃得開的人物。

他最大的長處，並不是有錢。

雖然說，他有幾幢房子，也有兩間工廠和小型百貨公司，但在這年頭，三幾百萬身家，根本就算不上怎麼一回事。

當然，他總算是個富裕的人了，但他吃得開，主要是因爲他做事手段漂亮，而且從來不會出賣朋友。

人人都知道，星叔是講義氣的，只要有星叔在，最不講理的人也願意給他幾分面子。

司徒星，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這個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而且都很富有傳奇色彩。

他若不是一個特別的人，呂翼齡也不會親自跑到康樂街來見他。

×　×　×

康樂街雖然是一條街，但車子根本就不能駛入。

而康樂街口，也是一個不能停泊車輛的地方。

但呂翼齡不管，還是囑咐司機把汽車停在那裏，大不了給警察抄牌。

但他警告司機：「無論如何，决不能讓警方把車子拖走。」

然後，他就匆匆下車，鑽入康樂街尋找司徒星去了。

幸好康樂街地方不大，他很快就找到了正在興高采烈談論「戰況」的司徒星。

「星兄，我在這裏！」他用雪白的絲巾擦了擦汗，同時向司徒星揮手。

司徒星把「狼犬」交給了一個中年人，說：「三叔，這一隻『正口雀』今天就讓你伺候伺候了。」

那中年人眉開眼笑，道：「星叔如此信任小弟，自當効犬馬之勞。」

司徒星人緣之佳，由此可見一斑。

呂翼齡見他肯放下寵物，不禁吁了一口氣，拍拍司徒星的肩膊，道：「早就知道，你是挺夠朋友的。」

司徒星看着他，忍不住說：「什麼天氣了？我的脚穿着羊毛襪，你老人家却在擦汗。」

「唉，人老了就不中用，一着急就冒汗，但汗水是又冷又淡的。」

「怎麼弄得如此狼狽？是不是有十幾條狐狸精把你纏得失魂落魄了？」

「別開玩笑，上車！上車！」

車子已抄了牌，旁邊還有一個瞪大了眼睛的交通警察。

呂翼齡連連道歉，囑咐司機馬上把車子開走。

車廂裏很寧靜，司徒星彷彿甚至可以聽見呂翼齡的心跳聲。

「有什麼麻煩？」

「呂力失踪了。」

「我知道，報章上屢屢提及。」

「星兄，你是個有辦法的人，這一次，非要你親自出動不可。」

「別急，慢慢的來，」司徒星的聲音沉穩而有力，「今天我心情很好，但還沒有喝早茶。」

「你不是已約了一個老朋友喝早茶的嗎？」

「茶還沒有喝，已打了一場大架。」

「是人打架？還是鳥兒打架？」

「我已做了十幾年君子。」

「君子動口不動手？」

「不錯，但我養的鳥兒不是君子，瞧牠的德性，好像一天不打架都不舒服。」

「今天贏了？」

「贏了，贏得比想像中還輕鬆，」司徒星笑笑，「也幸虧贏得輕鬆，要是一打就幾個鐘頭，恐怕這輛車子已經給警方拖走了。」

呂翼齡嘆了口氣，說：「車子不要緊，別說是這麼一輛，便是拖走十輛，一百輛我也不會在乎，但呂力是我的侄兒，唯一的侄兒……」說到這裏，聲音咽哽，連眼都紅了。

「別灰心，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司徒星拍拍他的手背，「你既然還記得我這麼一個朋友，我就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很好……很好……很高興聽見你這句話。」呂翼齡感激地說。

「但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是想吃新鮮的蝦餃燒賣。」

「阿全，把車子駛到尖東老王那間酒樓去。」呂翼齡立刻命令司機。

尖東老王，也是呂翼齡的老朋友，他開了三間酒樓，生意都很興旺。

尖東的酒樓，絕大多數都是富麗堂皇的，而老王這一間，更是規模最宏大的一間。

坐下之後，呂翼齡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向司徒星細說。

司徒星一面聽，一面不斷吃點心，神情半點也不緊張。

呂翼齡知道他的脾性，有時候他會爲了芝蔴綠豆般的小事而緊張到不得了，但等到有眞正重大事情發生之際，他却反而會輕輕鬆鬆的，甚至表現出一副毫不在乎，漫不經心的樣子。

司徒星聽完之後，用牙簽剔了剔牙，接着就站了起來，說：「你在這裏坐坐，我要上厠所。」

呂翼齡一怔，司徒星也沒有再說什麼，一搖三晃的就走了出去。

過了足足三十分鐘，他才慢條斯理地回來。

但他並不是一個人回來，而是帶着另一個人回來。

和他在一起出現的，是個看來斯斯文文的女郎。

她大概二十二歲年紀，長得眉清目秀，臉上掛着有禮貌而自然的笑容。

「呂伯伯！」她首先向呂翼齡打個招呼。

呂翼齡詫異地看着這女郎，過了半晌

才問司徒星：「這位是——」

司徒星笑笑，說：「我的女徒弟，姓唐，芳名雪婷。」

呂翼齡又是一愣，隨即欠了欠身，說道：「原來是唐小姐，請坐！」

「你坐呀，不必客氣，」司徒星爲唐雪婷拉開一張椅子，「呂伯伯是妳師父的老朋友，他老人家的事，也就是妳師父的事。」

唐雪婷坐下，微微一笑：「師父的事，是否也就是徒弟的事？」

司徒星哈哈一笑，道：「這還用說嗎？不然，我爲什麼叫妳到這裏喝茶？」

呂翼齡錯愕地看着司徒星，好像有話想說，但却又老是說不出來。

司徒星喝了一口茶之後，才慢慢的說：「呂力失踪和洪勝超遇害的事，我已經對雪婷詳細說過了，她對這兩件事都很有興趣。」

呂翼齡唯唯喏喏，司徒星眨了眨眼睛，笑道：「呂兄，別把雪婷當作一般弱質女流，她現在的本事，比我當年還大得多呢。」

呂翼齡這才目光一亮，再重新打量着眼前這位女郎。

唐雪婷搖搖頭：「呂伯伯，別聽師父這一套，他總是喜歡開玩笑的。」

司徒星也搖頭不迭，道：「要開玩笑，揀別的時候，呂伯伯跟我有三十年的交情，雖然這十年來，咱們很少來往，但須知此乃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有小人之交才甜如蜜……」

呂翼齡嘆了口氣，說：「我不管什麼君子小人，只想儘早找回阿力。」

司徒星却凝視着唐雪婷：「對於呂力的事，妳的看法怎樣？」

唐雪婷想了想，才說：「從表面看來，呂力的失踪，可能會是一樁意外，但實際上，這可能性是很小的。」

呂翼齡盯着她的臉：「何以見得？」

唐雪婷揚了揚眉，道：「據我所知，呂力是個運動健將，無論在田徑或者是游泳方面，都是相當出色的。」

呂翼齡點點頭：「妳說的不錯。」

唐雪婷道：「所以，雖然他在沙灘失踪，但溺斃於大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除非他存心想自殺！」

「不！阿力是最幸福最愉快的年青富翁，他絕對不會自萌短見。」呂翼齡立刻說。

唐雪婷嘆了口氣，說道：「金錢並不是萬能的，擁有億萬家財的人雖然不會爲金錢而煩惱，但還有許多事情，都可以對他們造成可怕的打擊，例如感情、例如疾病……」

呂翼齡道：「阿力在情場上是長勝將軍，身體更是絕對健康正常。」

他的目光漸漸有了敵意，那是因爲他對唐雪婷這幾句說話感到不滿。

唐雪婷倒不在乎這個富豪老者怎樣看自己，她有主見，她相信自己有一定程度的判斷能力。

司徒星擦了擦鼻子，忽然插口：「洪勝超之死，妳認爲怎樣？」

「很簡單，就正如他臨嚥氣前的說法一樣。」

「殺人滅口？」

「不錯，是滅口！」唐雪婷用一種肯定的語氣說：「他知道的事情也許不太多，但對某些人來說，却認爲太嚴重了，所以非要堵塞住他的嘴巴不可。」

「要堵塞一個人的嘴巴，最澈底的方法就是一槍把他幹掉。」

「所以，洪勝超死了。」

呂翼齡沉着臉：「洪勝超究竟還知道些什麼？」

唐雪婷道：「也許，他已經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向呂伯伯說了，但暗殺者還是殺了他。」

呂翼齡望着司徒星，用激動的聲音說：「我已活到這把年紀了，能否再多活三幾年都不是問題，就算陷害阿力的惡勢力再强大，我也不怕！」

司徒星眨了眨眼：「你不怕，我却很怕很怕。」

呂翼齡一怔，半晌才道：「你怕什麼？怕鳥兒沒有人飼養？」

「鳥兒算什麼，」司徒星哈哈一笑，「我只是害怕失掉你這個老朋友。」

呂翼齡又是一呆，繼而嘆道：「是我說錯了話，你不要生氣。」

司徒星又笑了笑：「我早已說過今天心情很好，只怕連想生氣也很難。」接着對唐雪婷大力推薦：「這裏的叉燒飽，眞是第一流水準，妳是最喜歡吃的。」

唐雪婷聳了聳肩，道：「別把叉燒飽叫來。」

「怎麼？胃口改變了？」

「的確改變了，我心情一緊張，就不想吃東西，只想多喝點水。」

司徒星立刻就爲她斟滿一杯燙熱的龍井。

呂翼齡看着他們兩人，不禁爲之呆住，心想：「司徒星以前也是這樣的，總是神秘莫測，又像是有點神經兮兮，他的女弟子會不會也是這樣？」

×　×　×

離開尖東，唐雪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找君子山。

君子山並不是正人君子，而是癮君子——一個吸毒者。

他吸毒已經八年了，體重由一百八十磅一直劇減，如今大概只剩下了一半。

要找君子山，有時候很容易，但有時候却比找一隻鑽入泥洞裏的蚤子還要更困難。

這得要看看他身上有沒有鈔票而定。

他若有錢在身，說不定會跑到額非爾士峯去吸吸新鮮空氣。

他既是個癮君子，也是個曾經胸懷萬里的地理學家。

他若不是上了毒癮，現在最少可以在大學裏做個敎授。

一個飽讀了幾十年書的學者，爲了一次失戀，就不惜用毒品來麻醉自己，結果泥足深陷，連上帝也救不了他。

君子山是個虔誠的天主敎徒，但那已經是吸毒以前的事了。

說得更正確一點，並不是上帝不救他，而是他遠離了天主，遠離了他所信奉的神。

除了上帝之外，最失望的應該是他的

父母。

君子山曾經嘗試過戒毒，但不成功。他不成功，是因爲他根本沒有下過眞正的決心。

他還在想念那個女人。

其實，那個女人一點也配不上他。

她不算太漂亮，也沒有高尙的氣質，兼且貪慕虛榮，見一個愛一個……

但君子山却在她身上放下了一輩子的感情！

當時，他並不窮，有理想、有志氣，而且還是個碩士！

但那個女人，却把他當做玩物，初時玩玩，蠻有趣的，後來玩膩了，看上了另一個花花公子，於是就把他一脚踢開，就像是踢開了一個破爛的包袱。

於是，本來並不叫君子山的人，現在就變成只剩下九十多磅的君子山了。

一個差不多六呎高的男人，只有九十多磅！

不必看，光是想想也會心酸。

那個女人，固然是罪魁禍首，但君子山也不值得同情。

每個人都會有失意的時候，倘若一經失意就去吸毒，那麼六百萬香港人最少有五百九十九萬都是癮君子！

還是那句老話：「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

君子山墮落了，他的父母也給這個兒子氣得半死，繼而眞的一個接着一個，澈澈底底的給他氣死了。

君子山領了一筆遺產，數目不算太多，也不能算是太少。

倘若從那時候開始，他戒毒，發奮圖强，也許還有得救。

可是，這個不肖子沒有戒毒，而且還染上了另一種癮——賭癮。

一個這樣的人，就連最樂觀者也不可能對他存有任何希望了。

遺產很快散掉，但他却還沒有死掉。

他若死了，自然一了百了。

但他仍然可以瞪着一雙有神無氣的眼睛到處鑽來鑽去，爲了一包毒品，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陪一些又老又醜的女人上床在內。

唐雪婷認識君子山，是在五年前一個晚上的事。

那一晚，天氣異常炎熱，唐雪婷剛自倫敦渡假回來。

她携着兩袋行李，從機場一直向停車場那邊走。

沒有人接機，因爲她根本沒有告訴任何人會在什麼時候回來。

忽然間，有一個身形相當高，但面形却很瘦削的男人走了過來，很有禮貌地對她說：「小姐，我姓趙，趙宏山，是和妳乘搭同一班機回港的。」

唐雪婷看了他一眼，也很禮貌地回答說：「有什麼事我可以帮忙嗎？」

趙宏山輕輕咳嗽着：「有人想殺我，妳能否給我掩護掩護，我只要能夠平安離開機場，那就可以逃過大難了。」

唐雪婷沒有吃了一驚，却反而笑了起來。

因爲她知道，這個陌生的男人，只是藉故走親近自己，而且還要和自己開開玩笑。

當然，唐雪婷是可以沉着臉嚴辭拒絕的，但她並沒有這樣做。

「可以，我給你最好的掩護，咱們一塊兒走好了。」

這看來是一個浪漫的開始。

趙宏山離開機場後，很客氣地邀請唐雪婷吃了一頓豐富的海鮮晚飯，然後才對她說：「妳比我想像中勇敢得多。」

唐雪婷道：「也荒唐得多。」

「何以見得？」

「中國的女孩子，通常都不會接受陌生人這樣的邀請。」

「妳是說這一頓晚飯？還是剛才在機場的事？」

「兩者都是。」

「但妳却接受了，所以，妳實在很洒脫，也很勇敢，換上別的女孩子，早就匆匆趕回家裏去。」

「你到英國公幹？」

「不，既散心，也散錢。」

「想散心，本來就得要散錢。」

「一散十萬鎊，嘿嘿！」

「十萬鎊？」唐雪婷吃了一驚。

「嗯，妳以爲我在吹牛？」

「不，你沒有必要在一個陌生的女孩子面前吹牛。」

「錯了，許多無聊的人，往往最喜歡做這種無聊的事。」

「但你看來不像個無聊的人。」

「看來不像，實在呢？」

「這就只有你自己才曉得了。」

「我在倫敦好幾間賭場裏，總共泡了二十三個晚上。」

「代價十萬鎊？」

「九萬而已。」

「還有一萬又是怎樣花掉的？』

「是女人，大不列顛帝國裏最好的女人。」

「錯了，一萬鎊只能買到騷狐狸的笑容和肉體，最好的女人，就算一億鎊也買不到。」唐雪婷忽然生氣了，她甚至打算告辭。

但趙宏山立刻道歉：「是我錯了，我是世間上最不可以原諒的罪人。」

「罪人有無數種，你這種罪，其實也算不上怎麼一回事。」

「但我的罪孽，正在開始。而且將來還會繼續下去。」

「對不起，我要回家了。」

「但我的家已輸掉。」

「家在香港，輸在倫敦賭場？」

「是的。」

「這件事，你眞的做錯了，但不要緊，你還年靑，一切不妨從頭開始。」

「太遲了，我……我在打寒戰……而且快要涕淚縱橫……」

「爲賭敗而後悔？」

「不！是爲了吸毒……」

「原來閣下缺乏電源了，那麼快去補充補充。」

×　×　×

當時，唐雪婷是「幽他一默」。

她絕對不會相信，趙宏山眞的是個吸毒者。

她以爲又是一個玩笑。

但後來，她對趙宏山的瞭解逐漸增加了。

他眞的是個癮君子！他在賭場輸了大錢，也是眞實的事。

那時候，他剛領了一筆遺產。

但他很快輸掉了，他成爲一個十足十的敗家子！

當唐雪婷完全瞭解趙宏山這個人之後，她內心的震驚，實在是難以言喻的。

她想挽救這個人，但一次又一次澈底失敗！

趙宏山變成了君子山。

其實，在唐雪婷認識他之前，他已經是君子山——一個泥足深陷的癮君子！

但那時候，他最少還有點像個人。

現在，又五年了。

在這五年中，君子山不斷吸毒，體重一直直綫下降。

唐雪婷曾警告他：「你快要死了。」

他笑笑，然後向她伸手：「借我一百元。」

她當然不借，而且打算把他拉往戒毒所。

但他溜掉了，只留下絕望的笑聲在她耳畔不斷地迴旋。

他也警告唐雪婷：「妳若把我當做朋友，就該讓我早一點死在毒品裏！」

這是何等荒謬的說話！

×　×　×

在最近一個月以來，唐雪婷最少有好幾次想去找君子山，但結果還是沒有付諸實行。

君子山越變越不君子了，他的身子瘦弱得可憐，思想却邪惡得可怕。

要找這個人，越來越不容易，但就算找到了又怎樣？

面對着一個根本無可挽救的人，那種感覺會是怎樣的滋味？

唐雪婷不知道。

但這一天，她從尖東酒樓一衝出來，立刻就決定非要找到君子山不可。

原因只有一個——因爲君子山是認識洪勝超的！

半年前，君子山忽然富裕了五六個星期。

在那五六個星期內，他天天豪賭，錢財來歷不明。

唐雪婷暗中調查，終於查出，君子山曾經和一個惡棍合作，向某富商進行訛騙活動。

而那惡棍，正是姓洪，名勝超，綽號「刀疤超」！

這件事，她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說。

所以，現在她非要去找君子山不可。

當唐雪婷找到了君子山的時候，君子山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他躺在一間齷齪不堪小公寓的床上，兩眼呆滯有如死魚。

小公寓的伙計，不禁對唐雪婷投以詫異的目光。

這麼標緻的一個女郎，居然會找到這種地方，探訪一個不成人形的癮君子。

眞是氣數！

君子山不再躲避了，也許，他已到了避無可避的時候。

唐雪婷看着他的臉，心裏很激動。

「山，我來了。」

「妳來的不是時候。」君子山苦笑。

「遲了多久？」

「八年。」

「八年前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英俊如白馬王子。」

「時光不會倒流了，但你的身體還有機會可以復原，」唐雪婷忍不住握着他的手，「只要你肯下決心，把它戒掉！」

「戒掉了又怎樣？身體可以復原，心呢？」

「身心都一起復原。」

「遲了，」君子山凄然一笑，「到了這時候，又何苦還要自欺欺人？」

「你還年輕！」

「但吸一年毒，最少加速衰老十年！」君子山嘆了口氣，「我現在已經是個應該死掉的老妖精了。」

唐雪婷把他的手握得更緊：「別把自己判了死刑，只要你願意相信我——」

「我在五年前就已完全相信妳，可惜那時候已太遲……」

「山……」

「別再老是管我的事了，妳找我，有別的事嗎？」

「有是有的，但——」

「先說了妳的事情，我答應爲你再活幾天好不好？」

「幾天太少，最少幾十年！」

「好！我都答應了！妳有什麼事，快說！」

「我……我想探聽一個人的消息。」

「誰？」

「洪勝超！」

「刀疤超？」君子山的手忽然一陣顫抖。

「是的，就是刀疤超，」唐雪婷看着他的臉，「我知道，你認識這個人。」

君子山嘆息着，說：「妳一輩子都找不到這個人了……」

「我知道，他在不久之前死於槍殺，但我想更清楚一點瞭解這個人。」

「他是個盜賊！」

「我知道。」

「妳既然什麼都知道了，還想問些什麼？」

「他的同黨！」

「我也和他合作過，算不算也是他的同黨？」君子山問。

「不算，」唐雪婷說：「你只是我的同黨！」

君子山笑了，笑得令人想哭。

唐雪婷忍住了淚。

她也許會哭，甚至應該放聲大哭，但現在不是時候。

她從來沒有愛過君子山，從前沒有，現在也沒有，一直都沒有。

但君子山却是一個最令她想哭的男人，爲的不是愛情，而是友情。

眞正的友情，決不會比任何類型的愛情遜色。

愛情的力量可以令人生，也可以令人死。

友情的力量亦然。

機關槍可以殺人，機關炮也當然同樣可以救人。

君子山終於淌下了淚，癮君子的淚。

他顫抖着嗓子說：「刀疤超是個壞人，但却也很有壞人的規矩，他有一個師弟，叫尤天培……」

「尤天培？」

「對了，是尤天培，妳想知道得更多，就要先找到這個人……」

「我會的。」

「雪婷，妳來得太好了，但我太骯髒，連跟妳說話都不配……」

「儍話！我們馬上離開這裏。」

「不必了，我住在這裏很好，不想離開。」

「但你若不離開這裏，一輩子也戒不掉毒癮。」

「我倦了，很想睡覺……」

「不，振作起來，跟我走！」

但君子山沒有振作，他閉上了眼睛，氣息一下比一下微弱。

唐雪婷不再遲疑，匆匆跑到櫃面，撥了一個緊急求救的電話……

追根究底找綫索

黃昏，司徒星親自下厨大展身手，煎了兩隻荷包蛋。

傭人告假，不是爲了看粵劇，而是約了男朋友學習打英式桌球。

唉，熱潮來了，連四十幾歲的媽姐也要跟風練棍，眞是世界變得厲害。

幸好司徒星多才多藝，煎煎鷄蛋這碼子功夫，還是難不倒他老人家的。

有荷包蛋，有切掉了皮的方飽，有即沖咖啡，還是三百多罐罐頭存貨，又豈有餓死星叔之理？

但等到眞的非要以此作晚餐不可的時候，司徒星的臉還是皺住了。

「他媽的荷包蛋，老子呸！」一氣之下，在蛋上放了足足一安士幼鹽，誰吃了恐怕立刻就得變成一隻「大鹹蛋」。

司徒星當然不會自己作賤自己，於是，這兩隻煎得還不錯的荷包蛋就此被糟塌了。

就在這時，門鈴之聲大作。

門打開，來的是唐雪婷。

司徒星大爲高興，立刻以閃電式手法把這個女弟子迎入屋內。

「冰箱有魚有肉，也有上好蔬菜，就只是欠了一個厨師。」

「巧姐呢？」

「她正在苦練『一棍走天涯』的本事呢。」

「又跟老牛打桌球去了？」

「正是。」

「所以，要我來做臨時厨師？」

「妳若不高興，上館子吃好了。」

「那就上館子罷。」唐雪婷撇了撇嘴，又把大門打開。

司徒星不禁爲之氣結。

到了頤德小館，唐雪婷不喝汽水，喝啤酒。

司徒星抽烟，她居然也搶了一口，但抽了兩下已吃不消，淚如雨下。

「婷婷，」司徒星喜歡這樣叫她：「你只能吃烟肉，香烟這種危害健康的東西，還是不沾手爲妙。」

她用紙巾抹抹臉，點點頭：「師父教訓的是，我會記住了。」

「妳怎麼了？心情似乎大壞。」

「喝點啤酒就會沒事。」

「廢話，心情不好，喝黃金汁也不濟事。」

「黃金若成汁狀，溫度該有多少，還能喝嗎？」

「總算妳還沒有喝得糊裏糊塗，」司徒星盯着她：「大學早已畢業，以後有什麼打算！」

「做個花花女公子。」

「妳心眼死板板的，又如何花得起來呢？」

「要做花花女公子，太容易了，只須一個秘訣便可。」

「說來聽聽可以嗎？」

「當然可以，」唐雪婷忽然頑皮地扳嘴一笑：「這個秘訣就是多跟着師父，多向你學習。」

司徒星笑了，不斷的搖頭：「你師父早已經是過時的人物，妳若跟着我，只會變成一個老古董。」

唐雪婷呷着啤酒，忽然問：「師父，你聽過尤天培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尤天培？」司徒星皺了皺眉：「他這個人可不簡單。」

唐雪婷立刻精神一振：「師父知道這個人？」

司徒星點點頭，道：「尤天培是個大老千。」

「大老千，」唐雪婷吸了一口氣：「是情場上的大老千，還是賭桌上的大老千呢？」

司徒星道：「兩者皆是，他可以利用感情來騙女人的心，也可以利用佈局和千術在賭場上騙取別人的金錢。」

「這麼厲害！」唐雪婷冷冷一笑。

司徒星望着她。

「現在該輪到師父問妳了，是誰向妳提起這個大老千的？」

「趙宏山。」

「怎麼，妳今天又去找他了？」

「不錯。」

「他好不好？」

「不好，看起來不像個有血有肉的人，只是像一具僵屍。」

「這僵屍早已沒有了人性，」司徒星嘆了口氣，隔了片刻又說：「但，對妳可能會例外。」

唐雪婷咬咬唇道：「但我一直都沒法子帮得了他，直至今天，就只能把他送進醫院去。」

「醫院？他肯進入醫院嗎？」

「他送進去的時候，已虛弱得陷入半昏迷狀態，我眞担心，担心他再也沒有機會活着離開醫院。」

「君子山若不是走上這條死胡同，他的人生將會很燦爛，甚至可能會得到妳的青睞。」司徒星試探地說。

「他是我的朋友，從五年前開始已經是，」唐雪婷的眼睛有點濕潤，但聲音却反而越來越是平靜，「但他絕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就算他沒有吸毒，結果也是一樣的。」

司徒星道：「我明白，只有愚昧的人，才會認爲男女之間，只有愛情而沒有友情。」

唐雪婷把杯裏剩下的啤酒晃來晃去，忽然道：「我想找尤天培。」

司徒星蹙了蹙眉：「他是一條豺狼，妳不怕？」

「幾時聽過母老虎會對一條豺狼退避三舍的？」唐雪婷昂起臉。

「眞的不惜一拚？」

「不錯，這是爲了師父的面子。」她把一條大道理搬了出來：「我總不能够讓呂伯伯失望，甚至瞧不起星叔師徒的，對不？」

「對，對，難怪師母生前，總是把妳當作寶貝。」

唐雪婷立刻靜默下來。

師母！多麼柔善的一個女人！

但她死了，死於一種很平常的疾病——傷風咳。

傷風咳也會病死人嗎？

會，加上併發症就會了。

她的心臟向來衰弱，又有肺炎，肝腎大有缺點，還有糖尿病。

但自始而終，司徒星還是認爲她只是死於傷風咳。

這是可笑，還是無奈？

啤酒喝完了，唐雪婷的臉泛起陣陣嫣紅。

她很美，司徒星一直爲自己有一個如此出衆的徒兒而感到驕傲。

× × ×

清晨六點三十分，司徒星帶着鳥籠，悠悠閒閒地來到了九龍公園。

籠中的「狼犬」不斷引吭高歌，牠的歌喉現在一點也不好聽。

——吱喳在火氣最鼎盛時，嗓子會又尖又緊，甚至有沙啞的情況出現。

「狼犬」已連贏六場，每一隻對手都給牠凌厲的攻勢嚇破了胆。

「狼犬」趾高氣揚，一副勝者爲王的樣子。

雀鳥如此，主人的神情也是差不多。

勝利者的臉孔，只會給別人兩種感覺，一就是羡慕得很，否則就會覺得此人面目可憎，囂張跋扈。

司徒星可不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我行我素，我吃我飯，誰管得了星叔吃荷包蛋還是上館子吃飽翅！

他把「狼犬」掛在一棵大榕樹下，然後慢慢地燃點着一根香烟。

他看看腕錶，心想：「三分鐘之內，他一定會經過這裏。」

他對自己有信心，就像是對這一隻已經有二十五年歷史的金錶一樣。

其實，他這一隻金錶早已不準確了，每星期計算下來最少慢了十分鐘。

逢星期一早上把金錶較快十分鐘，已成爲他這五六年來的習慣。

但他認爲這習慣很好。他原諒了金錶，也更珍惜這金錶。

這金錶是他二十五年前的生日禮物，錶殼上刻着的一個名字至今還很清晰。

那是他妻子的名字。

× × ×

八點三十五分了，司徒星要等的人還沒有出現。

他終於用手背敲敲額頭，罵道：「早知他今天不耍太極拳，昨晚就該撥個電話約他。」

一氣之下，帶着「狼犬」走了。

四十五分鐘之後，他終於撥了一個電話。

「喂，是高公館嗎？」

「找誰？」

「高一璽。」

「找我們的老爺？他不在這裏。」

「不在這裏？是不是參加越野賽車去了？」

「……」對方一陣沉默，也不知道是驚詫，還是正在抗議。

「對不起，」司徒星立刻道歉：「剛才那句說話，我是對另一位朋友說的。」這個謊撒得並不太高明，但總算也是一個道歉。

接電話的人這才怒氣稍平，冷冷的問：「閣下是那一位？」

「司徒星。」

「是星叔爺，對不起，對不起！」對方一聽見這個名字，立刻倒轉過來，連聲道歉不迭。

「是周管家嗎？」

「不，叫我老周好了。」

「高老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他。」

「老爺，他……他在醫院裏。」

「什麼，我的老天老爺老祖宗，我還以爲他會如常到九龍公園耍太極……」

× × ×

高一璽病了，患的是血壓高。

他今年六十不到，向來都很注重養生之道，但病就是病，它要來的時候，就連神仙也阻擋不住。

當他看見司徒星前來探訪自己的時候，臉上立刻綻出了親切的笑容。

「星兄，久違了。」

「皇帝璽，」司徒星喜歡這樣叫他：「怎麼弄得要躺在這裏？」

「遺傳。」高一璽嘆了口氣。

「傳到你這一代好了，下一代，下兩代以至無數代以後的子子孫孫，都不會再有血壓高。」司徒星笑着說。

高一璽哈哈一笑：「司徒，你還是和以前一般風趣。」

「人老了，雖然還可以嘻嘻哈哈，但許多事都已力不從心。」

「還想在床上做大英雄嗎？哈哈哈哈……咳！咳！」

「皇帝璽老兄，保重！保重！」

「我當然會保重，我還得留着這條老命，等我的兒子回來。」

「高浪怎樣了，他什麼時候才能够回來？」

「你知道他去了埃及？」

「是周管家告訴我知道的，你這個寶貝兒子，眞是天生的冒險家。」

「就像你年輕時一模一樣。」

「可惜我沒有一個這樣的兒子。」

「司徒，你眞的很喜歡阿浪？」

「從他兩歲時就已喜歡，」司徒星微微一笑：「那時候，他個子還很細小，居然敢踢我的屁股！」

高一璽哈哈一笑：「他的性格，向來

就是任性狂妄，不懂規矩。」

「現在，他是個海洋生物學的博士，去年一見，眞是威武英明，兼而有之。」

「這個海洋生物學博士，他不但對海洋有興趣，連沙漠也是一樣。」

「埃及風光不俗，我也想到那邊去逛逛。」

「待阿浪回來，叫他再陪你走一趟怎樣?」

「不太好。」

「爲什麼不好?」

「出外旅遊，就算要找人陪伴，也該找個風情萬種的女人。」

「哈哈，果然名士風流——」他本來還有話要說下去，但就在這時候，一個英俊高大、鼻子挺直雙眼有神的年青人，像是旋風一般直闖進來。

有如旋風般闖進來的年青人，正是高浪。

「爸爸！你怎麼了?」高浪一進來就問，神情相當緊張。

高一璽坐在床上，神態輕鬆：「不要緊，只是有點暈眩，但何醫生一定要我到這裏休息三兩天。」

高浪看着父親：「別吃太多肥肉。」

「別說肥肉，便是稍胖的女人，我也不敢多看一眼。」高一璽笑呵呵的說。

司徒星補上一句：「就只怕香港的空氣太肥膩，想躲也躲不了。」

「星叔叔！」高浪露出了感謝的笑容，「你眞是爸爸的好朋友。」

「是酒肉朋友，」司徒星笑着說：「我喜歡喝酒，他喜歡吃肥肉。」

高一璽雙眼瞪着，連鬍子也翹了起來：「這都是從前的事，現在，我不再是無肥肉不歡的人了，而星叔叔現在喝酒，也只是點到即止，決不肯把自己變成一堆爛泥。」

高浪說：「星叔叔向來都很有節制能力，就只有一件事不好。」

「只有一件?」司徒星一笑。

「對於我來說，的確只有一件，」高浪淡淡地說道：「你一直不肯教我拳脚功夫。」

司徒星立刻解釋：「你强壯得像是一條猛虎，不大適宜練小巧的功夫。」

「星叔叔是說我太笨手笨脚嗎?」

「不，只不過我一直認爲，我的功夫，讓女孩子去練更加適合。」

「尤其是婷婷?」

「不錯，婷婷很聰明，對於使巧勁，四両撥千斤的武功招式，她越練越出色，早已青出於藍。」

高一璽悠然一笑，對兒子說：「所以嘛，你若想練這些功夫，現在該去拜婷婷爲師才對。」

「婷婷，」高浪的眼神充滿了光采，「有時候，我覺得她比許多男孩子還更勇敢。」

「何以見得?」司徒星問。

「她不怕甴曱。」高浪哈哈的笑了起來。

× × ×

高一璽很快就出院了。

他命令兒子不必陪伴自己，他說：「你的老子深明養生之道，別把我當作木乃伊一般來研究。」

高浪聳聳肩：「我只會研究海洋生物，對木乃伊完全是門外漢。」

「少廢話，別冷落了星叔叔。」

「他可沒有患上高血壓。」

「但是我看得出，他心裏有事，而且，他這一次來，眞正想找的人其實並不是我。」

「不是找你?找誰?」

「當然不會是找周管家，」高一璽板着臉，「你快陪伴着星叔叔，他一定有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

「星叔叔的事，我一定帮忙，就只怕跟婷婷有關係。」

「就算事情和婷婷有關，那又怎樣了?她又不是個食蟻獸。」

「即使婷婷是食蟻獸，我也不是一隻螞蟻。」

「你明白就好了：快去陪伴星叔叔，別讓他失望。」

高一璽是個很夠朋友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司徒星的脾氣，和自己實在是大同小異。

高浪看見父親已安然無恙，也就樂得和司徒星詳細一談。

「星叔叔，聽說你養了一隻德國狼犬，是不是眞的?」

「半眞半假。」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會半眞半假?」高浪奇怪極了。

司徒星淡淡一笑，說：「我養的狼犬，並不是德國種，牠來自吉隆坡。」

高浪一怔，道：「吉隆坡的狼犬?我大概是太孤陋寡聞了，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呢?」

司徒星說道：「我的狼犬只有兩條腿，嘴巴又尖又硬，牠不吃牛肉，只愛吃草蜢。」

高浪這才恍然：「你養的狼犬，原來是一隻鳥兒，是不是吱喳?」

「不錯，狼犬是我的愛將，直至目前爲止，牠還沒有吃過一次敗仗。」

「星叔叔的生活，一直都是那麼寫意，實在令人欣羨。」

「一個人活得寫意不寫意，最重要的並不在於錢，而是在於他自己怎樣想。」

「這句話說到我心坎去了，」高浪點頭不迭，「有人認爲天天搓麻將最寫意，有人認爲天天更換女朋友就是風流，但在另外一些人眼裏，這些事情無異等於謀殺時間。」

司徒星笑笑：「玩雀鳥，也是謀殺時間的一種玩意。」

高浪道：「但我知道，星叔叔無論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會很有分寸，人不能老是工作！工作！這道理就和不能老是消遣玩耍一樣。」

司徒星却嘆了口氣：「人老了！做事再有分寸，也不能跟你們這些年青人相比，你們有的是衝勁，有的是魄力，而且無論在頭腦和知識方面，都能夠緊緊追貼着時代，而星叔叔嘛，唉……顯然已經落後了。」

高浪眨眨眼，語聲平靜地說：「有什麼事?」這本該是開門見山的說話，但直到這時候，他才說出來。

司徒星也不再兜圈子了，便說：「婷婷有了麻煩。」

「雪婷?」高浪立刻緊張起來：「她遇上了什麼麻煩?」

「這麻煩是我帶給婷婷的，若不是我，她決不會捲入這件事情的漩渦裏。」

「到底怎樣一回事?」

司徒星默然半响，接着把呂力失踪一案就娓娓道來。

高浪聽得津津有味，等到司徒星說完後，才淡淡一笑：「原來只是如此，剛才聽星叔叔的語氣，倒像是把自己當成一個罪人。」

司徒星揚了揚眉：「這件事若不能解決，查個水落石出，我和罪人又有什麼分別?最少，婷婷本來完全是局外人，但現在却給我扯進陷阱去了。」

「這不是陷阱，而是一個緊張刺激兼而有之的遊戲。」

「遊戲有很多種，一兩歲的啤啤堆砌積木是遊戲，殺人放火强姦擄掠，在某種人的眼裏也只不過是遊戲而已。」

「星叔叔也是經歷過無數大風浪的人物，雖然時代不同，但你已曾經受過最不平凡的考驗。」

「你呢?你以後打算怎樣?」

「跟你老人家多多學習。」

「與其跟我學習，不如多點跟婷婷研究，」司徒星說：「她現在需要一個你這樣的人來帮忙帮忙。」

高浪坦然一笑：「就算她自己認爲不需要，這件事我已決定插手一管。」

司徒星立刻笑了，他在高浪的臂彎上用力捏了一下，說：「很好，星叔叔總算不枉此行！」

× × ×

在星光下，唐雪婷與高浪輕輕碰杯。

這裏是一個充滿歐陸色彩佈置的露天咖啡座，雖然天氣陰冷，但仍然有十幾張桌子坐滿了人客。

唐雪婷今天穿了一套杏色套裝、銀腰帶，外加一件銀光閃閃的外套。

很嬌媚，也很英姿颯爽的打扮。

而高浪，他穿的是寶藍色天鵝絨西裝，紅色領花，內襯一件直條棗紅暗花緞質背心，眞是英俊瀟洒到不得了。

酒很香醇。在這咖啡座不一定只能喝到咖啡和鮮奶，現在，他們喝的是路易十三。

「婷婷，妳變了。」高浪忽然說。

「你也和師父一樣，總喜歡把我的名字改了一改。」雪婷放下酒杯，隔了片刻才問：「你認爲我變得怎樣了?」

「妳變了，妳變成了世界上最美麗的天鵝。」

「這麼說，我從前是個醜小鴨了?」

「不，妳從來都與『醜』字沾不上任何關係。」高浪語氣摯誠地說：「妳只是越來越美麗罷了。」

唐雪婷嫣然一笑，說道：「謝謝你的讚賞。」

高浪呷一口酒：「但今天我邀約妳出來，並非只是存心讚賞妳的美貌。」

唐雪婷「唔」一聲：「我知道，你還爲了呂力才出現在我眼前的。」

「妳說錯了，失踪者是誰，對我來說是並不重要的，無論他是億萬富豪也好，是流浪街頭的小乞丐也好，他的身份根本就絕不重要。」

「你認爲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件事情的本身！」

「你已從我師父那裏，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唐雪婷問。

「只能知道一點大概，」高浪嘆了口氣：「事實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就連你們兩位都不大清楚。」

「的確不大清楚，否則也就不必追查了。」

「妳想從尤天培那裏着手?」

「是的，他和洪勝超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但他是個老千，這事只怕不容易對付。」

「尤天培若是個容易對付的人，也就不必勞動高先生大駕了。」唐雪婷的語氣忽然變得有點冷。

高浪一笑：「對付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

「這個自然，引誘猴子要用香蕉，想釣鯊魚就得用血淋淋的魚肉。」

「尤天培既是個老千，我們不妨就在賭塲桌上把他制服。」

「你已想到了週詳的計劃?」

「現在沒有，」高浪輕輕一咬嘴唇，「但只要肯花點腦筋，就算想把一條鯨魚騙到沙漠，也不會是太困難的事。」

唐雪婷眨眨眼睛，道：「你把我當是鯨魚?」

「當然不是，」高浪看着她，眼色彷彿深邃有如大海，「妳就算是魚，也決不會是鯨魚，而是可愛的美人魚。」

「肉麻！」唐雪婷扁着嘴。

「有些話雖然聽來有點肉麻，但却也是偉大的字句。」

「我不想做個偉人，也不想有一個偉大的男朋友，」唐雪婷聳聳肩，「我是個實事求是的人。」

「好吧，我就陪妳一塊兒實事求是，」高浪的神情忽然變得嚴肅起來，「給我八小時的時間，我會給妳一個最實在的答覆。」

「答覆?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要告訴妳知道：應該用怎樣的方法對付尤天培才最有效。」

「八小時夠了嗎?」

「夠了，我每晚只睡七小時四十五分。」高浪說。

唐雪婷不再說話。

說話往往是一種武器，而不說話，在某種情況下也是另一種武器。

所以，出色的外交人員，都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發言，在什麼時候保持緘默。

× × ×

把唐雪婷送回住所後，高浪把紅色的保時捷開得比賽車還快。

他並非趕着回家睡覺，而是急於要找一個人。

那是一個老人，這老人現在已七十二歲，是個退了休的建築師。

一個早在十八年前便已經退休的建築師。

當高浪按响這退休建築師寓所的門鈴

後，不久便有一個蓬頭垢髮的老婦打開了門，從鐵柵內皺着眉打量了他一眼，半晌才問：「找誰？」

「我姓高，是來探訪曹老先生的。」高浪禮貌地向老婦鞠了一個躬。

老婦搖搖頭：「他不在家，你走罷。」說完，便要把木門關上。

高浪心念電轉，急忙說：「我從前欠下他一筆債，現在是專程歸還給他老人家的。」

老婦一楞，停止了關門的動作，又再深深的注視高浪一眼，才說：「專程？什麼意思？」

高浪道：「我在紐約開了一家餐館，明晨一早便要離開這裏，所以，還錢的事不能再拖。」

老婦用狐疑的眼光盯着他，最後又再搖了搖頭：「我不相信。」

高浪一呆：「妳不相信什麼？」

老婦皺起眉頭：「你不是來還債，是來向他追債的。」

「追債？曹老先生欠下別人許多債務嗎？」

「別再妄想找老曹了，他現在說不定巳醉死在溝渠裏。」老婦「哼」一聲，「就算你能夠找到他，他身上也決不會有一百元以上！」她又想關門。

高浪立刻揚起了一張千元大鈔，在老婦眼前晃來晃去：「老太太，只要妳能帮助我找到曹老先生，這點小意思請妳先收下。」

錢不是萬能的，但它的作用，也許就僅僅次於「萬能」之下。

老婦一看見那張千元大鈔，兩隻眼珠彷彿立刻就變成了石子，完全呆着不能轉動。

過了好一會，她才嚥了一口口水，說：「你眞的不是來追債的？」

高浪道：「我若是來追債的，也不肯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給妳一千大元。」說着，把鈔票向前一送。

老婦不再客氣了，立刻把鈔票接下，然後說：「我是這裏的房東太太，老曹巳欠下三個月租錢沒有繳付！」

高浪苦笑一下，又再遞上一張新簇簇的千元鈔票。

房東老太太連續收取了兩千元，不但說話客氣了幾十倍，連臉色也居然紅潤起來。

她對高浪說：「想找老曹，不妨到跛子方的士多店看看，他常在那裏喝酒、打天九、剝花生、搓脚趾……」

「跛子方的士多店？」

「不錯，從這幢大厦向左轉，再向海傍大道那邊走，那裏有一個菜市塲，跛子方的士多店就在那裏。」房東老太太說完之後，也回敬一個鞠躬，然後就把木門輕輕關上。

× × ×

跛子方的士多店，是老式的那一種，店舖巳顯得很霉舊，看來並不見得怎麼好景。

這時候，巳經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了，店門早巳關上，但裏面還有燈光。

除了燈光之外，還傳出了「劈劈啪啪」的搓麻將聲響。

高浪在門外站了一會，正想敲門，忽然後面有一支硬物抵着他的背心。

「別動，一動就開槍！」一個沉重的聲音在他背後响起。

高浪沒有回過頭，但卻微笑着說：「爲什麼不叫我舉手？」

那人咳嗽一聲，道：「廢話！伏在地上！」

高浪沒有伏下，而且還慢慢地轉過身子，微笑着望向那人。

那人愕住了，但接着却大笑。

「小高，你還是和從前一樣，有胆色，夠鎭定。」那人是個老頭兒，手裏捧着一瓶啤酒。

剛才指住高浪背心的，根本就不是什麼槍械，而是這個啤酒瓶的瓶口。

「曹老先生，」高浪看着這個老人，聲調忽然變得有點蒼涼，「你好像混得並不寫意。」

「寫意？」曹老先生仰首喝了一口啤酒，「做人本來就是一連串噩夢，一連串悲劇，什麼叫寫意？」

高浪皺着眉，道：「這裏談話不太方便，去找點暖身的吃喝好不好？」

曹老先生道：「有人請吃喝，怎會不好，附近有家火鍋酒家，箕圍蝦才賣九十六元，超值得很。」

高浪道：「你常到這酒家吃喝？」

曹老先生搖搖頭：「從沒到過，我現在只是個糟得不能再糟的老頭子，何來資格跑進去大洒金錢？」

「別把人生看得太灰黯，你也曾經是個威風八面的人物……」

「算了，往事何苦提，你既想請我吃喝一頓豐富的，咱們現在就去！」曹老先生怪笑，脚步巳在蹌踉。

× × ×

曹老先生很喜歡吃蝦，兩斤箕圍蝦他最少吃了一斤十二両。

高浪也在吃，但吃得很慢。

他並不是存心來吃喝的，他既不肚餓，也對蝦蟹之類的食物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陪着曹老先生，酒倒是喝了不少。

曹老先生喝得醉醺醺，忽然問高浪：「小高，你有什麼陰謀，現在大概可以說了。」

高浪乾咳一聲：「我的陰謀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項。」

曹老先生眨眨眼：「三項陰謀不算太多，且看我這個老頭兒能否招架得住。」

高浪道：「我的第一個陰謀，就是想知道你欠下別人多少錢債？」

曹老先生伸出兩根手指。

「二百萬？」高浪蹙了蹙眉。

「放屁！」曹老先生「哼」一聲，「我現在還有什麼資格可以欠下二百萬的錢債？」

高浪道：「但我曾經親眼見過，你賭一口牌九，注碼巳是一百五十萬。」

「那是當年的事。」

「也不太久，只是在八年之前的中秋夜。」

「八年，」曹老先生嘿嘿一笑，「人生有多少個八年？八年前，我身邊還有十幾個手下，他們全都得瞧我的臉色過日子，但現在……嘿嘿，我連吃這頓飯的錢也沒

有！」

高浪道：「不管怎樣，你巳有過一段燦爛的日子。」

曹老先生搖頭不迭：「那不是燦爛，而是罪惡。」

高浪說道：「這世間上本來就是充滿罪惡的，你雖然騙人，但騙的都是該騙的人。」

曹老先生苦笑着道：「什麼是該騙的人？」

高浪道：「例如奸商、黑社會罪惡份子，又例如那些老千……」

「老千！我又何嘗不是個老千？唉……曹老大！一個身份掩飾得毫無破綻的老千——」

「你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了，但那是兵家常事。」

「對於一個年輕的人來說，的確是常事，因爲他們在摔倒之後，很快又可以再站起來了，但我不行，我在重重摔一跤的時候，巳經是個時日無多的老人，而且，我的手脚再也無法像從前一般靈活了，唉……也罷，人生也許就是這樣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才會對幸運之神存有幻想，甚至是有所苛求。」

高浪凝視着他，沉默了半晌才道：「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曹老先生攤了攤手：「我以後還能有什麼打算？想安享晚年？免了，一場豪賭，我什麼都輸掉了，女兒離我而去，一嫁便嫁到加拿大，老妻受不起這個刺激，死時連半句話也不肯跟我說……」提到這些傷心事，他不禁老淚縱橫，令人看得爲之鼻酸。

高浪用絲手絹爲他抹乾眼淚：「正如你說，人生就是這樣的，你可知道，我也是在不久之前，才知道你搬到這附近居住？但我還是沒有想到……唉，算了，你欠下別人多少錢債！」

曹老先生遲疑半晌，才說：「連欠下房租錢在內，大概兩萬左右……」

高浪「嗯」一聲，道：「這數目不大，別担心。」

然後，他就開了一張支票，遞到曹先生的手裏。

「五萬？」曹老先生一看支票上的銀碼，立刻連手都顫抖起來，「不，我不可以接受，正是無功不受祿……」

高浪嘆了口氣：「曹老先生，這句話就不夠意思了，麗薇是我的好朋友，雖然她巳嫁到加拿大去，但我還沒有忘記，她親自爲我做生日蛋糕的情形，當時，她是快樂的，你也是個愉快而慈祥的父親。」

曹老先生怔怔的望着高浪，良久才嘆息着，道：「可惜麗薇的年紀比你大得多，否則憑着你倆的情份，你說不定早巳成爲了我的女婿。」

接着，他又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眞是老糊塗，姓曹的女兒，又怎配得上高家公子了？」

「別這樣說，麗薇是個好女子，但她似乎對你老人家總是有點偏見。」

「她不高興我做老千，但我騙的都是壞人的錢，而且大半都用在窮人的身上，尤其是糊老姑婆開的那間孤兒院……」

「可惜麗薇的看法和你不一樣。」

「也許，的確是我錯了，我不該讓妻子女兒過着提心吊胆的歲月。」

「算了，你若想找一份清閑安逸的工作，我大概是可以帮忙帮忙的。」

「小高，你對我這個糟老頭的帮忙巳很足夠了，現在該輪到我問：你第二項陰謀是怎樣的？」

高浪道：「我想找一個人。」

「找誰？」

「尤天培！」

「什麼！你……你要找的人就是尤天培？」曹老先生的臉色忽然驟變。

高浪目光一閃：「你果然知道尤天培這個人？」

曹老先生咬着牙，道：「怎會不知道，在賭桌上把我殺得片甲不留，傾家蕩產的，就是這個大老千！」

高浪吸一口氣，道：「是老千遇上老千了？」

曹老先生道：「不錯，但我敗在他的手裏，絕不是因爲賭術比他低劣，而是精神不夠集中。」

高浪道：「你在賭桌上，向來都是聚精會神的，何以忽然失常起來？」

曹老先生道：「當時我也不明白，只覺得精神不太好，老是有着懨懨欲睡的感覺。」

高浪蹙了蹙眉：「是尤天培暗中做了手脚？」

「不錯，原來他在賭桌附近放置了一種類似『空氣清新劑』的藥物，可以使人在不知不覺間漸感到疲倦，無法集中精神做任何事情。」

「尤天培自己又怎樣？」

「他當然預早服下了可以對抗這種藥物的解藥，所以，他自己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哼！這種手段，也可算是千術的一種。」

「而且用來對付同道中人，最爲有效，」曹老先生嘆了口氣，「在賭局進行之際，彼此都在留意對手，却沒想到，自己的精神會越來越差，終於陷入一敗塗地之境。」

高浪道：「就是那一塲賭博，令你再也翻不了身？」

曹老先生黯然地點點頭：「那一塲賭博，我是全力出擊，孤注一擲，但最後却落得慘淡收塲……」

「有沒有想過要報復？」

「輸了就是輸了，不管對方用的是那一種手段，」曹老先生苦笑着說：「人在江湖，往往會陰溝裏翻船，既然栽了觔斗，就得面對現實。」

高浪心裏暗嘆：「這把年紀了，還整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這算是甚麼面對現實？」

曹老先生接着又說道：「尤天培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厲害了，你爲甚麼要去招惹他？」

「說來話長。」

「可否長話短說？」

「嗯，那大概是爲了一個遊戲。」

「遊戲？死亡遊戲？」

「現在還不知道，但暫時倒可以稱之爲失踪遊戲，因爲在這個遊戲裏，巳有一

個人無緣無故消失了踪影。」

曹老先生呆了一會，終於說：「尤天培不但是賭桌上的老千，也是情場上的騙子。」

高浪揚了揚眉：「你知道他現在又想騙誰嗎？」

曹老先生回答：「一個法國伯爵的女兒。」

「法國女郎？」

「是的，她叫芭莉。」

「有更詳細的資料嗎？」

「我也是兩天前聽別人提起的，其餘一切，你想知道就得靠自己的努力。」

「好，我會的，我一定會把尤天培的底細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還有第三項陰謀呢？」

「我的第三項陰謀，就是要送你回家去睡覺。」高浪笑笑，然後向侍者示意結賬。

× × ×

早上八點正，高浪把車子駛到唐雪婷寓所門前。

雪婷的寓所在近郊，和她住在一起的是表妹王貝兒。

高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她這個寶貝表妹。

王貝兒比唐雪婷年輕兩歲，父母早已移民到美國，但她却不肯離開香港。

每年暑假，她一定會飛到三藩市探望父母。

但在今年，她不再繼續唸大學了，原因是她想做個自修生。

多少自修生想進入大學，但却只有想想的份兒，正是可望而不可即，但王貝兒却反其道而行之，未嘗不是一件奇事。

不少人都認爲，她這樣說只是一個藉口，她不再唸大學，一定是因爲功課趕不上，明知再唸下去也是白費心機，所以不如放棄。

但和她相熟的同學，却知道絕不是這麼一回事。

王貝兒唸的是法律系，她記性好，擅辭令，一直都是這一科的高材生。

她要成爲一個律師，乃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有一天，她忽然告訴表姊雪婷：「我不想做律師了。」

唐雪婷沒有大吃一驚，只是淡然的說：「考慮清楚了沒有？」

王貝兒說：「很清楚了，我現在發覺，自己根本不想成爲一個律師。」

「不做律師，做什麼？」

「自修生。」

「自修那一科？那一門學問？」

「科科都修，門門都摸一摸。」

「哦？你不怕貪多務得，結果一事無成嗎？」

「我什麼都貪，就是不貪那份勞什子文憑。」

「已決定了？」

「百分之九十九決定。」

「還差百分之一又是什麼？」

「表姊的批准。」

唐雪婷笑笑，結果點了點頭。

事後，外間有不少閒言閒語，都說這對表姊妹不倫不類。

但她們却不是這樣想。

爲文憑而唸書，不是壞事，但也不見得就是百分之一百正確。

爲文憑而努力，可能會是一件痛苦的事，但無數莘莘學子，往往在別無選擇餘地之下，踏上了這條路。

唸法律系的人，說不定最大的興趣是音樂。

唸醫科的人，也許心裏最大的願望是能夠成爲一個考古學家。

但能夠事事從心所願的人，却是太少了。

爲了父母，爲了家族，爲了前途，爲了要做一個絕大多數人眼裏的成功人仕，文憑是非取不可的。

但王貝兒放棄了文憑，她要找尋多方面的學識來灌輸自己，充實自己。

她已決定了百分之九十九，但倘若餘下的百分之一不被通過，她現在也許仍然得爲那份文憑而躭在大學裏。

在王貝兒的眼裏，雪婷表姊是世間上最聰穎，也最值得尊敬的人。

她眞担心表姊會反對自己的決定。

但雪婷表姊沒有反對，她說：「只要妳繼續努力，無論在什麼地方努力都是一樣的。」

王貝兒高興極了，她不斷的點頭：「我會繼續努力的，從前，我是爲了文憑而努力，現在努力，却是爲了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雪婷表姊問她：「妳現在的理想是什麼？」

王貝兒回答：「做一個有本領的快樂人。」

「人要怎樣才能快樂？」

「助人，」王貝兒不假思索，「助人爲快樂之本，對不？」

雪婷表姊盈盈一笑：「對了，百分之一百對。」

× × ×

高浪把車子停在唐雪婷寓所門外之際，他首先看見的並不是唐雪婷，而是穿着一套嬌黃色運動套裝，白色跑步鞋的王貝兒。

王貝兒向他揮了揮手：「嗨，好久不見啦。」

高浪笑笑：「妳表姊呢？」

王貝兒裝了一個鬼臉，說：「她昨晚想了三分鐘，決定和你斷絕邦交，所以叫我站在這裏通知閣下的。」

這當然是謊話。

但高浪的臉上，居然流露出看來極沮喪的神情，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黯然地說：「算了，我早就知道她不會原諒我的，再見。」說完之後，就「呼」一聲把車子開走了。

王貝兒一呆，接着「喂！喂！喂！」一連叫了三下，但高浪的車子已在馬路上消失得無影無踪。

就在這時候，唐雪婷挽着一個米色的心形手袋趕了出來。

她今天選了一件墮領灰毛衣，外配一條深咖啡色吊帶裙，肩上披着白色外套，又是另一番動人姿采。

「高浪不是已經來了嗎？剛才我還看見他的車子。」唐雪婷奇怪地說。

王貝兒苦着臉：「都是我不好……」

「妳不好？出了什麼事？」

「是……是我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我只是騙騙他的，誰知道他居然信以爲眞，就此溜掉……」

「這麼說，妳開玩笑的本領實在不怎麼高明。」唐雪婷微笑着說。

「現在怎辦？」王貝兒忐忑不安地。

「回去睡覺，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甜蜜的美夢。」唐雪婷悠然地說。

「那個高浪！」王貝兒氣得直踩腳，「他眞是個笨豬！說走便走，連我的說話他都輕易相信！」

話猶未了，一陣「呼嘯」之聲急掠而來，正是高浪的紅色保時捷。

他鼻樑上不知何時架上了一副太陽鏡，雖然看不見他的眼神，却還是可以看見他那爽朗、俊逸瀟洒的笑容。

王貝兒立刻瞪着眼：「你怎麼又轉回來了？」

高浪聳肩一笑：「因爲我不是個笨豬，所以不會輕易相信妳的說話。」

王貝兒吃驚極了：「剛才隔那麼遠，你又是開着車子的，你怎麼會聽見我的說話？」

高浪只是笑了笑，沒有解釋。

「這太簡單了，」唐雪婷說：「他不是聽見妳的說話，而是看見。」

王貝兒吸了一口氣：「這是說：他只是看見我嘴唇的動作，就已經知道我在說些什麼了？」

唐雪婷說：「除了這樣之外，我想不出他還會有什麼辦法。」

王貝兒盯着高浪：「這本領不簡單，很少人可以學得會。」

高浪淡淡一笑：「但妳却太複雜了，我若眞的是個豬，說不定現在已傷心得連人帶車摔落懸崖下。」

「呸！大吉利是！」王貝兒接着又嘻嘻一笑：「聽說你倆正在玩一個很有趣的遊戲，讓我也來參加參加怎樣？」

「不成問題。」高浪答應得很爽快，但接着還有一句：「只要妳表姊肯批准就可以了。」

唐雪婷立刻搖搖頭。

「不批准！」

王貝兒跳了起來：「不！我一定要參加！」

唐雪婷淡淡一笑：「倘若有人手不足的情況出現，我才考慮妳加入好了，但現在還不是時候，抱歉！再見！」

× × ×

爲高浪和唐雪婷準備早餐的，是一個已經高掛拳套二十六年的過氣拳師。

他叫李立，自從三十歲生日那場拳賽給對手一拳打碎下顎骨之後，就再也沒有踏上過擂台半步。

他不做拳師，轉行做廚師。

初時，他在一間小酒家裏做「尾鑊」，漸漸地，由「尾鑊」晉升爲「三鑊」，「二鑊」以至「頭鑊大師傅」。

從「尾鑊」晉升至「頭鑊大師傅」，他只花了十一年時間。

在飲食業的行頭裏，這個成績已算是相當驕人的。

李立做了兩年「頭鑊大師傅」，就轉到另外一個工作環境去。

他遇上了一個很看得起他的大老闆——高一璽。

高一璽不錯很有錢，但却沒有架子。

有一天，李立對他說：「你是一個完全沒有架子的人。」

高一璽立刻搖頭否認：「不，我有架子，而且架子之大，無以復加。」

李立說：「怎麼我看不出來？」

高一璽笑了笑，說：「我的架子，並不是給朋友看，更不是給下屬工作人員看的。」

李立道：「那麼，你的架子擺給什麼樣的人看？」

高一璽笑笑，回答說：「擺給那些喜歡擺架子的人，讓他們也來消受消受這種可惡的滋味。」

李立聽了大笑。

從那時候開始，他就衷心地尊敬高一璽這個人。

不久，李立接受了高一璽的邀請，成爲落霞莊的總管家兼掌廚大師傅。

落霞莊是高家的別墅，佔地超過一萬呎，泳池、健身室、網球場、籃球場、溫室設計的玻璃花房以至圖書室、電腦室等等，一一不缺。

高一璽在這裏花了不少心血，但却不是經常住在這裏。

他說：「落霞莊裏什麼都好，就是太寂靜了一點，也許是離開市區太遠的緣故罷……」

但李立知道，「離開市區太遠」云云，其實並不是眞正的理由。

眞正的理由，是高老爺一直都渴望落霞莊可以熱鬧起來。

兒子他只有一個，但只要娶了媳婦，就有希望抱孫子，而且不是一個、兩個，有可能生至五、六個也不稀奇。

高家人丁單薄，就算多生幾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縱使家庭計劃指導會提出嚴重抗議，也是顧不得這許多的。

但高浪這個寶貝兒子，老是東奔西跑，雖然身邊也有不少女孩子繞來繞去，但總是不像正在談情。

李立知道，高一璽表面不說什麼，但心裏已經很着急了。

但可以配得上高浪的女孩子，似乎有如鳳毛麟角。

唯一可取的，看來看去只有一個。

唐雪婷！

× × ×

唐雪婷已很久沒到過落霞莊了。

李立一看見這個標緻的女郎，心中的喜悅眞的難以形容。

他雖然只是總管家兼掌廚大師傅，但他是看着高浪長大的，他一直都希望少爺可以娶到一個又漂亮又有本事的好太太。

唐雪婷就是最理想的對象。

今天早上，李立爲少爺和唐小姐備準的早餐，相當精緻而且豐富。

高浪說：「早餐不可以馬虎了事，它是一天的開始，也是一天精力的來源。」

唐雪婷靜了一會兒，說：「你能夠保證每天早上都可以吃到豐富的早餐嗎？」

高浪立刻苦笑：「在研究海洋生物的研究船上，有時候早餐只是又乾又硬的白

麵飽，連牛油也找不着。」

「但你現在看來還是精神奕奕，一點也不像過餓壞了的人。」

「也許，我是個外强中乾的傢伙。」

「從昨晚到現在，已超過八小時了，你想到了什麼計劃來對付尤天培？」

「尤天培近來很忙。」

「他忙着些什麼事情？」

「追求一個來自法國的女郎，她父親是歐洲一個沒落貴族的伯爵。」

「伯爵的女兒？」唐雪婷冷冷一笑，「這花樣倒也新鮮。」

「她叫芭莉，很漂亮。」

「你見過她了？」

「沒有，是一個老江湖說的。」

——事實上，曹老先生也沒有見過芭莉，也沒有向高浪說過她漂亮不漂亮。

——但在高浪和他告別之後，高浪立刻撥了幾個電話，向一些經常在高尙社交場合出沒的公子哥兒，問他們可知道芭莉這個法國女郎！

——終於，他找到了菲臘，菲臘是最活躍的名公子，上流社會的事，他可說是瞭如指掌。

菲臘說：「芭莉這一次到香港，是屬於旅遊性質。」

「有男孩子追求她嗎？」

「在法國當然有。」

「到了香港之後又怎樣？」

「只有兩個人追求她。」

「這麼少？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不，我不懂法語。」

「芭莉不懂英語嗎？」

「懂，而且還說得很標準很流俐，」菲臘嘆了口氣，「但她到了香港之後，就只說法語。」

高浪一怔：「什麼意思？」

菲臘說：「她定下了一個規矩，凡是想追求她的男孩，都必須懂法語，否則免問。」

高浪聽了，又是一呆，但接着卻哈哈地笑了起來：「想不到你這位情場高手，也會有碰壁的時候。」

「算了，誰叫老子懂英語、日語、西班牙語、俄語以至印度語，偏偏就是不懂法語？」菲臘倒不是吹牛的，他很有語言天才，最少懂得六、七國語言。

但不懂法語的人，就休想打芭莉的主意。

高浪忍住了笑，繼續問：「追求芭莉的兩個人是誰？」

「一個是地產富商，三十一歲，在中環有一幢巨型商業中心，在尖東也有好幾幢物業……」

「另一個呢？」

「來歷不明，年紀却差不多。」

「他姓什麼？」

「姓尤，叫尤天培，」菲臘說：「他的一口法語十分流俐，而且在這次追求攻勢裏，似乎還佔了上風。」

高浪立即追問：「我若想找芭莉和尤天培，該從什麼地方着手？」

菲臘笑了笑：「哦？你也想參加角逐嗎？」

高浪不想他胡亂猜測，便故意說：「你看我的條件怎樣？」

「論相貌，那個地產富商跟你是沒得比的了，但尤天培卻不比你差到什麼地方去，」菲臘逐一分析：「只不過，我總是覺得這個姓尤的傢伙，有點邪裏邪氣，我懷疑他不是什麼好人。」

高浪心中暗暗失笑。

尤天培當然不是好人，最少，他是個騙術極之高明的大老千。

只聽見菲臘又說：「芭莉的確是個可人兒，但老實說，即使我懂得說法語，這樣的女孩子還是少惹爲妙。」

「這是酸葡萄之言？還是出自菲臘兄的肺腑？」

「一半一半，」菲臘哈哈一笑，接着才一本正經地解釋：「這種歐洲沒落貴族千金小姐，大家交往交往一下，那是無傷大雅的，但若把眞正感情放下去，却是不怎麼妙。」

高浪說：「現在是什麼年代了，就算娶一個金髮妻子，生個金髮小寶寶出來，也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菲臘「咦」一聲：「你不是認眞的罷？就算你不在乎，你老子那邊恐怕也會爲之大地震！」

高浪說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解決，問題是怎樣才能夠認識得到芭莉小姐。」

菲臘說：「我不行，但你却一定可以，我知道，你的法語，可能是全香港第一名的。」

「可能，可能中六合彩頭獎。」

「六合彩頭獎對你來說，又算得了什麼，百多萬，大概只夠換一輛新車罷。」

「別提這個，言歸正傳——」

「說來也眞巧，明天晚上是波比的生日。」

「波比？你說的是這個波比，是不是小胖子袁學廣？」

「對了，就是他！」

「波比生日，跟芭莉小姐又有什麼關係？」高浪奇怪地問。

「怎會沒有？」菲臘說：「波比明晚開生日舞會，他已邀請了芭莉小姐。」

「尤天培呢？」

「當然少不了他的份兒，他是波比的牌友，」菲臘乾笑一聲，「上星期週末，波比贏了五十多萬，總共才花了兩個多小時。」

高浪一怔，問：「他們賭的是什麼？」

菲臘說：「搓小麻雀，總共打了八圈，是出銃者包輸的那一種。」

「這種牌在影圈裏很流行，但能夠八圈牌贏五十多萬，實在不簡單。」

「我們都知道，波比是個很有運氣的人，從唸書時直到現在，都一帆風順。」

「也許是的。」高浪在暗中嘆了一口氣。

波比的運氣再好，只要遇上尤天培這種人，情況就會糟得很了。

在尤天培眼中，波比只是一條肥豬，俗語有云：「養大了才宰」，他可以先贏五十多萬，說不定下星期就會輸掉五百萬，甚至是五千萬。

連曹老先生都敗在尤天培的手下，區區一個波比，能接得下姓尤的三招，已算

是頂好運氣。

「喂，你怎麼啦，沉默是金乎？」菲臘見高浪好一陣子不說話，便催促起來，「你若是想見芭莉小姐，馬上去找波比好了。」

「好的，就照閣下的吩咐辦事。」高浪笑了笑，就擱斷了電話。

三十秒之後，他再撥另一個電話找袁學廣。

「袁學廣在嗎？」

「我就是，閣下是誰？」

「給你半分鐘，讓你猜猜。」

「高浪！」波比在那邊怪叫起來：「這個好像不是長途電話罷？你在那裏？」

「距離府上不足五千米。」

「妙極，今晚悶得七葷八素，你快爬過來給波比解悶，兩天前彭敎授送來一箱好酒，是五六年釀製的法國餐酒——」

「要喝酒，機會多如牛毛，嗯，你好像就快生日了，是不是？」

「哈，虧你還記得我的生日，早幾天前，我已到處打鑼打鼓找你啦，但你不在香港。」

「我去了埃及。」

「學跳肚皮舞嗎？」

「肚皮舞不是我這種人學的，我現在有的是啤酒肚。」

「別騙神騙鬼了，你是最標準的虎背熊腰，正是一副迷死女孩子的V字型身材，又怎會有什麼啤酒肚？」

高浪嘆了口氣：「羅馬帝國在還沒有崩潰之前，也是五光十色，迷死人的。」

「別老是批評自己的不是，一句話，今晚來不來？」

「今晚我很累了。」

「跟女朋友打架嗎？」

「我沒有女朋友。」

「眞會開玩笑，誰不知道高公子身邊的女朋友及個個如花似玉，全是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波比，我眞的很累了，我們明天再談罷。」

「明天晚上，我的生日舞會你一定要來，否則我立刻找個職業殺手對付你！」

「一定一定！」高浪說完後，就輕輕的掛斷了電話。

× × ×

「明天晚上」已成爲「今天晚上」。

高浪對唐雪婷詳細分析局勢，說：「今晚波比的舞會，我倆一起參加，箭頭分別指向芭莉和尤天培。」

唐雪婷貶貶眼：「你去纏住芭莉，由我來對付尤天培？」

高浪點點頭，道：「正是這樣，妳有沒有信心？」

唐雪婷淡淡地回答：「好歹也是要試一試的，對不？」

高浪說：「但最少妳現在仍然有選擇的餘地，尤天培是個大老千，而且聽說還相當英俊不凡。」

唐雪婷「唔」一聲：「既然有這麼出色的人材，不管他是邪是正，是俠是魔，我實在是應該去見識見識的。」

高浪一笑：「小心他的甜言蜜語。」

唐雪婷橫了他一眼：「你呢？你會不會給那個法國佳人弄得暈其大浪？」

高浪打個哈哈，說道：「這就難說得很了……」

× × ×

波比的生日舞會，在他父親的別墅裏舉行。

他是袁家的長子，總共有三兄弟，他父親的別墅，也就等於是他的別墅。

波比雖然身材稍胖，但相貌不算差，十分討人歡喜。

在社交場合，他雖然比不上菲臘和高浪那麼瀟洒奪目，但却也不是一般庸碌之輩可以比擬。

這一天晚上，別墅早已佈置妥當，在別墅門外的空地上，停泊滿了各式各樣的名廠汽車。花園、客廳、遊戲室等等地方，都顯得熱鬧非凡，就像是開嘉年華會一樣。

七點二十五分左右，一對令人觸目的

唐雪婷對高浪說：「不管他是邪是正，是魔是俠，我都應該去見識一下。」

男女出現了，只見男的穿黑色晚禮服，襯衫却雪白得令人目眩，而在他身邊的，是一個長裙曳地，頸上戴着一串鑽石項鍊的金髮美人兒。

她這一襲低胸銀藍色長裙，乳溝明顯可見，她的金髮後面梳成小髻，前面是自然飄爽的劉海，令人感到既冶艷，而又高貴。

波比立刻越過人叢，匆匆上前迎接。

「天培！芭莉小姐！歡迎！歡迎！」波比的眼神是熱烈的，也是欣羨的。

在他心目中，尤天培和芭莉小姐實在是登對極了，雖然，他們的皮膚顏色並不相同。

芭莉固然是美絕了，尤天培也着實不壞。

他個子高，相貌英俊，看來很有頭腦，很聰明，必然是個富於創造力的男人。

像他這種男人，必然會和鑽石一樣，大受女人歡迎。

連波比都很欣賞尤天培。

據他所知，尤天培是一個億萬富豪華僑的獨生子，其家族生意大部份分佈於北美洲，在東南亞也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其實，波比的家族已不簡單，但和尤天培相比，却還是差了一截。

自從波比大學畢業後，袁氏家族的業務，已逐漸轉移到他的身上。

袁老爺的身體不大好，醫生早在幾年前就囑咐他多點休息。

接管了龐大企業權力後，波比一直都想把袁氏集團的實力擴展。

無限地擴展，多元化地擴展。

波比渴望能夠創出一番驕人業績，不負老父及家族中人之所托。

他相信，尤天培和芭莉小姐，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在工商界，他實在深切需要這樣的朋友。

× × ×

尤天培和芭莉在這個舞會裏，本來一直都是最備受人觸目的。

但忽然間，別墅花園裏又再出現了另一對男女。

只見男的穿銀灰晚禮服，他高大、英偉、風度翩翩，笑臉迷人。

女的更不得了。

她穿一襲金紫色的晚禮服，雪白粉頸上戴着一串又圓大又明亮的珍珠項鍊，腕上鑽石首飾光華亂閃，整個人顯得艷光四射，簡直是魅力沒法擋。

這對漂亮男女的出現，博得了舞會內逾百嘉賓的視綫，幾乎每一個人都投以艷羨的眼光，就像是在一個平平無奇的場合裏面，忽然有一對王子和公主駕臨此地一樣。

連尤天培和芭莉都沒法比得上。

若說他倆立刻「黯然失色」，未免是殘忍一點，但最少，他倆的光芒，最少有一半甚至一大半，給這對漂亮的男女奪走了。

而主人波比對待這對男女的態度，也是熱烈的，興奮的。

「高浪，我以為要到六十大壽那一天才能找到你了！」波比是個熱情的人，一上來就給高浪一個熊抱。

在衆目睽睽之下，特別給予高浪這一個熊抱，的確是格外隆重的。

高浪用力拍拍波比的背脊，笑道：「我又不是失了踪，怎會等到幾十年後才會出現？」

波比和高浪的熊抱分開後，波比的視綫立刻落在唐雪婷的臉上。

「好漂亮的小姐。」波比衷心地讚許着。

高浪立刻介紹，說：「這位是袁學廣先生，又叫波比。」

「袁先生，生辰快樂！」唐雪婷大方地和波比握手。

高浪又繼續介紹：「這位是唐雪婷小姐，美國史丹福大學的高材生。」

「失敬！失敬！今次舞會能夠有唐小姐那樣出色的美人兒參加，眞是生色不少。」波比的讚美，使不少女孩子感到又羨又妒。

她們大概都很清楚，波比是不會隨便讚賞女孩子的。

舞會已開始，兩隊由年青人組成的樂隊輪流演奏。

音樂有些很瘋狂，節奏緊快得令人血脈賁張，雖然天氣很冷，但跳得渾身是汗的大不乏人。

高浪和唐雪婷固然是最觸目的一對，除了他倆之外，就是尤天培和芭莉。

芭莉雖然出身於貴族世家，但對時下流行的新潮舞蹈，一點也不陌生。

不但新潮舞跳得好，查查、牛仔舞、扭腰舞、靈魂舞等等，都跳得很出色。

至於華爾滋，她和尤天培更是很突出的一對。

這兩隊樂隊的成員雖然年輕，但每一隊都能演奏多種音樂，所以，無論任何年紀的賓客，都有機會一展所長。

對於那些已超過四十歲的賓客來說，霹靂舞和碰碰舞之類的玩意，是只適宜看看，絕不可以「以身試舞」的，否則一下子扭傷了筋骨，那就不怎麼好玩了。

尤天培和芭莉的確很惹人注目，但無論怎樣，只要高浪和唐雪婷一踏出舞池，人們的視綫馬上又會轉移到這一對年青男女身上。

最出色的一對男女，畢竟還是他倆。

平心而論，對於霹靂舞，唐雪婷向來沒有多大的興趣，她認為這種新潮舞根本就是用自己的身體來耍雜技。

不少年輕人，為了跳霹靂舞而受傷，甚至弄得頸骨折斷白白送掉性命的，亦不乏人。

唐雪婷並非貪生怕死，但她認為，為了逞强好勝（最少也是貪玩之過），而弄得大受損傷，是一件極划不來的事。

所以，這種舞可免則免，就算有時候碍於形勢不得不跳，也是敷衍敷衍算了，犯不着用自己的筋骨來拚命。

既有這種心理，唐雪婷當然不可能成為跳霹靂舞的高手。但到了華爾滋的音樂一响起，她和高浪立刻就搶盡了鋒頭。

華爾滋舞並不難跳，但要跳得雍容大方，舞姿曼妙，其艱難程度就幾乎可與芭蕾舞相提並論。

也許，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是跳這種舞的材料，但這種人可能十萬人之中才有一

兩個。

就像是下棋，無論是象棋也好，圍棋也好，懂得下棋的人千千萬萬，但眞正的高手必然是寥寥無幾的。

雖然科技進步，人類可以把電腦設計成為「棋王」，但跳華爾滋這種事，電腦和機械人目前好像還不大怎麼管用。

等到一曲既終之後，掌聲不絕於耳。有掌聲，也有喝采聲。

嘉賓們都是為了高浪和唐雪婷而鼓掌、喝采的。

唐雪婷的臉不禁有點發熱，她的臉色一定已經紅了，但在舞會的燈光下，誰也看不出來。

狡詐無比的老千

香檳開了一瓶又一瓶，舞會的氣氛越來越熱鬧。

九點二十分，波比以主人的身份，邀請唐雪婷跳舞。

波比雖然比高浪稍矮也稍胖，但舞姿居然還相當不錯。

高浪在舞池附近捧着一杯香檳，好像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

忽然間，他身邊有一個動人的聲音响起。

「高公子，你的女朋友很漂亮，又大方又高貴。」那是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正是芭莉。

奇怪的是，芭莉說的這幾句話，並不是用法語，而是英語。

高浪緩緩地轉過頭，看着她。

「為什麼不說妳國家的語言？」高浪這一句話，却是用法語說的。

芭莉訝異地一笑，半晌之後，也用法語說：「想不到閣下也懂得我們法國的語言。」

高浪淡淡道：「那是湊巧而已。」

「湊巧？什麼意思？」

「地球上有逾千種方言，而人的智慧和精力都是有限度的，就算是再聰明再有本領的人，也決不可能懂得每一個國家的語言的，對不？」

「這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在我所懂的少許語言裏，其中有一種剛好就是法語，難道還不算是巧合嗎？」

「你很幽默，」芭莉臉上綻開了動人的笑容，「幸好我是法國人，不是剛果的女性。」

「對不起，請恕我狂妄，」高浪微微彎腰，欠一欠身說道：「非洲剛果語，我也同樣湊巧地學過了，深奧的不敢說，一般言語會話，自信還可以應付得來。」

芭莉的神情顯得更訝異了，忍不住說了一句很奇特的說話。

這一句說話，只怕在一百萬人之中，也沒有幾個聽得明白。

但它仍然難不倒高浪。

他連一秒鐘也沒有躭擱，立刻就答了回去。

芭莉那一句話，是問高浪：「你可以教我說剛果語嗎？」

高浪的回答是：「妳現在說的剛果語已經比我的更好！」

原來芭莉居然用剛果語來考高浪。

高浪剛才若是信口開河，大大吹牛的話，芭莉只須問了這麼一句話，就會立刻拆穿他的西洋鏡。

但高浪並不是吹牛，他是眞的懂得剛果語言的。

芭莉用剛果語問他，他就用剛果語回答，而且還答得精采絕倫，使芭莉在驚嘆之餘，心裏還在暗暗地高興。

這時候，尤天培正在和另一位千金小姐在跳舞，音樂一停，他立刻就回到芭莉身邊。

但芭莉的眼光，只是凝注在高浪的臉上。

她知道眼前這年青公子姓高，那是波比用英語告訴她的。

但高浪如此博學多才，却是出乎芭莉意料之外。

不久，波比也帶着唐雪婷來到高浪身邊，然後為四人互相介紹。

高浪首先跟尤天培握手，彼此都說：「幸會！幸會！」

漸漸地，形勢變化了，本來尤天培和芭莉是一對的，但高浪的介入，却使芭莉幾乎忘記了尤天培的存在。

尤天培的風度看來不壞，他毫不介意，但却在很自然而然的情況下，和唐雪婷交談起來。

「唐小姐，妳的舞跳得很好。」

「謝謝讚賞。」

「我不是一個隨便讚女孩子的人，尤其是在初次會面的時候。」

「什麼緣故？」

「這也許是壞習慣，但實際上還是看一眼就可以令我由衷讚賞的女孩子，的確太少太少。」

「你在說我是個稀有品種嗎？」唐雪婷忽然調皮地一笑。

尤天培微微一笑，不慌不忙的回答：「世間上眞正的絕色美女，本來就是人類中的稀有品種。」

他的回答，既大方也幽默，不愧是個場子漂亮的人物。

唐雪婷看了他一眼，忽然說：「芭莉小姐又高貴又美麗，我很欣賞她。」

尤天培道：「但更多人會欣賞妳。」

「欣賞我的舞蹈？」

「既欣賞妳的舞姿，也欣賞妳的神采，妳的品味。」

「品味？」

「妳是個品味很高的女孩子。」

「何以見得？」

「無論從衣着、舉止、以至陪伴在妳身邊的男士，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唐雪婷嫣然一笑：「你的確是一位很出色的男士。」

「不，請別誤會，」尤天培說：「我指的是高公子。」

唐雪婷「哦」一聲：「你認為自己比不上高浪？」

尤天培聳肩微笑：「我不知道，但今天陪着妳出現在這裏的，並不是我，而是高公子。」

「你的思想好像有點……」

「是狹隘？古怪？還是幼稚？」

「不，是自卑，」唐雪婷說：「你表

面上看來既自負，甚至是驕傲得令人不敢親近，但我現在却覺得你是個略爲自卑的人……噢，眞對不起，我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我不介意，而且覺得這是一種莫大的榮幸。」尤天培淡然一笑，「妳是一個坦白可愛的好女郎。」

這時，一首新的音樂又再响起，尤天培請唐雪婷跳舞，她答應了。

唐雪婷的舞姿固然很出色，尤天培也不壞。

一舞既終，尤天培給了她一張卡片。

唐雪婷略爲看了一看，接着微笑說：「你是經營航運業的？」

尤天培點了點頭：「請唐小姐多加指教。」

唐雪婷眨眨眼：「我工作的那一行，和航運業風牛馬不相及。」

她回敬一張卡片過去。

「噢，原來唐小姐是廣告界的女强人，更是個時裝設計師，」尤天培小心翼翼地把卡片放在銀夾裏，「難怪品味高人一等了。」

唐雪婷嫣然一笑，貝齒朱唇，動人巳極。

尤天培看着她，眼神開始如痴如醉起來……

× × ×

舞會在什麼時候結束，高浪和唐雪婷都不知道。

他倆在凌晨一點左右告辭，波比也沒有加以强留。

在車裏，高浪好像很注專地在駕駛，一聲不出，這種神情，又好像是有着某種心事，或者是心裏不大高興。

唐雪婷看着他，看了很久，才說：「你不高興嗎？」

高浪扭動駕駛盤，車子急促地轉了一個彎，前面是筆直的大路！

車速每小時超過一百公里。

過了整整一分鐘，高浪終於開口了：「從前，我一直看不起爲了女人而吃醋的人。」

唐雪婷莞爾一笑：「現在呢？」

高浪忽然用左手握着她的右手：「現在還是一樣，所以，唉……」

唐雪婷側着臉，凝視着他：「你好像不是那種談話吞吞吐吐的人罷？」

高浪又苦笑了一下，才說：「現在，我快要看不起自己了。」

唐雪婷撇了撇嘴：「是那一個犯賤的女人，使你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妳是知道的，」高浪的手揑得她更緊，「爲女孩子而吃醋，對我這個愚笨的男人來說，這還是第一次的經驗？」

「値得嗎？」唐雪婷咬了咬唇，覺得自己的聲音有點異樣。

高浪把車子停在一塊空地上，凝視着她嘆氣道：「這是自然反應，沒有値得與不値得之分的。」

唐雪婷默然半晌，道：「尤天培不會是你的情敵，他是個壞蛋，我們聯手要對付的壞蛋，爲了呂力失踪一案，爲了刀疤超被殺滅口的事，我們一定要從這個姓尤的方面下手，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高浪說：「這本來就是我們的計劃，但尤天培實在是一個很出色的男人。」

「是一個出色的壞蛋，一個心狠手辣的狂魔！」唐雪婷用更正的口吻說。

「不管怎樣，他的出現，使我忐忑不安，尤其是妳和他跳舞的時候……」

「別儘是說我和尤天培了，你跟芭莉小姐又怎樣？他父親是個貴族……」

「巳沒落的貴族，一個巳不合時宜，再也無法和祖先相比的所謂伯爵！」

「但是，這貴族之家，好像還很有點錢……」

「來歷不明！」

「你懷疑芭莉的父親是一個犯罪份子嗎？」

「任何可能性都會存在，她的父親甚至有可能是外太空人。」高浪忽然笑了，笑得很迷人。

「芭莉的舞跳得很好，人也極漂亮。」唐雪婷睨視着高浪。

「但和妳相比，却差了七八級！」

「騙人！」

「騙誰都可以，就是不騙妳，婷婷，我不是那些登徒浪子。」

「還說不是登徒浪子，你連名字裏都有一個浪字！」

「那不是登徒浪子的浪，而是浪漫的浪。」

「油腔滑舌，十足十『鹿鼎記』裏的韋小寶！」

「韋小寶是小無賴，我不是！」

「韋小寶再無賴，也懂得講義氣，而且到後來還做了鹿鼎公，官銜大得不能再大。」

「他還有七個老婆！」

「你可以娶七十個！」

「不，妻多夫賤，我這一輩子只娶一千零一個就夠了。」

「嘎？」唐雪婷瞪大了眼：「豈不是比韋爵爺還要娶多九百九十四個妻子？」

「不！當然不是這樣的，一千零一個的意思，其實就是只娶一個。」

「娶一個也好，娶足一千零一個也好，這都是你自己的事，根本用不着向我解釋。」

「我不是向你解釋，只是向妳保證。」高浪忽然笑嘻嘻起來。

「賊頭賊腦的，誰要你來保證什麼？」唐雪婷頑皮地在他耳孔裏吹了一口氣。

「照我看，芭莉小姐也不是一個初出道的雛兒。」高浪忽然又一本正經，說：「我有點懷疑，她和尤天培之間，可能含有着某種不可告人的勾當。」

唐雪婷點點頭：「我也是這麼想，但這件事和呂力失踪、洪勝超被殺又有什麼關係？」

高浪道：「現在當然看不出來，將來慢慢就會知道了。」

唐雪婷仰視着夜空，不禁嘆了口氣：「呂力失踪這麼久了，他是否早巳遭遇到不測？」

「還是那一句話：將來慢慢就會知道了。」

× × ×

上午九點零五分，唐雪婷回到廣告公司，還沒有踏進總經理室，秘書安琪立刻就告訴她：「在半分鐘之前，有一位尤先生打過電話來，說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波士談談。」

「尤先生？」

「是尤天培先生，他巳留下了電話號碼。」

「把電話紀錄在妳的記事簿裏，我有他的卡片。」

進入總經理室，她並不忙於工作。

雖然她是廣告公司的老闆，但却對這個行業沒有太大的興趣。

這廣告公司是她父親生前創辦下來的，規模相當宏大，而且發展得很好。

唐雪婷在父親死後，承繼了這間廣告公司。

雖然，她並不太喜歡廣告公司的工作，但却也並不厭惡。

對她來說，繼續經營廣告公司，既是工作，也是一種責任。

爲人子女應盡的責任。

幸而廣告公司早巳上了軌道，雖然同行之間的競爭性很大，但公司內人材濟濟，只要管理得宜，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她在總經理室內喝了一杯即冲的咖啡，覺得除了方便之外，唯一好處就是比喝白開水提神得多。

所以，她很少喝咖啡，因爲她根本不喜歡「提神」這種事。

夠精神的時候，自然會精神奕奕，若是不夠精神，而勉强要喝點含有刺激性成份的飲品去「提神」，這就是違反了自然生理現象，殊非健康之道。

當然，偶一而爲之，還是無傷大雅的，就只怕「偶一」加「偶一」，漸漸就變成了習慣。

有咖啡癮，其實並不過癮。

偶然喝喝，那是快活，天天非喝，甚至非要喝上若干杯不可的，那就變成了活該。

她不禁想起了君子山。

君子山上的不是咖啡癮，而是毒癮。

唉！癮君子！實在可憐！

就在這時，尤天培的電話又來了。

「唐小姐，早晨！」

「不早了，找我有什麼事？」

「想請妳吃午飯。」

「除此之外呢？」

「晚餐，夜總會看表演。」

「這就是重要的事情？」

「對我來說，無比重要。」尤天培的聲音，聽來十分誠懇。

「對不起，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這些平凡的事情上。」唐雪婷嘆了口氣，「你這樣邀請我，雖然令我很感動，但既不新鮮也不刺激……」

「妳想找尋刺激的玩意？」

「嗯，只要不犯法，越刺激越好。」

「這太容易了，我可以帶妳前往非洲打獵，或者是乘坐潛艇漫遊深海，又或者索性參加一塲賭博，賭個天昏地暗。」

「賭博？什麼賭博？」

「沙蟹，賭注很大的那一種。」

「究竟有多大？」

「現在連我都不知道，但反正今晚有局也就是了。」

「很抱歉，我不是個賭徒。」

「我需要的並不是個賭徒，而是一個可以令我有幸運感覺的女孩子。」

「尤先生，你的說話很有趣。」

「妳以爲我是個幼稚的人？」

「不，有趣和幼稚，是截然不同的字眼。」

「但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當作同義辭來使用。」

「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害怕今晚會負累你輸錢。」

「輸錢並不重要，但最怕的是輸了面子。」

「輸面子？什麼意思？」

「我今早向波比和幾個朋友誇下海口，說一定可以邀請到唐小姐出席今晚的沙蟹戰局，要是妳不肯陪我一塊兒出席，那麼我這個面子就丢得大了。」尤天培用懇求的語氣說。

唐雪婷眼珠子轉了一轉，忽然沉着嗓子說話：「原來你是早有計劃的，但剛才爲什麼還說要請我到夜總會去看表演？」

尤天培連忙解釋：「我們這次的賭局，是凌晨十二點才開始的，所以就算先到夜總會看看表演，還是來得及有餘的。」

唐雪婷冷冷一笑：「你要去的夜總會，總不會在十二點之前便打烊罷？要是我的興緻很好，賴在夜總會裏不肯走呢？你是否撇下我，獨自去參加沙蟹大戰了？」

尤天培立刻說：「那我寧願損失一百萬。」

「損失一百萬？什麼意思？」

「那是我們幾個人訂下的規矩，誰遲到，每分鐘罰一萬元，要是爽約，罰款一百萬。」

唐雪婷却不爲所動，聲音還是冷冰冰的：「你要陪客，大可以找個模特兒，或者是一個高級交際花之類的女人，我可沒有這個興趣，對不起，我現在很忙，再見吧。」

「嗯！嗯……」尤天培在電話裏急叫，但唐雪婷巳掛斷了電話，而且囑咐安琪，所有電話一律擋駕。

她巳做得很決絕，但却還欠了一樣：她沒有離開廣告公司，仍然在總經理室裏翻閱文件，喝喝咖啡，偶然也會扭開電視，看其粵語殘片。

十二點三十分，午飯時間到了，她正要離開，安琪忽然報告：「尤先生派人送了三盒紅玫瑰來。」

唐雪婷哂然一笑：「妳家裏有沒有花瓶？」

安琪回答：「有，但都是劣貨。」

「有花瓶就行了，這三盒玫瑰，我全部轉贈給妳，希望不要嫌棄。」

「怎會呢，可是……」

「不必再說了，陪我去吃午飯，可以嗎？」

「當然可以，」安琪高興地笑起來，「跟波士一塊兒吃午飯，既不用付賬又可以吃到最豐富的食物，何樂而不爲？」

兩人有說有笑地離開了廣告公司，才走出五十二層高的商業大厦，巳看見一輛勞斯萊斯停在面前，坐在車廂裏的正是尤天培。

尤天培一看見唐雪婷，立刻就迎了出

來：「唐小姐，我是來向妳道歉的。」

「道歉？」唐雪婷蹙了蹙眉，「你又沒得罪我，爲什麼要向我道歉？」

「不，我是得罪過妳的，只不過妳有風度，才不計較罷了，」尤天培說：「那些玫瑰花，希望妳不會嫌棄粗俗。」

「玫瑰是高貴的，最少比撲克牌高貴得多。」

「原來妳憎厭賭博？」

「不，我不是那種自鳴清高的女人，有時候，我也會獨個兒鑽入馬場，場場贏位彙投告東尼的坐騎。」

「妳是告東尼的擁躉？」

「不知道，我只是喜歡他的拚搏精神，夠勇夠狠，人也挺夠風度。」

「對了！這個週末，他又有七八場馬參賽……」

「我知道，用不着尤先生提醒，對不起，我有點事，再見。」

「唐小姐，現在是應該吃午飯的時候了。」

「我知道，」唐雪婷拖着安琪的手，「我們現在就是去吃午飯，但卻不希望有第三者在旁加以騷擾。」

她還是那樣地決絕。

她拖着安琪的手一直向鬧市那邊走，頭也不回。

這時候，一個穿着制服的司機走過來，對尤天培說：「車子已給警察抄牌了，再不走……」

尤天培嘆了口氣，無可奈何地回到他的勞斯萊斯汽車裏。

× × ×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唐雪婷正在總經理室裏，和兩個廣告設計師研究一個嶄新的廣告。

忽然間，一個人像是旋風似的闖了進來，正是尤天培。

安琪氣急敗壞地從後面趕了上來，叫道：「尤先生，要見總經理必須預約！」

尤天培冷冷一笑：「我不是要見你們的總經理，我只是要和唐雪婷小姐說幾句話。」

安琪臉色蒼白：「你再不走，我叫護衛員上來——」

「不必了，」唐雪婷長長的吐出口氣，「尤先生是我的朋友，你們暫時出去一會罷。」

安琪和兩個廣告設計師離開總經理室後，尤天培立刻說：「我是專誠來道歉的，希望妳不要再拒絕。」

「專誠？」唐雪婷冷冷一笑，「我實在看不出你現在的誠意在那裏！」

「就憑我現在這一股衝動，已足夠證明我是誠意的，說句老實話，軟的不行，只有用强硬一點的表現方式。」

「倘若我再拒絕呢？你是否要使用武力了？」

「當然不，我是個斯文人，」尤天培想了一想，接着補充：「最少，我對女孩子是斯文的。」

「這樣還算斯文嗎？眞是笑話！」

尤天培向前踏出一步：「妳現在可以叫警衛人員把我趕出去，爲什麼不趕？」

「我不想做得太絕！」

「妳不答應原諒我，就已經很絕很絕了。」

「我爲什麼要原諒你？你根本就沒有得罪過我。」

「不，妳在自欺欺人。」

「算了，你要怎樣才能相信我的說話？」唐雪婷沒好氣地說。

「答應我的邀請，」尤天培很禮貌的說：「答應和我一起吃晚餐。」

唐雪婷沉默下來，過了很久很久，才嘆了口氣，道：「我好像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了？」

「有，」尤天培說：「妳現在還可以選擇肯抑或不肯！」

唐雪婷看着他，終於微微一笑：「爲了息事寧人，我還是答應好了。」

「一言爲定？」

「那當然，你要我在什麼時候整裝候教？」

「七點三十分怎樣？」

「地點呢？」

「彗星扒房好不好？」

「很好，那裏的TEDERLOIN牛柳，相當著名。」

「妳果然是個識貨的女孩子，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 × ×

彗星扒房情調優雅，牛柳泡製的火候更是素爲老饕們所津津樂道。

「這種高級牛肉，牛隻是用穀物作爲飼料培育出來的，正是養尊處優，食用一流，所以肉質特別肥美，入口甘香軟滑，眞令人有吃上癮的感覺。」尤天培一面吃，一面對唐雪婷說。

「吃是好吃了，但不能吃得太多，恐怕消化不來。」唐雪婷眨了眨眼，神態嬌俏可愛。

晚餐過後，尤天培邀請唐雪婷上夜總會。

夜總會的情調更浪漫更優美，歌星和樂隊都是第一流的。

他們欣賞名曲，跳舞，觀看出神入化的魔術表演，不經不覺已經是十一點三十分。

唐雪婷忽然說：「我們該走了。」

「走？現在就走？」尤天培詫異地看着她，「等一會兒還有很精采的節目表演哩。」

唐雪婷搖搖頭：「不看了，再精采的表現，也不值得爲它而賠上一百萬。」

尤天培目光一閃：「什麼意思？」

唐雪婷聳了聳肩：「沒什麼意思，只是不想你白白損失一百萬元的罰欵。」

「不，一百萬元雖然不是小數目，但我寧願犧牲這筆錢，也不願意在這時候把妳丟下。」尤天培摯誠地說。

唐雪婷笑了笑：「你當然不可以把我丟下，我們一起出席凌晨十二時的沙蟹戰局。」

「是眞的？」尤天培喜出望外。

「半點不假。」

「好極了，」尤天培立刻結賬，然後對唐雪婷說：「其實，損失一百萬還在其次，今晚妳若不肯陪我一起出席，我以後在他們的面前就再也神氣不起來了。」

「你太愛面子了。」

「但爲了要陪妳，錢和面子都可以不

要。」絃外之音，正是——不愛江山愛美人。

唐雪婷不是笨女孩，自然一聽便懂。但她只是笑笑，再也沒有別的表示。

× × ×

賭局所在，並不太遠，就在夜總會隔鄰街的一間私人俱樂部裏。

袁波比和幾個衣飾煌然的男人，已圍坐在一張鋪了綠絨布的圓桌旁。

尤天培和唐雪婷一出現，波比和那幾個男人都一起鼓掌，表示歡迎。

尤天培笑着說：「今晚好像沒有人遲到。」

波比哈哈一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嚴刑之下，誰敢犯例？」

「妙句！妙句！」一個穿灰色三件頭西裝的中年男人鼓掌笑道：「一分鐘罰一萬，的確是嚴刑峻法，是以人人寧早莫遲，這主意實在十分高明。」

唐雪婷淡然一笑，目光有意無意間瞟在尤天培的臉上。

尤天培看在眼裏，臉上不禁有着說不出受用的表情。

一個年約五旬、兩鬢斑白的中年人看看牆上的掛鐘，說道：「時間已差不多了，洗牌！」

這一場沙蟹大戰，荷官是一個二十七八歲左右的紅衣女郎。

她長的不算美，但一雙手卻柔軟白淨，動作靈巧敏捷。

波比淡淡一笑，神情似乎充滿了信心，十分鎮定。

那中年人又拍了拍掌，接着，就有人用銀盤子送上籌碼。

「每人一份，面額最細小的籌碼是一百元，最大的是一百萬。」中年人語氣謹慎地說：「各位的籌碼，每人總共五百萬，祝各位好運。」

於是，賭局就準時地開始了。

賭沙蟹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它最引人入勝之處，就是牌最大的一家，不一定就是贏家。

比方說，甲拿了一對A，而乙的牌面只是一對K，但在底牌沒有揭開之前，甲方對乙方的顧忌是極大的。

假如甲方在派第五張牌後叫一百元，乙方不但跟進，而且反過來多叫一萬元，那麼甲方就得大費躊躇，最後可能不敢跟進！以致連已方的底牌都沒機會看，就此輸掉這一局。

但實際上，乙方的底牌，只是無關痛癢的一張廢牌，來來去去就只是一對K而已。

但一對K的乙方，却能擊敗擁有一對A的甲方。

所以，賭沙蟹鬥的不是運氣，而是謀略，甚至是旁門左道的奸詐表情，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着着故弄玄虛，務求騙死對手爲止。

波比會是此道中的高手嗎？

唐雪婷實在不敢看好，何況，她知道尤天培是個老千，甚至是老千中的老千！

可憐的波比，簡直是送羊入虎口！

賭局進行得很緩慢，在座參加賭博的總共有五個人，在最初的一個小時內，上落輸贏並不大。

但漸漸地，賭注越來越大了，波比牌風很順，賭術也似乎相當精明，該跟進的時候便跟進，該棄牌的時候便棄牌，到了三點鐘，他已贏了一百五十多萬。

波比不像是羊，倒像是一條披了一條羊皮的老虎。

尤天培連續輸了幾手牌，一百萬的籌碼已輸了兩個。

波比向他笑笑：「尤兄今晚留前門後，好戲在後頭。」

尤天培神情輕鬆，也笑笑說：「錢可以輸，面子却一定要贏，這就是尤某人最大的弱點。」

賭局繼續，從三點到四點半這九十分鐘之內，尤天培穩守陣地，雖然並未能平反敗局，但却也沒有輸下去。

波比牌風更旺，堆在他面前的籌碼有如一座小山。

快到五點了，距離散局的時間越來越短。這場牌局約定在清晨六時完畢，無論贏贏輸輸都要結賬。

到了五點半左右，尤天培牌風轉旺，但斬獲不多，仍然輸了百多萬。

但波比却在這時候形勢急轉，一口氣輸了三手寃家牌，雖然只輸回百多萬，仍然是個贏家，但却已銳氣大挫。

時間只剩下三十分鐘了，波比只要小心一點，他大概還可以有一百幾十萬的進賬。

但到了五點四十分左右，波比又遇上了一副寃家得不能再寃家的牌。

牌已經派到第五張，他的牌面是一對Q。

他的底牌也是Q，換而言之，他這一手牌是三條Q，自是非同小可。

已賭下去的籌碼也同樣非同小可，加起來最少超過三百萬。

除了一個姓何的中年紳士之外，其餘人早已棄牌。

尤天培更是早已棄牌，那三百多萬籌碼，他拋下去的大概只有三千份之一，一千元而已。

這個姓何的紳士叫何錦利，是兩間大紗廠的總經理。

他的牌面是一對K。

波比記得，尤天培那一家已棄掉了的牌，也是有一張K的。

除非何錦利的底牌是K，否則波比是穩操勝券的。

一副牌有四張K，牌面上已出現了三張，難道最後一張也在何錦利的手裏？

機會當然還是有的，但這機會實在不大了。

何錦利這一副牌，極可能是兩啤。

波比又在猜想：「這姓何的一定以爲我拿的也是兩啤，K吃Q，他一定會壓住我來賭。」

果然，何錦利很不客氣，在最後一次話事權的時候，一出手就是一百萬。

「一百萬？」波比乾笑一聲：「你不怕我拿三條Q？」

何錦利但笑不語，接着沉默下來。

氣氛緊張起來，波比會不會跟進？

波比考慮了兩分鐘，終於放下一枚金色籌碼在桌子中央。

這種金色籌碼，一枚就是一百萬。

波比不但跟進，而且還要再加注兩百萬！

何錦利的眼色立刻變了，瞳孔收縮成一綫。

他吸了口氣，沉聲道：「袁兄，你眞的想跟何某賭一手嗎？」

這一次，輪到波比不出聲。

在短短三幾秒時間之內，他巳把三百萬籌碼放在桌上。

何錦利神情凝重，他知道，這是決定性的一手牌。

賭完這一手牌，大概巳快到六點了。

這一次，他考慮了足足五分鐘，終於也把兩枚金色籌碼放在桌上。

每個人都屏息着，等候開牌的結果。

但何錦利却說：「且慢，還有——」

還有下文！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本支票簿，迅速寫好了一張支票，然後把它放在桌面上。

支票輕飄飄，但他的說話却似有千鈞之力，「再加一千萬！」

波比登時呆住。

何錦利又冷冷的說道：「要看我的底牌，一千萬，當然，老兄你還可以再加注的。」

× × ×

還差一分鐘就是六點。

波比巳考慮了很久，他實在不能相信，何錦利的底牌也是一張K。

何錦利的加注一千萬，極可能是「偷鷄」！

「偷鷄」就必須先「搭起鷄棚」！而對付「偷鷄者」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抱死」！

「偷鷄！老何大不了是兩啤，甚至可能只有一對K，他在以胆搏胆！」

「萬一……他手上眞的是三條K，又怎樣……」

「不！不可能的，老何是『偷鷄王』，他這一次準是重施故技，要是袁波比的三條Q給他一對K嚇跑，這張臉以後還能擱到什麼地方去？」

終於，波比也開出了一張支票。

「一千萬元，跟進！」

不必開牌，唐雪婷巳經知道波比是輸了。

何錦利並非「偷鷄」，最後一張K，也就是他的底牌！

× × ×

通宵局終於完畢，袁波比由大贏家變成大輸家，他離開俱樂部的時候，臉色顯然不大好看。

尤天培嘆了口氣，對波比說：「你太不瞭解老何的賭性了。」

波比苦笑道：「我以爲他不會有那樣好的運氣，想不到他眞的有三條K。」

尤天培道：「你以爲他在偷鷄！」

波比道：「當時我的確這樣想。」

尤天培道：「老何是條老狐狸，桌面銀碼不大的時候，他經常偷鷄靠嚇，但等到眞的大賭特賭時候，他會比三窟狡免還更小心謹愼。」

波比又苦笑一下：「現在才知道，未免太遲了。」

「不遲，有賭未爲輸，」尤天培安慰他：「回去好好休息，改天再約老何收復失地好了。」

賭了整個晚上，大家都頗有倦意，尤天培本來要開車送唐雪婷回家，但唐雪婷以尤天培巳很疲倦爲理由，堅決自己叫計程車回去。

臨分手時，唐雪婷用抱歉的語氣對尤天培說：「眞對不起，我未能爲你帶來幸運。」

「不！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尤天培凝視着她：「要妳通宵達旦陪我到天明，回想起來眞的很荒謬。」

「不要緊，再見。」

「再見！」尤天培揮揮手，目送着唐雪婷跳上了計程車。

唐雪婷回家後，立刻給王貝兒嚴詞審訊。

「表姐，妳好大的胆子，整晚都不回來睡覺，妳在外面是幹什麼的？」

「我在外面什麼都不幹，就只管陪着男人，」唐雪婷翻了翻眼，神氣地瞟着表妹。

「好哇，原來妳整晚都在陪着一個男人！」

「不是陪着一個，是陪着一羣。」

「一羣男人？」王貝兒嚇了一跳，「表姊，出了什麼事？」

「我沒事，只不過現在累得很，非要好好睡它十幾個小時不可，」唐雪婷詭異地笑了笑，忽然壓低嗓子，說：「放心罷，我現在還是個玉潔冰清的女孩子。」

「啐！」王貝兒又「啐」又「哼」的，笑罵道：「我又不是高浪，誰管妳現在還是不是個處女？」

「噢，我的上帝，」唐雪婷叫了一聲，「我眞的很累很累了，妳再不滾遠點，我馬上用粗話罵人！」

「罵呀，罵得越粗俗越好，」王貝兒吃吃的笑，「我跟着表姊這許多年，就是從來沒聽過妳用粗話罵人！」

對着這個表妹，唐雪婷眞是沒辦法，幸而王貝兒也知道什麼叫點到即止，見表姊實在是很疲倦了，便說：「也罷，給妳八小時休息，在這四百八十分鐘之內，就算是孫悟空帶着白骨精殺上門來，小妹也會代你擋駕，得得鏘鏘……得得鏘鏘得得得鏘！」

「得鏘」之聲未巳，電話鈴聲同時响起。

「準是高浪，他媽的不識時務，這個時候打電話來騷擾表姊，哼！」王貝兒嘟喃了幾句，才抓起電話聽筒：「喂，唐明皇公館。」

聽筒裏立刻傳來一個人訝異的聲音：「什麼唐明皇公館？是不是星叔叔老眼昏花撥錯電話號碼了？」

王貝兒登時爲之舌頭一伸，半晌才陪笑不迭：「是司徒師父嗎？對不起，我是貝兒。」

司徒星哈哈一笑：「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的，婷婷姓唐，妳姓王，妳倆的公館稱爲唐明皇公館，其實也很貼切。」

王貝兒訕訕一笑：「笑話，笑話，表姊正在我身邊瞪眼鼓腮呢？」說完，雙手把電話聽筒奉上，「表姊，妳的。」

唐雪婷沒好氣地接過聽筒：「是師父嗎？」

「不錯，是我，」司徒星道：「事情有了新的進展。」

唐雪婷精神一振：「哦？是那一方面的。」

司徒星道：「我查過了，洪勝超的師父，是個身具三重身份的特殊人物。」

唐雪婷道：「在電話裏說方便嗎？」

「的確不怎麼方便，我馬上便來，」司徒星說完，便掛斷了電話。

唐雪婷嘆了口氣，對王貝兒說：「給我沏一壺濃茶，越濃越好。」

「大紅袍怎樣？」

「當然不壞，麻煩妳了。」

× × ×

司徒星很快就巳趕到，王貝兒沏了一壺大紅袍，表姊一杯，司徒師父一杯，她自己却喝冰凍的可樂。

司徒星喝了一口茶，說道：「洪勝超的師父姓雷，名叫雷意，他是海王帮的帮主，又是大老千，更是一個神秘的國際間諜。」

「難怪師父說他有三重身份，此人實在不簡單。」唐雪婷緊蹙着眉。

司徒星又說：「洪勝超有一個師弟叫尤天培，妳是知道的，這人更不簡單，妳和他交手，千萬要小心。」

「洪勝超之死，是否雷意或者是尤天培的傑作？」

「八九不離十了，但目前還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呂力還是踪跡杳然？」

「人，還是不見，但消息却有了一點點。」

「可靠不可靠？」

「不敢說百分之百可靠，但空穴來風，必非無因。」

「消息怎樣說？」

「給海王帮囚禁起來了。」

「海王帮爲什麼會對付呂力？」

這句話若倒轉過來說，相信會比較容易瞭解大概情形，司徒星沉吟半晌，道：「呂力在沙灘失踪，極可能是爲了去對付海王帮。」

唐雪婷道：「呂力和海王帮有什麼糾葛？」

司徒星搖搖頭：「這個暫時就不知道了，但海王帮裏有一號人物，咱們非要加以留意不可。」

「這人是誰？」

司徒星道：「洪勝超的表妹，她姓丁，丁紫珊。」

唐雪婷問道：「丁紫珊？她這個人有什麼重要性？」

「丁紫珊很年輕，也很漂亮，聽說還很有氣質，她既是洪勝超的表妹，也是雷意的乾女兒，」司徒星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一下，然後才緩緩地接着說：「但最重要的是：她認識呂力，而且兩人的關係似乎還相當密切。」

唐雪婷沉吟着，半晌才說：「呂力算不算是個花花公子？」

司徒星道：「從外表看來，最少有七八成像個花花公子，圍繞在他身邊的女孩子，簡直多如天上之星，但據呂翼齡說，他根本從來沒有眞眞正正愛上過任何一個女孩子。」

唐雪婷目光閃動，「丁紫珊會不會是破例的一個？」

「也許會有這個可能，但目前却不能肯定。」

「洪勝超是丁紫珊的表兄，他知道的事可能不少，可是，他死了，死於滅口謀殺！」

司徒星道：「洪勝超雖死，但他巳透露了一些蛛絲馬跡。」

唐雪婷點點頭，道：「不錯，最少，呂力失踪的沙灘，他是曾經去過的。」

「而且極可能和呂力、丁紫珊在一起呢。」

「如此類推，呂力失踪那一天，丁紫珊也可能在沙灘之上。」

「這麼說來，他倆可能是雙雙失踪的了？」

「不錯，只是兩人的身份有別，呂力失踪，成爲轟動一時的大新聞，但丁紫珊的失踪，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

司徒星吸一口氣：「但雷意那一邊，却一定會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

唐雪婷道：「尤天培也知道。」

「問題是：呂力爲什麼要對付海王帮？丁紫珊在整件事情上担當的又是個什麼角色。」

「我有個好提議。」王貝兒忽然擧起右手，就像個正在上課的小學生。

唐雪婷淡淡一笑：「是不是把尤天培抓回來，然後用嚴刑逼供？」

「對了，正是這樣，」王貝兒抿嘴一笑：「對付虎狼，自當使用虎狼之藥，萬萬不可以太過仁慈。」

唐雪婷嘆了口氣：「這是犯法的，而且打草驚蛇，實爲智者所不取。」

王貝兒苦着臉：「這麼說，我是個笨蛋了。」

「不，妳很能幹，最少沏茶的本事極之高明。」司徒星笑着說。

「哼，總有一天，貝兒會一鳴驚人，你們走着瞧好了！」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响起，雪婷抓起了聽筒。

「唐雪婷小姐在嗎？」聽筒裏傳出來的聲音，似乎十分陰森。

「我就是，閣下是誰？」

「我是什麼人，妳不必理會，妳只要記着一句話巳很足夠。」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你說，我正在聽着。」唐雪婷保持着鎮定。

「呂力的事，妳再也不要多管！」對方的語氣，充滿了恫嚇的意味。

唐雪婷却輕鬆地一笑：「呂力？呂力是什麼人？他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先生，你不是弄錯了罷？」

「別再裝蒜了，」那人倏地一喝：「妳若不想高浪給砍開八大塊，就得馬上停止一切行動，其餘的都是廢話！」

唐雪婷的臉色立刻變了。

「高浪在那裏？」她追問。

但對方巳掛斷了電話。

「高浪怎樣了？」司徒星也立刻問唐雪婷。

唐雪婷搖搖頭：「我不知道。」接着把電話的內容一一說出。

司徒星的臉色也變了。

他冷冷一笑：「這是恐嚇，我們馬上找高浪。」

唐雪婷立刻搖了搖幾個電話，但都找不着高浪。

高浪身上是有傳呼機的，但CALL了三次，都沒有回覆。

高浪眞的失踪了，他落在什麼人的手裏？

秘密方程式被毀

整個上午，唐雪婷都在找人。

她首先找高浪，找不到，便想找尤天培，但也找不着。

然後，她想找芭莉小姐，酒店經理說她的行李仍在，但人却不在酒店裏。

既不在酒店，也不知道芳踪何處。

至於芭莉的父親，早巳回法國去了。

一切綫索都巳中斷，就算不是完全中斷，最少也是暫時中斷了。

她苦笑着，問表妹貝兒：「我現在該怎辦？」

「肚子餓的人應該塡飽肚子，渴睡的人自然應該早早上床睡他一大覺。」

「妳認爲我現在還能睡得着覺嗎？」

「別人不能，但妳一定能。」

「甚麼道理？」

「因爲妳是我的表姊。」王貝兒抿着嘴笑笑說。

這道理根本就不能算是道理，它只是一句無聊的句子。

但唐雪婷聽完這句話說之後，不到兩分鐘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她能夠睡得着覺，似乎是個奇蹟，但其實却也不無道理。

第一：她眞的巳很被倦了。

第二，她必須有最低限度的睡眠，否則整天打瞌睡，做事也沒有精力了。

第三：此時不睡，一直賴下去也不是辦法，與其等到整個人崩潰後才「昏睡」過去，倒不如正常地休息一會更屬明智之舉。

所以，她眞的睡着了覺，睡得很香甜很香甜。

她能夠睡得香甜，主要是因爲睡在家裏。

有貝兒守護着，就算有一營軍隊想殺入來，她也有辦法可以抵擋一陣。

× × ×

醒來巳近黃昏。

司徒星看着睡眼惺松的唐雪婷從臥室裏走出來，立刻便說：「還是沒有他的消息。」

司徒星指的當然是高浪。

唐雪婷沉默半晌，才說：「這件事，一定和尤天培有關係。」

電話又响起，雪婷拿起聽筒，立刻聽見那個男人的聲音：「唐小姐在嗎？」

「我就是。」

「高浪在我們手裏，妳想不想他恢復自由？」

「我要聽聽他的聲音。」

「嘿嘿，你很聰明，可是高浪現在不能開口說話了。」

「什麼意思？」唐雪婷瞳孔收縮。

「他太好動，而且口沒遮攔，爲了讓他可以安靜下來，我們爲他注射了痲醉藥，在四個小時之內，他絕對不可能清醒過來的。」

「閣下這些說話，也許全是胡謅出來的，高浪根本就不在你們手裏。」

「妳想得到證明，那太容易了，我們巳拍下高浪被囚禁的照片，而且巳派人把照片放入府上的信箱裏。」那人嘿嘿冷笑：「即映即有的照相機，的確爲人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這個電話，王貝兒早就用儀器把聲音放大，所以她和司徒星都可以很清楚聽見那人的說話。

王貝兒立刻像母豹般竄出屋外，而且很快就拈着一張照片回來。

果然是高浪的照片。

照片裏的高浪，有如一隻給人縛得十分牢固的螃蟹，嘴裏還塞着一塊白布，情形狼狽極了。

唐雪婷一看之下，不禁爲之眉頭緊鎖，但聲音却還是和平時般鎭定：「你們要什麼條件才肯放人！」

那人沉默了一會，才說：「把錦盒交回來。」

「錦盒？什麼錦盒？」

「別裝傻了，我們要的錦盒，給高浪用詭計騙走，此刻正落在妳的手裏！」

王貝兒訝然地望着表姊，想追問，却給司徒星用眼色阻止住。

唐雪婷心念電轉，她沒有再否認，只是冷冷的說：「區區一隻錦盒，值得閣下如此緊張嗎？」

「我怎會緊張？別忘記高浪還在我們手裏？」那人恫嚇地說。

「錦盒在我這裏的事，閣下似乎也是剛才方始知道的？」唐雪婷試探地說。

「妳少管，」那人的聲音聽來有點憤怒，但接着又沉着聲音說：「快把東西帶來，否則高浪這條小命就算是白白斷送在妳手裏！」

唐雪婷吸一口氣：「把東西帶到什麼地方。」

「白沙灣碼頭，」那人說：「我給妳三十分鐘。」

「不行，時間太短，就算馬上租用直升機也趕不及。」

「一小時怎樣？」

「好，一小時後我會來。」

那人立刻掛斷了電話。

王貝兒馬上追問：「表姊，那個什麼錦盒——」

「我沒有什麼錦盒，高浪什麼也沒有給我。」唐雪婷神情肅穆地說。

王貝兒一呆，半晌才說道：「那該怎辦？」

唐雪婷聳聳肩：「我不知道。」

王貝兒瞪大了眼：「但妳巳答應了歹徒前往白沙灣碼頭！」

「白沙灣碼頭之約，我當然還是要去的，但後果怎樣，着實難料。」

「我主張報警，」司徒星忽然開口：「高浪有此危難，我們決不可以稍有半點行差踏錯。」

王貝兒撇了撇嘴：「難道警方就永遠不會出錯了？」

「這當然不是的，就算是上帝，也會有偶然做錯事情的時候。」

「對了，上帝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該創造那些壞人。」

「壞人不是上帝創造的，只不過人類吃了禁果，所以逐漸變壞而巳。」唐雪婷說。

王貝兒「唷」的叫了起來，說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在說什麼上帝，禁果的。」

唐雪婷雖然在說話，但却不停地注視着高浪那張照片。

司徒星終於忍不住問：「有沒有新的發現？」

唐雪婷沉默了很久，忽然說：「事有蹊蹺。」

「妳指的是那一點？」

「他的嘴巴！」唐雪婷指着照片中的高浪，「他既巳給歹徒綑綁着，連嘴巴都用布塞住，又怎能夠口沒遮攔了？」

「對！」王貝兒跳了起來，「那個混蛋還說高浪太好動，所以才用痲醉藥對付他！」

唐雪婷冷冷一笑：「就算高浪是一隻猴子好了，給別人這樣緊縛着，除了眼珠子還可以隨意轉動之外，他還有什麼地方是可以活動自如的。」

王貝兒「哼」一聲，道：「果然事有蹺蹊……但眞相又是怎樣的？」

唐雪婷沉吟了片刻，作出如下分析：「高浪失踪了，芭莉小姐也離開了酒店，我懷疑他們曾經是在一起的。」

「妳懷疑他們一起給歹徒抓住了？」

「有這個可能，」唐雪婷說：「高浪巳和芭莉進展得很好，他倆現在巳經是朋友。」

若在平時，王貝兒一定會笑着問：「妳不吃醋嗎？」但如今形勢吃緊，多餘的說話還是少說爲妙。

唐雪婷又看着那張照片，良久才接着說：「這張照片，只能證明一件事，高浪曾經給歹徒制服過，但現在却不一定還是如此。」

「對！」王貝兒點點頭，「高浪的本領很大，他的鞋跟裏藏着不少古靈精怪的武器，就像是占士邦零零七一樣厲害！」

唐雪婷嘆了口氣，接着微微一笑：「別把高浪形容得那麼神通廣大，否則他以後的日子將會很不好過。」

王貝兒舌頭一伸，訕訕道：「貝兒知道了。」

唐雪婷沉吟一會，說：「高浪也許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到了一隻錦盒，而這錦盒之內，一定藏着某種極重要的事物，以致歹徒非要把它搶回來不可！」

王貝兒「唔」一聲：「不錯，他們說高浪用詭計騙走了一隻錦盒，但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唐雪婷嘆了口氣：「高浪不知用什麼方法，使歹徒相信錦盒巳落在我的手裏。」

王貝兒道：「會不會是歹徒方面弄錯了？」

唐雪婷苦笑着：「每個可能性都有，但眞相怎樣，我們却是無從知曉。」

王貝兒問道：「白沙灣之約，妳去不去？」

「當然要去，」唐雪婷咬了咬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王貝兒哈哈一笑：「好極了，這一次我可以欣賞欣賞表姊怎樣大顯身手。」

唐雪婷瞪了她一眼：「妳以爲這是拍電影？」

王貝兒笑了笑，說：「拍電影是假的，怎及得眞人眞事眞英雄這般精采？」

唐雪婷搖搖頭：「別妄想了，我不會讓妳去。」

王貝兒立刻鼓起了腮：「爲什麼又不讓我去？高浪的事，等於是表姊的事，而表姊的事，也等於是貝兒的事，這一次，就算妳把我縛在廚房，我爬着也要爬到白沙灣去！」

唐雪婷「哼」一聲，道：「好，我就把妳縛起來，看看妳怎樣爬到白沙灣！」

「婷婷！」司徒星皺了皺眉，「貝兒年紀也不輕了，本領也不比妳差到什麼地方去，妳就讓她磨練磨練罷。」

「師父！」唐雪婷還是不放心。

「包在我身上！」司徒星一拍胸口，「師父是不會看錯人的！」

「星叔叔萬歲！」王貝兒拍掌歡呼。

唐雪婷呆了一會，才嘆了口氣：「沒辦法，少數服從多數嘍！」

司徒星沉吟地道：「我留在這裏，要是高浪打電話回來，我會把一切告訴他知道。」

唐雪婷點點頭：「好，就這麼辦！」

「表姊，由我來駕車，」王貝兒一陣風似的衝出門外，「我的駕駛技術比妳好兩倍！」

唐雪婷搖搖頭，聳肩對司徒星說：「她開車比我快兩倍倒是眞的。」

× × ×

王貝兒開車雖然夠快，但遇上了塞車，就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但趕到白沙灣，還是用不着一個小時，大概三十五分鐘左右就到了。

天色巳晚，夕陽餘暉漸漸黯淡，碼頭上有幾個漁民，也有兩三個持竿垂釣者。

但那個打電話的男人，却不知道躲在那一個角落裏。

也許，那些漁民、垂釣者都是他的同黨，甚至其中一人就是他，亦絕非奇事。

王貝兒看看腕表，有點忍耐不住，對唐雪婷說：「那個可惡的混蛋什麼時候才敢現身？」

唐雪婷神態淡定，笑笑說：「妳開車太快，我們現在是早到了。」

「臭架子！」王貝兒哼一聲，「歹徒之所以成爲歹徒，就是因爲架子臭，手段臭，全身上下都臭！」

兩人在碼頭上徘徊了一會，王貝兒又拉拉唐雪婷的衣角，悄聲說：「那幾個老是撑着魚竿的傢伙，個個賊眉賊眼的，似乎不是什麼好人。」

唐雪婷眨眨眼，笑道：「這幾個人不時向妳這邊望過來，是不是？」

「正是！所以我懷疑。」

「不必懷疑了，他們眞正的釣魚者。」唐雪婷用肯定的語氣說。

「何以見得？」

「從他們的配備可以看得出來，最少

，那一桶活沙蝦，已足以證明這幾個人並非作狀之輩。」

「但他們爲甚麼老是望過這邊來。」

「那是因爲妳長得太漂亮了，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會向你行注目禮，要是他們連眼角也不瞧一下，反而值得懷疑。」

王貝兒想了一想，覺得這種分析很有道理，便說：「他們看表姊最多，因爲表姊比我更加好看。」

「傻妹頭！」

「聰明的表姊，嘻嘻。」

就在這時候，一艘快艇從大海那邊急衝而來。

「好漂亮的快艇，它綫條優美，馬力夠勁！」王貝兒讚嘆一聲。

快艇來得極快，轉眼間已停泊在碼頭旁邊。

快艇上有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男的體格魁梧，眼神凶厲，女的也肌肉結實，一望而知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貝兒，這下要小心了。」唐雪婷提醒王貝兒。

「怕的就不是王小姐！」貝兒神氣地說。

只見那個女的首先走上碼頭，她外披風衣，穿大襯衫，直條背心，本來應該既瀟洒又時髦的，但不知怎樣，這一些衣裳穿在她的身上，就給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感覺。

這女子向唐雪婷這邊走了過來，一開口就說：「東西帶來了沒有？」

唐雪婷盯住她：「妳是什麼人？」

「女警長。」

「女警長？妳是警務人員？」王貝兒冷冷一笑：「把證件亮出來瞧瞧！」

「我這位女警長只効忠於我們的首領，不必擁有任何證件的。」女子冷冷地盯着唐雪婷和王貝兒，「那東西呢？快拿出來！」

唐雪婷悠閒地一笑，說：「女警長，妳以爲我會愚笨到這個地步，把你們想得到的重要物事帶在身上？」

女警長臉色一變：「哼！妳敢戲弄我們？」

唐雪婷沉聲道：「我無意戲弄任何人，只想跟妳的首領公平地談判！」

女警長冷冷一笑：「要見我們的首領，妳還沒有這個資格。」

唐雪婷一副漫不在乎的表情，居然掏出一把細小的指甲鉗在修理指甲：「資格是由誰規劃出來的？是妳？還是雷意？」

女警長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唐小姐，我現在向妳提出最嚴重的警告——」

「不必了，是否我若不把東西交出來，高浪立刻就會性命不保？」

「妳知道就好了。」

「但是，我却也知道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

「唐小姐，我實在不明白，到了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事情會令你感到很有趣？」

唐雪婷悠然一笑，道：「妳一直把高浪作爲人質，但怎麼剛才我居然會看見了他呢？」

「什麼？妳看見了高浪？」女警長面色倏變：「胡說，他現在正給咱們綑綁得紮紮實實！」

唐雪婷哈哈一笑：「我若是胡說八道，妳何必這樣緊張？」

「高浪神通廣大，他要逃離賊巢，那是易如反掌的事，」王貝兒已猜到了表姊的心意，所以也幫着腔說：「高浪本來要跟着我們，是表姊把他趕跑的。」

女警長瞪着眼：「不管妳們是否見到了高浪，快把東西交出來再說。」

唐雪婷搖搖頭：「在沒有見到首領之前，我決不會說出錦盒的下落。」

女警長的臉色變了又變，終於說：「妳們等一等，我們要跟總部聯絡。」

她匆匆跳回快艇上，跟那個開快艇的傢伙說了一大堆說話，然後就用無綫電跟她的「總部」聯絡。

王貝兒冷冷一笑，對唐雪婷說：「這個女人，一看見就想揍她一頓！」

唐雪婷皺皺眉：「妳何不去參加女子摔角比賽？」

王貝兒「哈」一聲：「我才不幹，那種比賽和鬥牛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女子的身段，最少比牛好看一點。」

「才只是好看一點？嘿嘿，其糟糕之處，眞是不難想像。」

這時候，女警長向她倆揮揮手，叫了一聲：「來罷！」

王貝兒望了唐雪婷一眼，說：「我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坐過快艇了。」

唐雪婷聳聳肩，道：「尤其是在晚上坐快艇，更是機會不多，今晚正好浪漫一番了。」

「有那個女人在，只有恐怖的份兒。」王貝兒咕噥着，和唐雪婷相繼跳上了快艇。

開快艇的男人大概三十來歲，强壯得像一條野牛。

但他把快艇駛離碼頭大概半哩之後，唐雪婷就用「手刀」把他擊暈過去，接着把快艇停了下來。

女警長又驚又怒，她雖然知道唐雪婷這個女孩子並不簡單，但却還是想不到，那個强壯如野牛的大漢，居然承受不了唐雪婷一掌。

即使是王貝兒，她也想不到表姊會突然發難。

但對王貝兒來說，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她這次跟着表姊赴會，本來就希望有一次多姿多采的難忘經歷。

有時候，她看來很文靜，但實際上却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表姊一動手，她豈甘寂寞，也向女警長發難。

但女警長出手更快，王貝兒正要揮拳，一支黑漆的手槍巳指着她的眉心。

「別動！」女警長大喝。

王貝兒胆子再大，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就只好乖乖聽話，不敢再輕擧妄動。

但也就在這一瞬間，唐雪婷巳閃電般出手，左掌如刀般向女警長右肩砸下。

女警長急閃，那知唐雪婷這一掌只是虛晃的，眞正的殺着在右膝。

她右膝一撞，撞在女警長的小腹上，女警長慘叫一聲，唐雪婷向王貝兒說：「用這條繩子綁住她。」

快艇上有繩子，而且粗幼適中，用來

綁人是最妥當不過的。

「妳們想要怎樣？」女警長氣呼呼的說。

唐雪婷淡淡一笑：「放心，我們都是女人，妳最少不必害怕會被强姦。」

王貝兒眨眨眼，笑道：「世間上有些女人是喜歡給人强姦的，對於正常的郎情妾意，反而感到沒有多大的興趣。」

「胡說，我不是那種賤女人！」女警長怒吼不已。

「我知道妳不賤，但却不知道妳的眞正名字，什麼女警長，簡直是個笑話。」

「我……我姓郭，郭珍怡。」

「郭珍怡？嘿嘿，這名字不錯，大概是妳臨時杜撰出來的罷？」

「不，我眞的叫郭珍怡，妳不相信，可以看看我的身份證。」

「唔，不必了，就當妳叫郭珍怡好了，妳是那一路上的人？」唐雪婷問。

「我不能說，妳可以自己猜猜。」

「海王帮是不是？」

郭珍怡不置可否。

唐雪婷也不着急，只是淡淡一笑，說道：「妳可以拒絕和我們合作，但是妳若給送到警方那裏去，情況只怕就不怎麼好了。」

郭珍怡叫道：「我又沒犯罪，爲什麼要把我送到警局？」

「妳有沒有犯罪，我並不怎麼清楚，倒是我們出手傷人，又把妳綑綁起來，一旦鬧上警局，有罪的只怕是我們兩個哩。」唐雪婷微笑着說。

郭珍怡深深的吸一口氣，道：「妳想怎樣？」

唐雪婷道：「我巳說過，想和妳的首領談談。」

郭珍怡說道：「我們現在本來就是要帶妳們去見首領的，想不到妳居然還要動粗！」

唐雪婷道：「很抱歉，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太斯文的人。」

「我現在知道了，但却未免太遲了一點。」

「你的首領是不是雷意？」

郭珍怡沉默了好一會，才說：「既然妳什麼都巳知道，何必還要問我？」

唐雪婷淡淡道：「人就是這樣的，所以才會有明知故問這一句說話。」

郭珍怡閉上了嘴巴，不再說話。

唐雪婷仰望天色，說：「今夜有月色，在這樣的環境下來一個海上暢遊，倒不失是一件詩情畫意的事。」

王貝兒在郭珍怡的臉上捏了一下：「雷意在那裏？」

唐雪婷立刻拉開貝兒的手，叱道：「對待俘虜也得斯文一點。」

郭珍怡惡狠狠的瞪了王貝兒一眼，半响才對唐雪婷說：「我們的遊艇停泊在附近的一個海灣，首領就在遊艇上。」

王貝兒冷冷道：「有沒有撒謊？」

郭珍怡「哼！」一聲：「妳可以不相信！」

唐雪婷沉吟半响，對王貝兒說：「由妳來駕駛快艇，但速度減半，別把快艇擱在礁石上。」

「遵命！」王貝兒嘻嘻一笑，馬上掌舵向附近的海灣出發。

在黑夜中駕駛快艇，的確是一件刺激的事，王貝兒雖然把速度減慢了少許，但艇首還是向上高高昂起的，兩旁水花高高飛濺，使人連呼吸都不怎麼暢順。

不到五分鐘，快艇巳駛到一個海灣裏，只見一艘最少超過二百呎的豪華遊艇，正靜悄悄地停泊在海灣北方。

遊艇上燈光並不明亮，甲板上有幾個人站立着。

「快艇在遊艇側邊停下，唐雪婷朗聲說道：「我要見你們的首領！」

甲板上的人冷喝一聲道：「妳是什麼人？」

「你們首領想見的人。」

「唐雪婷？」

「不錯。」

「歡迎！歡迎！」那人乾笑一聲，「首領在艙內，他巳等得很着急了。」

唐雪婷冷冷道：「叫他出來。」

那人道：「是妳要見我們首領的，所以應該由妳到艙內見他才對。」

「不，」唐雪婷搖搖頭，「在這裏和他會面，會比較公平一些。」

那人嘿嘿一笑：「是公平一些？還是安全一些？」

「隨便你們怎樣想都沒關係。」

「但我們的首領認爲，這是一件很機密的事情，所以應該在清靜一點的地方談。」

「對不起，我沒有這個興趣。」

「但假如爲了另一個人的性命，妳是否願意冒一冒險？」

「朋友，別把全世界的人都當作傻瓜，高浪早巳逃脫了，對不？」

那人似是一怔，但接着却哈哈一笑，道：「我說的這個人，並不是高浪。」

唐雪婷暗暗鬆了一口氣，對方這樣說，顯見事情果然一如自己所推測，高浪雖然曾經被擄，但現在巳經脫險了。

她冷冷的看着那個人，半响才說道：「除了高浪之外，你們還非法禁錮着什麼人？」

那人沒出聲。不久，甲板上又出現了三個人。

居中一人，神情憔悴，但却還可以看得出，他本該是個很英俊的男人。

「呂力！」王貝兒忽然失聲地叫了起來！

× × ×

王貝兒從來沒有見過呂力本人，但却在報章上見過他的照片。

王貝兒眼角很高，審美眼光是一流的，連她那樣的人，都認爲呂力是個新時代的美男子。

呂力失踪，一直都是個謎，現在，這個謎的答案開始出現了。

最少，現在可以證實，呂力仍然活着，他並沒有死掉！

但他爲什麼會給歹徒囚禁着？

若從最表面的看法加以推測，答案就是：綁票！

但這若眞是一件綁票案，爲什麼隔了這許多天還沒有人提出勒索？

既不是勒索，爲什麼呂力會給人禁錮起來？

這時候，呂力給兩個彪型大漢挾持着，神情顯得又憔悴又疲倦。

唐雪婷也認得這個憔悴而又疲倦的男人，的確就是呂力。

把呂力找回來，是呂翼齡最大的心願，呂翼齡既然求助於司徒星，那麼唐雪婷自然非要全力以赴不可的。

呂力終於出現了，但他的處境實在不怎麼妙。

即使是唐雪婷和王貝兒的處境，也不見得很好。

呂力只是給押上來亮一亮相；接着又給歹徒押了回去。

「唐小姐，妳考慮清楚了沒有？」甲板上那人又在催促。

唐雪婷吸了口氣，終於點點頭：「好，我上遊艇。」

「我呢？」王貝兒急叫：「我也要上去。」

「不，妳留在這艘快艇。」唐雪婷說：「妳還要照顧這位女警長，別讓她埋怨咱們服侍不週。」說完，身輕似燕地跳上了遊艇。

× × ×

遊艇豪華、嶄新、漂亮、設備也是最先進的。

那人帶着唐雪婷入艙內。

艙內，燈光柔和，佈置華麗，很夠氣派。

一個穿着紫絨西裝的男人，背對着唐雪婷而坐。

唐雪婷心中一動，這背影，她是曾經見過的。

「尤天培！」她忽然冷笑。

這男人慢慢地轉過了身子，然後長長地嘆了口氣：「我們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再見，眞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唐雪婷說：「許多令人感到遺憾的事，往往都是在很久之前就開始鑄造的。」

「例如我的過去？我的出身？」

「一個人出身怎樣，那是並不太重要的，最重要是他的所作所爲究竟怎樣。」

「妳錯了，一個人的出身，往往可以決定他的一生，甚至是兒孫三代的命運，」尤天培冷冷的說：「像呂力那樣的人，一生下來就已註定有億萬家財等待着他，所以，他永遠毋須爲了金錢而煩惱，更加不必爲了金錢而去拚命。」

「你呢？你又怎樣？」

「我是個怎樣的人，妳大概早就已經知道了。」

「你怎曉得？」唐雪婷望住他，「在不久之前，你還不是把我當作純情少女看待嗎？」

「妳現在還是個很純情的女孩子，可惜却太理智了，理智得要協助警方，消滅我這種壞蛋！」

「你還沒有說你的出身是怎樣的。」

「其實我的出身也不算太差，雖然遠遠比不上呂力這些公子哥兒，但也不愁吃，不愁穿，年紀輕輕就開平治汽車，一場麻將上落三幾萬元，是十分平常的事。」

「你是賭桌上的高手，當然只贏不輸了？」

「贏多輸少，倒是眞的。」

「老千！」

「老千！不錯，我的底細，妳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尤天培苦笑了一下，「我眞是個傻子，最初，我居然對妳存着某些幻想，嘿嘿……現在回想起來，眞是太傻！太傻了！」

「你在幻想些什麼？」

「我在幻想，我們會進展得很快，而且還會有很美滿的結果。」

「你沒有想到高浪嗎？」

「當然有，我第一次看見妳的時候，就已經對他產生了嫉妒，」尤天培嘆了一口氣，才接道：「其實，我這種嫉妒簡直是多餘的。」

「多餘？什麼意思？」

「我根本連嫉妒的資格也沒有，我只是一個騙子，一個老千！」

「你似乎不像個自卑的人。」

「在別的事情上，我充滿信心，但在情場上，我屢次扮演失意的人。」

「你雖然是個壞蛋，但風采迷人，手段也很漂亮，怎會在情場上屢戰屢敗？」

「喜歡我的女孩子雖然不少，但每當遇上自己喜愛的對象，最後總是鎩羽而歸，只贏得滿身傷痕。」尤天培苦笑着說。

「一時的失敗，並不等於永遠都會失敗，」唐雪婷安慰他，「只要你肯努力，只要肯下定決心，眞正的成功始終會降臨的。」

「妳要我改邪歸正，做一個正正當當的正人君子？」

「不錯，浪子回頭金不換。」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自己若决定退出，誰能阻攔得住呢？」

「也許沒有人能阻攔得住，」尤天培忽然怪笑了一下：「可是，我爲什麼要做這種傻事？」

「傻事？改邪歸正是傻事？你弄錯了，這是好事，無論對別人，對自己，都是難得的好事！」唐雪婷揮動着雙手說。

「太遲了，」尤天培搖頭不迭，「到了我這個年紀，到了我這個地位，已不容許退後，只可以繼續向前。」

「明知道這是一條死路，你也得繼續向前？」

「那不一定是死路，它也許可以帶來人生中最燦爛的光采。」

「不，這是一條黑暗之路，它只會通往死亡關，絕不會令你的生命有任何光采的。」

「你太武斷了，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嗎？」

「活得好不好，只有你心底處才會明白，就以袁波比輸錢的事情來說，你心裏好過不好過？」唐雪婷向他提出盤問。

尤天培聳聳肩：「那一場賭局，我也是個輸家，只是沒有袁波比輸得那麼慘而已。」

唐雪婷嘆了口氣，望着尤天培說：「別把我當作傻瓜了，妳和何某的技倆，只可以騙倒波比，却騙不到我這個冷眼旁觀者。」

「妳懷疑何錦利是個老千？」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何錦利是兩間大紗廠的總經理。」

「我知道，」唐雪婷冷冷一笑，「但

我更知道，這位何總經理在幾個月前，在股票市塲虧蝕了兩千多萬。而且，那不是他自己的錢，他是虧空公司的錢來炒股票的。」

尤天培不禁訝異和望着唐雪婷。

過了半晌，他才淡淡一笑：「你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

唐雪婷道：「要調查何錦利那樣的人，只須撥幾個電話問問朋友，便可以知道得八八九九。」

「妳的朋友們倒不簡單。」

「你若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最不簡單的一個。」唐雪婷盯着尤天培的臉說。

尤天培默然半晌，忽然問：「妳可知道，何錦利爲什麼要和我合作？」

唐雪婷道：「當然是爲了錢。」

尤天培道：「不錯，答案就是這樣簡單，人生在世，又有誰能脫離金錢？」

「君子取財，以其道也。」

「所以，君子也就是傻子。」

「縱使是盜，盜亦有道。」

「我就是這種盜，」尤天培淡然說：「最少，我從不在苦哈哈身上騙取一毛錢，像袁波比那樣的二世祖，騙他一些金錢，無論對誰來說，都是無傷大雅的。」

唐雪婷冷冷一笑：「波比雖然有錢，而且是藉父餘蔭，但他是個正當商人，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嚴重的害人勾當。」

「別再提他好不好，對我來說，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確然微不足道，却不知道尤先生心中，還有什麼更重大的計劃？」

「妳全不知情，會比知道一切有福得多。」

「福有攸歸，做人但求心安理得而巳！只要問心無愧，再危險的漩渦我也不怕！」唐雪婷昂首說。

「妳若是個男孩子，我也許會讚一聲『有種』，但纖纖弱質凡事强要出頭，却是未免太過不智！」尤天培的語氣，充滿了嘲諷的味道。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只怕尤先生你太聰明了。」唐雪婷也在揶揄他。

尤天培嘆了口氣，說：「我們停止冷戰好不好？」

「冷戰？我不認爲我們正在冷戰，」唐雪婷冷冷道：「我們已處於激烈拚搏的階段。」

「不是這樣嚴重罷？」

「尤天培，別再自欺欺人了，還是那句老話，回頭是岸，不要繼續泥足深陷下去！」

「妳想我怎樣？」

「把呂力釋放，退出海王帮！」

「那豈不是等於要我做個叛徒嗎？」

「做魔鬼的叛徒，就是奔向正義，走向光明。」

「只怕奔向正義之後，我這條命很快就會結束了。」尤天培嘆了口氣，「唐小姐，妳還是把錦盒交出來罷，免得我左右做人難。」

唐雪婷冷冷一笑：「那錦盒是很重要嗎？」

尤天培道：「對一般人來說，那錦盒是沒有什麼價值可言的，但對我們的研究工作人員來說，却眞的十分重要。」

「研究工作人員，」唐雪婷一楞：「你們在研究些什麼東西？」

「一種可以令人長生不老的秘方。」

「現代的長生不老術？」唐雪婷忍不住冷笑。

「妳以爲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我只知道，最少在幾千年前，人類已爲了長生不老這件事而努力，而且也出現了無數騙局，其中一個騙局，連秦始王那樣的暴君也爲之上當。」

「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藥，只是爲了要永遠保持帝位，但是，我們這一次尋求長生不老之法，却是爲了全人類的幸福着想。」

唐雪婷道：「那錦盒之內，藏有長生不老之法嗎？」

尤天培道：「正是！」

唐雪婷道：「但我實在無法相信，這種夢想是可以變成事實的。」

尤天培道：「人類無數發明，在它還沒有成功之前，都是幻想幻想而巳。」

唐雪婷道：「高浪從那裏得到這個錦盒？」

尤天培道：「芭莉那裏。」

唐雪婷道：「莉芭，一個沒落貴族的小姐！」

「她父親既是沒落貴族的伯爵，也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那錦盒內所記載的秘密方程式，就是這位伯爵科學家研究出來的。」

「所以，你儘量接近芭莉，目的就是想得到這份方程式？」

「不錯，但妳對我的吸引力，實在比那錦盒內所記載的方程式還更巨大。」

「於是，高浪就乘虛而入，和芭莉小姐接近了。」

「這是你們的計劃，對不？」

「我承認，我們的確想對付你，但芭莉那方面的事我所知不多。」

「高浪沒有把他所知的一切向妳報告嗎？」

「報告？這字眼眞有趣，」唐雪婷眨眨眼：「我又不是高浪的上司，他爲什麼要向我作出報告？」

尤天培問道：「妳和高浪的感情怎麼樣？」

「不太壞，也不是太好，」唐雪婷聳了聳肩，坦然說：「我們距離談婚論嫁的時候還很遠。」

「他並不適合妳。」

「你說的也許很對，但我現在不想談論這些問題。」

「妳想談論些什麼？」

「呂力，還有丁紫珊！」

尤天培這下眞的呆住了。

「你連丁紫珊這個人都曉得！」他呆住了很久才迸出這句話。

「丁紫珊怎樣了？」

「妳想知道她的下落？」

「想，很想。」

「她給帮主囚禁着。」

「囚禁在這遊艇內？」

「當然不是，呂力本來也不是被囚禁在這裏的。」

「可否帶我去見見她？」

「這很容易，但錦盒呢？」

「慢慢再談，你最好別用這種態度逼我。」唐雪婷冷冷一笑。

「唐小姐，我們的談判，已進行得夠慢了，再拖下去，對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尤天培忿然地說。

「你的手段太精細了，我這樣做只不過是適當地保護自己。」

「噢，我的天！妳一直把我當作奸險小人？」

「對不起，我的確這樣想，這也是適當保護自己的合理態度。」

「妳的花樣太多了，無論是誰成爲妳的丈夫，都得頭疼。」

「你錯了，無論是誰，只要他能夠成爲我的丈夫，我都一定不會讓他感到頭疼的。」

尤天培一笑，問道：「我有沒有這個機會？」

唐雪婷反問：「你說的是那一種機會？是有機會做我丈夫？還是有機會給我弄得萬分頭疼？」

「不必說出答案，」尤天培嘆一口氣，緩緩道：「說句老實話，我已給妳逼得走投無路了。」

「這麼嚴重？」

「現在，我只有一個辦法，才可以維持着我現在的地位。」

「是把我擒下，然後交給雷意，對不對？」

「不錯，正是這樣！」

「爲什麼還不動手？」

唐雪婷這句話還沒有完，尤天培手裏已亮出了一柄銀光閃閃的手槍。

手槍很精緻，比「掌心雷」一類型的手槍略大少許，看來有點像是玩具。

但唐雪婷肯定那不是玩具，而是一柄殺傷力異常强大的犀利武器。

但就在尤天培亮出手槍後不久，只聽見「颯」一聲响，一支鋼針不知道從何處射來，一針就射中了尤天培的右腕。

尤天培震驚極了，他實在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事情，會在這一瞬間發生。

連唐雪婷也感到很訝異。

尤天培面上的表情，很快就硬化了，他的眼神在半秒鐘之內變得完全呆滯。

他很快就昏迷過去。

那是一支藥性强烈的痲醉針！

唐雪婷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一個高大英俊的男人。

「高浪！」唐雪婷忍不住低聲歡呼：「你怎會在這裏的？」

只見高浪穿着一套黑色的潛水衣，臉色有點蒼白，但卻精神奕奕，神情更是有如出柙猛虎。

「別問，貝兒正在甲板上打架！」高浪一面說，一面又向艙外急衝出去。

唐雪婷一聽，知道形勢緊張，非要出去帮貝兒一把不可。

× × ×

除了尤天培之外，遊艇上還有六個歹徒。

這六個歹徒，兩個有槍，一個擅放飛刀，其餘的都有利刄在身。

王貝兒本來一直都在快艇上，但忽然間，她看見遊艇右舷海面上，忽然悄悄的露出了一張臉。

雖然光綫很微弱，但王貝兒還是看出，這人正是高浪。

她驚詫極了，也興奮極了。

若在平時，她早已揮手向他歡呼，但在這種形勢下，她却只能若無其事地，就當作沒有看見這個人。

甲板上有三個歹徒，正向王貝兒虎視眈眈。

高浪自然也知道大家都身在險境，決不能輕舉妄動，大呼小叫。

於是，他在水面上，用手語向王貝兒說話。

王貝兒若不懂得手語，那麼高浪就會無所施其技，但他知道，王貝兒對於手語是曾經下過一番苦功的。

高浪用手話說：「我進入艙內協助妳表姊，妳在這裏見機行事好了。」

王貝兒也暗中用手語答覆，表示已明白。

高浪從那裏泅泳過來，王貝兒是不知道的，但是她看見，高浪是配備着氧氣筒的。

在這海灣隔隣，還是海灣。

王貝兒並不愚蠢，想了一想，便明白高浪一定是從另一個海灣悄悄游過來的。

「英勇極了！」王貝兒暗暗喝采。

她看見高浪把氧氣筒丟掉，然後身如靈猴般爬上了遊艇。

她知道，高浪一定會採取行動，說不定一登上遊艇，就會和歹徒火併起來。

王貝兒一點也不害怕，却有點担心自己能否和高浪的行動互相配合。

當高浪潛到艙門之際，她再也忍耐不住，人如燕子般飛掠上遊艇，和甲板上的三個歹徒展開了激烈的拚搏。

那三個歹徒怎樣也想不到，王貝兒居然敢以寡敵衆，衝殺上遊艇向他們展開襲擊。

正因爲三個歹徒意想不到，王貝兒很輕易就撂倒了其中一人。

但另外兩人已抖擻精神，全力對付王貝兒。

王貝兒練過空手道，也練過國術，功夫根基十分紮實，那兩個歹徒以爲近身肉搏，單憑身型就已可大佔便宜，豈知王貝兒遠可手脚並攻，近身更能短打尅敵，不到三幾個回合，又有一個歹徒給打得鼻血長流，悶哼倒下。

王貝兒兩度得手，芳心竊喜，心想餘下一人，要打發他也不是什麼難事。

但忽然間背後「呼」一聲，一柄漆黑斧頭怒劈而至。

王貝兒急閃，也幸虧閃躲得快，否則給這一斧擊中，必然非死即重傷。

只見一個獨臂大漢，手持利斧狂攻過來，王貝兒左閃右避，差點給大漢逼得跳進海裏。

其實，要避開這獨臂大漢的利斧，跳進海裏也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但王貝兒却不甘心，而且現在最重要的，並不是個人的安危問題。

她咬了咬牙，決定要和這惡漢週旋到底。

獨臂大漢見貝兒給自己逼得異常狼狽，不禁發出得意的獰笑，他揮斧更急，全

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

但就在他攻勢最兇悍之際，頸際大脈忽然一陣劇痛，接着就軟綿綿地倒在甲板上。

是高浪來了，他一掌就把這惡漢擊倒，王貝兒不禁興奮得叫了起來。

前後不到五分鐘，這艘遊艇已落入高浪、唐雪婷和王貝兒掌握之中。

高浪和唐雪婷商量了一會，決定把所有歹徒用繩索綑綁起來。

「呂力！我們差點忘記了呂力！」唐雪婷忽然叫嚷。

「對，呂力就在這艘遊艇內。」王貝兒對高浪說。

高浪立刻到處搜索，終於在雜物房裏找到了呂力。

呂力詫異地看着他，問道：「你是什麼人？」

高浪微笑地回答：「救你的人。」

呂力目光閃動：「哦？你很喜歡救人嗎？」

「當然，」高浪引述一個醫生的名言：「救人是責任、是工作、也是娛樂。」

「好極了，我們正需要遇上一個你這樣的人。」

「你們？這裏除了閣下之外，還有誰被禁錮着？」

「這裏沒有，但在水晶裏有。」

「水晶裏的人？」高浪怔住。

「對不起，我說得太簡化了，應該說是水晶島裏有人被困！」

「水晶島？它在什麼地方？」

「有地圖嗎？」

「駕駛室裏有，什麼事？」

「只要有地圖，我就可以找到水晶島的位置。」

「水晶島？這名字我好像從來沒聽說過。」高浪帶着呂力到駕駛室。

呂力說：「水晶島其實只是一個本來沒有名字的小荒島，只有海王帮的人才知道它的名字。」

高浪立刻明白過來：「這名字大概是雷意的傑作罷？」

「不錯，水晶島這個名字，是雷意弄出來的。」呂力更奇怪地望着高浪，「你是不是警方人員？又抑或是國際刑警？」

高浪搖搖頭。

「那麼，你一定是一個出色的私家偵探。」

「都不是，我只是一個喜歡過着多姿多采生活的混蛋。」

「混蛋？」呂力不由一陣啞然失笑，「你怎可以這樣侮辱自己？」

高浪聳聳肩微笑道：「就算我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君子，甚至是聖人，但在海王帮帮衆的眼裏，我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混蛋！」

「混蛋，我們現在應該怎辦？」忽然是一把銀鈴般動聽的聲音响起。

呂力怔住，問高浪：「她是誰？」

「混蛋的女朋友。」高浪淡淡一笑，目光調皮地望着唐雪婷。

× × ×

遊艇全速向東北前進，海浪並不大，月色越來越明亮，把大海染成一片銀輝之色。

大概三小時後，遊艇來到了一座小島的南方。

「這就是水晶島，在半年前，這裏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有。」呂力沉聲說。

「現在呢？」唐雪婷對這小島似乎有很大的興趣。

「雷意的秘密基地。」

「看來不怎麼像。」

「基地在地底下，在島上是看不出什麼瞄頭來的。」

在這三小時的航程裏，呂力把自己失踪的來龍去脈說出了一個大概。——

呂力是富家子弟，不但父親家財億萬，母親那方面的財富也是十分驚人。

呂力的母親，在年輕時曾與雷意有過一段浪漫史，那時候，雷意是個年輕有爲的律師，當時，兩人已發展到要談婚論嫁的地步。但就在這時候，另一個男士也正在向呂力的母親全力展開追求，結果，雷意功敗垂成，在情場上吃了一場慘痛的敗仗。

呂力的母親結婚了，但新郎不是雷意，而是呂力的爸爸。

從表面上看來，呂力的母親似乎是水性楊花，見一個愛一個，且有人說她貪圖富貴，所以拋棄了雷意，而嫁給這個姓呂的大商家。

但眞相却是，當年呂力的母親和雷意決絕，是因爲她發覺雷意雖然是個執業律師，但却居然知法犯法，暗中販賣毒品，荼毒世人。

除此之外，雷意爲了要成爲黑道上的大毒梟，甚至不惜勾結一個年紀比他最少大十歲的女毒販，兩人除了合作販毒之外，還有男女間不可告人之秘密。

呂力的母親查悉了這一切之後，對雷

意深痛惡絕，憤而選擇了呂家作爲歸宿。

呂力十歲那一年，雷意已獨當一面，成爲海王帮帮主，他痛恨呂力之父奪走他心中戀人，誓言要向呂力之父報復，但在一次暗殺陰謀中，遇害的却不是呂力之父，而是呂力的母親。

一般人都以爲她死於交通失事，只有呂力之父明白，那是海王帮所爲。

呂力之父立刻委托黑道上有力人士，與雷意展開談判，談判結果，雙方皆願大事化小，而雷意必須保證以後不再施展陰謀手段對付呂家。

六年後，呂力的爸爸去逝了，他死於腦出血。

呂力承受了大筆遺產，但他一直都不知道母親之死，並非意外，而是死於一樁出了錯誤的謀殺，倘若那一樁謀殺案沒有出錯，那麼死的就不是呂力的母親，而是他的爸爸。

一直到了兩年前，呂力才找到了他父親遺下來的一本日記，日記上記載了當年的一幕慘劇，也揭露了事實的眞相。

呂力驚怒極了，決定要爲母親報仇。

他有億萬家財，只要肯花錢，什麼消息也可以打探得着。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他對海王帮的一切越來越瞭解，但要爲母親報仇，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久，他在追查海王帮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女孩子，這女孩子就是丁紫珊。

初時，呂力對丁紫珊的背景，並不怎樣清楚，他只知道，這個女孩子和海王帮之間，似是有着某種關係，但眞相如何，却是不甚了了。

呂力在一般人的眼裏，是個典型的二世祖，花花公子，圍繞在他身邊的女孩子，不計其數。但呂力眞正喜歡的，却是丁紫珊。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何以會對一個身份如此神秘，甚至連態度都是如此曖昧的女孩子深深着迷。

丁紫珊也漸漸愛上呂力了，但當她發覺自己已墮入情網之際，立刻便要「揮慧劍、斬情絲」。不再和呂力來往。

但呂力不肯放棄，用盡千方百計，一定要和丁紫珊在一起，而且還向她求婚，可是立刻被拒絕了。

呂力苦苦追纏，丁紫珊才把她的一番悲慘遭遇說出，好讓呂力死了這條心。原來丁紫珊自幼父母雙亡，爲大盜雷意所收養，其後，丁紫珊拜雷意爲師，成爲海王帮的一位香主。

但雷意人面獸心，在丁紫珊二十歲那一年，就把她姦汚了。

丁紫珊極痛恨雷意，但她要報復，所以一直沒脫離海王帮。也正爲了這件事，她自形慚穢，認爲自己實在配不上呂力。

但呂力並不介意，他說：「那不是妳的錯，但妳若不理睬我，把我像是垃圾一般拋棄掉，我是會死的！而且還會死得很痛苦很痛苦！」

丁紫珊哭在他懷裏，說：「我不是處女，你會憎厭我的。」呂力反駁：「我也不是個處男，爲什麼妳們這些女人反而要爲自己製造不公平的條約？」

呂力還是要向丁紫珊求婚，丁紫珊考慮了很久，才對他說：「我們若要在一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除掉雷意！」呂力立刻就贊成了。

兩人都是血氣方剛，性子都相當衝動，爲了要復仇，居然眞的約定乘坐快艇潛入水晶島，進行暗殺雷意的計劃，結果自然是失敗了，兩人都給雷意囚禁起來。

呂力一直被禁錮在水晶島裏，但在十幾小時之前，却被押到遊艇之上，呂力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高浪聽到這裏，微微一笑，說：「太簡單了，水晶島這個基地，顯然再也不能長久保持下去，雷意是想撤退，放棄水晶島。」

呂力皺眉道：「我担心紫珊。」

高浪道：「現在要担心也担心不來，還是見一步走一步好了。」

×　×　×

高浪的分析，一點也沒有錯。

雷意的確要放棄水晶島，逃亡到另一個國家去。

當遊艇逐漸接近水晶島之際，水晶島忽然發生了一陣激烈的爆炸。

爆炸聲是從地底傳出來的。

「雷意眞的跑掉了，他炸毀了基地，不知道紫珊怎樣啦。」呂力焦急地說。

高浪安慰他：「別担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吉人自有天相。」

就在這時，王貝兒高叫：「那邊有兩艘遊艇正在追逐，而且好像還有人在開火呢……」

「不錯，」高浪點點頭，道：「我們全力追前看個究竟，有沒有人反對？」

王貝兒馬上大聲回答：「百分之一百通過，誰敢反對一脚踢他下海！」

高浪哈哈大笑，遊艇全力追前，但由於距離相當遙遠，能否追趕得到，實在大有疑問。

「除非這兩艘遊艇減慢速度，否則大家都可能會追到太平洋去。」高浪說。

「別說是太平洋，追到南冰洋去也不要緊。」王貝兒比手劃脚地說。

唐雪婷忽然笑了笑，說：「別緊張，兩艘遊艇現在不是開始減慢了速度嗎？」

王貝兒接着說：「不是減速，而是都停駛下來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　×

十五分鐘後，三艘遊艇幾乎是並排在一起的。

前面那兩艘遊艇，先前被追趕的，正是海王帮的遊艇，大盜雷意就在艙內。

他俯首就擒了。

原來追趕雷意的乃是一羣國際刑警。

負責這一次行動的，是國際刑警總部派來的「鐵鬍子」史密夫。

史密夫一看見高浪，立刻就高興地跑了過來，和他熱烈地握手。

「米高，這一次全靠你的帮忙，我們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什麼說話了，我們是好朋友嘛！」

高浪笑笑說：「雷意呢？」

「他搗毀小島，帶着十幾個親信手下逃亡，但却逃不過我們這一關。」

「史密夫，你眞棒！」高浪姆指一豎，接着問道：「雷意是否囚禁着一個女孩子？」

史密夫點點頭：「不錯，她叫丁紫珊，怎麼，你認識丁小姐？」

高浪搖搖頭：「我不認識丁小姐，但她是呂力先生的好朋友。」

「呂力的好朋友？」史密夫「喔」一聲，說：「呂力失踪了很久，他現在沒事罷？」

「他很好，你瞧，呂力先生正和一位漂亮的小姐走過來了，她是否就是丁小姐呢？」

「對了，和他在一起的就是丁紫珊，」史密夫皺皺眉，「事情太複雜了，一時間實在很難可以弄得清清楚楚。」

「別忙，時間還多着哩。」

「不錯，我們這邊有熱咖啡，你要不要一杯？」

「不，暫時不想喝東西，你現在很忙，做妥正經事再跟你談好了。」高浪說。

忽然聽見王貝兒在海王帮的那艘遊艇上冷笑：「你就是雷意？」

一個年約五旬開外，滿臉精悍之色的中年人狠狠地瞪着王貝兒，神情就像是想吃人的豹子。

他就是雷意，無惡不作的雷意。

他失敗了，海王帮也完了。

×　×　×

海風吹亂了唐雪婷的秀髮，但她的精神很好，心境也很開朗。

遊艇已回航，月色更皎潔。

高浪陪着她，忽然說：「今晚天氣很好。」

唐雪婷瞟了他一眼，半晌才笑笑說：「這句說話，是最劣拙的開場白。」

「用劣拙的開場白來形用最迷人的夜色，算不算是罪過？」

「當然不算，最少，無論你怎樣形容此刻的夜色，都是不會傷害到別人的。」

「雷意又怎樣？」

「他是罪有應得，據史密夫說，他所犯的罪行，加起來最少可以判罰坐牢五六百年以上。」

「尤天培呢？」高浪問。

「他年紀雖輕，但也已滿身罪孽，史密夫說，雷警司那邊已掌握到證據，證明刀疤超被殺滅口，主兇就是尤天培。」唐雪婷說。

「刀疤超雖然是尤天培的師兄，但在海王帮裏的地位，却很低微。」

「據說，雷意一直都不喜歡這個大弟子。」

「洪勝超倔强粗獷，自是遠遠不如尤天培那樣討人歡喜。」

「刀疤超找呂翼齡，本來是想撈回一點油水，豈料却惹來殺身之禍。」唐雪婷嘆着氣說。

「人爲財死，自古皆然。」

「但呂力呢？他差點死在海王帮手下，那又是爲了什麼？爲了報仇？還是爲了要讓自己經歷一次難忘的教訓？」

「所以說，人類是最難可以理解的動物。」

「你更是最難理解的一個。」

「我？」高浪皺了皺眉，「我有什麼地方不妥當了？」

「你和芭莉小姐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唐雪婷忽然叉起了腰，帶着質問的語氣說。

「妳別誤會，」高浪豎起三根手指，「我可以發誓——」

「我不喜歡聽誓詞，你也別以爲我在吃你的醋！」

「妳當然不會吃什麼醋，」高浪笑笑，說：「我知道，妳只喜歡喝鮮奶、橙汁、西柚汁和冰糖燉木瓜！」

「芭莉小姐呢？」

「她喜歡喝拔蘭地，而且酒量之佳，令人咋舌。」

「你經常和她喝得酩酊大醉嗎？」

「豈敢！豈敢！」高浪連忙說：「她喝她的拔蘭地，我喝我的葡萄汁而已。」

「哦！葡萄汁！那眞是純情得可愛！」唐雪婷撇撇嘴，「就只怕葡萄汁混着迷幻藥吃，結果比喝拔蘭地的人還醉得更厲害。」

「婷婷，妳眞的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嗎？」

「我爲什麼要對你有信心？你是我的什麼人？」唐雪婷冷哼着說。

但是，她接着又拉了拉高浪的衣袖，說：「那個什麼錦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啦？」

高浪乾笑一聲：「尤天培怎樣對妳說的？」

「他說錦盒內藏有一條方程式，可以使人類長生不老！」

「妳怕不怕老？」

「說不怕是騙人的，但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過程，害怕又有什麼用？」

「倘若眞的有長生不老方程式呢？」

「那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妳可曾想到，倘若人人都可以長生不老，結果，就會導致一場可怕浩刦發生的？」

「你是指人口不斷膨脹？」

「不錯，人人都長生不老，世界人口就會不斷增加，而且是有增加沒減少，等到人口大量繁殖之後，許多嚴重問題就會緊接着而來，結果，還是免不了發生大衝突，造成無可估計的嚴重傷亡。」

「不錯，地球面積有限，外太空移民的時代還遠遠未曾降臨，倘若人口有增無減，到頭來還是不免引起大飢荒和大戰爭的。」

「所以，人類縱使可以長生不老，也未必一定就是福氣。」高浪緩緩地說。

「但無論怎樣，倘若眞的有這種方程式，的確是醫學上一項重大的突破。」唐雪婷揮動着手說。

「嘿嘿，那個姓尤的傢伙，說話騙死人不用賠！」高浪冷笑不迭，「我的確在芭莉那裏弄到了一隻錦盒，錦盒內也的確存放着一條方程式，但那方程式和長生不老術這種事，根本就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那豈不是一種殺人武器嗎？」唐雪婷吃了一驚。

「不錯，那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犀利武器的方程式，發明者是著名的葛爾敦教授。」

「他是何方神聖？」

「芭莉的伯父，又是一個沒落貴族的大少爺。」

「他對軍事科技很有研究嗎？」唐雪

婷問。

「是專家中的專家，」高浪語聲沉重，說：「他在去年患了重病，但在臨死前仍然繼續努力研究，終於成功地創製了一種命名爲A·Z·Q的秘密武器。」

「是一種怎樣的秘密武器？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我若知道那是什麼武器？當然不妨說給妳知道？」

「你不知道。」

「全不知道，只知道某國對A·Z·Q感到極大的興趣。」

「某國？是那一國？」

「眞對不起，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某國』二字而巳，婷婷，我不是騙妳，眞的……」

「別緊張成這副樣子好不好，」唐雪婷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你就算不是個君子，最少也不是什麼小人，而且，你騙我對你是沒有半點好處的。」

高浪吁一口氣，笑道：「難得妳這樣明白事理，小生眞是老懷安慰之至。」

唐雪婷瞪了他一眼，道：「嬉皮笑臉，賊頭賊腦不正經！」

「太正經的人，其實就是世間上最不正常的人。」

「强辭奪理，無賴本色。」

「做無賴是要有胆色的。」

「你有沒有胆色我不知道，色胆包天却是衆所週知的。」

「寃哉枉也！我和芭莉小姐是全無半點瓜葛的。」

唐雪婷盯着他：「我倒想知道，你是怎樣得到那份方程式的。」

高浪說：「對芭莉小姐曉以大義，勸她不要和海王帮作任何的交易。」

唐雪婷蹙着眉，問道：「她肯聽你的話嗎？」

高浪說：「初時她不肯，這一次，她是奉了父親之命，進行這次買賣任務的，倘若交易失敗，她會給父親嚴厲斥責一頓的。」

「但也是斥責一頓而巳，做爸爸的總不會把女兒怎樣。」

「我也是這麼說，罵一頓，大不了難過三幾天，但這種犀利武器在戰場上被廣泛利用，情形就很可怕了。」

「不錯。」

「除了在戰場上之外，也可能會給不法之徒作爲犯案的本錢，那時候，無辜死傷的人就會更多。」

「芭莉小姐終於給你說服了？」

「不錯，其實她本性很善良，她反對戰爭，反對核爆，是個愛好和平人仕，」高浪越說越興奮，「她親手把錦盒交給我，然後大家親眼看着A·Z·Q方程式被焚毁，後來，芭莉小姐跑到領事館尋求保護，她要回法國去。」

唐雪婷長長吸了口氣，「但海王帮却以爲方程式巳落在我手上了。」

高浪抱歉地說：「眞對不起，都是我不好——」

「不，這不關你的事，」唐雪婷嫵媚地一笑，依偎在他懷裏，「嚶嚀」一聲，笑笑說：「看，今晚天氣好極了。」

（全文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荒島奇遇



制服强徒 救錯私梟

海面上的大霧，是說要來就來的，前十分鐘，海面之上，還是一片清朗，月明星稀，海水閃着幽藍的光芒，但是突然間，白茫茫的大霧就掩過來了。

大霧像是千百萬匹白馬的幽靈一樣，無聲無息，但是却以極快的勢子，自四面八方，鋪天蓋地，馳了過來，便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了。

而那一切，只不過是烘製一件三文治的時間而巳。

施達在甲板上躺着，他覺得肚子餓，回到遊艇的小厨房中，弄了一件三文治，再開了一瓶啤酒，然後再回到甲板上來時，巳經甚麼都變樣了，剛才，他的視綫可以及到無窮遠，但這時，他站在艙門口，却無法看到甲板上，他剛才躺着的那張帆布椅子！

在那刹間，施達實在不知怎麼才好，他只是僵立在船艙口上。

施達是一個人駕着遊艇出海來的，天氣很冷，根本不是駕遊艇出海遊玩的季節，但是過度的繁忙，却使他的行動有點反常，他只求清靜，而不管他自己的行動如何，是不是合理，而還有甚麼比冬天的海面上更清靜的呢？所以，他就駕船出海來了。

海面上的確清靜，施達是先在甲板上穿上了厚厚的衣服，舒舒服服，不受任何干擾地睡了一覺，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在大都市中過着繁忙之極的日子的人來說，那實在是無與倫比的享受。

然後，施達就坐在甲板上，欣賞暮色自四面漸漸合攏。終於，天色完全黑了，那更是美妙之極。

可是突然之間，大霧却佔據了一切。

施達在艙口呆立了片刻，回到了駕駛艙中，他着亮了霧燈，黃色的光芒，向前射了出去，可是他從窗口望出去，也至多只能看到艇首，他是絕對不能在這樣的濃霧之中航行的。

幸而，施達也未曾打算在晚上回航，他的遊艇雖然停在海中心，但是在那樣的濃霧之中，自然也不會有甚麼船隻冒險航行，會撞中他的遊艇，是以可以說並沒有甚麼大的損失。」

他走回卧艙，大霧從窗縫中一絲一絲像水蒸氣般進來，整個艙中都有一種烟霧瀰漫的感覺，施達開動了抽氣機，就在床上躺了下來。

他閱讀着一本小說，聽着輕音樂，然後，他又闔上了眼睛，熄了燈，準備睡覺了。

當他熄了燈之後，膠漆一樣的黑暗包圍着他，那是眞正的黑暗，一點光也沒有。睜大眼睛看着那樣的黑暗，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可以使人不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小小的卧艙中，而倒像是置身在無邊無涯的太空之中一樣。

施達望着黑暗，他的倦意，越來越甚，正當他要自然而闔上眼睛之際，突然間

，他看到窗外，有三點黃色的光芒，閃動了一下。

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十分强烈，它們閃亮的時間十分强，大約和照相機上的閃光燈差不多。

施達突然一彎身，坐了起來。

那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海面上怎可能有光芒出現。

施達心中第一點所想到的便是：自己太疲倦了，一定是因爲太疲倦，所以才眼花的，是以他又坐了起來，之後立時閉上了眼睛。

可是當他閉上了眼睛之後，他却可以肯定，那決不是自己的眼花，因爲他一閉上了眼睛，他的眼前，仍然有三點暗黃色光芒在晃動着！

那證明他剛才眞的是看到過那三點光芒。

施達連忙又睜開了眼來，他更可以肯定，自己決不是眼花了，因爲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又在他遊艇的右舷，接連閃了三下。

那三下黃色的光芒閃耀，使施達看到了團團滾左翻動着的濃霧，但是他却無法看得清那三點光芒，是附着在甚麼物體上的。

而照他的估計，那三點黃色的光芒，距離他的遊艇決不會超過五碼。

施達站了起來，來到了窗前，推開了窗子，大團濃霧立時撲面而來，潮濕的，冰冷的濃霧，像是蛛絲一樣地黏在人的臉上，使他不由自主，伸手在臉上拂了拂，可是他却又拂不開甚麼。

當他推開窗子之後，外面仍是一片黑暗，施達用心聽着，他聽不到任何聲響，那證明並沒有船隻接近他，否則，即使接近他的船隻，早已熄掉了引擎，他也可以聽到汩汩的水聲的。

施達大聲問道：「甚麼人？」

他的聲音，在濃霧中聽來，顯得很沉滯，他連問了三聲，却沒有回答。

施達呆了半晌，在那刹間，他想起了許多有關海上古怪的故事來。

那些故事，令得他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哆嗦。

他又大聲地叫了起來，問道：「甚麼人？」

可是他的聲音，仍然沒有得到回答，他披上了外衣來到了駕駛艙中，他一直注意着右舷，他鳴着汽笛，在寂靜之中，「嗚嗚」的汽笛聲，聽來特別驚人，他又着亮了所有的燈，他使霧燈的燈柱轉動着一般，黃色的光芒，便在濃霧之中，掃來掃去。

他已然可以肯定，在他遊艇四週並沒有別的船隻，但是他還是不由自主那樣做，因爲沒有別的可以解釋爲甚麼沒有船隻，會有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他忙了足足十來分鐘，遊艇的四周圍一點動靜也沒有，他才熄去了所有的燈。

然而，當他熄了所有的燈之後，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又出現了。

這一次，那三點光芒仍然在右方，但却已遠了很多，在濃霧中看來，已然若隱若現，並不是十分眞切了，但和上兩次不同的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並不是一閃即滅，而是一直變着。

它們不但變着，而且還在向前緩緩移動。

這實在是怪異莫名的事，而施達是一個好奇心極强的人，他遇上了那樣的事，非要弄個明白不可，是以他立時發動了引擎，吊起了錨。

他的遊艇，也開始向前駛了出去，當他遊艇的速度漸漸增快了，施達以爲他總可以接近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了，但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却也在加快速度向前移動着，始終和他施達的遊艇，保持着十碼以上的距離，就像是它在濃霧之中，領導施達航行一樣。

施達着大了霧燈，向前照射着，他想看清楚，那三點黃色的光芒，究竟是從甚麼物體上發出來的，可是要命的霧實在太濃了。

在霧燈照射的範圍之內，他只可以看到一團團滾動着的濃霧。

直到跟着那三點黃色的光芒，航行了半小時之後，施達才記起看一看方向盤。遊艇是在向南航，而他這時的速度，已是最高速了。

可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仍然在他的前面十多碼處！

施達是一個事情除非沒有開頭，一有開頭，就不肯結束的人，是以他仍然追了下去。

又過了一小時，海面上仍然一片濃霧，施達發現他的燃料已剩下不多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他這時候停止再前去的話，遊艇中的燃料，還可以夠他回去之用，如果再繼續向前去的話，他就不夠回程的燃料了。

但是施達只不過向燃料儲存表略看了一眼，他幾乎沒有考慮這問題，便決定繼續跟向前去，他看了看鐘，那是凌晨三時半。

在那樣的時間，在佈滿了濃霧的海面上，他駕着遊艇，在追踪三點不可思議的黃色光芒，這樣的事，是講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的。

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一直在向前駛着，到了凌晨五時，突然熄滅了。

施達連忙減速，他的遊艇，漸漸停了下來，施達完全沒有可能知道他在甚麼地方，因爲霧更濃，他在遊艇完全靜止之後，等待着那三點黃色光芒的再度出現。

他跟蹤那三點黃光，足足跟踪一夜，但是却一點結果也沒有。

施達的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懊喪，他離開了駕駛艙，走向甲板。

透過濃霧，他可以看到陽光已經滲進了濃霧的每一個隙縫之中，漸漸地，濃霧變得稀薄了，和它來的時候一樣，突然，濃霧消失了。

當濃霧漸漸消散之際，施達已經看到，他的遊艇，離一座小島極近，他先看到了那小島的一個山頭，接着，他看清了那小島的全貌。

那小島，事實上只不過是海上的一堆岩石，它的面積不會超過一畝，全是嶙峋的岩石，施達的遊艇，離那小島只不過兩百碼左右。

如果不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突然熄滅

的話，施達的遊艇一定撞到岩石上去了，從那一點看來，那三點黃光，竟像是故意將施達引到這個小島上來的一樣。

施達心中的好奇心，這時也到了頂點，他又駕着遊艇，漸漸接近那小島。

施達將遊艇停在小島的一個灘前，那沙灘的沙細而白，霧已經散盡了，海面上十分平靜，那小島上也絕不像是有人。

施達站在船頭，他的心中，充滿了疑惑，因爲他全然無法想像，何以昨天晚上，在濃霧之中，會有那三點黃色的光芒，那三點光芒，好像是在領導他航行，將他帶到了這小島來一樣。

那麼，這個小島上，是不是會有什麼古怪的事情在等着他呢？

施達是一個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而且，這時候，他是處在進退兩難的情形之下，因爲他就算要回去的話，他的遊艇也會燃料不足，而要在海上飄流的。施達肯定，昨晚的濃霧中出現的那三點黃色的光芒是人爲的，決計不是自然的現象，那樣看來，這小島上可能並不是全無人跡的。

雖然事情來得十分蹊蹺，但只要小島上有人的話，他就可以向人家借點燃料，供他回程之用。

他將一隻小艇，從艇尾部份，放了下來，然後，跳進了艇中，划着槳，小艇一直衝上了沙灘，施達縱身一跳，便跳到了島上。

他站定了身子後，揚聲叫道：「有人麼？」

他發出的叫聲，撞在島上的岩石上，傳來了一陣「嗡嗡」的回聲，但是却沒有人回答他，施達向前走去，沙灘只有十來碼長，他走過了沙灘，攀上了一塊岩石，又大聲叫喚了幾聲。

仍然沒有人回答他，他繼續向前走着，不一會，他就發現在岩石之間，有一條崎嶇的小徑，可以通到島中心去，他循着那條小徑，向前走着。

雖然陽光十分明媚，但是海風十分勁，天氣也很寒冷，海風吹在臉上，有一種肌膚欲裂的痛楚，使施達不能不低着頭。

當他攀到了那荒島的岩石堆的最高處時，向下看去，他已可以看到整個小島的情形了，他看到，在一幅島上僅有的空地上，有一間石屋。

那間石屋，又小，又簡陋，又是用島上的石塊搭起來的，所謂屋頂，其實是一幅黑色的油布，正在海風的吹襲下，發出「拍拍」的聲響。

看到有這樣的一間石屋，施達的精神，便陡地一振，這樣的一個荒島之上，既然有屋子，那就一定有人了，他忙向下攀去，尖銳的石角，將他的衣服，扯破了好幾處，看來那屋子像是就在脚下，但是岩石嵯峨崎嶇，施達也足足化了半小時，才來到那石屋之前。

那石屋的門上，也掛着一幅黑色的油布，施達喘着氣，直來到了石屋之前，他剛待伸手去撩開門口的那幅油布時，突然聽得身後，傳來了一片粗暴的呼喝聲，道：「站在那裏，不准動。」

施達陡地一呆，連忙轉過頭去，可是他却並沒有看到什麼人。

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塊岩石之後，有一根來福槍的槍管，伸了出來，槍口正對準了他。

施達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在槍口的指嚇之下，他必需服從命令，這一點，他却是知道的，是以他立時轉回頭去。

躲在岩石後面的那人又道：「我們要的東西，你已經帶來了麼？」

施達不禁苦笑了起來，他知道那人一定弄錯了，他可能是在這荒島上等着一個人會給他帶東西來的人，但是那決不是自己。

施達一想明白了這一點，他自然先想解釋了這個誤會再說，是以他忙道：「我想你是弄錯了，我沒有帶什麼來，我是被濃霧中的三盞黃燈，引到這裏來的！」

岩石後的那人，顯得十分惱怒，這一點，從他的聲音中，可以毫無疑問地獲得證明，他咆哮着，說道：「別以爲你可以在我面前，玩什麼花樣，你拉開你面前的油布看一看，就自然可以明白你非屈服不可了！」

施達心中的疑惑，已到了頂點！

他完全知道，不論拉開了油布之後，他會看到什麼，都是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因爲他根本就不是對方所要等的人。

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似乎根本沒有分辯的餘地，而且，好奇心也令得他想拉開遮在門口的油布，看看那間窄小的石室中，究竟有着什麼。

是以他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便伸手拉開了那幅油布。

當他才一拉開油布之際，他根本什麼也看不到，因爲石屋之中，極其黑暗。

那只不過是幾秒鐘之內的事，接着，施達便看到，在石屋之中，除了一張椅子之外，而在那張椅子上，却綁着一個人。

被綁在椅子上的人，是一個約莫四十歲的中年人，有一幅布條，勒在他的口中，施達向內望去時，那中年人也向施達望來。

施達一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陡地吃了一驚，他立時一步向屋內跨進去。

可是他才跨進了一步，便聽得岩石後的那聲音厲聲喝道：「別走進去，退後來，將你帶來的東西交給我，讓我用你的遊艇回去，然後，自然我會通知你們的人，到這裏來救你們的。」

在那刹間，施達的心中，實是亂到了極點。

他知道，整件事，在他個人而言，全是一場誤會，但是就整個事件而言，却定是一件極其嚴重的罪案，至少，那是一件綁架案！

施達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在心中問了千百遍「怎麼辦」，他吸了一口氣，到現在爲止，他還只聽到一個人的聲音，如果對方只是一個人的話。

當施達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已有了決定。

他的決定是將錯就錯！

他立時沉聲道：「你要的東西我帶來了，但不在我的身上，我留在……遊艇中，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拿，但是你先放了他再說！」

施達說着向那被綁住的中年人，指了

一指。

那個持槍恐嚇他的人，顯然已從岩石後面走了出來，因爲他的聲音，聽來近了許多，他冷冷地道：「不行，我要先到了手再說！」

施達鎭定地道：「好，那麼，你可以跟我一起到遊艇中去拿。」

施達也根本不知道那人要的是什麼「東西」，如果是一件罪案的話，那麼那人等着的，可能是贖欵，但何以那人又不說「錢」，而只說「那東西」呢？所以施達的口中，也不敢貿然說出「錢」字來。施達這時，心中的盤算是：那人雖然有槍，但是從這裏到他遊艇停泊的地點，足有大半小時的行程，而且所經過的地方，全是崎嶇的山石。

那麼，在這大半小時之中，他就可以有機會制服那個人，等到他制服了那個人之後，一切就容易解決得多了。

却不料那個人也很聰明，他冷笑着，道：「你以爲我會跟你去麼？你自己一個人去，現在你巳看到了他，總不會再有疑問了，我給你四十分鐘的時間，到時如果你不回來，我就殺了他，快去！」

施達又呆了片刻，那人讓他自己一個人去！

本來，那是施達離開這一個荒島的絕佳機會，可是施達却連想也未會想到這一點！

他點頭道：「好的，可是四十分鐘的時間，未免太少了一些，我來的時候，也化了大半小時，我設法在一小時之內，將那東西帶來給你。」

那人道：「好的，可是過了一小時，我一分鐘也不會多等的！」

施達轉過身來，他看到了一個身形高大的漢子，穿着一件黑皮的外套，手中持着來福槍，當他轉過身之後，那大漢向後退去。

那大漢顯然十分機警，是以施達轉過身來時他才會向後退，和施達保持安全的距離。

那大漢的面目，看來十分普通，施達以前，從來未會見過他，但是施達也深信，在看了他一眼之後，以後可以在一千個人之中，一眼便將他認出來。

施達向前走着，他又開始攀越岩石，當他爬到了這一定的高度之後，他回頭向下看了一下，看到那大漢仍然持着槍，槍口向上，對準了他。

施達又翻過了一塊大岩石，他巳開始要向下落去了，他看不到那大漢，那大漢也看不到他了。

施達沒有繼續再向下落去，他在一塊平整的大岩石上，坐了下來。

那時候，施達眞是爲難到了極點，他開始登上這個小島的時候，絕料不到他會遇上那樣令他爲難的事情的，但現在，他怎麼辦呢？

一小時的限期，已過了一半，他是有半小時可供利用，他必需在半小時之中，扭轉整個局勢，那大漢就會殺死石屋中的那個人。

施達自然也絕不知道石屋中的那個是什麼人，但他却感到，自己對石屋中的那個人的生死，有着重大的責任，他若是在這半小時之中，想不出辦法來，石屋中那人，就會死去！

天雖然仍是那麼冷，但是施達却覺得他全身都在冒汗，汗水甚至由他額上流了下來。

他應該怎麼辦呢？

施達呆了足有兩三分鐘，他的心中，才陡地一亮。那持鎗的大漢，一定急於得到他所說的「那東西」，如果自己詐作跌傷，無法攀越岩石，那麼，他是不是會接近自己呢？這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試一試的。

他想了極短的時間，便突然大聲叫了起來，道：「快來，快來救我！」

他的聲音，在那荒凉的小島上傳了開去，不一會，他就聽得有人咀咒着，爬了上來。

施達勉力抬起頭來，他看到持鎗的漢子，已經上了山頭，正在俯視着他。施達伸出了一隻手來，道：「求求你，快來拉我一下！」

那持鎗的漢子，面色冷冷，道：「發生了什麼事，你看來不錯啊！」

施達裝出了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來，說道：「我……我……滑了一跤，我的脚夾在石縫中，我的脚巳夾斷了……你必需……過來扶我，不然，我不能將那東西給你了！」

那持鎗的漢子，顯然還在猶豫，他只是站着，並不向下走來。而在那漢子猶豫的時候，施達則不斷發出驚心動魄的呻吟聲來。

那漢子呆了大約兩分鐘，發出了一連串難聽的罵人話，慢慢向下走來，當他開始漸漸接近施達的時候，施達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漢子離得施達漸漸近了，他手中的鎗，突然向施達伸了過來，鎗口幾乎對準了施達的面門，這突然其來的行動，將施達嚇了一大跳，連忙道：「你——」

那漢子冷冷地道：「你不是要我拉你麼？你握住了鎗管，我拉你起來，如果你敢弄甚麼花樣的話，那你也應該知道，會有甚麼效果！」

施達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有甚麼花樣好玩的？我跌了一跤，可能會跌斷脚骨了！」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握住了鎗管。在他的雙手，握住了冰凉的鎗管的那一剎間，他在考慮，如果自己出其不意，用力向下一拉的話會有甚麼結果。

如果他出力向下一拉，那漢子的身子，可能向山下直栽了下去。

但是，在他栽下去之前，他一定有機會扳動鎗機的。所以施達並不妄動，他只是一面喘着氣，一面身子慢慢向上移來。

當他終於坐到了那塊大石上時，他雙手搓揉着足踝，勉力站了起來，轉過頭來，對站在他身後的那漢子道：「我不能走了，你要扶我前去。」

那漢子冷冷道：「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你。」

施達怒道：「你怎能叫一個斷了脚骨的人，走那樣崎嶇的山路？」

「那是你的事，朋友，用一隻脚跳下山去，用兩隻手爬下去，或者，乾脆我用

子彈在你的身上開幾個窟窿，讓你滾下去好了！」

施達望了那漢子一會，他巳看出那漢子是無論如何不肯再接近自己的了，看來他一定是一個職業犯罪份子，不然，不會那樣不容易上當的。

施達只得悶哼了一聲，故意裝成一拐一拐的樣子，向下走去，那漢子始終和他保持着三碼的距離，跟定在他的身後。

下了那座山頭，地勢平坦得多了，施達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那漢子厲聲道：「你做甚麼？」

施達只是低着頭，在搓着脚踝，道：「我這裏太疼了，我要休息一下。」

那漢子咆哮道：「你在拖延時間！」

他一面大叫着，一面舉起手中的來福鎗，重重地向施達的頭上，砸了下來，施達知道自己不能再假裝下去了，再假裝下去的話，他可能會吃大虧！

是以，就在來福槍向他砸下來之際，施達低着頭，身子向前，疾撞了出去，「砰」地一聲响，他的頭頂，正撞在那漢子的胸口。

那一撞，令得施達自己也感到頭頂上轟地一陣响，幾乎昏了過去，但是他的第二個動作，是接踵而來的，他的雙手揚起，砍向那漢子的雙脅！

那漢子一被撞中，就發出了一下如同狼嗥也似的怪叫聲來，他拿手中的來福槍，在施達的腰際，掃了一下，掃得施達打橫跌出了一步。

而施達在打橫跌出之際趁機伸足一勾，勾住了那漢子的足踝，那漢子「砰」地一聲跌倒在地，手中的來福槍巳脫了手。

一看到對方的鎗脫手，施達立時生龍活虎一樣，一躍而起，重重一脚，踢在那漢子的面：「那漢子發出一下含糊不清的叫聲來，施達看到，他的臉上，巳經開了花，血從他的鼻子中，口中湧了出來。

那漢子伸手掩住了臉，在地上打着滾，施達連忙趕了過去，來到了那柄來福槍之前，拾起了鎗來，用鎗口對準了那漢子，喝道：「起來！」

那漢子滾到了一塊大石之旁，身子彎曲着，雙手仍然掩住了臉，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的一隻眼睛，巳然青腫得十分可怕，然而，自他眼中射出來的那種怨毒憤恨的光芒，却仍令施達心寒！

他鬆開了雙手，自口中吐出一口鮮血來，罵道：「臭王八，我會將你扼死！」

施達冷冷地道：「不必再想這想那了，單是綁票，巳足以使你在監獄中渡過餘生了！走，轉過身去！」

那漢子漫漫地轉過身，施達一等他轉過身，立時高高擧起鎗托，向那漢子的後腦之上，重重砸了下去，那漢子的身子，立時像一堆爛泥一樣，軟了下來。

施達眞担心自己那一砸的力道太重，會將那漢子打死了，他連忙俯下身來，探了探那漢子的鼻息，等到證明那漢子只是昏了過去，他才放下心。

他撕開了那漢子的衣服，撕成了布條，將那漢子的手、足，一起紮了起來，再將那漢子綁在一株樹上，然後，他向山上攀去。

十五分鐘之後，他巳奔到了那屋子之前，他喘着氣，一脚踢開了門，對被綁在屋中的那人道：「你別怕，鎭定些，你巳得救了！」

他放下鎗，迅速地將那人解了開來，那人搓着手腕被緊縛的部份，施達這才看清，那人是一個樣子很威武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也在打量着施達，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是誤打誤撞來到這小島的，我有一艘遊艇停在島旁邊，你快跟我走吧！」

那中年人的身子向後退了兩步，他突然一伸手，抓住了施達停在牆前的那枝來福鎗。那中年人這突如其來的行動，令施達嚇了一跳。

施達忙道：「你——」

那中年人道：「我被人綁在這裏？現在，可以自由活動了，當然得設法自衞，看守我們的那個人呢？」

施達皺了皺眉，他巳經感到事情很不對頭了！

他認定這是一宗綁票案，那中年人是被害者，那漢子是綁匪。

如果那眞是一宗綁票案，那麼，在他放開了那中年人之後，那中年人就應該千恩萬謝，由他帶領着，急急離去才是。

可是現在的情形，却並不是那樣，那中年人鎭定得很，立即得到了鎗，而且，在那中年人和施達兩人間，還像是那中年人佔了上風一樣！

施達呆了極短的時間，他想不透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以他也想不出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只是道：「那人被我打昏

了過去，綁在樹上。

那中年人似笑非笑地道：「你本領倒不小啊，他在那裏，帶我去見他。」

在那中年人這樣說的時候，他手中的來福鎗，向施達揚了一揚。

施達更感到事情不對頭了，他心中又驚又怒，向那中年人手中的鎗一指，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沒有甚麼，走，帶我去見那人！」

施達吸了一口氣，他巳經隱隱感到，那中年人可能比這個漢子，更不好惹，他心中不禁暗罵了一聲倒霉，如果早知道會有那樣情形的話，那麼，他逕自上了遊艇，離開這個小島就可以了，何必假裝受傷，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和那漢子搏鬥？

施達又望了那中年人一眼，才轉身向外走去，他一直沒有回頭，但是他也可以知道，那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施達甚至可以想像得到，那中年人手中的鎗一直對準了他，不一會他們巳來到了那漢子的面前，那漢子巳經醒過來了。

他的臉上滿是血，一到了他的近前，施達的身子，便被來福鎗格開了一步，來福鎗的槍口，對準了那漢子，只聽得那中年人冷冷地說道：「你失敗了！」

那漢子發出了一下悶哼聲，施達看到，那中年人的手指，扳在槍機上，正在漸漸扣緊，施達大吃了一驚，忙叫道：「喂，你想幹甚麼？」

可是等到施達叫出了那一聲的時候，巳經遲了，「砰」地一下槍聲巳然響起！

施達在那中年人一鬆了縛，便攫得了來福槍之後，便巳知道事情有點不對頭了，但是他卻無論如何想不到那中年人會當着他殺人！

槍聲一响，那漢子的身子陡地一挺，自他的眉心之中，出現了一個烏溜溜的深洞，濃稠的血，湧了前來，那是醜惡之極的謀殺，施達從來也未曾有看到過一個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被殺！

一時之間，他的身子僵硬得如同石像一樣，一動也不能動，他實在不想多看那人的死狀，可是他卻連轉動眼珠的力量也沒有，他雙眼定在那死人的臉上，眼看着濃稠的鮮血不斷地湧出來。

直到那中年人揚起手來，來福槍的槍口，直對準了施達的面門，施達才陡地怔了一怔，他一面出着冷汗，一面道：「你……你……」

他的舌頭好像打了結一樣，除了不住地說着一個「你」字之外，說不出其它的話來。

那中年人聳聳肩，道：「不必害怕，至少，你暫時不必害怕！」

他講到這裏「哈哈」一笑，像是很欣賞自己的「幽默」。然後又道：「你不是有一艘遊艇麼？你的遊艇在甚麼地方？」

施達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勉力定了定神，道：「我的遊艇，停在岸邊，你……的槍口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對住我的臉？」

那中年人笑了一下，他居然聽從了施達的話，但施達的處境卻並沒有獲得多大的改善，因爲那中年人手中的來福槍，槍口雖然不對準施達的臉，卻對準施達的胸口，對施達來說，那實在是完全一樣的。

那中年人道：「走，帶我到你的遊艇去！」

施達轉開身去，在他轉過身去的時候，他的身子還是僵硬得像木頭人一樣，他心中實在懊悔自己爲甚麼竟將那個中年人救了出來！

他慢慢地向前走着，那中年人就在他的身後，施達從地上的影子中，可以看出，那中年人一直用槍對準了他，那中年人還在不斷地說着話，他道：「你不像是警方人員，對不對，那麼，你一定是屬於見義勇爲的人了？」

施達眞恨不得自己重重地打上自己一巴掌，責備自己爲甚麼要救了那兇手！

那中年人又得意地笑了起來，仍然繼續着道：「你是怎麼來到這荒島的，可是在黑暗之中，有三盞黃色的燈光，領着你看到這裏的，是不是？」

施達「哼」地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那中年人又快樂地笑了起來，說道：「我怎麼不知道？陸阿毛的手下一定要自殺了，他竟找錯了人，將你當作是我的人了！」

那中年人的話，施達聽來，還是莫名其妙，但是「陸阿毛」這個名字，一鑽進了施達的耳中，卻令得施達陡地吃了一驚。這個名字，他是很熟悉的，那正是最近破獲的一宗大走私案中的一個漏網首要份子！

施達勉力使自己鎭定下來，道：「那個被你射死的人，他……就是陸阿毛？」

「不錯，他是死有餘辜的，對不？」

施達鼓足了勇氣，說道：「那麼，你又是甚麼人？」

那中年人「嘿嘿嘿」地笑着，並不回答施達的問題，施達卻「哼」地一聲，說道：「不是『嘿嘿嘿』，是黑吃黑，對不對？」

那中年人本來是一直在不斷地講着話的，可是自從施達說了「黑吃黑」三個字之後，他卻靜了下來，施達知道自己一定巳經料中了內情，他的話，反倒多了起來，他道：「你也別太高興了，陸阿毛的手下，既然能將我領到這個荒島來，他們一定還在這荒島的附近，如果他們看到了你，那又怎樣？」那中年人仍然不出聲，施達一面向前走一面又道：「所以，你現在將我當作敵人，實在太不智了，陸阿毛的手下一出現，你能對付得了？」

那中年人頗有點老羞成怒，大聲叱道：「少說話，快到你的遊艇去！」

施達加快了腳步，向前走着，那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後面，不一會，巳經可以看到施達的遊艇了，但是岸邊卻不止一艘遊艇，還有一艘形狀十分怪異的船隻，停泊在施達的遊艇之旁。

等到他們來得更近時，施達不禁吃了一驚，因爲他巳看清，那形狀怪異的船隻，竟是一艘小型的舊式潛艇，在施達身後的那中年人，這時也陡地一呆，只聽得他喝道：「伏下來！」

施達奔前幾步，在一塊大石後面，隱伏了下來，他回頭看去，看不到那中年人，只見那中年人手中的來福槍，自一塊岩石後伸了出來。

施達在考慮，在那樣的情形下，他有多少逃脫的機會，但是，他卻只是想了一想，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因爲他知道，好戲就快上演了。

在看到了他的遊艇旁，停着一艘小型的潛艇之後，濃霧中在他遊艇之前，迅速移動的那三團黃光之謎，巳經迎刃而解了，昨天晚上，將他的遊艇，帶到這個荒島上來的，自然就是這艘遊艇，因爲潛艇在水面下航行，只將三盞黃色的燈露出水面，是以施達才一直猜不透那是甚麼原因。

而且現在，施達也知道，那潛艇是陸阿毛的手下所有，那中年人一見潛艇，立時隱藏了起來，當然是怕被陸阿毛的手下發現！

施達想到了這裏，心中不禁一陣高興，但是，他的高興，卻也並沒有維持了多久，因爲他發覺自己，是夾在兩帮匪徒之間，處境十分不妙！

施達自石後探頭出來，向前看去，他看到兩個漢子，自他的遊艇中走了出來，來到了岸上，東張西望了片刻，便向前走來。

那兩個漢子漸漸地走近了，就當他們兩人，快將來到了施達的那一塊大石之前的時候，槍聲突然響了起來，兩人中的一個，突然倒下，在地上滾了一滾，就伏在地上，不再動彈了。

而另一個人的反應極快，身形一閃，就躲到了石後那一塊大石，一面躲着施達另一面就躲着那漢子，而且那漢子在一躲到了大石後面之後，立時拔出手槍來，向前連射了兩槍。

而那中年人的來福槍，也接連射了兩槍。

那兩槍的子彈，卻射在大石上，距離施達，不會超過一尺，施達夾在兩個匪徒之間，而那兩個匪徒，卻正在槍戰。施達只覺得在刹那間，自己的身子，如同浸在冰水中一樣，冷得打顫！

他實在不知如何才好，他只好盡量縮起身子來，雖然他知道那樣做，其實一點用處也沒有。

他聽得在他身後的那中年人大聲叫道：「快放下槍，陸阿毛巳經死了！」

和施達隔着一塊大石的那漢子，卻不出聲，施達看到他的一隻手，握着槍，漸漸從大石之後，伸了出來，施達實在再也沒有時間去多作考慮了，他陡地一掌劈下，劈在那漢子的手腕之上！

那漢子只怕做夢也想不到，就在只和他隔着一塊大石之處，會有一個人躲着，施達那一掌劈下去，那人五指一鬆，「拍」地一聲，槍巳跌到了地上，施達忙撲過去，將手槍握在手中。

那漢子受了驚恐，向外滾去，然而他只滾了兩滾，來福槍又響了，那漢子的身子，直跳了起來，又仆跌在地，他顯然也死在來福槍下了。

而施達也在那時候，身子翻過了大石，到了那塊大石之後，直到那時，他才略定了定神，因爲這時，他和那中年人巳是一個對峙的局面了！

那中年人自大石後探頭出來，望了一下，立時又縮回頭去，他大聲道：「你想和我爲難？」

施達立即回答：「如果你走出來我一定向你射擊，這是你說的，我是一個見義勇爲的人，你想我有什麼理由放過你？」

那中年人發出了一下憤怒的吼叫聲，接連發射了幾槍，但是施達躲在大石後面，卻一點危險也沒有。施達坐了下來，他不準備還擊，因爲手槍中只剩下兩顆子彈了，他目前所能採取的最好辦法，便是和那中年人僵持下去。

時間慢慢地過去，施達感到口渴，感到飢餓，他在等待，實在無法形容，當他看到兩艘水警輪，向着荒島疾馳而來的那種愉快，興奮之極！

在警官中，幾個爲首警官熱烈地和施達握着手，王小鳳也在其中。王小鳳道：「施達，你知道那中年人是甚麼人？他是附近幾個國家最大的走私頭子，陸阿毛本是他的手下，最近陸阿毛失了手，懷疑是他做鬼頭，是以將他綁到荒島去，威脅他派人將大批私貨的運輸計劃交出來，卻不料陸阿毛派出去的人，將你誤引到了荒島上來，那是合該他們倒霉了！」

施達想起自己被夾在中間，而兩方匪徒卻在進行槍戰，他仍然不免遍體生寒。

但是現在，這一切自然都過去了，他舒舒服服地伸了一個懶腰，道：「在那樣的天氣，到海上去玩玩，也另有一番奇趣！」

王小鳳假裝沒有聽見，施達暗暗地嘆了一聲！

（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三

除殷郊（三）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殷郊下山助周伐紂，但殷郊在奔赴西岐的途中，却聽信申公豹的蠱惑，改變了原意，反了西周。他使用手中法寶，打敗西岐，後來西王母的女兒吉龍公主到場，解除西岐危機，西岐衆將卒在廣成子等協助下，終於解除了殷郊。



61 馬善裝做不知，舉槍就刺，燃燈道人從袖子裡取出琉璃罩向空中一拋，琉璃罩往馬善頭上直掉下來。



62 馬善正要躲閃，早被罩住。燃燈道人命黃巾力士：「把他帶回靈鷲山去，好好管束。我還要回城與子牙公商量對付殷郊的事。」



63 殷郊得知馬善被一道人捉去，傳令出營，要與姜子牙決戰。燃燈道人在城頭上對子牙說：「子牙公，你去得，你有杏黃旗，不怕翻天印。」

64 子牙同衆將出城，一騎當先對殷郊說：「你違背師命，不如及早投誠，免得後悔。」殷郊咬牙切齒：「老匹夫慘殺我弟，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舞戟，直取子牙。



65 子牙仗劍相迎。二人戰未多時，溫良走馬來助殷郊，哪吒登風火輪截住。



66 溫良拋起白玉環，哪吒看見，拋起乾坤圈，金打玉，打得粉碎。溫良大叫一聲：「傷我寶貝，我與你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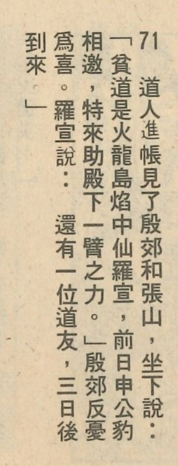
67 哪吒見他要拚命，一金磚打中溫良後背，打得他往前一晃，剛要策馬逃回商營，又被楊戩一彈子打穿肩頭。



68 殷郊見溫良跌下馬去喪命，忙拋起翻天印來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只見閃閃金光，朵朵白雲，護住子牙的身子。那印懸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

69 子牙隨即拋出打神鞭，正中殷郊後背，一觔斗翻下馬去。楊戩哪吒剛要上前斬他首級，張山、李錦二騎趕來阻住。子牙見殷郊已借土遁去了，就命鳴金收兵。

70 殷郊負傷逃回商營，正與張山相對發愁。轅門外來了個道人求見。這道人也是三隻眼，面如重棗，赤髯紅髮，穿大紅八卦服，騎赤焰駒，從頭至腳像一團烈火。



71 道人進帳見了殷郊和張山，坐下說：「貧道是火龍島焰中仙羅宣，前日申公豹相邀，特來助殿下一臂之力。」殷郊反憂爲喜。羅宣說：「還有一位道友，三日後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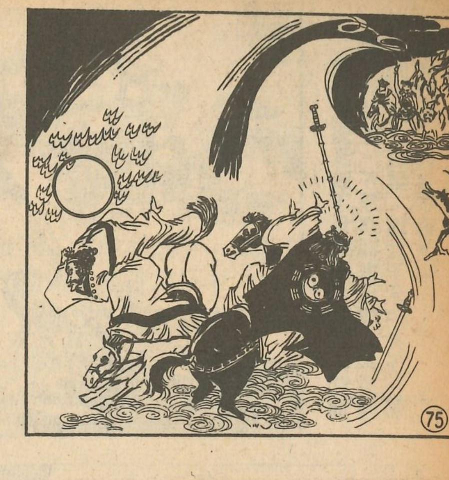


72 過了三日，果然又來一道人，虬鬚黃臉，對殷郊說：「我是九龍島煉氣士劉環。」



73 次日，羅宣、劉環出陣挑戰，子牙出城。羅宣使兩口飛烟劍，來取子牙，子牙騎四不相舉劍相迎。哪吒搖槍來助，與劉環戰在一處。西岐衆將一湧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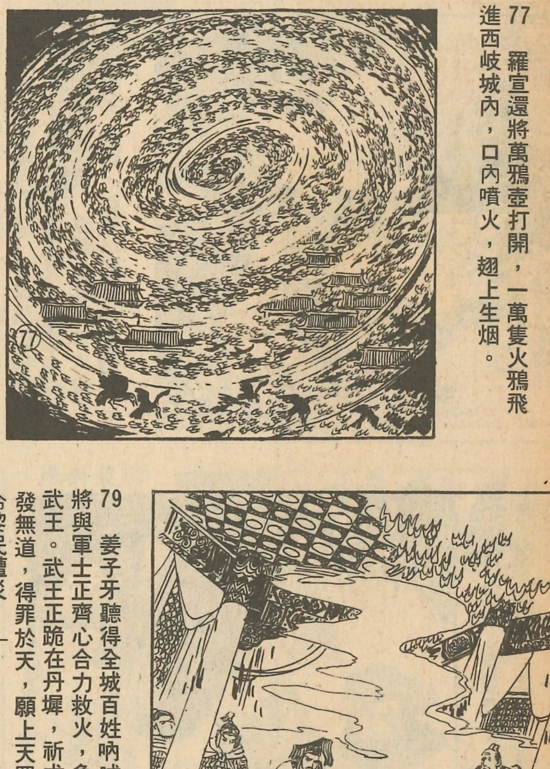
74 羅宣見寡不敵衆，忙將全身三百六十骨節搖動，現出三頭六臂，各手執照天印、五龍輪、萬鴉壺等法寶。他用五龍輪一下把黃天化打下玉麒麟。



75 金吒木吒救回黃天化。子牙見狀，忙用打神鞭，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馬來，哪吒用乾坤圈把劉環打得眼前直冒火星。他兩個大敗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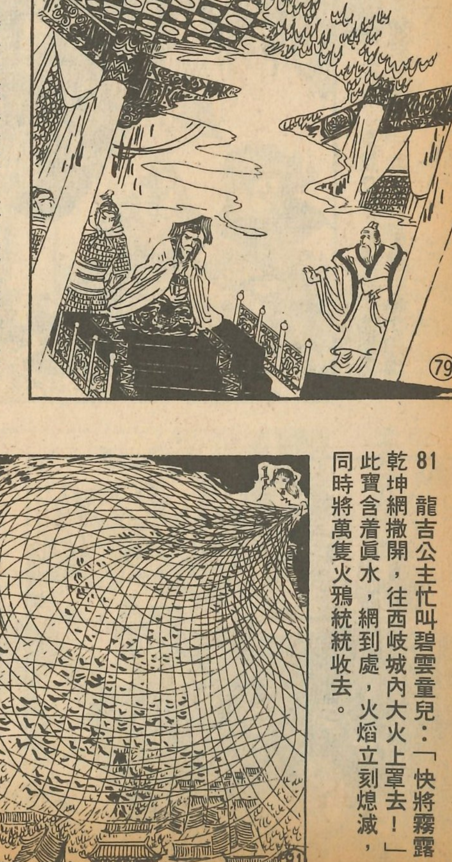


76 子牙得勝回城。不提防到了夜間二更時分，羅宣與劉環二人，乘着赤焰駒，將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瓦屋草舍相府王宮，立刻着起大火。



77 羅宣還將萬鴉壺打開，一萬隻火鴉飛進西岐城內，口內噴火，翅上生烟。

78 他又用九條火龍，把五龍輪架在當中。城內的石牆石壁都燒着了，畫閣雕樑，一時紛紛崩塌。



79 姜子牙聽得全城百姓吶喊之聲，見衆將與軍士正齊心合力救火，急忙進宮保護武王。武王正跪在丹墀，祈求皇天：「姬發無道，得罪於天，願上天罰我一人，勿令黎民遭災！」





80 正在這時，西王母之女龍吉公主駕青鸞飛到西岐上空，見烈焰騰空，火鴉肆虐。

81 龍吉公主忙叫碧雲童兒：「快將霧露乾坤網撒開，往西岐城內大火上罩去！」此寶含着眞水，網到處，火焰立刻熄滅，同時將萬隻火鴉統統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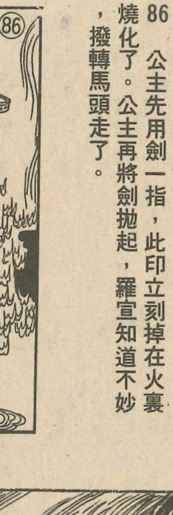


82 羅宣抬頭見一道姑將火鴉收進網裏去，上前大呼：「乘鸞者何人？敢滅我的火！」公主笑道：「我是龍吉公主，你何故傷害周民？我特來相助明君，你可速退。」

83 羅宣不知厲害，怒將五龍輪劈面向龍吉公主打去。龍吉公主手中舉起四海瓶，五龍輪被鑽進瓶口裏。火龍入海，都不濟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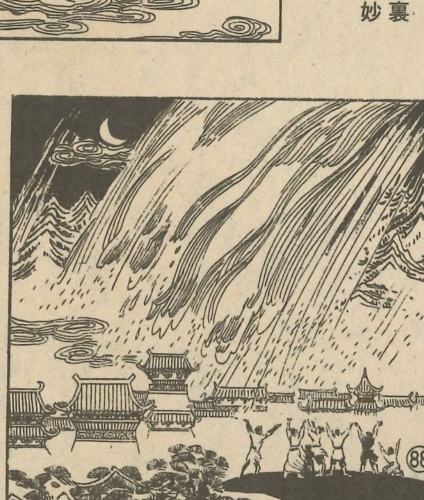
84 羅宣哇哇大叫，又拿萬里起雲烟射向公主。公主又用四海瓶將它收去了。劉環脚踏火焰，仗劍來取公主。

85 公主將二龍劍往空中一拋，把劉環斬於火內。羅宣現出三頭六臂，用照天印來打公主。



86 公主先用劍一指，此印立刻掉在火裏燒化了。公主再將劍拋起，羅宣知道不妙，撥轉馬頭走了。

87 公主的二龍劍落下，正中馬臀，赤焰駒倒地，將羅宣撞下馬來。羅宣忙借火遁逃了。



88 龍吉公主忙施雨露，只見瀟瀟洒洒，密密沉沉，漸漸變成傾盆大雨，倒瀉天河，把全城的火滅了個乾淨。滿城人民，歡聲震天。





89 這時子牙從武王那裏回到相府，見燃燈道人和廣成子在殿前指給他看天空：「子牙公，現有異人把火滅盡了。」說話間，楊戩來報：「龍吉公主到了！」



90 子牙迎接龍吉公主上殿，公主道：「特來此間，用些法術，救滅了羅宣的大火，願再佐助子牙公東征，立了大功再回瑤池。」子牙謝過，吩咐打掃淨室與公主居住。（待續）

美蘇秘密武器爭霸戰　麥海雲·文

毀滅天鵝島

加勒比海的天鵝島，極端神秘，盟國情報局長認爲它是蘇聯建立海底農場的巢穴，出動潛艇進攻失敗，再用越洲飛彈偷襲失手，索性派遣超級戰機展開大轟炸，投下「中子彈」，毀滅了它，才發覺島上杳然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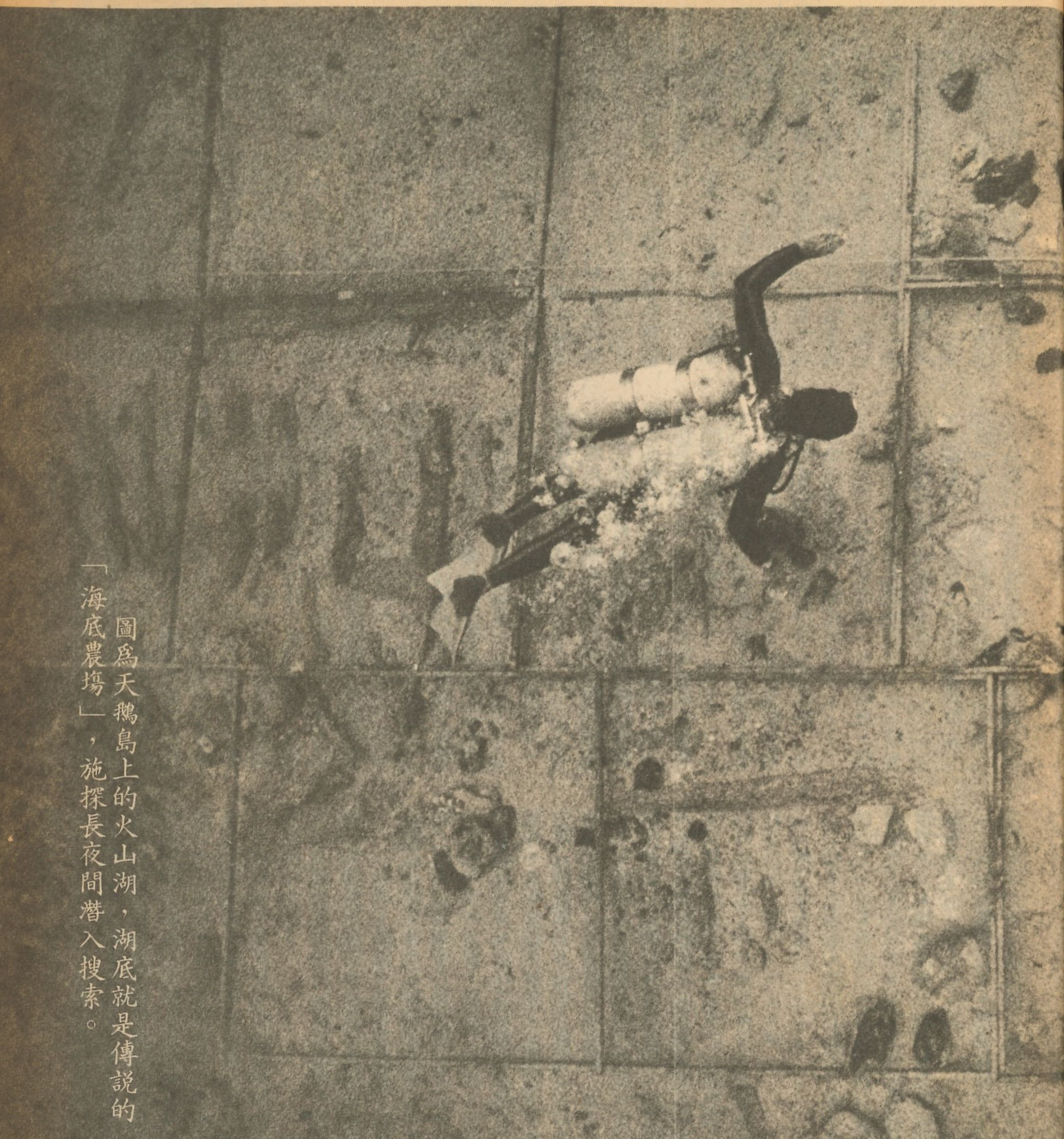
聖母院石階下面的秘密

黃昏的巴黎，透着一股神秘色彩，因爲這一段時間，剛好是白天的盡頭，黑夜剛開始，紙窻仍然掛着錦繡斜暉，街燈已經吐亮，整個巴黎浮沉於醉生夢死的境界中。

有一個人身型高大，穿了灰色的雨衣，走進一間稍爲帶着邪氣的中下級客棧，要了一個房間，便即關上房門，做他認爲必須做的工作。

他隨身帶備一枝粗大的「水筆」，那種筆本來是用以塗抹阿拉伯數字的，大多數碼頭的管工用它在木箱上面寫下一些號碼，普通人不會携帶它，更加不會用它在牆上寫字，相當奇怪，署名「巴洛奇」的住客，剛剛關上房門就拿出這樣粗大的藍色「水筆」在牆上寫字了，他似乎受了重傷，十分吃力，然後寫出一行字：「神聖的巴黎」。

他並不滿足，揮筆再寫一些數字，一口氣寫下六個數字，全部是「3」，他還想再寫，辦不到了，殺手已經追踪而至，一共有兩個人，用肩膊撞擊那扇房門，跟着用脚去踢，發出一連串蓬蓬的聲響。



圖爲天鵝島上的火山湖，湖底就是傳說的「海底農場」，施探長夜間潛入搜索。

房門被他們撞開了，這兩個奪命殺手剛剛走進房門就拔槍射擊，霎時間，槍聲卜卜，巴洛奇倒下來，鮮紅的血從嘴角以及胸膛分別吐出，誰也沒法救活他了。

他最少吃了六粒子彈。

兩個殺手已經完成任務，立刻轉身飛奔，雖然地面人聲嘈雜，仍然沒有人阻攔他們。

天色入黑了，兩個殺人者從後門走出「麥勞萊客棧」，很快就隱沒在茫茫的夜色中。

施華探長獲悉兇案發生的消息，率領幾個探員抵達現場的時候，兇手已經無影無踪，充其量他只是從隣近横街窄巷走動的途人口中講述的情況，證實兇手在客棧的後門逃走，這一條綫索沒有甚麼用。

兇手戴了很薄的膠手套行兇，沒有指紋留下，在三一七號房間之內找得到的指紋全是兇手的，剩下來的指紋係那個房間另外一些住客留下，跟本案無關。

剩下來的綫索，可以說是唯一的綫索，只是白牆上面用藍色水筆所寫的文字以及阿拉伯數字。

探長叫人拍照之後，通知店翁麥勞萊，暫時封閉三樓第十七號房間，派一個探員留守，盡量想辦法保存死者用水筆寫的字句，他依照一般查案手續去做各種應做的手續之外，便即離去。

死者被驗屍官何達證實已經死亡，不必送到醫院了，索性把他放在黑箱車中，直送殮房，收藏在冷藏庫內，聽候警方檢驗。

從各種跡象觀察，署名巴洛奇的人，

走進麥勞萊的客棧投宿，進門之前他已經身受重傷了，爲甚麼他不到醫院求醫，寧願要一間房躲起來呢？

施探長認爲這個問題不難解答，顯然是巴洛奇在麥勞萊客棧外面某一處受到襲擊，受了重傷，無法走到醫院求醫，然後找個地方躲一躲，在他喪生之前做一宗十分重要的事情，它可能跟牆上寫的文字以及數字有關。

「神聖的巴黎」眞正的含意是甚麼？一連串的「3」字，表示甚麼？

施探長苦苦思索，始終找不到結論。很快就進入深夜。

他單獨留在警署，默默的推測案情，雖然他很就接獲了幾種跟這一宗兇案有關的報告，知道巴洛奇沒有案底，根本不是巴黎的居民，不知道他身上有三種不同型的子彈，行兇的暴徒只是兩個，當然他沒有走進客棧之前受到另外一個殺手的襲擊了，甚至可以說他自知必死，他想說的話難以達到同黨那邊，故此他關上了房門立刻揮筆寫下那些字句。

他認爲自己一旦喪生，電視台的人必然走進客棧的房間拍照，牆上的文字就可以透過電視螢光幕給他的朋友看見，這種想法是很高明的，他隨身携帶「水筆」大概是他早有這種打算，換句話說，他活着的時候早已懂得他的處境十分危險，分分鐘可以死，就算是一名刦匪也不會如此孤立，從這個角度看，他極有可能是獨來獨往的特務。

想到特務，施探長就覺得心上一沉。爲了捕捉破案的靈感，施探長親自走向麥勞萊客棧。

巴黎那麼大，遊客擠擁，大大小小的酒店都宣告客滿的時候，規模比較細小的客棧也有顧客，儘管如此，接近蒙瑪特區的客棧仍是佔上風的，因爲那個地方是著名的紅燈區，夜總會以及脫衣舞劇院林立，且又緊貼公園，不管遊客想看色情艷舞抑或欣賞園林美景，總是有些便利，反之，貼近聖母院的客棧就比較冷落了，虔誠的教徒未必喜歡住在品流複雜的客棧，因此之故，施探長沒法猜得透牆上所寫的字句，索性宵深人靜的時候，親到那一間客棧看看。

三一七號房間已經封閉，監視它的探員，只是留在外邊，施探長駕到，店主當然開啓房門，讓他走進去。

探員蘇克也跟隨他入內，向他報告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

探長說：「你監視那個房間的一段時間，沒有人入內，我懂得了，現時我要靜靜的思索，你不必留下來，就讓我一個人留在房間好了，外邊如果有甚麼風吹草動，請你隨時走進來報告。」

他揮了揮手，蘇克走開了，他把强光電筒扭亮，向牆壁投射，有如藝術家欣賞一幅名畫似的細心去看巴洛奇的筆跡，沒有甚麼綫索的發現，頗爲失望。

由於那堵牆的左邊有一個玻璃窗，他打開了它，立刻看見聖母院的石階，頓有所悟，打開房門叫蘇克走進來。

探長說：「蘇克，你似乎是法國人，可能一向在巴黎，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不單是法國人，而且在巴黎出生，在巴黎讀書。」

「很好，你必然是對巴黎相當熟悉了，我想問你一件事情，你在童年讀書的時期，大概有許多時間在聖母院這一座教堂的石階走上走落，我記得起那些石階每一排都有些長筒，放在石階之下，稱做去水道，可以收藏一些細小的品物，你收我尋，我收你尋，有些兒童玩過這種遊戲，你有沒有玩過呢？」

「我在童年曾玩過這種遊戲，探長是否想叫我到石階那邊尋找一些甚麼呢？」

「是的，蘇克，你眞是聰明！我之所以想起石階那邊用來排除過多的水那些長筒，因爲我注視牆上的文字，發覺這一點，巴洛奇讚美巴黎，認爲它神聖，可能暗示有些重要文件放在聖母院的石階之下，至於一連串阿拉伯數字，全是三字，顯然它跟三字有關了，例如：第三排石階之下的去水長筒，或者第三十三排，總之，跟三字有關的長筒都是值得重視的，我在窗前保護你，如果有人向你襲擊，我可以使用長距離的來福槍，先行殺死他，只要你找到甚麼東西，認爲它跟巴洛奇有關，立刻向我揮手，回到我的身邊，整個任務交給你去做，現時你可以走開。」

蘇克奉命走開。

探長白天進入房間查案的時候，已經放下了一個手提的占士邦箱，箱內有一柄來福槍，可分可合，另有單管望遠鏡放在槍桿之上，那時探長正好利用它保護探員蘇克。

在槍口瞄準之下，他看見蘇克走到聖母院那邊，在一排排的石階上面搜索，偶然伸手到長筒形的去水道摸索，最後，蘇克站起來，揮了揮手，然後走下石階。

蘇克果然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了，只要他走回來，探長就可以把它看做藝術品似的欣賞，不過，由蘇克立脚之處走回麥勞萊客棧，那一段路相當空曠，隨時發生危險，因此探長的心情仍然有些緊張，不敢放鬆半步，緊握那一枝來福槍，而且利用望遠鏡向他那邊瞄準。

還差一百碼蘇克就回到麥勞萊客棧了，突然有人在暗處走出來，右手動了一動，蘇克就倒地打滾，顯然他被一柄裝置滅聲器的手槍擊中，似乎沒法活下去。

探長勃然大怒，立刻發射，向那個兇手襲擊。

兇手絕不提防高處有人放槍射擊，慘呼一聲，倒在蘇克的身邊。

探長担心他有同伴，不敢走下去，索性使用「對講機」通知警車駛向聖母院路，說清楚路上已經有兩個屍體，如果他們碰上了匪徒，格殺勿論。

只是說了短短的幾句，探長就要集中精神對付兇手那一帮人了，他把來福槍的槍嘴向下邊瞄準，還沒有發射，已經有人在下邊仰擊，向他偷襲，僥倖沒有打中他，不過，玻璃窗被擊破，破碎的玻璃飛濺，使他的掌背割傷。

他忍着痛楚，從房間的牆角拿出那個占士邦箱來，作爲擋箭牌，有機會就向下邊放冷槍，暫時可以抵擋一陣。

不管對方是那一路人馬，只要他能够捱下去，勝利必然屬於他，因爲警車就快到來。

這樣的一想，他就勇氣倍增，雙方駁火的時間十分短暫，警車自遠而近，嗚嗚的警笛之聲十分刺耳，下邊的槍聲疏疏落落，顯然是那些匪徒全面撤退。

對方實在有多少人呢？究竟是那一路邪門人馬呢？探長對這些問題，並不關心，他所關心的只是這一點，對方向他射擊之際，已經貼近探員蘇克，如籌果克冒險找到的東西落在敵人的手中，那就前功盡棄。

他很是焦躁，守候了一會，醫官「奧斯尼」跟三個警員走到三一七號房間找他，向他報告下邊的槍戰結果，還對他說知，探員已經死去，左手緊握着一個圓筒，似是菲林，他才放心。

他對蘇克之死，有些傷心，做探員的人，身上帶槍，隨時有可能跟匪帮駁火，亦即隨時可以送命，這一層道理他當然是明白的，因此之故，他很快就壓抑哀傷的心情，進行破案各種活動。

他吩咐心腹的探員卡利盡快把死者左手掌心所握的一筒菲林冲晒出來，看看它是甚麼，另一方面，他派人通知探員蘇克的家人到殮房認屍，此外，他還跟警官奧斯尼密談，證實他剛才跟匪帮槍戰的忖測，希望對那一宗兇案有更深的認識。

殘夜將盡，他回到警署，在探長室裏面細心去看那些照片，一共有八張照片，好像介紹某一處的風景，四張照片是岸上拍攝的，另外四張照片，在水中拍攝，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那一處海底的景象，最大的特色就是海底有許多個方格，此外，沒有甚麼異象。

看來那些照片是很艱苦才獲得的，不過，並非圈子裏面的人，對它仍是茫然，探長從腦海中多次搜索過去的夢痕，他已經到過不少地方，對那些照片仍是一籌莫展，無法想像它有甚麼地方如此珍貴，值得有人爲了它賣命。

探長看不出是甚麼地方，只好在翌日上午拜訪地理專家摩倫博士求教。

摩倫博士說：「從那些照片觀察，我認爲那個海底只是淺水的海底，海水決不會超過五十呎深，假如海水太過深，沒法看得那麼清楚，照我的看法，地球上面有五十呎深的海底非常之多，不過，它的紋理呈現方格形，那些地方都是很稀奇的，顯然是人爲的格局了，我認爲它是秘密基地，正在進行一些秘密勾當，我對海底認識不够深刻，所能奉告的只是這些。」

探長說道：「如果那些照片相當重要，必然是有人在海底企圖幹甚麼邪惡的勾當了，近來有許多專家躲在隱秘的地方製造秘密武器，不見得他們把海底看做工場吧？」

「他們是否把海底看做工場去製造秘密武器呢？不得而知，照我的觀點說，全世界沒有一個科學家在海底打主意，原因是在海底製造的武器只能在海中施展出來，無論如何，它比不上在空中發射的武器那麼有用，我對你沒有甚麼帮助，你想找尋那些照片的眞相，還是跟情報局長商量吧。」

摩倫博士的話很有價值，分手之後，探長立刻拜訪法國的情報局長歐德。

歐德以局長的身份說：「施探長，死者巴洛奇的身份，我們已經查探出來，他一直攪情報工作，可惜他的態度不够明朗，可能因此惹下殺身之禍。」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是兩面人呢？」

「他不止是兩面人，同時替蘇聯以及美國做特務，分別調查這兩個大國想知道的情報，還在百忙中把他調查得到的軍事秘密賣給國際間諜，從來沒有人幹得這樣出色。」

「有些人天生就是喜歡找刺激的，碰上了有新條件，不惜把自己的生命作孤注一擲，另外一些人被美色所誘，或者輸了錢，不惜冒險找尋捷徑發財，各有各的一套，巴洛奇究竟爲了甚麼幹得這樣兇呢？這個問題，不必研究，假如那些照片並非對法國不利，我們用不着繼續偵查，你知道的，我一向對情報工作不感興趣。」

歐德笑了笑，說：「可惜它對法國不利。」

「那個海底在甚麼地方呢？何以它對法國不利呢？」探長有些詫異。

「我也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不過，我已經懂得它的目標是甚麼，不妨說它始終是對法國不利的，因此之故，我們不能够袖手旁觀。」

探長想了想，說：「雖然死者係國際知名的特務，這一宗命案由情報局接手辦理，我樂於卸責，不過，我是法國警探方面的人，爲了預防同樣的血案發生，我仍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假如你認爲它並非最高級的秘密，希望你透露多少消息，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實在無法想像得到有些秘密武器必須在海底製造。」

歐德說：「探長，你是否有這個想法，認爲在海底進行一些秘密工作一定要製造武器呢？現時蘇聯當局十分担心美國在太空競賽佔了優勢，令到他們本來在地面以及地球上空所佔的優勢化爲烏有，很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是，戰爭爆發，一定要有足够的糧食，他們根本上就是不够糧食的國家，有甚麼辦法貯糧備戰呢？這個問題沒法解決，它不敢冒險，發動戰爭，因此它急於找尋捷徑獲得更多的糧食，不惜在海底建立巨型的農場。」

「我明白了，那張照片所顯示的地方就是海底農場。」探長很快回答。

「是的，我也有這種想法，是否屬實呢？暫時難於定奪，法國情報局的人分散海外各地，不久自有分曉，你不必太過担心了。」最後，歐德很冷靜的說。

蒙瑪特區蛇頭葛烈達

施探長回到警署，把他查探這件案所索涉到的人物提供的資料，放在一起，細心研究，他也相信照片上面顯示出來的形態，確有可能是海底農場，它究竟是世界上那一個角落呢？沒有準確的結論之前，難以判斷，無論如何，它並非法國境內任何一處，對他來說，可以省掉一種憂慮，不過，他管轄的一個探員喪生，他是探長，覺得面目無光，他必須繼續查勘抓住兇手，替死者報仇，從這方面看，他就不能够置身事外，唯有盡量找尋隱蔽的綫索。

照他想，巴洛奇並非一向住在巴黎，如果這傢伙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留在巴黎，

不必在對方追殺的時候才找尋客棧住宿，雖然麥勞萊客棧裏面的人以爲店主麥勞萊都矢口否認他們對巴洛奇絕不認識，巴洛奇起碼知道那個地方有一間客棧，三一七號房間打開窗子就可以望得見聖母院路，他然後匆匆忙忙的要了那個房間，此外，巴洛奇是否把菲林放入石階之下的去水瓦筒裏面呢？仍有研究，假如它是他本人放入瓦筒的，他用不着在牆上寫下那麼多的阿拉伯數字，全是「3」字，看來他未必是親手把菲林送到石階下面收藏，幹這種工作的另有其人，他只是得到一些風聲而已，進一步推想，巴洛奇並非在三幾天之內才進入巴黎的，雖然他不是在巴黎居留數月之久，總會留下來有旬日過外，他沒有遇害之前，肯定他會到處逛逛，他是個體力旺盛的男人，遲早會走進巴黎色情場合最多的「蒙瑪特區」，說不定有人跟他碰過頭，無可奈何當中，只好走到蒙瑪特區看看。

普通人走進蒙瑪特區企圖找尋一些破案的綫索，必然白費氣力，施探長就不同，他闖入脫衣舞院林立的一角，拜訪當地的「蛇頭」葛烈達。

那個中年婦人已經有四十多歲，看來她仍有點風韻，假如她在美國西北角一個僻靜的城裏賣弄風情，仍有一些發了橫財的牛郎追求她，甚至爲了愛情拔槍應戰，可是，她置身於萬紫千紅的蒙瑪特區，佳麗太多了，她自問鬥不過她們，索性投入黑帮，變成當地黑帮頭子胡洪的情婦，胡洪死了，她就掌握大權，控制當地的色情架步。

這種女人一向是面面俱圓的，如跟警方打交情，不止一次，聖母院路那邊的施探長親自駕臨，她當然是笑臉相迎。

施探長落坐，她送上名烟美酒，向他打趣：「探長如果看上了某一個舞娘，我一定把她雙手奉送，有話直說吧，不必客氣。」

施探長笑了笑，說：「今日我登門拜訪，並非垂涎美色，希望你別逼她爬上我的雙人大床，我只是想跟你做個交易，我知道你控制的邪牌女人有幾十個是受到法庭判決，需要警方監視的，她們每週必須向警方報到，而且受人管束，對你是很不便的，如果你協助我破案，把殺死巴洛奇的兇手抓出來，我就設法解除那些邪牌女人的束縛，讓她們得到眞正的自由，你的意思怎樣？」

「作爲一個交換，你提出來的條件太過輕微了，我希望你給我比較優厚的條件，我的意思是想你放走一個人。」葛烈達很悠閒的說說。

施探長頗爲詫異說：「你需要我放走你的人嗎？他是否兇手，被判死刑呢？」

「不，這個人不是兇手，她沒有被判任何一種刑罰，只是被人軟禁在玻璃屋內而已，還有一點，我必須多講一句，這個人並非彪形大漢，只是千嬌百媚的女人，她決不會行兇。」

「爲甚麼你要我協助你一臂之力把她放走呢？」

「這是我的事，你不必理會。」

「好的，她被甚麼人軟禁起來？最好我知道她在巴黎是一個怎樣身份的女人，幹些甚麼？因何她被人綁架軟禁？你逐個問題回答我好嗎？」

「當然可以，我先行講出她的芳名，她就是巴黎紅磨坊夜總會跳肯肯舞首席舞娘歌麗絲，如果你曾經跟朋友到紅磨坊欣賞艷舞，你應該記得起她，由於她的交遊廣闊，法國情報局長歐德認爲她是間諜，却又沒法抓到她犯罪的證據，索性把她軟禁在山邊的石屋，如果你能把她救出來，我只是打個電話給她，她就會替你找出殺死巴洛奇的兇手來，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殺死巴洛奇的兇手係她的手下，她就有辦法把他交出來。」

「正是如此。」

「有一件事情我仍然猜不透，如果法國情報局長歐德沒法抓到她的犯罪行爲的證據，只是把她軟禁起來，那是沒用的，難道他有本領把她軟禁一生嗎？」

「他當然不會把她軟禁一生，大概他的意思認爲把她拘押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表面上看來，該處的防守力量很薄弱，誘惑她的同黨到那個地方救她，到時抓住她的同黨，就可以從他們口中把她的犯罪行爲招供。」

「這個方法不錯，我自信有辦法救她，你等着看吧，現時請你把她被囚禁的地點說出來。」

「說起來我眞是太過沒用了，我只是知道有這件事，不知道她囚禁在甚麼地方，只能告訴你，該處係山邊石屋。」

「那不要緊，我自行查探好了，三天之內，我就把她送到了府上。」

最後，施探長很有把握的說。

探長救出女諜

施探長果然有辦法，翌日他再度拜訪情報局長歐德，落坐不久他就很冷靜的說：「上次你說過巴洛奇這個人是三重身份，本身是美國特務，暗中替蘇聯工作，此外，他還把調查得到的秘密賣給國際間諜，就算他不是國際間諜，也跟某處一個國際間諜搭上，實情如此，他死前跟甚麼人接觸過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經過深入查探之後，我才知道他死前跟一個女人秘密接觸過兩次，最後一次接觸還在床上進行的，相信他倆除了生意上的接觸還有肉體上的接觸，那個女人就是紅磨坊夜總會首席舞娘歌麗絲，可惜她已失踪，否則，我有辦法跟她晤談之際逼她招供。」

「爲甚麼巴洛奇找她呢？是否他打算把那些菲林賣給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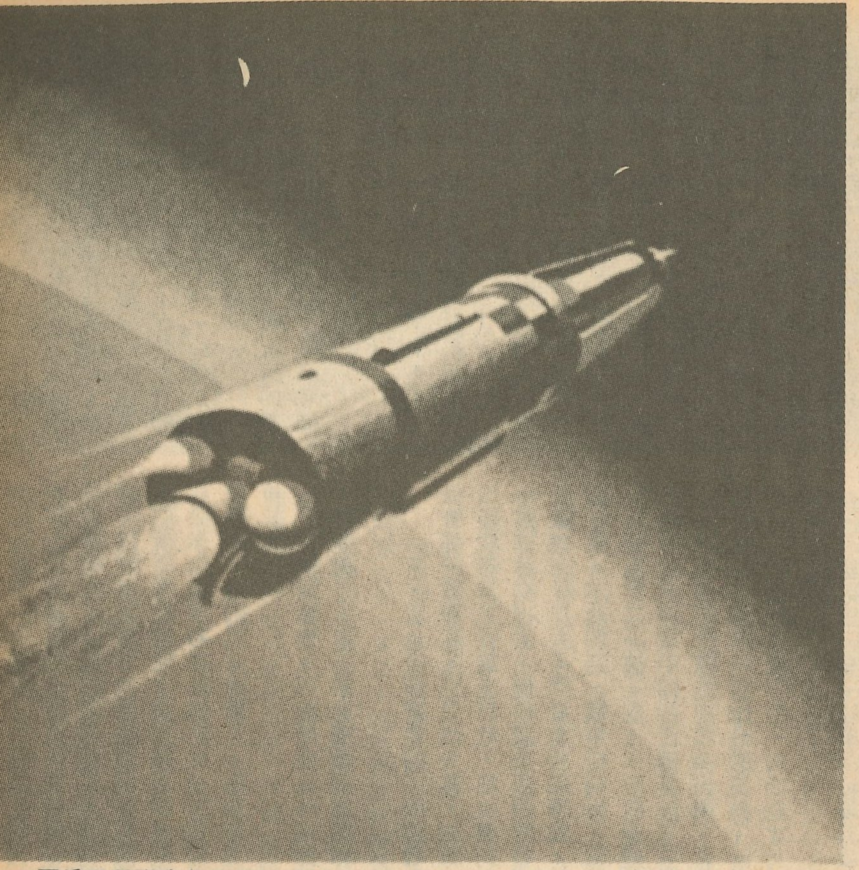
「不，撈間諜這一行特別重視交情，巴洛奇本身有一種屬於美國軍事上的秘密，打算跟她交換，那捲菲林其實是藏在她那邊的，並非巴洛奇拍攝得來，她相信巴洛奇，以二十四小時爲限，先行把菲林交給她，由他潛赴巴黎的一個秘密地點，把它跟甚麼人交換，假如他超過這個鐘點沒法把他答應的秘密交出來，她就不留情，把他殺掉，這件事情演變下去，巴洛奇惹下殺身之禍，可以說她是眞正的兇手。」

「巴洛奇答應跟她交換的情報是甚麼呢？」

「聽說它是美國空軍在月球駐防必需

的氧氣供應倉庫，要是蘇聯派出來的戰機在逼近月球的時候發射火箭，擊毁那個倉庫，相信月球上面的美國人，約五六百個，全部會缺氧身亡，那個情報比較蘇聯建立的海底農場更加有價值，故此她答應交換。」

「假如你有機會跟她碰頭，你憑甚麼本領逼她招供做呢？」



圖爲盟國聯合作戰部隊發射的越洲飛彈，身上有硬壳，不怕對方用地對空飛彈截擊。

顯然歐德對他所講的話發生興趣了，施探長想了一想，說：「我是探長，對一個不肯洩漏秘密的疑犯，另有一套，就以眼前的一宗血案來說，拋開間諜活動不談，只談謀殺方面，我已經抓了當晚發槍射擊巴洛奇以及槍殺探員蘇克的兇手，如果他在法庭上面供述，由她派遣，她係兩宗血案的幕後人，她就會判處終身監禁，憑着這一點，我認爲她一定屈服，聽說最近她失踪，跟情報局有關，也許你知悉，如果她確實落在你的手上，希望你肯讓我見見她。」

歐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探長，這一宗連環槍殺案原來是這樣複雜的，眞是出乎意料之外，我相當幸運，在她潛赴石屋幽會的時候突然出擊，把她軟禁起來，可惜她的情郎沒有赴約，抓不到他，我正在担心怎樣逼她吐露秘密，因爲我沒有權力非法禁錮一個女人的，碰上了你，再好也沒有了，現時我把她交給你，由你決定怎樣對付她吧，不過，你進入石屋之後，在石屋外面我派出去的八個特務殺手，仍不撤退，除非你企圖把她劫走，否則，你是很安全的。」

儘管施探長係多年的老友，歐德仍要給他一些心理上的威脅。

探長聽了，毫不在乎，說：「我怎會把她劫走，別忘記，她只是一名舞娘，不是一枚大鑽石！」

歐德笑了笑，說：「探長，你是否現時就想去看她呢？」

「打鐵趁熱，最好現時就去看她，如果我在她身上得到甚麼寶貴的資料，一定毫不保留的把它交出來。」

「好，我派人坐在你的汽車司機座位旁邊，由他帶路，你的汽車是否停放在戶外呢？」

「是的，它確是停放在戶外。」

探長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便立即告辭了。

情報局長派出最親信的一個情報員「哈里」監視他，兼且引路。

由他協助，施探長很順利的抵達了石屋戶外，他對哈里說道：「我今次行動仍是秘密性質，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在旁，她一曾定守口如瓶，你在戶外等候一會，好嗎？」

哈里點點頭答應，眼見探長駕車駛入那間石屋，他沒有工作做，只是在戶外徘徊，他做夢也想不到施探長運用「掉包」的方式，偷龍轉鳳，汽車的貯物箱裏面已經有一名舞女躲着，她憑着一個蛙人用的氧氣筒，故此那個地方完全封密也不愁缺少氧氣，後來——施探長故意把汽車的車頭朝着石屋圍牆入口那邊放置，她偷偷的爬出來，利用汽車掩護，讓施探長入屋把她帶走，然後交換，那就很順利的救出了她。

歌麗絲仍然利用氧氣筒躲在貯物箱裏面，施探長一出一入，沒有人檢查他的汽車，因此這個計劃很順利就完成，至於掉包的女人，故意在大客廳裏面走動，讓情報局的人透過玻璃窗用望遠鏡眺望，看得清清楚楚，她與歌麗絲的臉貌相似，體型一流，還穿上歌麗絲的衣裳，跟歌麗絲被人帶走的模樣十分逼眞，當然她可以冒充歌麗絲，而不至於被人揭穿眞相。

施探長救了歌麗絲，把她送到葛烈達的寓所，葛烈達大感詫異，說：「施華先生，你眞是一名出色的探長！」

施探長說：「你答應過我，假如我把她救出來，她就肯吐露全部秘密，把槍殺蘇克探員的兇手交出來，在車廂之內，她一直躲在貯物箱，我沒有機會跟她交談，

現時請你把我的身份以及我希望知道的秘密說出來。」

有言在先，葛烈達當然不會反悔，他先行對歌麗絲講述探長怎樣佈局救她，他想知道一些甚麼，然後對歌麗絲十分誠懇的說：「妳一定要帮我的忙，滿足探長的需要，不然的話，我就站不穩，妳知道的，如果我站不穩，妳也站不穩。」

「好的，我答應你，現時我所講的話全部屬實！你有甚麼疑問，請你隨意發問吧。」

歌麗絲毅然說。

施探長說：「我開始發問了，是否你保管一筒菲林，它跟蘇聯的海底農場有關呢？」

「是的，它確是由一個國際間諜放在我的寓所，待價而沽，他提出來的條件是美金二百萬元，事成之後，給我十份之一的佣金，此外，我如果沒法找到買主，可以用別的秘密文件跟它交換，包括太空秘密武器或者地面的國防秘密。巴洛奇跟我的交情很深，他堅持先行取去那一筒菲林，由他交到甚麼人的手上，看貨議價，否則，他沒法先行籌得二百萬美元。」

探長說：「因此巴洛奇招惹了殺身之禍，是也不是呢？」

「是的，整件案的過程，你懂得比我更加清楚，我只能對你說知，我沒有派人殺他。」

「那一帮人馬殺他呢？」

「還用說嗎？巴洛奇這個傻瓜帶了菲林到一個很有份量的人那邊，讓對方看貨，跟着他離開，不過一會，他就遇伏身受重傷了，顯然是買主不想付出巨欵，卻又妄想取得那一筒菲林，故此派人行兇，他料不到巴洛奇走開，不久，先行暗中把菲林收藏起來，故此巴洛奇死了，他毫無所獲，只好派人看守巴洛奇離開他走過的路，它就是聖母院路，後來蘇克探員取得菲林向你作出手勢表示他巳成功，你看見那個手勢，他的爪牙也看見，因此蘇克也被槍殺！」

「照這樣看，那個隱藏在暗處的幕後人就是兇手，這一宗連環槍殺案跟你無關了。」

「不，我也受到牽連的，因爲我負責保管那一筒菲林，它竟然失落，對方可能懷疑我吞掉二百萬元巨欵，把複製的另外一筒菲林交出去，倘倖我被法國情報局局長歐德先生捉去，等於有人保護我，他沒法下手，不然的話，我早巳喪生。」

探長吃了一驚，說：「現時你豈不是危機四伏，隨時中彈身亡嗎？」

「是的，你既然把我救出來，希望由你保護我，進行一項救命的工作。」

「要進行怎樣子的一項活動才可以救你呢？」

「我認爲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我，由我引路，坐在一艘快艇之內，你駕駛它，在夜間潛赴天鵝島，利用紅外光攝影機，先在岸上拍照，又在海底拍照，把那些照片交還給我，你肯不肯爲了我冒險走一次呢？」

「快艇在甚麼地方出現呢？」

「在美國聖地牙哥或者墨西哥開出，都可以如願以償，抵達天鵝島，最簡單的一種途徑，就是那艘快艇由古巴海岸開駛，究竟我們要選擇那一種途徑呢？任由你決定好了。」

「天鵝島大概是在古巴伸展到加勒比海哪個方向的海中荒島了，是否如此？」

「是的，我還知道海上的航綫，怎樣航行，才可以避開古巴的海上巡邏快艇。」她很率直的說。

既然局勢拉得那麼緊，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施探長不能不信任她，冒險到天鵝島探索秘密。

他們二人先行研究天鵝島的形勢，打開地圖看看，立刻發覺她所說的天鵝島，準確的位置就是在加勒比海最爲貼近中央的一處，那個地方雖然大海茫茫，以前並非海洋，而是陸地，有一系列的火山，至今仍然在海底找到若干火山的基層山脈，她說的天鵝島只是隨意定名，因爲荒島的形狀有如天鵝，故有這個美麗的名稱，其實它是火山的尖端，伸出海面，論理它距離海底有七千呎過外，決不會變成只有五十呎深的淺海，顯然是菲林所見的海底只是火山湖，並非眞正的海底了，想到那邊去，潛入湖中拍照，必須利用快艇，最爲接近那些火山島的一個地方，並非墨西哥或美國境內任何一處，它是獨立的國家，政治立場沒有發生偏差，這個國家就是「牙買加」，如果他們決心探索秘密，以遊客的身份出現，乘坐航機由巴黎飛往牙買加機場，離開機場之後，就在牙買加購買一艘快艇好了，他們必須携帶的紅外綫攝影機以及海底拍攝專用的海底攝影器材，都可以把它看作行李的一部份，拆卸了它，以便携帶，到時自行把它帶到快艇上面裝嵌，恢復原來的形狀。

爲了旅遊方面的便利，他倆索性裝模作樣，自稱是新婚夫婦，此行純然是找個美麗的地方度蜜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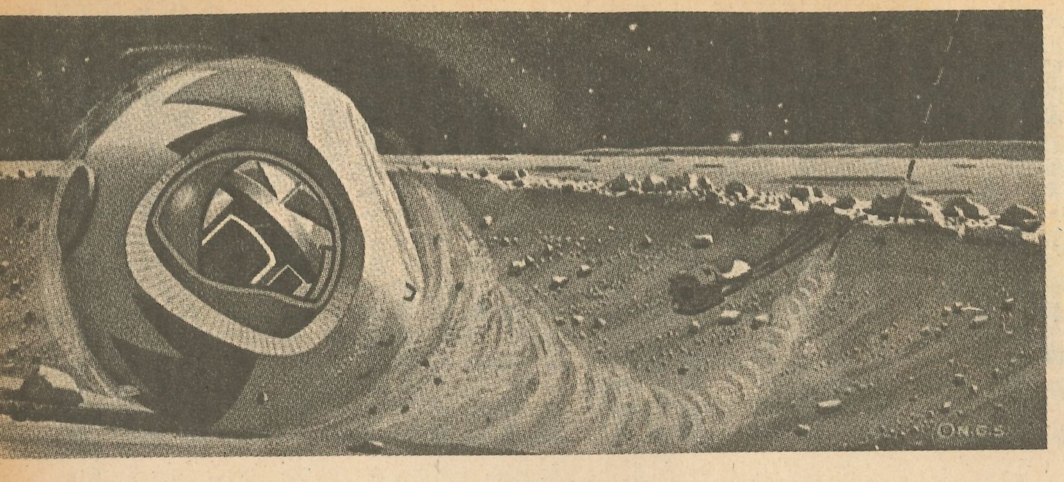
歌麗絲根本上就是水性楊花的女人，看見施探長身型雄偉，有點明星腔，乾柴烈火，一拍而合，兩人還沒有啓程巳經睡在一起，因此之後，進行這一項爆炸性的行動，十分順利。

抵達「牙買加島」，購買快艇，還在快艇上面裝嵌海底攝影的器材，這一連串的工作，都巳辦妥，兩人就在風高月黑的晚上出動。

從地圖上面計算，這一次航程要花掉八小時才可以抵達，他們必須在天亮之前回航，故此入黑就要啓航。

快艇離開了牙買加島，施探長說：「如果我們所走的路相當正確，天鵝島距離古巴不遠，它是蘇聯的海底農場，古巴當局必然負責保護它，說不定每隔兩三個鐘頭就有炮艇，在海上巡邏一次，至於天鵝島，肯定有人駐守，你說過有辦法闖入禁區，避過岸上以及海上的守衛，我完全信任你，現時我們巳經出動了，你不妨把巳經獲得的資料講出來，互相研究，如果你仍是守口如瓶，我就不再開口。」

歌麗絲聽了，嫣然一笑，說道：「我們巳經發生愛情，甚麼話不可以說呢？我從他們的核心特務獲悉，古巴當局每晚都有兩艘炮艇，繞着天鵝島的海面巡邏，一艘從東面駛向西方，另外一艘的位置剛剛相反，由西面駛向東方，每隔兩小時繞過



圖爲美國超級戰機在高空投下的巨型「中子彈」，落地後爆炸。

天鵝島一週，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找到兩艘炮艇會合的交叉點，跟着看見它分別駛開，然後沿着交叉點駕駛快艇駛向前面去，必須減低速度，假如他們使用海中錄音器也不會發覺快艇的行踪，因爲它所採取的音响不會超過兩艘快艇在海中航行加起來的音響，甚至岸上另有海中雷達網的設備也難以獲悉對方的行踪，一句話說，我們盡量利用古巴炮艇的音響的擾亂對方的海中雷達網設施，這樣做才可以安然進入火山湖之內。

「此外，我們還要把握時間，在兩艘炮艇再度巡邏到原來會合的地點，看見它駛過，然後回航，照核心的特務稱述，島上擁有最犀利的武器，海上又有炮艇巡邏，我們絕非敵手，只能把握時間去做各種活動，絕對不能够讓他們發覺，一旦行踪敗露，我們就完了，成功或失敗的比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

她很鄭重的說。

看來這一次冒險潛入對方的秘窟拍照，凶多吉少，不過，她所講的話如果屬實，按步就班的去做，仍是有可能大功告成的，施探長想了想，說：「我們巳經沒有選擇，只好集中精神照原定計劃去做，照我所知，任何一個國家在海上巡邏的炮艇必然是船頭有紅燈高懸的，這樣做避免它跟迎面駛過來的任何船艇相撞，料想古巴的炮艇不會例外，只是我們看見紅燈，便即獲悉它的動向，兩盞紅燈十分貼近，就是它會合的地點，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一種活動，假如看不見紅燈或者任何一種燈光在海上出現，切勿冒險向前航行。」

「是的，你巳經懂得了全部秘密，一切由你作主了，施探長！」她乘機推卸責任。施探長很勇敢的說：「我必然盡力而爲。」

探長闖入鯊魚重地

兩人傾全力出擊，進入了禁區，便即停航，後來，發覺兩點紅色的燈光在海上出現，聚在一起，不久，緩緩的分開，各走各路，跟她說過的景色完全相同，施探長喜形於色，說：「我們成功了一半！」

他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看見前面有一連串的山形起伏，恰巧抱住一處海面，如果兩個地方沒有水，便是深邃的山谷，他認爲那是最適宜於下海潛泳的地點了，帶了潛泳拍照的器材下海，花了一段時間，有點焦躁。

歌麗絲突然向他提出一個警告，說：「在岸上看守的人，有許多種犀利的武器，如果他們沒有蛙人在海中守衛，可能利用鯊魚，甚至利用八爪魚，你必須携帶佩刀以及水中打獵用的漁叉，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巳經準備齊全了，快艇上面有一柄鋒利的大刀，除非逼不得巳，切勿開槍射擊，即使槍嘴套上了滅聲器，仍是有危險的，因爲槍聲使空氣很强烈的震動，敵人很容易探測得到。」

說完，施探長像一個黑影似的潛入海中。

快艇上面僅有她一個，四方八面黑沉沉，雖然她是特務圈子裏面相當傑出的人物，可是，她的秘密武器只是迷人的淺笑以及曲綫玲瓏的身段，一旦置身於孤立無援的快艇，前面就是敵人控制的秘窟，這種遭遇是她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不自覺的心慌意亂，彷彿大禍臨頭。

她呆呆的坐着，偶然把視綫投在船頭那邊，她有一個出奇的幻想，自己嚇自己，認爲海裏就快有一個黑衣人爬上來，此人並非探長施華。

她十分吃力才把不穩定的情緒控制。

突然，她聽到一些細碎的微聲，好像有人從海裏攀登船頭。

這一驚非同小可，她嚇得整個人跳起來。

在她的視綫所及之處，船頭那邊的確有一隻手，不過，它比較一般人的手臂細小，但都很長，很快就伸到她的脚下。

跟着有另外一條手臂伸到船上來。

她不理會那些黑沉沉的東西是否幻覺，揮刀便斬。

她一口氣斬斷了三條長長的手臂，看見一個巨大的頭在船上出現，頓有所悟，她看見的東西不是人，也不是水怪，百份之百是八爪魚，嚇得渾身發抖。

她的刀在發抖的時候跌下來，錚的一聲，她無暇撿起它了，趕快退後一步，轉身飛奔，走進了船艙，隨手關上了門。

八爪魚的觸鬚很長，她只是斬了三條觸鬚的一截，那種傷害不能够阻止牠進攻，雖然她巳經逃入船艙，八爪魚的頭太大，沒法伸進來，牠仍可以用觸鬚撞破了玻璃窗伸進來的，她的手上沒有大刀，有的只是漁叉，她被逼應戰，只好揮舞魚叉保

護自己，盡力閃避，沒有被長長的觸鬚捲住。

她越來越加軟弱，甚至沒有氣力把漁叉向前衝刺，看來她就快被八爪魚捲住，就在這時，救星突然出現，她看見窗外有一個人揮動「電叉」向八爪魚作戰，他正是她的心上人施華，喜極狂呼。

以前蛙人下海只是使用鋼叉，現時巳經有了轉變，同是一柄鋼叉，却在它的長桿有一個電箱連結在一起，沒有刺中目標之前，不能够放電，否則，海水有電，他也遭殃，刺中了一條魚，然後放電，即發即收，牠就會死在電流之下，電力並非强大到使海水受到它的影响，故此向魚類進攻的人只有輕微的震動，不會受傷，如果那種電叉在岸上施展，他更加安全，因爲空氣不會傳送電力。

八爪魚雖厲害，鬥不過電叉，牠還沒有伸出長長的觸鬚捲住對方的身體，巳經死在電力之下，伸入船艙之內的觸鬚也變成軟綿綿的一堆肉，沒法加害任何人了，歌麗絲因此獲救，她打開船艙的門走出去，緊緊的跟他擁吻，興奮到說不出話來。

施探長跟她合力把八爪魚的屍體推入海中，收拾各物，隨即把快艇向原路駛回去。

本來他倆可以很順利的回航，可惜殺了一條八爪魚，牠身上的血流出來，引致鯊魚羣結隊而來，搶着吃牠，整個海面突然出現騷動的景象，警鈴响個不停。

施探長說：「我們不能够守候到古巴兩艘炮艇會合之後回航了，不管死活，立刻以最高的速度向前衝過去！」

說完，他吩咐歌麗絲開船，他在船上最有份量的火箭台上面留守，萬一岸上有火箭發射，就用「地對空」的火箭迎擊。

那種火箭很細，如果用它進攻，它不够份量，可是，用它對付外邊射過來的火箭，它仍是很有效的，因爲它可以跟任何一枚火箭在空中爆炸。

果然不出所料，快艇剛剛疾駛，便即看見空中有一縷紅色的火光，向他倆飛射過來，施探長大喝一聲：「來得好！」便即發射火箭。

那種袖珍火箭比較暖水壺更加細小，居然發生威力，把空中以拋物綫形狀投下的一枚大火箭擊中，隆然一聲，兩枚火箭一齊爆炸，在空中出現耀目的火網，十分壯觀。

緊隨着那一枚火箭繼續發射的火箭，還有七枚，先後被擊落，在空中散佈無數光華，快艇在强光照映之下衝過去，沒有損傷，越去越遠，沒有火箭向他倆追擊了，他倆才鬆了一口氣，立刻要應付兩艘炮艇。

他倆的運氣眞好，炮艇巳經分途駛出去，即使看見空中出現火網，沒法在三幾分鐘之內駛到會合的地點，到了它回航之際，快艇巳經在視綫中消失了，兩人情不自禁，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施華，你是否巳經在海底拍了許多幅照片呢？」

「是的，更加重要的證物並非甚麼照片，而是一條條剛剛長成的麵包樹，它就是當年英國派船到西印度羣島種植的一種樹木，它結出來的菓子相當大，榨出來的汁液可以製造麵包，借此解决了殖民地的飢民的恐慌，我對植物方面認識很少，直到現在，才知道那種麵包樹能够在海底種植，我巳經拔了十多條幼樹，它就是海底農場的鐵證。」

「你打算怎樣子利用它去證實蘇聯巳經準備大批糧食，打算展開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施探長想了想，說：「我現時仍然沒有主意打算怎樣做，只是隱約感到它是一種證物而巳，我突然想起了一種頗爲重要的事情，爲了救你，我找到一個舞女扮演你，那樣安排不能够永遠拖下去，我必須向情報局長當面解釋，叫他立刻釋放她，他是一個功利主義的人，有了海底農場的證物到手，不管我幹了怎樣對不起他的事情，他都會原諒，你不必替我担心，反而你本身的安全有些憂慮，希望你暫時躲起來，免得他向你追究，因爲這件案證明你的身份確是國際間諜。」

「逃到甚麼地方好呢？」

「我對你的境況所知甚微，不能够替你決定留在甚應地方比較安全，你可以任意選擇一個地方躲起來，你需要的生活費，我可以透過蒙瑪特區女强人葛烈達送給你。」

「施華，你只是一名探長，並非巴黎的總探長，怎會有那麼多的錢呢？」

「我一向沒有錢，不過，這一宗大案巳經纏在我的身上，我索性捲入漩渦，替北約的盟國着想，殺滅天鵝島，事成之後，我起碼有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因此之故，我不妨把歷年的私蓄先行拿出來，供給你享用。」

歌麗絲由衷的感激他，說道：「施華，我從來沒有愛上過任何一個人，只是除了你，希望你珍惜這一段感情，功成身退之後，辭了探長的職務，跟我永遠聚在一起！」

他倆回到巴黎，歌麗絲果然躲起來，施探長單獨拜訪情報局長歐德，第一句就向對方道歉，承認他施展偷龍轉鳳之計，把歌麗絲帶走，跟着講述他駕駛快艇闖入天鵝島的情形，最後，送上照片以及海底麵包樹。

歐德本來想責備他，看見他有那麼超卓的成就，將功贖罪，不再埋怨了，索性展開更爲深入的研究，說：「你走開之後的幾天，美國駐守法國的情報局高級官員，跟我密密接觸，他對我說知，站在盟國的立場，必須設法毁滅蘇聯的海底農場，事實擺在眼前，蘇聯不敢發動戰爭，因爲他們本身缺少糧食，屬於衞星國的人，同樣的缺少糧食，目前只靠羅馬尼亞這個國家供應糧食給它，當然不够，故此它要經常向外購買大麥小麥和白米，假如他們有足够的糧食，就會挑起世界大戰，爲了大局着想，必須制止它，既然你找到了海底農場的所在地，而且知道它是麵包樹，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即將出動，炸毁天鵝島，事成之後，你可以獲得很高的獎金，到時探長也不必幹了，希望你跟我帶了證物找卡理博士談談，他就是美國情報局的副主任，派往歐洲工作，長居巴黎。」

施探長喜形於色，當晚就跟歐德情報局長進入巴黎海洋生物研究院，拜訪卡理博士。

一封信揭穿麵包樹秘密

施探長把巴洛奇被殺的一宗命案作爲整個局勢的開端，順序報道他的工作過程，呈上麵包樹，附有照片，作爲證物。

卡理博士接過麵包樹，說：「你們把它放在泥土培養，大槪是担心它乾枯，不過，用泥土種植出來的麵包樹，沒有甚麼稀奇，根本上它就是在泥土生長的，我不能够判斷它的確是在海中種植。」

施探長的臉色一沉，說：「我巳經說過，那些麵包樹的確是我在海底拔出來的，我並非情報局裏面的人，我所見所聞，未必能够作準，假如你們派人到該處看看，便可證實我所說的話屬實，不過，這樣做是相當危險的，必須擁有最犀利的武器去抵擋守軍的火箭，還有一點，海中的鯊魚極多，還有八爪魚，不容輕視。」

卡理博士說：「施探長，並非我不信任你，你既然知道這一點，我們要是傾全力進攻天鵝島，只許勝，不許敗，萬一我們進攻的地方跟海底農場無關，那就會受到上峯指責，故此，我要得到更加充實的證據然後出擊，此外，我對你所拔取的海底麵包樹，仍有所疑，假如它眞的在海底生長，它的枝葉長期缺少陽光照射，不能够保持碧綠的顏色，那些葉子可能變得柔軟，有如海帶，爲了證實我的想法，我打算邀請美國海軍部帮助，派遣小潛艇，另外由法國空軍派出戰機以及垂直升降的戰機，又要一艘魚雷艇，必要時展開海空大戰，一切辦妥，務請你引路。」

這番話是他對施探長說的，探長聽了，爲之愕然，說：「那個荒島雖然在海底冒出來，屬於史前的火山島，一片荒凉，可是，它附近就是古巴，如果眞的爆發海空大戰，古巴可能出面干預，到時吃虧的人必然是我們，不可不愼。」

卡理博士傲然說：「假如古巴出擊，美國的空軍可以在一小時內把它炸到全國癱瘓，蘇聯距離太遠，沒法帮助它，有了這種顧慮，相信古巴當局不敢展開大規模的攻勢。」

探長不再開口了，他仍是覺得卡理博士太過狂妄，不過，這種感覺只能够擺在心上，不敢說出來，甚至不敢在歐局長的面前吐露半句，因爲卡理博士係法國情報局並肩作戰的戰友。

世界難料，兩個情報局長都想立功，決心作出最好的準備，聯手出動，把那天說的計劃變成事實，探長以及兩個情報局長都置身於法國魚雷艇，他不能潛水，故此海中另有一艘小潛艇。

至於戰機和垂直戰鬥機，却停放在魚雷艇的甲板上面。

那麼龐大的陣容，駛向加勒比海，的確是很少見的，由於天鵝島的方位剛剛是在公海之內，故此他們，不必通知古巴當局。

上次施探長自行駕駛一艘快艇闖入天鵝島的水域，巳經把航綫很詳細的紀錄下來，故此那時他慨然担任帶路的「領航員」，駕輕就熟，當然不會走錯路，可是，快要進入天鵝島的水域，他就要向兩個情報局長請示，對方有兩艘炮艇巡邏，要不要避開它。

照理應該避開它，不過，卡理博士一意孤行，說道：「我們的戰鬥力比它强大得多，何必閃閃縮縮？索性闖入禁區好了，他們妄想毁滅我們，一定被我們先行毁滅！」

卡理博士是這個戰鬥部隊的統帥，他說出來的話就是命令，既然有了決定，魚雷艇就加速駛向前面，艇上有兩架摺叠式幻影戰機以及兩架垂直升降的直升機，機上也裝置了空對地以及空對空的火箭，卡理博士下令，戰機留在艇上，兩架垂直升降戰鬥機先行升空，監視對方的活動。

這樣子的部署沒有甚麼不對，怎料對方早有防備，他們利用强大的雷達搜索器巳經獲悉敵人的行踪，不再派出炮艇在海上巡視了，但見任何一種飛機闖入領空，立刻發射蚊型火箭，密集射擊，因此之故，卡理博士那邊的垂直升降機剛剛飛到空中，向天鵝島那邊飛去，很快就遭遇到致命的襲擊，每一枝火箭比暖水壺還小，突然有一百二十枝火箭向它發射，普通的戰機沒法招架，眼前泛起了一片紅光，兩架垂直升降機便即墜毁，並且在空中爆炸。

歐德看了，說：「卡理博士，對方使用網型火箭出擊，如果他們向這一艘魚雷艇發射，我們必然喪生，切勿派遣摺叠式戰機升空，最好把魚雷艇撤退，由小潛艇單獨出擊，火箭沒法射入海中毁滅它。」

卡理博士接納了他們的建議，趕快撤退。

小潛艇奉命由海中進入天鵝島包括的火山湖，每隔三分鐘就向魚雷艇報告一次，它剛剛進入火山湖，即是上次施隊長潛入的水域，忽然中伏，雖然岸上沒有人出現，海上也沒有掃雷艇，它們仍然被魚雷擊中，「轟」然一聲，海水浮起了鮮紅的血漿，潛艇跟船員化爲烏有。

卡理博士異常震怒，却又無可奈何，只好下令撤退。

此行毁了一艘潛艇以及兩架垂直升降戰鬥機，另有一批船隻以及機師喪命，他老羞成怒，决心報復，不再研究海底農場的虛實了，索性把施隊長拔出來的海底麵包樹，看做眞有其事，呈請上峯作出快速的決定，要不要在那些麵包樹的幼苗生長到有菓實之前，把它全部炸毁。

很快就有回音了，美國海外情報局的局長安得拉親自到巴黎商量對策，他們認爲天鵝島有本領發射蚊型火箭以及從隱蔽的地方發射水雷，不必冒險進攻，索性使用遠距離發射的飛彈襲擊它好了，那種飛彈是最新的秘密武器，可以在貨船上發射，使對方防不勝防，它最犀利的就是厚達一呎的石棉外壳，即使碰上了飛彈，那一枚飛彈自行爆炸，仍然不能够阻止它繼續飛行，認爲它可以順利的摧毁天鵝島。

那種秘密武器本來不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使用，可是，形勢迫人，他們想毁滅天鵝島，只有這個辦法。

決定之後，立刻實現，那一枚好像神秘殺手的飛彈在千里達海面不遠之處發射，發射它的貨船仍是魚雷艇，不過僞裝爲貨船之形，照理它一定可以炸毁天鵝島，同時毁滅海底農場，怎料那枚飛彈只是飛

到天鵝島上空，自行爆炸，他們在較遠的一處用戰機在空中使用紅外光攝影機拍照，獲悉它爆炸的原因，只是碰上了一塊堅固的雲。

那塊雲擋住去路，跟鋼鐵同樣堅固，飛彈碰上了它當然是自行爆炸了，不消說，那種奇異的雲必然是用來防範飛彈襲擊的最新武器了，區區的一個荒島，他們出動飛彈也沒法攻入，委實可悲。

卡理博士認爲這一場決鬥是無可避免的了，索性向美國太空總署建議，利用高空襲擊的方法擊散「鋼鐵雲幕」，然後投下巨型炸彈，把天鵝島完全毀滅，不過，這一項建議不能夠在短短的十天八天決定，太空總署一定派人調查這件事，那一帮人起碼有一段時間休息，施探長也恢復他的職位，回到巴黎做探長了，他十分掛念歌麗絲，百忙中，他抽了一個空，到女强人葛烈達的寓所查問。

葛烈達迎他到客廳落坐，說：「探長，爲甚麼你這樣遲才來找她呢？她已經離開法國了。」

施探長心上一沉，說：「她到了甚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她到甚麼地方，她留下一封信，叫我當面交給你，也許那封信說出她在甚麼他方，你自己看吧。」葛烈達說。

施探長拆開那封信看看，它確是歌麗絲的筆跡，她寫下來的秘密相當驚人，他看了，不自覺的心裏發抖。

那封信最重要的一截，這樣寫下來：

「探長，天鵝島的戰役越來越加嚴重了，說不定它會變成第三次世界的導火綫，你認眞要當心處置這件事，我不想捲入漩渦，只好暫時告別，請你原諒。

「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竟然是那麼複雜，揭穿了它的秘密，所謂海底農場，只是一個騙局，把岸上種植的麵包樹，摘下一些幼苗，放在天鵝島包圍的火山湖裏面，讓你們摘取，當你們派出了魚雷艇以及戰機到那邊去，另外加上了潛艇，他們才發揮威力，把你們迎頭痛擊，險些同歸於盡，此後，你們可能採取更加猛烈的攻勢，全是輸的，直到你們出動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爲止，換句話說，蘇聯假借天鵝島使你們出動秘密武器，看看你們的實力，我懂得的秘密只是這些，全部寫下來，希望你看了趕快阻止情報局長大舉進攻，你們未必鬥得過他們，因爲他們有備而戰。」

施探長閱讀一遍，十分痛苦，很遲，他才有點氣力開口，說：「葛烈達，她到了甚麼地方去？」

「她以前離開巴黎一定把目的地對我說知，這一次她沒有講及一句，顯然她決心逃避現實了，天空海闊任鳥飛，你有甚麼辦法追踪呢？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施探長聳了聳肩，苦笑一下，說：「我暫時把這件事情拋開了，因爲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儘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你協助我一臂之力，倘若你獲得她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說完，施探長轉身走開。

他回到市中心區，先行打電話給法國情報局長歐德。

歐德接見他。

他把那封信送上，歐德閱讀一遍，臉色大變，說：「我們錯得太過厲害了，走錯了第一步，必然逐步錯下去，弄到泥足深陷，依目前的形勢分析，我們應該立刻把這封信焚燒，同時把海底麵包樹的秘密藏在心坎裏，半句不能洩漏。」

「我明白了，美國跟蘇聯所擁有的秘密武器遲早要拈出來的，對法國沒有甚麼損害，就讓他們火併吧！」

歐德聽了，哈哈大笑。

投下中子彈人獸俱亡

歐德跟施探長談過，實行搧動美國情報局長傾全力進攻天鵝島，這個願望果然達到，二十天之後，有命令交到他的手上，他不必到戰場去，只是在毀滅天鵝島之後收拾殘局好了，歐德也相信美國必然獲勝，但却難以預知他們打算用甚麼秘密武器進攻。

大舉出擊的前夕，卡理博士跟歐德以及施探長兩人在座，他透露美國即將採取的一個巧妙的安排，說：「所有秘密武器都是互相尅制的，既然蘇聯發明了鋼鐵雲幕去抵擋飛彈，我們也有一種秘密武器毀滅它，先行在高空投下燃燒彈，它碰到任何一種障碍物都可以燃燒，雲幕燃燒之後，才把最猛烈的超級炸彈投下來，只消一個炸彈就可以毀滅天鵝島了，它就是中子彈。」

中子彈的殺傷力跟氫彈不同，它不會使那個地方發生大火，隨即焚燒，但却可以使該處活着的動物死亡，死因是神經系統震裂，美當局曾經在越南戰局使用過中子彈，證實有效，到時肯定可以把整整一個火山島上面的守兵全部殺掉，更妙的是絕對沒有太過濃厚的輻射綫留下來，炸後一旬，便可安然無恙的走到島上過活。

卡理博士對這個毀滅性的攻勢十分佩服，認爲它一定成功，不過，對方的鋼鐵雲幕被破壞之後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厲害的秘密武器搬出來呢？仍是難以預卜。

到了美國空軍大舉出擊的一天，先行在接近千里達海面正在航行的貨船發射飛彈，逼使對方以鋼鐵雲幕應戰，跟着美國的戰機在五萬呎的高空出現，投下十多枚燃燒彈，果然生效，眼見雲幕發出耀目的火光，三十分鐘之後，雲幕化爲烏有，然後投下中子彈。

中子彈在天鵝島爆發之後，島上沒有動靜，就像是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美國戰機完成任務，飛回佛羅列達州的空軍基地擺慶功宴。

旬日後，卡理跟歐德兩個情報局的首腦乘坐魚雷艇出動，目的地就是天鵝島，歐德對施探長說：「天鵝島已經毀滅，沒有你的事了，你不必跟隨我們到那邊去，還是留在巴黎做你的探長吧。」

他沒有提及獎金，施探長發生很大反感，却又無可奈何。

歐德以爲此行十分順利，想不到他們駕駛的魚雷艇在天鵝島靠岸，大部份船員登岸之後，不過走了一小段路，立刻被伏兵截擊，全部喪生。

魚雷艇上面的人聽到密集的機槍掃射

聲，不敢登岸了，祇是乘垂直升降戰機到空中查看，它剛剛升起，便即被火箭打落，卡理博士大驚失色，下令撤退。

回到巴黎，他很是沮喪，對歐德說：「你知道嗎？古巴比較我們更加接近天鵝島，他們很快就派人到島上去，再搶佔了它，我們鬥不過他們，只好再度投下中子彈了。」

這是他的想法，華盛頓當局並不主張這樣做，有些話回覆，可以說是另外一種方式的命令，這樣說：「作爲種植麵包樹的海底農場，投入中子彈之後，它已經失去培植任何一種糧食之用，毫無價值，那就等於絕地，任由古巴佔領它好了，不必進攻它！」

死的人已經死了，循例給以撫邺金，便即了結，對歐德來說，似乎他們獲勝，又像是失敗，覺得面目無光。

施探長到蒙瑪特區拜訪葛烈達兩次，仍是找不到歌麗絲，甚至沒法打聽到關於她的消息，他的內心有一個奇異的想法，認爲她仍然留在巴黎，她懂得很多秘密，既然她不肯露臉，試一試採用另外一個方式跟她聯絡，在巴黎日報登一段廣告，連刋三天，大意是說他很想知道一個荒島爲甚麼毀滅之後，那麼快就可以重建，希望她給他一個電話。

那個電話就是葛烈達寓所的電話，雖然那段廣告沒有指出它是寫給歌麗絲看的，照他想，歌麗絲如果看到那一段廣告必然懂得它說的荒島就是天鵝島，决不會永遠緘默，可能她有些反應。

廣告刋出了三天，有反應了，葛烈達收到一個錦盒，上面有一行字：「它是我送給施探長的生日禮物，請你看見他的時候替我轉交。」

下邊的署名是「歌麗絲」。

葛烈達收到一份禮物，沒有掀開它，打電話給施探長，施探長獲悉此事，興奮莫名，趕快走到蒙瑪特區看她，當面拆開錦盒。

盒蓋打開了，放在盒子裏面的東西，竟然是一個玩具，它是孩子喜歡玩的「機械人」！

只是看見「機械人」，沒有片言隻字，這時候，施探長也知道她想說的是甚麼，她分明是借此對他說知，在天鵝島的守軍全部是機械人，「中子彈」對它沒有威脅，明白了這一點，他呆若木鷄，葛烈達在旁喊了幾聲，他如夢方覺，頻頻向她道謝。

他不敢把這個秘密對歐德說知，其實他第一次夜探天鵝湖，那個地方已經是用機械人守備。

最低限度，蘇聯佈局誘美軍進攻那個荒島，懂得對方最後施展的一招就是「中子彈」，它沒法毀滅機械人，因爲機械人沒有神經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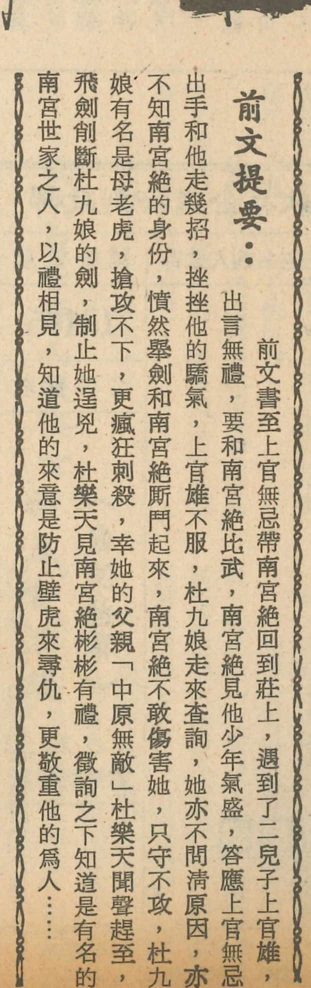
如果他把這個秘密向歐德透露，歐德對卡理博士透露，一層層的反映上去，可能引起另外一場戰爭，還是不說爲妙。

經過一番思慮之後，施探長堅持保守秘密。

天鵝島沒有落在他們的手中，故此他沒有獎金。

（全文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上官無忌帶南宮絕回到莊上，遇到了二兒子上官雄，出言無禮，要和南宮絕比武，南宮絕見他少年氣盛，答應上官無忌出手和他走幾招，挫挫他的驕氣，上官雄不服，杜九娘走來查詢，她亦不問清原因，亦不知南宮絕的身份，憤然舉劍和南宮絕厮鬥起來，南宮絕不敢傷害她，只守不攻，杜九娘有名是母老虎，搶攻不下，更瘋狂刺殺，幸她的父親「中原無敵」杜樂天聞聲趕至，飛劍削斷杜九娘的劍，制止她逞兇，杜樂天見南宮絕彬彬有禮，徵詢之下知道是有名的南宮世家之人，以禮相見，知道他的來意是防止壁虎來尋仇，更敬重他的爲人……

不擇手段　兒子喪生

杜九娘又是一聲悶哼，索性閉上了嘴巴，杜樂天仰首接道：「天意是沒有人能夠抗拒的。」

語聲突斷，他霍地側首望向莊門那邊，一個二十左右的錦衣青年即時從莊外飛進來，雙脚離地，身形凌空，却絕不像在施展輕功，只像在飛。

可是人又怎會飛？

青年人面色蒼白，有如死魚肉一樣，右手緊握着一柄劍，劍鋒反刺入自己的胸膛，一雙眼睜大，充滿恐懼，也充滿了痛苦，却一聲不發。

一飛數丈，仆倒地上，骨碎之聲立起，那刹那之間杜樂天已看清楚了那個青年人，杜九娘上官無忌也都看清楚了。

南宮絕當然一樣清楚，却不認識那個年青人，但立即便知道。

「高兒——」杜九娘脫口一聲，一張臉同時蒼白。

上官無忌面色亦變，身形暴起，疾掠了過來，他快，杜樂天更快，他尚未躍到，杜樂天身形經已落在那個年青人的身旁，一把將那個年青人扶起來。

一接觸那個年青人的肌膚，他的面色亦變了。

上官無忌忙問：「高兒怎樣了？」

年青人正是他的大兒子上官高。

杜樂天搖頭，沉聲道：「一劍穿心，已氣絕多時。」

杜九娘這時候亦已掠至，高呼：「高兒！」伸手將上官高抱住？上官高也眞的經已氣絕多時，手足都冰冷。

上官雄急步走了過來，奇怪道：「娘，大哥爲什麼自殺？」

杜樂天叱道：「胡說，他是被人折斷手臂，將劍反刺入胸膛。」

上官雄吃驚的道：「是誰下的毒手！」

上官無忌一字一字的道：「壁虎。」

「何以見得？」杜樂天仍有些懷疑。

上官無忌道：「看高兒的左手。」

衆人的目光一齊落下，只見上官高左手握拳，握得却並不怎樣緊，指縫間有一條細小的，灰白色的尾巴伸出來，不停在抖動。

杜九娘吃驚道：「那是什麼東西。」

上官無忌不答，揮手扳開了上官高握着的左手五指，一條大壁虎立時從掌中爬了出來。

杜九娘雖然武功高强，這下子仍然忍不住一聲驚呼道：「壁虎。」

上官無忌道：「這是壁虎的殺人習慣，在死者手中放一隻壁虎，讓別人知道人是他殺的。」

杜樂天鬍鬚俱顫，右足落處，那隻方從上官高身上爬下的壁虎，立時被他踩碎。他雙手握拳，沉聲道：「好一個壁虎，若是讓我碰上了，必敎你粉身碎骨。」

杜九娘這時候才回復常態，悲從中來，眼淚不覺就滴下，她到底是一個女人，任何一個母親看見自己的兒子橫死在自己面前，都難免悲哀，傷心流淚。

上官無忌面色鐵青，道：「想不到他這麼快就來了，而且……」

杜樂天接道：「知道高兒是你的兒子。」

上官無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與他勢不兩立。」

杜九娘霍地回頭，冷笑道：「你就是懂得說話，你若有本領，壁虎早就死掉了，那還留得到現在。」

「娘子……」

「你還我一個兒子！」杜九娘厲喝。

上官無忌道：「我是孩子的父親，何嘗不痛心。」

「你痛心？」杜九娘冷笑：「你恨不得他們全都死去呢。」

「我怎會這樣！」

「問你的良心。」

上官無忌歎息。「我若是不担心他們，不愛惜他們，也不會馬不停蹄趕回來，他們

難道不是我的孩子。」

杜九娘一呆，別過頭去，眼淚珠串般落下。

上官無忌走上一步，拉着杜九娘的肩膀。「人都死了，傷心又有何用，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小心保護雄兒他們，一面將壁虎那廝找出來。」

杜九娘咬牙切齒的，說道：「好，你給我將壁虎找出來。」連忙拖起上官高的屍體。

上官無忌方待接過，杜九娘卻喝道：走開。」

杜樂天揮手道：「無忌，你不要管她，我們去莊外一看。」

上官無忌說道：「好！」身形立展，杜樂天接南宮絕。「南宮老弟，你也幫幫忙。」

「前輩言重！」南宮絕應聲身形亦展開，緊隨在上官無忌身後。

上官無忌那眨眼之間已掠至莊門之前，南宮絕後面突然一聲：「小心——」

語聲未已，匹練也似的一道寒光已然迎面飛射向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人在半空，新力未生，舊力已盡，實在不容易閃開那一劍，但耳聽到小心之聲，寒光又是迎面射來，那有看不到的道理，南宮絕一聲小心之下，上官無忌的身形便向上硬硬的再拔起了兩尺。

寒光從他腳下射過，去勢未絕，射向跟着掠前來的杜樂天。

杜樂天一聲輕叱，右手一探，便將劍尖夾在拇食指之間，他的身形同時停下，穩如泰山，那隻右手下是鋼鐵打成的一樣，一動也不動，拇食指亦是，夾着的劍卻不住在抖動。

這指力何等驚人，這眼力與判斷又是何等尖銳與準確，南宮絕一旁看得眞切，輕喝一聲：「好——」

杜樂天目光一落。「高兒練的是鴛鴦劍，這是高兒兩支佩劍之一，壁虎那廝必然仍在門外，追！」

一聲「追」，人如箭飛射，拇食指一鬆，劍颼的一轉，劍柄轉向下，握在手裏，身形更迅急。

上官無忌雙臂同時後甩，身形借力一翻，再往上拔，掠上了滴水飛簷上，目光如電，猛喝一聲：「在那裏！」人從飛簷上射出，向莊外射去。

南宮絕幾乎同時奪門而出，急問：「在那裏？」

上官無忌身形落地，手指莊前路左一個雜木林子，身形同時掠了過去。

南宮絕緊追在後，亦如箭射，杜樂天天馬行空，迅速追上。

上官無忌喝叱聲中長劍出鞘，人劍直衝入樹林內，南宮絕只防有失，拔劍緊護在一旁，杜樂天暴喝聲中，長劍一揮，擋在他面前一株樹木立即斷下，人劍當中飛過。

「逢林莫入」這句老話，他們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以三人的武功，又還有什麼地方他們有所顧忌？

樹林裏霧氣未散，走在其中，簡直就像是走在蓬萊仙境一樣。

旭日這時候已經東升，陽光斜從枝葉縫間射進林子之內，霧氣在陽光中翻滾，使那些樹木看來，彷彿不停在變動。

進樹林約莫五丈的兩株樹木間，隱約站立着一個人，灰布幪面，現身的衣衫亦是灰灰白白，在霧氣中看來就像是並不存在，只是一個霧氣化成。

上官無忌滴水飛簷上看得眞切，一個人正就是向樹林裏竄進去，他追向同一個方向，所以立即發現了那個幪面人。

南宮絕杜樂天也發現了，兩人立時左右散開，與上官無忌分成三個方向迫前。

那個人卻彷彿並未察覺，一動也不動，難道他本領尚在三人之上，已準備隨時一戰？

壁虎有這種本領，有這個胆量？

那個人的裝束事實與壁虎一樣，南宮絕上官無忌在不醉無歸小酒家之中，已聽過那個老闆董仁描述壁虎的模樣，心中有數。

杜樂天卻不知道，移動間忽然問：「那是否壁虎？」

上官無忌應聲道：「看來與傳說的一樣。」

杜樂天「哦」了一聲，道：「除了他，相信也沒有第二個的了，這小子好大的胆子。」

上官無忌道：「看來他像不將我們放在眼內。」

「看來就是了。」杜樂天一聲冷笑，手中劍一抖，「刷」一聲，擋在他面前一條橫枝立即斷下。

那個人仍然無動於中，他的面部甚至連目光也不見，難道竟然不將來人放在眼內，索性閉上眼睛？

南宮絕看在眼內，心中實在有些奇怪，鼻子忽然皺起來，杜樂天即時霹靂一聲暴响，叫道：「壁虎——」舉步走前去，每一步跨出恰好是一尺七寸，就像量出來的。

南宮絕也就在這時候一步橫移。「老前輩——」

杜樂天目光一轉，大笑。「那怕他有什麼陰謀詭計，我也都不在乎。」

笑語聲中他繼續走前。

那個人仍然毫無反應，南宮絕目光一閃，突然喝一聲：「老前輩快退！」

杜樂天那刹那亦似有所發現，接喝一聲：「無忌，退！」

上官無忌話尚未說出口，南宮絕已經一聲大叫道：「火藥——」身形倒飛了出去。

杜樂天同時暴退，上官無忌「火藥」二字入耳，身形亦倒飛。

霹靂一聲暴响，火光閃處，那個「壁虎」的身子四分五裂，飛射了出去，竟然是一個稻草人。

稻草飛舞，烟硝四起，樹林中烟霧未散，這時候更加迷濛。

一團火焰旋即在那個稻草人方才所在的地方燃燒起來，方圓兩丈的樹木盡皆斷折。

南宮絕三人目光先後落下，看在眼內，齊都倒抽了一口冷氣，他們若是走近去，細看那個稻草人，此刻，只怕就得粉身碎骨，就是在方才的地方亦難免被火藥炸傷。

「好一個壁虎！」杜樂天雙拳緊握，

面色鐵青。

上官無忌吁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那廝竟然施展出這種手段。」轉顧南宮絕。「幸好南宮兄及時發覺。」

杜樂天目光亦轉了過來。「南宮老弟果然是名不虛傳。」

南宮絕道：「兩位只是心太亂才疏忽了去。」

杜樂天歎息。「我的心的確有些亂，再說好像我的這種江湖人一旦退出江湖，日子稍爲過得舒服一些，反應便會變得遲鈍。」

上官無忌道：「這裏一直就沒有這種事發生過，這是第一次。」

「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的了。」杜樂天忽然大笑，一頓又道：「日子過得太平靜，未免會有些枯燥，實在需要一些刺激了。」

上官無忌目注杜樂天。「小婿可不喜歡這種刺激。」

「這種刺激沒有人喜歡的，但既然已發生，也沒有辦法，你現在別想其他，只管將那個壁虎找出來殺掉！」杜樂天目光再一轉。「火藥稻草人必然早已準備妥當，在殺高兒之前壁虎想必經已作好安排，只等我們上當。」

「在殺柳伯威等人之後，相信他便已動身趕到這兒來的了。」

「他知道你住在這兒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竟然認識高兒是你的兒子。」杜樂天沉吟起來。

上官無忌道：「的確是奇怪。」

杜樂天沉吟着又道：「這只有一種可能，壁虎與我們原就認識。」

上官無忌一怔，杜樂天道：「一般來說職業殺手都是不會公開自己的身份的，否則人人都知道，處處防着他，如何能够成爲一個成功的殺手。」

南宮絕插口道：「壁虎的眞面目一向都沒有加以掩飾。」

杜樂天接問，道：「你可曾見過他本人？」

南宮絕搖頭，杜樂天道：「那只是聽說，傳言有時未必是事實的。」

南宮絕無言，杜樂天目光再落在那個被炸得支離破碎的稻草人上。「這無疑是一個很巧妙的計劃，他若是不熟悉這附近的環境，相信很難安排得這樣巧妙。」一頓轉顧上官無忌。「你想想，這附近或者你認識的朋友中，有沒有一個好像壁虎那樣的人？」

上官無忌搖頭道：「若是有印象，在到這裏來之前我已經找他去了。」

杜樂天忽然一聲歎息。「那各人得隨時小心了，那個人如此狡猾，深藏不露，縱然他的武功比不上我們，也是很可怕的，抽冷子一劍，我們三個人倒還罷了，雄兒他們，一定閃避不開。」

上官無忌說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樣？」

杜樂天縱目四顧。「我們既然不知道他的底細，只好等他再來了。他一定會再來的。」

上官無忌道：「不錯，只不知道什麼時候。」

杜樂天仰眼望天，又是那句話。「生死有命啊——」

上官無忌接道：「雄兒他們若是該死，無論我們如何努力也沒有用，若是不該死，在壁虎第二次要下手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先將他拿住。」

杜樂天點頭。「正是這意思，我們現在且先將火熄滅，省得再惹出禍來。」

他隨即撲前，手中劍寒光一閃，一株樹攔腰兩斷，接一掌擊出，將那株斷樹震飛出去。

南宮絕身形亦展，人劍迅速射至，劍光過處，那堆火旁邊下半截已着火燃燒的一株樹木立被刺斷，他右掌緊接將之接下，擲了出去。

上官無忌同時亦將旁邊的兩株樹木斬下來，堆到一旁去，火焰周圍三丈就這樣被闢出了一片空地，火勢是絕不會蔓延開去的了。

杜樂天仍然立在那團火焰之前，眼瞳中彷彿也有火焰正在燃燒。

他右掌倏的一抖，「叮」一聲掌中劍突然一斷爲二，目光接落，歎息。「我只道退出江湖，別人也不會找到來，對孩子們並沒有特別加以督促，現在看來，這種做法非獨錯，而且錯得很厲害，高兒若是平日肯認眞練劍，壁虎要殺他，又談何容易？」

上官無忌微喟：「現在仍然來得及補救的，由明天開始，我每天定親自督促雄兒他們練劍。」

杜樂天點點頭，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這是老話，老話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他們多練一招，死亡的機會便少一分。」

「只怕九娘她——」

「有我的命令，她怎敢多說話？」杜樂天一頓才接下去。「其實你也不用那麼害怕她。」

上官無忌苦笑。「嘴巴是她的硬，武功也是她好的，在她面前，小婿如何兇得出來？」

杜樂天皺眉道：「說起來我也將負一部份責任，若不是自小那麼縱容她，又豈會如此目中無人？」

「小婿資質不如她，卻也是無可奈何的。」

杜樂天不由頷首。「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同一招我同一時教給你們，九娘總是先你們練成，而且觸類旁通，另外創出其他招數。」

「所以除了內力修爲我免強追得及之外，其他根本不能够與她相比。」

「這卻是沒有人能够改變的，不過勤能補拙，假以時日，你還是會趕上她。」杜樂天淡然一笑。「你當然也看出她自恃聰明過人，近年來已沒有當年那樣子勤奮，這並非好現象，我雖然跟她說了，她總是聽不入耳，現在你拚盡全力，必定可以與她戰一個平手，甚至可以將她擊倒。」

「不可能的。」上官無忌有些懷疑。

「可惜我不能够證實這一點，你們夫婦，當然也不可能拚起命來。」杜樂天語聲一落，右手一揮，掌中斷劍箭矢般飛出，一飛兩丈，釘在一株樹幹上。

上官無忌道：「那是高兒的佩劍，本該放在他的棺木中。」

「他根本不配用這支劍。」杜樂天搖頭接道。「人既然都死了，劍還留着幹什麼？」

他的語聲忽然變得異常低沉，轉身舉步，往林外走去，挺直的身子不知何時已變得有些佝僂。

上官無忌看在眼內，由心歎息一聲，他知道這個老人心中的難過，轉向南宮絕打一個招呼，亦自舉步。

南宮絕稍作沉吟，才舉步走前，他的脚步顯得有些兒沉重，心情也一樣。

壁虎行事的迅速，因此是在他意料之外，更令他奇怪的却是那些炸藥原可以佈置得更好，壁虎却沒有加以好好利用，目的似乎就只在警告。

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這種必要的了。

× × ×

夜已深，杜家莊的大堂內仍然燈火通明。

大堂正中放着一副棺材，棺蓋尚未放上去，上官高的屍體就放在這副棺材之內，已換過一身素白的衣裳，毫無血漬，面龐亦洗抹乾淨，看來一些也不像是死於非命。

最低限度在別人看來就是這種感覺。

杜九娘就坐在棺材旁邊，面色鐵青，一雙眼睛一眨也都不一眨，凝望着上官高的面龐。

她平日最疼的就是這個兒子。

她既不作聲，也沒有任何動作，伴在她左右的上官雄上官鳳都只有呆在那裏，想走開也不敢走開。

杜九娘心情如何惡劣，他們當然想像得到。

她最小的女兒上官芸却還站在杜樂天身旁，正在替杜樂天添酒。

大堂之上屏風之前擺開了一桌酒席，客人就只有南宮絕一個。

這頓酒菜，這個客人當然吃得並不怎樣開心，他原是想隨便吃些東西，又怎會不明白主人家發生了這種事，心情都絕不會怎樣好。

杜樂天却不同，他本來就喜歡交朋友，好像南宮絕這種少年英雄，又怎會錯過，他欣賞南宮絕，也要從他口中聽聽現在的武林與往昔有什麼不同，又出了多少英雄豪傑。

他們一面喝酒一面談話，杜樂天知無不言，上官無忌亦好像忘了喪子之痛。

杜樂天更就緬懷當年躍馬江湖的雄風勇武。

可是就在那時候，杜九娘來了，在她的左右，陪伴着上官雄、上官鳳兄妹，跟着就是四個僕人，抬着上官高的棺材，她吩咐將棺材放在堂中，然後逐走那四個僕人，找了一張椅，坐在棺材旁邊，坐到現在。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呆坐在那裏，伴着她的上官雄上官鳳兄妹雖然有些不耐煩，却不敢離開，有生以來，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母親這樣子。

杜樂天知道女兒難過，所以才沒有將她趕走，也沒有理會，照樣喝酒。

上官無忌原想離座過去陪伴杜九娘，却被杜樂天阻止，亦只好一旁喝酒。

他們其實都已有些醉意。

南宮絕看得出，在他們第三杯酒喝下去的時候，他已經看出他們那樣喝下去，一定會醉倒的了。

他們根本就不是喝，是將酒倒進嘴巴裏。

南宮絕沒有這樣倒酒，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會盡可能保持清醒，現在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更加要這樣。

壁虎仍然窺伺在附近。

風吹堂戶，仍帶着初春的寒意。

杜樂天舉杯又倒下嘴巴，一口氣將酒喝盡，目光落在南宮絕面上，忽然道：「老弟，難爲你了。」

「老前輩何出此言？」

「面對棺材喝酒，如何喝得舒服？」

「不要緊。」南宮絕看來不像說謊。

杜樂天道：「我不知道你心裏是否這樣想，但看來應該不會假的，你應該是一個老實人，也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我高興認識你，來，再喝一杯。」

「已經太多了。」南宮絕沒有將杯拿起來。

「久聞你酒量也不錯，怎麼才喝這幾杯便吃不消了？」

「本來還可以再喝的，就是心頭有一條壁虎，難免有些影响。」

杜樂天大笑。「原來你在担心那斯，便是吃了豹子胆，那斯也不敢闖進來。」

笑語聲甫落，「嗤」的一聲破空聲响便傳來，杜樂天一怔，目光一轉，盯着堂外。

與之同時一盞燈火已經在破空聲中熄滅。

南宮絕即時一聲：「一支弩箭！」

三個人立刻站起來。

堂中不過少了一盞燈，是稍爲暗了一些，他們却有一種錯覺，整個廳堂都暗下來。

杜九娘亦有所覺，呆坐的身子一震，目光一閃，突然拔劍，疾刷了出去。

三支弩箭就在這時候向上官雄射到，杜九娘劍劃處，正好將弩箭以劍擊下。

上官雄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這才慌忙將劍拔出來，上官鳳亦自拔劍。

杜九娘却叱道：「站在這裏，不要亂動！」

那刹那，窗櫺糊紙陡裂，又是三支弩箭射進，將三盞燈火擊滅。

大堂更暗，上官鳳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杜樂天霍地擲杯地上，大喝：「不要作聲，不要亂動！」

他們三個也不動。

東面一幅窗紙倏的亮起來，雪白的窗紙之上，出現了一條奇大的壁虎影子。

杜樂天脫口一聲：「壁虎——」

南宮絕接道：「影子出現的方向與弩箭射來的方向不同。」

杜樂天點頭。「這若是一個人的所爲，身形迅速不在話下，對莊院的情形必然了然於胸。」

上官無忌接一句：「一箭一燈，太準確了。」

杜樂天冷笑。「難道壁虎眞的原是我們這裏的常客，是我們的好朋友？」

上官無忌皺眉道：「這樣看來，並不是全無可能。」

「老夫一定要將他抓住，看他到底是那一個。」

杜樂天這話才說完，那條壁虎的影子便移動起來，彷彿要破窗而入。

影子差不多有人般大小，眞正的壁虎又怎會這樣大？

上官無忌南宮絕那刹那忽然省起不醉無歸小酒家那個店老闆曾經提及那個殺手壁虎眞的有如一條壁虎般。

他們相顧一眼，上官無忌隨即問：「南宮兄的意思？」

南宮絕道：「我們若是不出去一看，便要給他識笑胆小的了。」

「不錯！」杜樂天插口應一聲，一頓吩咐。「九娘小心看護雄兒他們！」再一頓轉喝道：「闖——」

南宮絕道：「三個方向！」語聲一落，身形如箭般射向出現壁虎影子的那個窗戶！

杜樂天身形亦動，直射出堂外，上官無忌却向南宮絕相反方向的那一面窗戶射去！

「嘩啦」聲响中，兩扇窗戶盡碎，上官無忌南宮絕分從東西兩面窗戶闖出。

上官雄上官鳳立即靠向杜九娘身旁，杜九娘握劍在手，一聲也不發。

年紀最小的上官芳亦拔劍出鞘，用的是一雙短劍，每柄劍只有尺半長短，手法迅速而穩定，從這一點看來，她的武功只怕還在上官雄上官鳳之上。

一寸短一寸險，她武功若是不好，只怕也不敢用那麼短的劍，而看她的神態也比上官雄上官鳳鎭定，年紀雖然小小，已經有高手風度。

杜樂天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外孫女，總喜歡她跟在左右，更親自傳授她本領。

平日杜樂天不錯嘻哈大笑，練武的時候却是嚴格得很，在他的嚴格教導之下，上官芳的武功比她的兄姊更好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她的性格亦與三個兄姊有異，練武的時候，非常用心，這才是她身手好的主要因素。

她雙劍在手，身形並沒有展開，只是靜悄悄的立在原處。她原就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

× × ×

木屑紛飛中，南宮絕箭一樣穿窗而出，劍同時出鞘，那條壁虎的影子亦自在木屑紛飛中碎裂，但連隨又凝結，移落在對窗的牆壁上。

那只是一個影子而已，可是那刹那之間，給人的感覺却似乎是那條壁虎經已爬進屋內。

杜九娘上官雄上官鳳的目光不覺都移向那面牆壁上，一齊打了一個寒噤。

上官芳的面色也有些發白，但神態仍然穩定，目光一移即轉回，望向南宮絕離開的那邊窗戶，却已看不見南宮絕。

× × ×

窗外不遠有一株梧桐樹，一道强烈的燈光正從那株梧桐樹上射下來，燈光中彷彿夾着什麼。

南宮絕目光一轉，身形再起，掠向那株梧桐樹，他的身形迅速而靈活，一支劍有意無意已護住了全身的要害。

那株梧桐樹之上並沒有任何反應，一直到他掠到了樹下，也仍然沒有。

他身形不停，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頎長的身子便有如靈蛇一樣，貼着樹幹疾往上竄去。

即時風聲一响，杜樂天如飛掠至，在樹下停下，沒有往上掠去，但身形雖然不動，但經已有如上弦之箭，隨時準備射出去。

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

× × ×

南宮絕身形不停，眨眼間已竄上了三丈，再上升半丈，就是那盞燈所在。

那是一盞孔明燈，放在一支椏上，三面密封，只空出一面，那一面原也用木板密封，在那塊木板當中却開了一個圓洞。

燈光也就是從這個圓洞射出來，所以特別明亮。

燈旁沒有人，那之上枝葉雖然茂盛，却也不覺有人躲藏在那裏。

南宮絕又徐徐的吸了一口氣，右手往樹幹上一按，身子颯的往上疾拔了起來。

並沒有任何的襲擊，他身形輕捷如燕，半空中一折，落在一條横枝上。

杜樂天這時候才振吭問道：「那之上可有人？」

「沒有——」南宮絕回答得非常的肯定。

杜樂天接問：「那條大壁虎的影子是燈影？」

「不錯，一條壁虎懸在燈前，燈光將壁虎的影子投射到窗紙上，便變得很大的了。」

「原來只是如此。」

「看來壁虎相信在一亮起燈火便已經離開。」

「那之上可藏有火藥？」

「沒有——」南宮絕身形落下，旋即以劍挑起了那盞孔明燈，人與燈彷彿如流星一樣落下。

衣袂破空聲即時又响起來，上官無忌如飛掠至遙呼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南宮絕以劍挑燈，移向上官無忌，那條壁虎仍掛在燈光射出來的那個圓洞之上，不停在掙扎。

上官無忌目光一落，冷笑道：「原來如此，也虧那厮想出來。」

「不知是什麼意思？」杜樂天搖頭。

「還不是恐嚇我們？」上官無忌又一聲冷笑。

「左道旁門，我還以爲他有什麼了不起。」杜樂天打了一個哈哈。

「這種人却也最難應付，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杜樂天雙拳緊握。「總有一天，敎他撞在我手上。」

「總有一天的。」上官無忌應一聲。

南宮絕手中劍一抖，那盞孔明燈從劍上飛起，飛上了半空。他右手旋即一掠，將那盞孔明燈接下，劍同時入鞘。「這個人的行事作風大異常人，正如這一次。」

上官無忌目光又落在那盞孔明燈之上。「壁虎是活的。」

杜樂天說道：「要找一條壁虎輕而易舉，但這盞孔明燈，周圍十里只怕也買不到。」

（未完．五）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青衣帮兩令主金燕、金鵰正在要獨臂帮留下兵刃才准他們離開，此時來了紫煞神司馬綸帶着十二煞神趕來，也要檢查船上藏了什麼人，金燕、金鵰不讓檢查，出手格鬥，不過兩招都被紫煞神點了穴道，柔柔和尹劍青從船艙出來，二人雖然易了容，紫煞神認出是尹劍青，向柔柔——青衣帮副帮主金鳳要人，雙方爭論不休，紫煞神放出艾青青指證，青青說了幾句話便走，尹劍青見到青青憤然離去，便跟踪追趕，找不到青青，却找到金步嬌，原來她因尹劍青失踪，出來找他，被九嶺三雄調戲，尹劍青爲她解圍，金步嬌端詳一會才知是尹劍青……

何柔柔受創　急煞祁七婆

兩個人用力均猛，這下右首漢子但覺力勢一沉，上身不由自主往下一俯，左首漢子撲來的人，一下壓在右首漢子的身上，兩人撞作了一堆！

右首漢子怒聲道：「你怎麼攪的？」

金步嬌咭的笑道：「活該，這叫做狗打架，滾成堆。」

尹劍青早已飛身落地，臉含笑意望着他們。

中間漢子眼見人家連手也沒動一下，自己兩個同伴已經跌成了一堆，心知這中年人武功之高，勝過自己三人甚多，再下去只怕虧吃得更大。一念及此，急忙叫道：「老蕭，老王咱們走吧！」

那兩個漢子心中有數，聽中間漢子這一叫正好藉此落台階，一聲不作，轉身就走。

金步嬌披披嘴，說道：「眞是三隻狗熊。」

她眼珠一溜，轉到了尹劍青身上，感激道：「謝謝你……」

尹劍青迎上兩步，問道：「金姑娘，妳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裏的？」

他忘了自己臉上還戴着面具。

金步嬌凝注着他，遲疑的道：「你……認識我？」

尹劍青這才想起自己戴了面具，不覺笑道：「抱歉得很，在下戴了面具，金姑娘認不出來了。」

「你……果然是尹大哥！」金步嬌臉上驟然現出驚喜、欣喜之色，說道：「難怪我看你眼睛好熟好熟，聲音也很像你，只是年齡、面貌都不對，我又不好意思多問……」

她這回那還讓他多說？一下掠到他身邊，拉住尹劍青的手，幽怨的道：「尹大哥，你被他們刦走，我的心裏好急好急，我……我一直都在找你！」

隨着話聲，一個身子緩緩的偎了過來，輕柔的道：「你怎麼也會到這裏來的呢？你已經服了解藥了麼？」

「金姑娘。」尹劍青不好把她推開，

輕輕叫了她一聲，問道：「妳是不是也被他們擄出來的？」

「才不是呢？」金步嬌軟綿綿的胸脯，漸漸貼近他的胸口，仰着臉道：「昨晚，我要侍候溫叔叔（行瘟使者溫化龍）的阿香，趁他不注意，悄悄偷了他幾顆解藥，趕到賓舍去找你，不想黑暗中被人制住穴道，好不容易衝開穴道，你已經被賊人刦持出來，我就一路追了出來，就是打聽不到你的消息，尹大哥，我發誓找不到你，就永遠找下去，天涯海角，一直要找到你爲止……」

她臉頰忽然飛紅了，雙手一環，撲入他懷裏，一顆頭緊緊貼在他肩上，羞澀的幽幽的道：「現在我總算找到你了……尹大哥……」

她激動的連聲音也有些咽哽了！

尹劍青也聽得大爲感動，輕輕攏着她香肩，說道：「金姑娘，眞謝謝妳。」

低頭在她秀髮上輕吻了一下。

金步嬌忽然轉過臉來，問道：「你怎麼出來的？」

她問得很關切，但她粉頰上，還掛着兩條淚痕，分明方才哭過了。

尹劍青看得更感動，舉起左手，輕輕在她臉上抹了一下，含笑道：「我遇上的事情可多着呢！」

「你快說給我聽！」金步嬌拉着他的手，說着：「哦，尹大哥，我們先找個地方坐下來。」

她目光左右一瞥，看到不遠處正好有一塊大石頭，就拉着他奔了過去，兩人並肩坐下，她拉着他的手，依然沒放，催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尹劍青就把自己如何被他們裝在麻袋裏，運出金家莊，到了船上的經過說出。

金步嬌怒聲道：「原來賊人買通了柔柔，這賤婢果然不是好東西，她……她還敢冒我的名！」

尹劍青笑道：「妳當她是什麼人？她還是青衣帮的副帮主呢！」

接着，就把船開到廬州附近，在一處淺灘上停下，獨臂帮、青衣帮正在相持不下，司馬綸等人也趕到了……

金步嬌吃驚道：「爹也來了？」

尹劍青點點頭，接着把司馬綸和青衣帮動手，制住了兩個令主，逼自己和柔柔下船……

金步嬌嗤的笑道：「你變成青衣帮副帮主的丈夫，你怎麼會答應她（柔柔），扮她的丈夫呢？」

她說話之時，臉頰不禁飛紅了！

尹劍青道：「我先前不知道她是青衣帮的副帮主，而且她一直說是小姐的意思，爲了不使人起疑所以我只好改扮了。」

「該死的東西！」

金步嬌嬌嗔道：「你們在船上……一個晚上……眞的……眞的……」

她脹紅着臉，已經說不下去。

尹劍青自然聽得出來，也感到耳根發熱，忙道：「在船上還有一個丫頭，叫翠翠，我們只是坐了一晚。」

金步嬌問道：「後來呢？」

尹劍青就把自己和柔柔下船之後，司馬綸要人偷着上船，放出艾青青……

金步嬌道：「艾青青也在船上嗎？」

尹劍青道：「是的，艾青青大概是被制住了穴道，放在後艙。」

接着說到艾青青賭氣走了，自己是追着她下來的……

金步嬌披了下嘴唇，咭咭的笑道：「你有了嬌滴滴的副帮主，還捨不得艾妹子麼？」

「姑娘休得取笑。」尹劍青正容道：「艾青青從小和她娘相依爲命，她娘死了之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個人，是我把她帶出來的，我答應過把她當親妹子看待的，她是個涉世未深的好孩子，我自然要找到她，不能讓她受到委屈。」

金步嬌道：「你好像很關心她！」

她這句話又有點醋味！

尹劍青道：「我被困在一處石窟中，足足有五個月之久，如果沒有艾青青，我早就餓死了，所以我認他做親妹子，把她當我親妹妹看待。」

金步嬌奇道：「你被什麼人困在石窟裏面呢？」

「沒有人。」尹劍青笑了笑道：「是我自己不小心跌進去的，就出不來了。」

金步嬌問道：「那是什麼石窟呢？」

尹劍青道：「是一間石室，門闔上了，就再也出不來了，石壁上只有一個很小的洞……」

金步嬌說道：「這石室裏有沒有機關？尹大哥你說嘛！我最喜歡聽有機關的故事了。」

「那不是故事。」尹劍青笑了笑道：「說起來話可長呢！」

「不要緊！」金步嬌聽出興趣來了，望着他，用手搖搖他的手臂，說道：「尹大哥，你快說給我聽嘛！」

尹劍青拗不過她，鄭重的道：「我說給妳聽可以，只是妳不能告訴任何人。」

金步嬌眨眨眼睛道：「你還不相信我麼？你告訴我的話，我決不會說給什麼人聽的，就算爹問我，我也不會說的。」

尹劍青看她說得認眞，這就含笑道：「我相信妳就是了。」接着道：「事情該從那天艾青青被震落池塘說起……」

金步嬌問道：「尹大哥你從前就認識她嗎？」

「不認識。」尹劍青就把自己送她回去，才知她竟然住在一處古墓裏……

「古墓裏？」金步嬌神情一怔，說道：「對了，我聽竇二叔，沙三叔和爹說過，艾青青的武功路數，極似龍城派……」

「龍城派？」尹劍青道：「我從來沒聽人說過。」

「你聽我說嘛！」金步嬌道：「我是聽爹說的，龍城派在一百年以前，叫做古墓派，據說他們武功十分詭異，有人懷疑他們就是從前幾度被各大門派圍剿的魔教中人，不敢在江湖上露面，躲在一處古墓裏面，秘密授徒，後來覺得古墓派不好聽，就改稱龍城派的。」

她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尹大哥，我也告訴你一個秘密，你也不能和人家說的。」

尹劍青說道：「妳看我會去跟人家說麼？」

金步嬌朝他嫣然一笑道：「我們本來不是住在那裏的，搬到北峽山來，還不過

一年前的事，因為這是司馬先生的意思，這話爹沒告訴過我們，我是聽陸總管無意中說出來的，他說司馬先生懷疑龍城派的一所古墓，就在北峽山脈裏面，他要爹帮他注意……」

她雙目盯着尹劍青，叮囑道：「這話千萬不可說出去，我聽陸總管說，萬一傳出江湖，就會惹來很大的麻煩。哦，尹大哥，現在該你說了。」

尹劍青聽她這麼一說，不禁後悔自己不該對她說艾青青是住在古墓裏的了，但話巳說出來了，就無法更改。只得把自己和艾青青同入古墓，自己不小心撞到一扇石門，就關在裏面，幸虧艾青青天天給自己送飯，自己在石室中一住五個月，勤練內功，才慢慢的縮着身子鑽了出來。自己勸艾青青一個人不可再住在古墓裏，才把她帶出來的。他這番只是粗枝大葉的把經過說了一遍。

金步嬌眨動眼睛，輕啊一聲道：「尹大哥，你不是找艾青青麼？我知道她在那裏。」

尹劍青問道：「她在那裏？」

金步嬌咭的笑道：「她認你當大哥，心裏自然也只有你一個人了……」

尹劍青道：「妳不要胡說。」

「我才不胡說呢！」金步嬌神秘一笑道：「因為我也是女人，我自然知道，她跟你離開古墓，自然全心全意的跟着你了，但你却有了妻子……」

尹劍青道：「妳又取笑我了。」

「我不敢笑你。」金步嬌道：「因為她並不知道柔柔是金家莊的使女，更不知道你是為了脫身才喬裝的，她既然涉世未深，自然是個很純潔的人，沒有半點機心，她在船上，一定聽到你們的話，只知道你的妻子，眞是青衣帮的副帮主，她知道自己生得醜陋，所以不願再和你見面，一個人跑了，她這一去自然又回到古墓裏去了。」

尹劍青聽得連連點頭道：「妳說得對，她一定回古墓去了。」

金步嬌道：「尹大哥，我們這就找她去。」

尹劍青作難的道：「這個……」

金步嬌看了他一眼道：「你可是不願意和我一起去麼？」

尹劍青被她說中了心意，只得說道：「我想妳和我一起去，是不是會……」

金步嬌不待他說完，嗤的笑道：「你一定聽我方才說的，司馬先生要爹搬到北峽山去住，是為了找尋古墓，怕我洩漏出去了，我不是說過嗎，我決不會告訴別人的，再說，你也非和我同去，才能見得到她。」

尹劍青道：「為什麼？」

「因為……」金步嬌只說了「因為」兩字，就不肯再說，嫣然一笑道：「尹大哥，你讓不讓我去嘛？你不讓我去，就見不到她的面，你相信不？」

尹劍青搖搖頭道：「我想不出來。」

「你自然想不出來。」金步嬌故意賣弄關子，清脆一笑道：「你答應了，我再說。」

尹劍青只得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

金步嬌伸出一根纖細的小指，說道：「我們勾勾手，你是我大哥咯，說了不能反悔。」

尹劍青道：「只要妳說得對，我就答應。」

金步嬌偏頭道：「那麼你和我勾勾手呢！」

尹劍青果然伸出一根小指，和她勾了勾，說道：「現在妳可以說了。」

「咭！」金步嬌得意一笑，說道：「艾青青一定很氣你，對不？」

尹劍青點點頭。

金步嬌又道：「氣你就是因為你有一個副帮主的妻子，對不？」

尹劍青不自然的又點了點頭。

金步嬌抿抿嘴，又道：「所以咯，有我和你一起去，可以為你作證，你和艾青青一起中了溫五叔的迷藥，才被請到金家莊去的，這一切經過，如果由你說給她聽，她一定認為你編了一套話去騙她的，但是如果由我去說給她聽，她一定可以相信了。」

尹劍青恍然道：「姑娘說得極是。」

金步嬌嗔道：「人家一口一聲的叫你尹大哥，你還叫我姑娘，姑娘，艾青青可以做你的妹子，難道我不配嗎？」

尹劍青尷尬的道：「這……」

金步嬌小嘴一噘，說道：「你不肯認我做妹子，那也就算了，我也不用陪你去了。」

「好，好！」尹劍青道：「我認姑娘做妹子就是了。」

金步嬌一笑，抬起頭來，撒嬌的道：「尹大哥，那你就該叫我呀！」

「好吧！」尹劍青只好叫了一聲道：「妹子。」

「嗯！」金步嬌羞澀的把一顆頭撞入他的懷裏。

一頭秀髮，散發着輕淡的幽香，似有意，似無意的一縷縷鑽進尹劍青的鼻孔。香，越是輕，越是淡，就越撩人！

尹劍青雙手不自覺的輕輕的摟住了她嬌小的嬌軀，一顆心跳得有些飄飄然！

金步嬌雖然把臉埋在他懷裏，但她本來生得很美，不像艾青青生得奇醜，她嬌軀貼在他身上，又那麼苗條而豐滿！

尹劍青血氣方剛，忍不住低下頭去，又輕輕的叫了聲：「妹子……」

「嗯！」她紅噴噴的臉，帶着羞澀，又抬起頭來，一雙水盈盈的眼睛，和他四目相投，羞得趕緊閉上了。

他情不自禁慢慢低下頭去，慢慢印上了她紅菱般的香唇！

兩個人都嚐到了愛的滋味；初吻，令人窒息，也令人興奮，除了兩顆心在跳，好像大地上一切都靜止了！

驀地尹劍青似有所覺，迅速輕輕一推，低聲道：「有人來了。」

金步嬌飛紅着臉，說道：「你在說什麼？」

尹劍青「噓」了一聲，拉着她玉臂，輕快得像一陣風，閃到一棵大樹後面，蹲下身子，低低的道：「你莫出聲，我們先看看是什麼人？」

話聲未落，但聽「嘶、嘶」兩聲衣袂飄風之聲，劃空飛落，方才自己兩人立身

之處，眨眼之間，巳經多了兩個青衣女子，身法好快！

尹劍青目光一動，巳看清來人是誰了，心中不禁暗暗皺了下眉。

這兩個青衣女子非別人，正是青衣帮副帮主柔柔和使女翠翠！

柔柔還是那一身青羅衣裙，還是「少夫人」那樣打扮，只是用青羅包着秀髮，腰間多了一柄青穗鏤金長劍，看去巳不似在船上時那樣嬌柔荏弱。

翠翠依然一身青衣，一望而知是個使女，但她同樣用青絹包頭，腰束得細細的，插着一柄短劍，小劍靴，靴尖還閃着光芒，那是在鞋尖上暗藏了尖刄。

兩人落到地上，柔柔目光一轉，口中輕嘆道：「他明明朝這方向來，怎麼會不見他人的影子呢？」

翠翠道：「副帮主眞的要一直追下去麼？」

金步嬌聽她稱呼「副帮主」，忍不住偏過頭去，附着尹劍青耳朵，吹氣如蘭，悄聲問道：「她是柔柔麼？」

尹劍青道：「快別作聲。」

柔柔幽怨的歎了口氣道：「目前他巳成為衆矢之的，正派中人要找他，邪派人也要找他，再說，他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咱們不帮助他，還有誰帮助他呢？」

金步嬌回眸一笑，悄聲道：「她說的是你了。」

翠翠咭的笑道：「恐怕不是為了這些吧？」

柔柔輕啐道：「妳知道什麼？」

翠翠嬌笑道：「副帮主的心事，可瞞不過小妹。」

她自稱「小妹」，那就不是使女了！

柔柔叱道：「你少嚼舌根，走！」

「哈哈！」一個蒼老的聲音大笑一聲道：「二位姑娘不用走了。」

隨着話聲，只見一個身穿一件及膝白麻布長衫的禿頂紅臉老者，大步從林外走了進來。

柔柔看了他一眼，問道：「老丈有什麼事？」

禿頂老者看了兩人一眼，問道：「妳們是青衣帮的人？」

翠翠道：「是又怎麼樣？」

「是就好。」禿頂老者點着頭，說道：「老夫聽說妳們青衣帮從金財神那裏，刦走了一個人，可有其事？」

尹劍青心中一動，暗道：「這人不知是誰，但他說的，可能就是自己了，柔柔說得不錯，看來江湖上眞有許多人在找自己了。」

翠翠道：「不知道。」

禿頂老者深沉一笑道：「小姑娘，對老夫說話最好要客氣一點。」

翠翠道：「我不知道，難道就不客氣了。」

禿頂老者裂嘴一笑道：「老夫是說妳口氣不大友善。」

翠翠道：「我說話口氣一向如此。」

柔柔聲道：「翠翠，不許多說。」

一面朝禿頂老者道：「老人家到底有什麼事呢？」

禿頂老者說道：「姑娘臉上戴了面具吧？」

柔柔道：「不錯，敝帮的人，出外都戴面具，老人家有什麼見教呢？」

禿頂老者看了柔柔一眼，問道：「姑娘在青衣帮中，大概身份不低吧？」

翠翠不耐的道：「我們副帮主還有事去，你有什麼話，就請快說。」

禿頂老者雙目神光乍亮，呵呵笑道：「原來姑娘還是青衣帮主，老夫算找對了人。」

柔柔眼波一抬，問道：「老丈找我何事？」

禿頂老者伸手一指鼻子，說道：「老夫況公權，妳們聽人說過吧？」

況公權，是武功門的掌門人，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青衣帮怎麼會沒聽人說過？

柔柔聽他自報名號，心頭不禁暗暗一驚，急忙襝袵道：「原來是況掌門人，小女子久聞盛名，今日幸會之至。」

尹劍青聽說這禿頂老者竟是武功門掌門人況公權，也不禁暗暗一怔，忖道：「他是神拳沈中慶的師兄了。」

況公權道：「老夫聽說石東華的徒弟尹劍青是妳們青衣帮刦持去了，此事副帮主不會不知道吧？」

金步嬌悄聲道：「這老頭是找你來的，尹大哥，你認識他麼？」

尹劍青微微搖了搖頭。

只聽柔柔說道：「況掌門人找他有事嗎？」

「沒有事老夫會找他？」況公權道：「副帮主還沒有答我所問，姓尹的小子，是不是被你們刦持了？」

「況掌門人這刦持二字，說得有多難聽？」柔柔淡淡一笑道：「尹公子正在敝帮作客，那是沒錯，因為敝帮和尹公子頗有淵源，尹公子是應敝帮之邀去的，沒有人刦持。」

她因聽出況公權口氣不善，是以沒說出尹劍青巳經離去，為的是怕況公權一路追踪下去，因此把事情攬到了青衣帮身上，青衣帮崛起江湖，帮中高手如雲，自然不怕區區一個武功門了。

金步嬌湊着他耳朵，悄悄說道：「你的副帮主夫人對你眞不錯呢，方才她說過江湖上正邪兩派有許多人要找你，她却把你的事情攬過去了。」

尹劍青先前還覺得奇怪，不知柔柔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如今金步嬌一說，心中登時「哦」了一聲，對柔柔不由得暗暗感激，自己縱然不需她把事情攬過去，但她這番心意，是令人感動的。

最難報答美人恩，這自然就是美人恩了。

況公權聽得呵呵大笑道：「副帮主此話當眞？」

翠翠道：「我們副帮主是何等身份的人，豈會騙你？」

「如此好極了，哈哈，好極了！」況公權裂開大嘴，笑得很得意，頻頻點頭道：「老夫眞是不虛此行！」

目光一抬，問道：「不知妳們青衣帮一共有幾位副帮主？」

翠翠回答道：「副帮主自然只有一位了。」

「如此更好！」況公權又道：「老夫

最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副帮主可否告訴老夫，妳叫什麼名字？」

柔柔道：「不敢，小女子姓何，小字柔柔。」

金步嬌道：「她果然是柔柔！」

況公權目光一掠翠翠，問道：「小姑娘，妳呢？」

翠翠道：「我叫張翠翠。」

「很好。」況公權伸出蒲扇大的手掌，朝張翠翠揮了揮道：「小姑娘，現在妳可以走了。」

張翠翠道：「爲什麼？」

況公權大笑道：「妳們兩個，總得有一個人回去報信呀！」

張翠翠問道：「哦？你要我去報什麼信？」

況公權大笑道：「老夫要把妳們何副帮主留下作人質，妳自然要回去報信，好敎妳們帮主把姓尹的小子送來跟老夫交換人質了。」

張翠翠「嗤」的笑道，瞥了他一眼，說道：「你要留下我們副帮主？」

這話似有不信之色！

況公權道：「怎麼？妳不信老夫留得下妳們副帮主？」

「我相信得很！」張翠翠這話的語氣，當然還是不相信，她調皮的道：「那我就等着給帮主報信去了。」

況公權大笑一聲：「利嘴丫頭，妳等着瞧吧！」

張翠翠臉色一沉，哼道：「我尊你年老長者，你怎好出口就罵我丫頭，難道丫頭就不是人麼？等我出口，那話就不好聽了！」

況公權沒去理他，一雙銳利的目光投向了何柔柔，說道：「何副帮主，妳隨老夫走吧！」

何柔柔依然嬌柔的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走呢？」

況公權道：「老夫要妳跟我走，妳就別無選擇。」

金步嬌悄聲道：「大哥，這老頭要何柔柔跟他走，看來就要動手了，你要不要帮她？」

尹劍青道：「別作聲，我們看下去再說。」

何柔柔嬌笑道：「任何人都有選擇自己到那裏去的權利，況掌門人這麼說，不是太霸道了麼？」

況公權道：「老夫一向如此，話已說出來了，何副帮主不去只怕不行。」

何柔柔展齒一笑道：「況掌門人是一門之主，說出來的話，貴門中人，自然要唯命是遵，但小女子不是貴門中人，不聽況掌門人的話，大概也無妨的了。」

她話聲嬌柔，好似毫不動怒。

「哈哈哈！」況公權仰首大笑道：「看來何副帮主是逼着要老夫出手了？」

何柔柔嬌聲道：「這是況掌門人在逼小女子了。」

況公權點點頭道：「大概何副帮主學過幾手，老夫非出手不可。」

何柔柔道：「小女子練過幾手，但比起況掌門人來，只怕差得多了。」

她說話一向嬌軟柔弱，使人對她莫測高深。

況公權看着她神情和說話的口氣，心中不禁一呆，忖道：「莫非她還有大援在後？」

一面輕哼道：「何副帮主既然知道，何不跟老夫走呢？」

何柔柔輕輕搖了下頭，說道：「我武功縱然不如況掌門人，但我不想去，別人也無法相強，你說對不？」

她說來極爲自然，好像天下道理，本來如此。

況公權道：「老夫一定要妳去呢？」

何柔柔舉手掠掠鬢髮，依然搖頭道：「我也不會去的。」

「妳非去不可。」況公權聲音突轉嚴厲，身形一晃而至，右手一探，閃電般朝何柔柔手腕抓來。

他這一記使的是「大擒拿手」，只要被他手指搭上，就可把你拿住，武功門一向以擒拿手馳譽江湖之上，和鷹爪門的擒拿手，大異其趣，但手法更神妙。

何柔柔身如飛絮，輕盈的閃了開去，說道：「況掌門人不要逼我。」

況公權一抓落空，不由得微微一怔，嘿然道：「看不出妳果然有些名堂！」

右足疾跨一步，右手未收，左手已然追踪抓到。

何柔柔纖腰一挪，又飄退了數尺，道：「我尊你是一門之主，再說敝帮也不願和貴帮無故啓衅，所以連讓了貴掌門人兩招，希望貴掌門人勿爲已甚。」

尹劍青看她飄閃的身法，眞如柳絮飄風，輕靈之極，不覺低聲道：「她身手居然極高！」

金步嬌披着嘴道：「她身手高，你就高興了。」

況公權一張紅臉，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哼道：「老夫偏要把妳拿下，妳有多大能耐，只管使出來就是了。」

張翠翠站在一旁，忍不住說道：「副帮主，這老頭不識好歹，妳和他客氣什麼呢？」

況公權聽得更是怒不可遏，厲笑一聲，道：「何副帮主接着了。」

他身形再次疾欺而上，雙手五指箕張，似扣似抓，朝何柔柔撲到。

這一回雙手齊發，十指移動之間，就籠罩了何柔柔前身幾處大穴。雖仍是擒拿手法，但指影飛洒，有如急風驟雨，令人目不暇接。

金步嬌身子緊緊貼着尹劍青，細聲道：「大哥，柔柔……」

她只說了兩字就停住了，那是因爲何柔柔已經出手了。

「小女子那就失禮了。」何柔柔不待對方指影近身，一雙柔嫩如玉的纖掌，已然從身前翻起。

只見她身影飄動，雙掌忽左忽右，忽拍忽拂，護住了全身要害，有如片片飛花，掌影繽紛，煞是好看。

你別看她掌勢柔軟，記記拂脈斬穴，拍到之處，都是對方關節要害，任你況公權擒拿手法是如何地快捷，她都能及時化解。

尤其她那輕盈身法，只要輕輕移動，就像一朶青雲，在對方急驟的爪影之間，進退而自如，絲毫不受威脅。

況公權身爲一門之主，竟然連對方一片衣袂都抓不到，有時明明已抓到了，却又被她滑了出去，十數招下來自然使他越打越驚奇，心中暗道：「這丫頭到底是何路數，竟有如此奇妙的身法？」

心念轉動之際，脚下忽然退了一步。

何柔柔左手堪堪拂出，對方忽然無故後退，心中不由稍生趦趄，因爲她也不願和武功門結仇，正待收手，突覺一團其堅如石的暗勁，無聲無息的湧撞過去，一時但感胸前一震，眼前一黑，一個人不由自主的往後連退了三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頓時搖搖欲倒。

張翠翠睹狀大驚，急忙掠上一步，伸手把她扶住，忙問道：「副帮主，妳怎麼了？」

何柔柔雙目緊閉，臉如金紙，已經昏了過去。

金步嬌看得大急，低聲道：「不好，老賊傷人了，我們快出去……」

隨着話聲，身子正待站起。

尹劍青急忙把她按住，輕噓道：「別動，又有人來了。」

就在他話聲甫落，只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已然疾逾鷹隼，穿林直入，瀉落當場！

那是一個頭髮已白的青衣老婆婆，一手握一支朱漆鳩頭杖，看上去年在七旬以上。

張翠翠驟視青衣老嫗，好似救星自天而降，急叫道：「祁婆婆來得正好，副帮主被老賊打傷了！」

青衣老嫗手拄鳩頭杖轉過臉去，雙目烱烱看了況公權一眼，冷聲道：「況公權，是你『百步神拳』打傷何姑娘的麼？」

「百步神拳」，正是武功門威震武林絕技，百步之內傷人於無形。

況公權一眼看到青衣老嫗的朱漆鳩杖，不由怔得一怔，抱拳道：「原來是祁七婆婆，老朽況公權這廂有禮了。」

祁婆婆哼道：「況公權你怎不答我的話？」

人已朝何柔柔走過去，好似絲毫不把況公權放在眼裏。

張翠翠望着祁七婆婆，目中隱含淚水，問道：「婆婆，副帮主還有救麼？」

祁七婆婆俯下身去，拿起何柔柔右腕，切了切脈，就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三顆藥丸，納入何柔柔口中，雙手在她身上施行「推宮過穴」，按摩了一陣，才緩緩站起身來，一雙水泡眼，惡狠狠的盯了況公權一眼，口中哼道：「況公權，你眞該死！」

況公權堂堂武功門之主，被她當面怒叱，居然毫不動怒，陪着笑道：「祁七婆婆，何用生這麼大的氣？」

祁七婆婆怒聲道：「你枉爲一門之主，怎會用『百步神拳』隨便傷人，難道你師父敎你練拳之時，沒有告誡過你？」

況公權依然陪笑道：「好在老朽這一拳，只用了六成力道，這位姑娘傷勢雖然不輕，還不至有性命之憂。」

「就這樣，你已經要吃不完兜着走了！」祁七婆婆冷哼一聲道：「若有性命之憂，你況公權就是有一百條命，也賠不起她。」

況公權臉色不由一變，勉強笑道：「祁七婆婆，老朽尊妳是前輩，但妳也不能如此損人，老朽好歹也是一門之主，難道不如一個丫頭？」

「閉上你的鳥嘴！」祁七婆婆怒聲叱道：「你當她是誰？」

況公權一再被她惡言相問，臉上有些掛不住了，一張紅臉，漸漸發白，冷笑道：「她左右也只不過是青衣帮一位副帮主罷了。」

祁七婆婆一陣桀桀怪笑，說道：「況公權，虧你活了這大一把年紀，你眞是越活越回去了！你也不想想看，老太婆幾時說過唬人的話？」

況公權哼道：「難不成她還是一位公主？」

「也差不多。」祁七婆婆尖笑一聲道：「老太婆現在是青衣帮的左護法，我答應過帮主盡我之力，保護副帮主，不使她有毫髮之傷……」

況公權聽出來了，祁七婆婆一味的帮着何柔柔，心中不禁有氣，沒待她說完，衝着道：「如今老朽把她打傷了。」

「就是這麼說。」祁七婆婆點着頭道：「老太婆會在帮主面前，誇下海口，只要有人敢碰副帮主一下，他那一隻手碰了副帮主，老太婆就卸下他那一隻手來。」

況公權臉色變得鐵青，冷笑一聲道：「祁七婆婆這話那是要卸下況某的手臂來了？」

祁七婆婆冷冷說道：「老太婆說出來的話，幾時不算過數？」

況公權怪笑一聲道：「老朽的手臂，只怕祁七婆婆未必卸得下呢！」

祁七婆婆一雙水泡眼中，突然精光大盛，望着況公權，冷冷問道：「你是用那一隻手使的『百步神拳』？」

況公權右手一伸，道：「就是這一隻，祁七婆婆自信能把我的手臂卸下來？」

只聽「篤」的一聲響，祁七婆婆把手中朱漆鳩杖朝地上一插，冷聲道：「況公權，你敢小覷我老太婆？」

她纒着小脚，但走起路來，可進退如風，一下欺到了況公權面前，厲聲道：「老太婆總算認識你師父，但我說過的話，也不能不算；這樣吧，你自斷一指，應應景吧！」

況公權雙目盯着祁七婆婆，暗暗已在運足功力，口中冷聲道：「況某爲什麼要自斷一指？」

祁七婆婆道：「這是老太婆給你的機會，應個景吧，若是要老太婆親自出手，那你就非得卸下一條臂膀來不可了。」

金步嬌低聲的道：「大哥，這老太婆是誰，你認識嗎？」

尹劍青道：「不認識。」

他們聲音說得極輕，那知這兩句話，竟然出了紕漏！

只見祁七婆婆突然轉過身來，喝道：「樹後面是什麼人，鬼鬼祟祟的數說着老太婆，你們當我沒有聽見嗎？還不給我出來？」

這一下直聽得兩人大爲吃驚，因爲兩人隱身的大樹，和祁七婆婆相距已在十丈之外，兩人附着耳朶說話，聲音輕到不能再輕，她居然也聽到了！（未完・九）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萬太師率衆到姥山要捉方少飛歸案，雙方在巢湖大打出手，一場混戰之後，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眼看無法戰勝對方，忙叫方少飛逃離巢湖，設法與布笠人聯絡，再定行止，方少飛不敢違師命，只得逃去……方少飛來到一間飯館子裏，正巧遇張亞男，張亞男知道方少飛要回姥山去，決定與他同行，方少飛因爲張亞男是西仙的女兒而對她憎厭，但張亞男不理會這些……半途，方少飛與張亞男正遇上廬州三兇、朱祐楨等人的攔截，張亞男憑她的機智，帶着方少飛逃去，但前面又有王立等人帶着三十六偵緝手攔阻，情況危殆……

逃避敵退擊　急如喪家犬

張亞男正經八百的道：「人心不古，我怕有人搶功邀賞黑吃黑，要親自押他去見萬貴妃。」

萬家棟道：「師父，別上她的當，他們是一個夥的，這鬼丫頭叫張亞男，是西仙子的女兒，一腦子的鬼主意，小心她使詐。」

王立略一沉吟，道：「張姑娘，除非妳能說出一個令人折服的理由，本官歉難從命。」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們是好朋友，對不對。」

「曾經是。」

「你爲何要出賣朋友？」

「一句話，爲了白花花的銀子。」

「沒有其他的原因。」

「夠了，爲了爭產，兄弟尚且鬩牆，五十萬兩銀子可以過八輩子好日子。」

「理由是很充足，但老夫還是不能答應妳的要求。」

「爲什麼？」

「怕妳使詐。」

「開玩笑，誰會將五十萬兩銀子往門外推。」

「不推就好，只要妳將方小兒交給老夫，就少不了妳的銀子。」

「本姑娘堅持己見。」

「假如老夫不答應呢？」

「哼！那我就殺了他，誰也別想領到賞！」

「哈哈哈，張姑娘，妳錯了，朝廷的賞格是死活不論。」

張亞男倒沒有想到這一層，以爲只要假戲眞做，就可以爭得一綫生機。但她乃是冰雪聰明之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道：「既然如此，我就死給你們看。」

太監張敏的三角眼翻了兩翻，陰陽怪氣的道：「張姑娘眞會說笑話，妳死不死跟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張亞男一臉神秘的回答道：「恐怕未必。」

太監張敏莫名所以的問道：「此話怎講。」

張亞男振振有詞的道：「本姑娘要是被你們逼死，我娘一定不會善罷甘休，你們那一個自信是我娘的敵手！」

這話倒不是吹牛，他們之中的確沒有一個人自信能打得贏西仙的白芙蓉。

快刀王立的念頭一陣轉動，覺得如非必要，實在犯不着招惹西仙，與其擅樹強敵，何如姑且讓她一步，由她押着走，憑自己數十人之衆，就算張亞男有通天的本領，也休想逃出大家的手掌心。

是故，快刀王立朗聲說道：「老夫依妳就是，咱們該上路了。」

張亞男反而拿起蹺來，道：「且慢，我還有條件。」

太監張敏一臉怒氣的道：「妳的名堂眞不少，還有條件，說吧，王大人可沒工夫與妳窮泡。」

張亞男道：「不許有人走在本姑娘前面，只可以在十丈以外跟進，走什麼路綫完全由我決定，你們無權過問。」

條件還不算太苛刻，快刀王立一口答應下來。

於是，張亞男「押」着方少飛，大夥兒緊跟在十丈以外，向碧波萬頃的巢湖行去。

照張亞男的本意，是想乘隙水遁，但臨近湖面，踏上一條背山面水的崎嶇山徑時，發現快刀王立已有警覺，派了一撥子人已搶先奔到湖邊去，張亞男神色一緊，正感進退兩難，忽見東丐金八爺正架着柴火，垂着釣桿，在湖邊一面垂釣，一面烤着金錢魚，當下靈機一動，她又有了新點子。

急忙快步而上，對東丐說道：「吃金錢魚，喝『綠芙蓉』，是絕配，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八爺知不知道？」

東丐金八雙眼一翻，道：「廢話，可惜沒有綠芙蓉，說也是白說。」

張亞男跨步而過，到了東丐身後，道：「我有。」

東丐滿臉不悅的道：「鬼扯，綠芙蓉只有芙蓉谷才有，別的地方花錢買也買不到。」

張亞男道：「八爺好大的忘性，前次你到芙蓉谷偷酒喝，還是我放了你一馬才順利離開，忘了。」

東丐這才看清楚她的面貌，大喜過望的道：「哦，妳原來是西仙的那個寶貝女兒，綠芙蓉在那兒，快拿來救救我老人家可憐的老酒蟲。」

張亞男道：「就藏在一個秘密所在，八爺只要帮我打發走這一羣混帳，保證少不了你老人家的酒喝。」

顧不得東丐金八爺是否答應，話一說完，立與方少飛箭也似向前飛奔而去。

山徑背山面湖，甚是狹隘，東丐一夫當關，王立等一大羣人全被金八爺擋下來，張亞男、方少飛落得輕鬆，從從容容的奔出去數里之遙。

脚下是一道懸崖，再往前可以看見有一葉孤舟停靠岸邊，遠遠望去，姥山餘燼未熄，仍在冒着濃濃黑烟。

方少飛心頭一酸，忍不住掉下淚來，張亞男遽然花容色變，驚叫一聲道：「完了。」

「怎麼了？」方少飛說。

張亞男指着遠處的一頂轎子，轎子後面還有一大羣人，心裏暗暗叫苦，口裏惶聲說道：「我娘來了，要是被捉回去，我看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我爹，也見不到你少飛哥了。」

聲悲語戚，神凄氣急，有如大難臨頭，不勝惶恐慄悚之至。

方少飛一聽說西仙芙蓉來了，直嚇得張亞男花容大變，忙說道：「我們該怎麼辦？」

張亞男不假思索的道：「先躲一下再說。」

拉着方少飛，跳下懸崖。

懸崖甚是陡峭，寸步難行，二人攀籐附葛，好不容易才下去五六丈遠，來至一方巨石之下，方少飛道：「這地方不錯，就在這兒躲一躲吧。」

張亞男道：「這裏不好，前面有一個山洞更安全。」

說着，沿着石壁，當先向側下攀附行去。

行出去數丈，果見一個天然生成的山洞，甚是寬廣幽靜，裏面赫然還擺着一個泥蓋密封的罎子，方少飛奇道：「妳怎麼知道這裏有一個山洞？」

張亞男含情脈脈的望着他，道：「前幾天，我們的畫舫經過這裏時，我曾經跑上來過。」

方少飛一怔，道：「妳跑到這裏來幹嘛？」

張亞男指指身後的酒罎子，道：「爲了藏這一罎子『綠芙蓉』。」

方少飛原以爲她對東丐金八爺的話，純粹是胡謅八扯，想不到她眞的藏有「綠芙蓉」，道：「妳怎知我們會遇上金八爺，而預藏『綠芙蓉』。」

「其實，我藏酒的目的只是爲了好玩，看將來誰有福氣喝到這一罎子酒，不料歪打正着，現在正好用得着。」

「可不是嘛，要是東丐發現咱們騙了他，喝不到『綠芙蓉』，那他準會鬧翻了天呢。」

「這下可好，我要利用這一罎子酒，好好跟金老頭討價還價一番。」

「妳又有什麼新主意。」

「便別談這些，咱們坐下來，談談你吧。」

「談我，我有什麼好談的！」

「你這人是怎麼攪的，幹嘛坐那麼遠，怕我吃了你的是不是？——嗯，這還差不多，這才像一對很要好的老朋友。」

「張姑娘，妳——」

「慢着，我叫你少飛，或少飛哥，你卻叫我我張姑娘，眞是的，有多生分，叫人家聽了，說多難過就有多難過，你就不能改改口？」

「好，亞男，我的好妹妹。」

「嗯，這還差不多，聽起來也順耳多了。」

「亞男，妳還沒有說要談我一些什麼呢？」

「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誰？」

「我就是方少飛呀。」

「我知道你叫方少飛，是想問你眞實的身份。」

「方少飛就是方少飛，有什麼眞的假的。」

「江湖上却盛傳你是皇子殿下。」

「胡說，皇子殿下應該住在紫禁城，我從小在方家長大，是方家的子孫。」

「可是，有人說你頭上的禿髮就是證據，那是因爲曾經服用了北毒石天最蹩脚的一個徒弟——好不了的『破孕湯』的緣故。」

「這大概是巧合，我不信。」

「萬貞兒父女肯出五十萬兩銀子的賞格捉拿你，你又如何解釋。」

「誰知道，也許是他們誤認爲我就是他們要捉的人，事實上天下禿頂的人多得是，不一定與『破孕湯』有關。」

二人促膝而談，情意綿綿，早將西仙就在頭上的事置諸腦後，張亞男忽然換了一副肅穆鄭重的面孔，道：「少飛哥，假如你眞的是皇子，將來又做了皇上，你打算討幾個媳婦。」

方少飛從來不曾與人談論過男女間事，聞言臉上一陣滾燙，面紅耳赤的道：「亞男，妳開什麼玩笑，我又不是皇子，將來也不可能成爲皇上，幹嘛說這些不相干的話。」

「我是說假如。」

「當然是一個。」

「聽說後宮之內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再加上宮女，少說也有三千人，你不覺得太少?」

「我爹常說，宮女最可憐，有的人終其一生也難得見上皇上一次面，常規勸人家，寧爲村婦，勿爲宮娥。」

張亞男滿意的笑笑，話到口邊，忽又嚥了回去，因爲她聽到，有人正在向山洞接近，二人不由皆大吃一驚。

山洞就只有這麼大，並無支穴，想躲也沒有地方躲，兩個人急忙一躍而起，貼站在洞壁之上。

張亞男是絕頂聰明之人，點子又多，此刻也沒轍了，只好寄望奇蹟出現，不要被母親發現。

不一時，洞口終於出現了兩位綠衣少女，正是她的貼身使女秋菊與冬梅，忙將食指擱在唇邊，作了個噤聲的手勢，小聲說道：「我娘呢?」

秋菊噤聲道：「在上面。」

冬梅也低聲說道：「小姐，快出來吧，谷主正在到處找妳呢?」

張亞男一把將二女拉進洞裏來，道：「我娘知道我在這裏嗎?」

秋菊道：「現在還不知道。」

「那你們跑到此地來作甚?」

「銀鳳姐在崖頭之上發現兩個人，其中一人好像是小姐，一閃即逝，所以停下轎子來，谷主命大家四處搜尋。」

「你們怎麼會想到這個地方?」

「前次小姐搬一罎酒放進來時，我們曾親眼目睹。」

「死丫頭，妳好尖的眼，有沒有告訴我娘?」

「沒有小姐的許可，我們怎麼敢。」

「銀鳳他們是否敢肯定，看見的人確實是我。」

「只是說好像，無法確定。」

「可看清楚我們逃往何處?」

「兩位的身法太快，誰也沒有看清楚呢。」

「那就好辦，妳倆快上去，告訴我娘甚麼也沒看見。」

冬梅却不敢苟同，硬着頭皮說道：「芙蓉谷的規矩，謊報事實是會被逐出門牆的。」

張亞男臉一沉道：「你們不說，我娘怎麼會知道。」

冬梅道：「谷主神通廣大，遲早會查清楚的。」

「如果眞有那麼一天，我會替你們承担一切。」

「到時候只怕小姐連自己也救不了，那還顧得下奴婢。」

「秋菊、冬梅，你們都給我聽清楚，不照着我的話去做，我現在就將妳倆推下去。」

她可不是虛張聲勢，說着玩，當眞運足了兩掌眞力，作勢欲發。

驀在此刻，崖頭之上傳來了西仙白芙蓉的聲音：「秋菊、冬梅，你們到底找到亞男那逆女沒有?」

張亞男神色一緊，兩隻手掌已經貼到二女的心口上，秋菊怎敢造次，拉直嗓門喊叫道：「回谷主的話，下面甚麼也沒有看見。」

「那就上來吧，可能是銀鳳看走了眼，那兩個人早已去遠，本谷主親自出馬，就算她飛天入地，也非要將她捉回來好好教訓教訓不可。」

「是，谷主!」

二女唯唯應諾，告別張亞男，悄然離去。

方少飛拉長耳朵，直至崖頭的脚步聲遠去後，才正容說道：「亞男，令嚴與令堂之間似乎很不融洽?」

張亞男悲聲一歎，道：「唉，豈止是不融洽，簡直跟仇人一樣。」

「令尊是何時與白谷主分手的?」

「聽說當我還在我娘肚子裏的時候，我爹就不告而別。」

「是令堂告訴妳的?」

「家母說我爹早已過世，是奶娘偷偷告訴我的。」

「可知他們分手的原因?」

「據說是意見不合。」

「可曾見過令尊的面?」

「打從出娘胎起，我就沒有見過爹的面。」

「如此說來，令尊隱居北京的事，也僅止於傳聞而已?」

「事實確是如此。」

「那妳如何去尋找?」

「只好碰碰運氣。」

「碰運氣?那等於大海撈針。」

「撈針也得撈，不見父母，我死而不甘。」

這是一段極爲不幸的遭遇，一經觸及，皆會引起她無限的孺慕之思，更會在她的心理上造成沉重面震撼，她不願意再想下去，更不願再往下談，長長的吁一口氣，向那一罎子酒走去。

張亞男心思細密，不但搬來一罎子酒，還附帶着一個杓子，三把用吸的錫壺，打開泥封，舀起一壺酒，自顧自的先吸了

三大口，心情這才稍稍平穩下來，然後將錫壺遞給方少飛，道：「少飛，別再談這些傷感情的事，喝口酒吧，很香。」

方少飛雖然從來不曾喝過酒，但酒罎子一打開，便聞到一股子濃郁的酒香，復經張亞男一再慫恿，便也拿起酒壺來吸了一口。

好香，酒入口即化，變作一股濃郁的香氣，精神不禁爲之一振。

張亞男問道：「少飛，香不香?好不好喝?」

「好香，好好喝啊，芙蓉谷的『綠芙蓉』果然名不虛傳。」

「好喝就多喝幾口嘛。」

「好，我再喝兩口。」

「乾脆把這一壺酒全喝了好啦。」

「不行，喝多了會醉，我們還要去姥山呢。」

「令師亦嗜酒，帶一壺去給卜大俠喝吧。」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她一提起醉俠卜常醒，方少飛便如遭雷殛，雙眸直瞪瞪的望着姥山方面的無盡烟雲，再也不說話了。

張亞男知道自己一時粗心失言，忙將話頭打住，先裝滿三壺酒，一壺交給方少飛，剩下來的兩壺自己收起來，然後抱起酒罎子，出洞而去。

當張亞男將「綠芙蓉」存放在另一個較小的洞穴折返時，方少飛依然一言不發，這一下她可眞的有點急了，雙手扳住他的肩膀，四目相對，柔情萬千的說道：「你怎麼不問我爲何將酒藏起來?」

方少飛自然明白她用心良苦，怕自己悲傷過度，趕忙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妳不是已經替我問了嗎?」

「我是怕八爺這個老酒鬼一下子全喝光。」

「咱們不是答應八爺，要給他老人家酒喝嗎?」

「一口是喝，一壺也是喝，自然不會失信於人。」

「妳留那麼多酒做什麼?」

「自然另有妙用。」

「什麼妙用?」

「你猜猜看。」

「妳的點子太多，我恐怕猜不到，大概是又想留待有緣吧。」

「不對。」

「哦……那是想逗逗金八爺，讓他慢慢喝。」

「也不對。」

「其他的我就猜不到了，妳自己說出來吧。」

「現在還不能說，等八爺到了之後，你就會明白的。」

「妳怎麼斷定八爺準會來?」

「嗜酒的人，嗅覺特別靈敏，『綠芙蓉』一開罎，數里之外，他就可以聞得到的。」

餘音繞耳未竭，突聞有人接口說道：「女娃兒之言不差，『綠芙蓉』乃人間極品，足可傳香十里。」

發話之初尙在崖頭，話一落地，人已進了山洞，一身百寶衣，一臉邋遢相，不是東丐還會有誰。

東丐手提釣桿，還串着七八條烤好的金錢魚，一照面，開口就說道：「快拿酒來。」

張亞男取出一壺酒來，在他面前晃一晃，嘻皮笑臉的道：「酒在此，但是現在還不能給你喝。」

東丐舔一下嘴唇，罵道：「好刁的丫頭，比妳娘還難纏，有屁就放吧。」

「京裏來的那一羣大內閹賊，怎麼樣了?」

「全跑了。」

「我娘呢?」

「西仙?沒看見。」

張亞男聞言，心下大安，又遞給他一壺酒，笑盈盈的說道：「酒在這兒，請喝吧。」

東丐那有耐性去吸，拔開瓶塞，咕咚咕咚兩三口便喝光了，再舔一舔嘴唇，道：「就這麼多?」

張亞男慢條斯理的道：「嗯，一件事一壺酒，想要再喝，必須另行商量。」

「怎麼商量?」

「譬如咱們可以交換。」

「妳要交換什麼?」

「八爺的『打狗棒法』就是換酒喝的好功夫。」

「打狗棒法只傳丐帮弟子，從不傳外人。」

「『迷踪拳』也可以。」

「丫頭，妳娘的『粉蝶掌』已經够厲害了，幹嘛還要學老叫化子的餿本事?」

「多多益善，下次見面時我想要親自對付快刀王立他們，免得再賠一壺酒。」

「女娃兒，王立乃是大內第一高手，即使妳學會了我老人家的打狗棒法，也不見得馬上就能奈何得了他。」

「八爺，可有什麼速成的好法子?」

「有，除非妳能得到『玄天眞經』，修得『玄天大法』，或眞經上所載的罕世奇功。」

方少飛正爲張亞男的智謀歎服，居然想得出以酒換技的點子，聞言雙眉一揚，道：「常聽四位師父言講，『玄天眞經』是天下第一奇書，爲三百年前的一位武林奇人的遺著，書中所載功夫皆武學精華中的精華，只要學得一掌一劍，便可終生受用不盡。」

張亞男接着補充道：「這本奇書，在二十幾年前，曾一度出現江湖，四大名宿還爲此曾在華山之巔鬥了一場。」

東丐金八爺道：「沒錯，那一仗波浪壯闊，驚天動地，整整打了三天三夜。」

方少飛道：「結果是誰贏了?『玄天眞經』落入何人之手?」

東丐搖搖頭道：「誰也沒有贏，誰也沒有得到眞經，正當我們四個人捉對廝殺，熱戰方酣，鬥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却突然發現，那本『玄天眞經』竟告不翼而飛了。」

這件事，除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四位身歷其境的當事人外，甚少有人知曉，方少飛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爲眞經的下落着急起來，道：「那麼重要的東西，怎麼會丟了呢?」

張亞男道：「據家母說，是被人偷去的。」

方少飛道：「誰有這個本事，敢在南僧，北毒，東丐，西仙的身邊偷東西？」

張亞男道：「是黑煞龍飛，與白煞鐵虎。」

方少飛脫口驚叫道：「鼎鼎大名的黑白雙煞？」

東丐金八道：「一點不錯，就是這兩個老混蛋。」

方少飛疑雲滿面的道：「這兩個老魔頭，好像已經有很久不曾在江湖上公然露面。」

東丐道：「懷璧招災，黑白雙煞爲了一本『玄天眞經』，曾吃足了被人爭奪追殺之苦，後來聽說二人分道揚鑣，不久便從江湖上消失了。」

方少飛一楞，道：「是死了？還是隱姓埋名？」

金八爺神秘兮兮的望了張亞男一眼，道：「這話應該問張丫頭。」

張亞男莫名所以的道：「問我？我怎麼知道。」

金八道：「妳娘沒有提過當年千里追殺黑煞龍飛的事？」

張亞男道：「隻字未提。」

東丐金八爺道：「當時江湖上有一種說法，白煞鐵虎在北京城被北毒釘上了，雙方一場惡戰下來，鐵老魔身中劇毒，躲進了紫禁城，至今行方不明。」

張亞男道：「黑煞龍飛又如何？」

東丐道：「龍老魔是被妳娘釘上的，一直追趕到黃河之南。」

方少飛急急追問道：「後來怎樣？」

東丐道：「西仙守口如瓶，連她自己的女兒都不肯說，外人自然更加諱莫如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白芙蓉絕對沒有得到『玄天眞經』。」

「何以見得？」

「以西仙的心性，她如果得到眞經，練成蓋世神功，一定會在武林中掀起大風大浪，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安份。」

張亞男白了東丐一眼，道：「少在背後說我娘的是非，我問你，還想不想喝『綠芙蓉』？」

東丐一本正經的道：「當然想，磕了半天的牙，口正渴着呢。」

「那八爺是答應以酒易技了？」

「好吧，我老人家的這點破工夫，能够換碗酒喝也不賴。」

「怎麼個換法？」

「老叫化子教妳三招『迷踪拳』，妳供我喝一輩子的『綠芙蓉』。」

「太貴，我不幹。」

「怎樣才算合理？」

「一壺酒換一招。」

「太便宜，算了。」

「算就算，八爺不喝給土地公喝。」

好個張亞男，做事乾淨俐落，一點也不拖泥帶水，拔開壺塞，唏哩嘩啦的便將一壺酒倒在了地上。

美酒落地，酒香上衝，一霎時，整個山洞悉被濃郁的香氣所充塞。

直把個東丐薰得酒癮大發，猛打呵欠，道：「丫頭，說妳刁妳眞刁，我老人家今天算服了妳啦，馬馬虎虎，看在妳上一次曾助老化子一臂力的份上，拿二十壺酒來，先教妳十招。」

張亞男道：「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先學三招三壺酒就行了。」

東丐眼一瞪，說道：「你們是幾個人學？」

張亞男道：「自然是兩個。」

東丐道：「這不就結了，兩個人學三招，要六壺酒才成，別打馬虎眼。」

張亞男也不再跟東丐討價還價，遞給他一壺酒，待金八爺喝光後，又去舀來兩壺，道：「八爺，這三壺算是訂金，待我們學會之後再孝敬你老人家另三壺。」

東丐那有閒工夫聽她嘮叨，拔掉壺塞，正在猛灌「綠芙蓉」，一口氣將兩壺酒喝了個精光，還吃了三條金錢魚，臉上紅噴噴的，精神也來了，抹了一把嘴，捲起袖子，擺好架勢，鄭重其事的道：「娃兒們，看好了，在商言商，我老人家只練一遍，多一遍就要再加六壺酒。」

話是這樣說，其實東丐打從心眼裏喜歡這兩個孩子，先以慢動作演練一遍，細緻末節，變化繁複的地方，並不厭其煩的詳加解說，直至二人完全領悟爲止。

接着又練了一趟快的，但見拳影飄忽，步法詭異，忽東乍西，倏南又北，明明見他一拳打到方少飛頭上來，結果落拳之處卻在另一個方向，張亞男看準了他要奪自己手中的空酒壺，最後八爺卻從地上拾起了一條金錢魚，「迷踪拳」法的確神鬼莫測，詭異絕倫。

名符其實的「聲來擊西」，「偷樑換柱」，「釜底抽薪」。

三招絕技，足足花費了東丐半個多時辰，這時撤拳收勢，笑呵呵的道：「好了，娃兒們自己練吧，能學多少，完全靠你們自己的造化，我老人家先到外面去溜躂溜躂，等一下再來喝那三壺酒。」

果然頭也不回的走出山洞去。

方少飛、張亞男早已陶醉在東丐神奇絕妙的拳法中，不待八爺開言，已自學模學樣，兩個人全神貫注，專心一意，彼此切磋，相互琢磨，午時過後，便將功架步法練熟，所差者僅功力火候與巧妙的變化尚待努力。

東丐一去不返，方少飛頗覺意外，道：「咦，八爺呢？」

張亞男抿嘴一笑，道：「我知道。」

「在那兒？」

「八成是去偷酒喝。」

步出大洞，進入小洞，張亞男料事如神，東丐金八喝得酩酊大醉，已醉倒在山洞裏，身體歪七扭八的，酒罈子仍緊緊捧着不放，裏面的酒已所剩無幾。

醉得七葷八素，爬都爬不起來了，口裏邊還不停的夢囈似的嚷嚷道：「好酒！好酒！」

張亞男走上前來，將東丐扶正睡好，裝滿了壺酒，道：「少飛哥，咱們也該走了。」

方少飛望着金八，說道：「八爺怎麼辦？」

張亞男笑道：「別管他，八爺睡一覺就沒事了。」

穿出懸崖，不遠處就有一條小船停靠岸邊，方少飛識得那是三十六寨的東西，二人跳上小船，直划姥山。

奇怪，往日巢湖水面之上，白帆點點

，往來穿梭，處處可見三十六寨的船隻，今日卻但見湖水漾漾，空無一帆。

映入眼底的，只有碎船、破帆、與浮屍！

以及數不清的，各式各樣的其他漂流物。

姥山的火大致已經熄了，仍有數處冒着零星的清烟。

踏着夕陽，二人是從「怡然亭」舊址登岸的，而「怡然亭」早已蕩然無存。

「怡然亭」附近的水域最爲觸目驚心，由水師所發射出來的箭桿，密密麻麻的幾乎封閉了全部水面，湖水是血紅色的，浮屍的身上中箭無數，已經變成馬蜂窩。

雄偉壯麗的總寨已完全倒塌，古色古香的別院也化爲灰燼，寨子裏非但找不到一個活人，連半隻活鷄活狗也沒見到，當眞是鷄犬不留。

大師父醉俠卜常醒到那裏去了？活不見人，方少飛找不到。

三師父牌仙包布書到那裏去了？死不見屍，方少飛找不到。

四師父玉面觀音彭盈妹同樣如石沉大海，也沒有半點消息。

唯一得知生還的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俊，偏偏又行方不明，無從查證。

「師父！師父！師父！」

方少飛痴立在半毀的精舍前，望着蒼天呼喊着。

除了淚聲，便是風聲，那裏會有人應聲。

張亞男伸出一雙柔荑玉手，抓住方少飛的雙臂，無限嬌柔的說道：「少飛，不論是卜大俠，包大俠，或是彭女俠，都是一等一的高手，無論如何，自保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方少飛的眼眶裏滿含着淚水，戚然言道：「水師人數太多，亂箭如雨，不怕一萬，我是怕萬一！」

「不會的，三位身懷絕技，水師再多也奈何不了他們。」

「可是，去三河鎭的爲什麼只有我二師父一個人？」

「吉人自有天相，也許他們有事先一步走了，也許是另有別的原因，別老是往壞的地方想嘛，還是解決眼前的問題最重要。」

「眼前有什麼問題？」

「瞧瞧，天已經黑了，肚子也快要餓扁了，即使趕夜路，也得先要塞飽肚子才行。」

「精舍尚有三間未毀，住的地方不成問題，吃的東西更簡單，別院內的廚房尚稱完好，一定可以找得到。」

「有吃的就行了，咱們不住這兒。」

「那要住那兒？」

「家母找不到我一定不會死心的，我想還是儘速離開此地的好。」

在姥山找不到三位師父，方少飛也正想到別的地方去碰碰運氣，自然不會反對，兩個人到別院廚房內找到很多好吃的東西，張亞男親自下厨，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還帶了不少乾糧，乘原船連夜泛舟北上。

× × ×

巢湖水域遼闊，到得北岸，已是翌日午後。

沒有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俊的消息。

其他三位師父的行踪亦杳如黃鶴。

巢湖三十六寨的弟兄數約三千，一下子竟如逝去的水，衝散的烟，居然一個也沒遇上。

最奇怪的是，一向神鬼莫測，往往在緊要關頭必會現身獻計，身份來歷如謎的布笠人，在這個最需要他的時刻，竟也沒了消息。

方少飛第一次面臨這樣的局面，對自己未來的行止，必須由他自己來下決斷。

經過一番愼密商討，一則爲了張亞男尋父，二則爲了方少飛思親，三則他認爲，四位師父找不到他，十之八九也會往北邊去尋找，於是，兩個人一致決定到北京去。

事情一經決定下來，馬上付諸行動，順着官道，一逕向北。

曉行夜宿，一路無話，這日在龍岡打完尖，上路不久後，發現似是被一個莊稼漢打扮的粗俗漢子釘上了梢。

張亞男道：「少飛，咱們可能被人釘上了。」

方少飛道：「嗯，打尖的時候這傢伙就坐在咱們斜對面，賊頭賊腦，鬼鬼祟祟的，可能是令堂派出來的人。」

「不像，芙蓉谷的人差不多我都認識，而且他們個個都是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沒有這樣粗俗的人，我懷疑他是三十六偵緝手。」

「也不像，偵緝手服飾鮮明，一眼就可以認出來，同時，此人如果眞是王立的爪牙，應該早已放出響箭才對，或許是咱們想歪了，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不管他是芙蓉谷的人，或是偵緝手，甚至毫不相干，我都有辦法掀開他的底，一試便知！」

「如何試？」

「跟他捉迷藏。」

陡地捨棄官道，朝西邊的山區奔去。

二人奔勢極快，霎時間已在三數里外，詎料那莊稼漢亦非庸手，也咬着尾巴追上來。

換了一個方式，兩個人突然將脚步放緩，溜躂着走，莊稼漢也跟着慢下來，亦步亦趨，不即不離。

至此，事情已可肯定，莊稼漢在釘二人的梢，只是，尚不知他是西仙的徒衆？還是萬貞兒的鷹犬？

張亞男的名堂最多，又是一陣快跑，一陣溜躂，再一陣狂跑後已至半山腰，霍地一個急轉彎，兩個人一齊躲到一方巨石後面。

莊稼漢措手不及，追至切近時，乍然目標頓失，正自四顧茫然間，猛聽有人嬌叱一聲：「看掌！」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叱聲的方向就是三招快攻。

事實恰恰相反，張亞男在石右發聲，卻從石左衝出來，正好在莊稼漢的身後，一掌印上他的後心。

僅僅用了四五分的勁，並未施殺手，饒是如此，莊稼漢依舊吃不消，悶哼聲中，一個踉蹌衝出去。

正巧與及時縱出的方少飛迎面相遇，沉聲喝問道：「是誰派你來的？」

莊稼漢二話不說，劈面就是一掌，方少飛反手還擊，力猛如山，莊稼漢技遜一籌，又倒退回去。這時候，張亞男發現地上有一個獵人捕獸的繩套，當下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待莊稼漢踏入繩套時，猛地一拉高懸大樹橫枝上的繩頭，那莊稼漢「哎唷」一聲，立被頭下脚上的倒吊在半空中。

張亞男走上前來，仔仔細細的打量了一下，語冷如冰的問道：「你認識姑奶奶我？」

莊稼漢搖搖頭，道：「不認識。」

「那你不是芙蓉谷的人？」

「當然不是。」

方少飛接口說道：「既非芙蓉谷的人，那一定是萬貞兒豢養的走狗。」

莊稼漢斷然否認道：「不是！」

「那你爲何要釘我們的梢？」

「我沒有釘你們的梢！」

張亞男玉面一寒，道：「別聽他鬼扯，搜他的身。」

嘶啦一聲，撕破他的外衣，赫然發現他穿着一件十八號的號衣。同一時間，方少飛也從他的身上搜出三支響箭來，在在證明他乃三十六偵緝手之一。

方少飛用箭尖抵住了他的下巴，二人正好四目相對，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十八號偵緝手雙目怒視，閉口不言。

「毫無疑問，你的目標正是我，對不對？」

「假如你確實是方少飛的話，那就對了。」

「奇怪，你爲什麼沒有放響箭？」

「因爲在此刻之前，還無法肯定，同時也沒有這個必要。」

「爲什麼？」

張亞男見他又閉上嘴巴不答腔，手起掌落，重重地打了他兩巴掌，怒沖沖的道：「老小子，我張亞男可不是方公子，不會那麼寬宏大量，最好問什麼說什麼，不然小心我給你苦頭吃！」

從方少飛手中取過一支箭來，立刻插進十八號偵緝手肩胛內寸許深。

十八號偵緝手痛得直冒冷汗的道：「好，我說，我說，那是因爲王大人，花三郎，以及刀客他們可能並不在這附近的緣故。」

張亞男進一步追問道：「在那兒？」

十八號偵緝手道：「分得很散，數日來因未再見方公子的踪影，王大人下令將搜索範圍擴大至百里以內，命令交代，先掌握住確實行踪後再行連絡。」

「換句話說，王立那個閹賊，有可能就在數十里之外，也有可能就在這附近不遠？」

「合理的位置應該在五十里以內，十里之內必有刀客。」

方少飛向四下裏望一望，道：「難得你如此合作，我想請教，你們爲什麼這樣苦苦追殺於我？」

「因爲你是欽命要犯。」

「我又沒有犯法，這是從何說起？」

「應該從公子的禿髮說起。」

「禿頂的人難道都有罪？」

「確有謀奪大明江山的嫌疑。」

張亞男道：「胡說，我得到的消息說，萬貞兒此舉的主要目的是想殺害流落民間的皇子，同時藉機排除異己。」

十八號偵緝手點頭不語。

方少飛怒不可當的道：「天下禿髮之人多得是，就算有皇子流落民間，又如何分辨？」

「萬貴妃的懿旨十分明確。」

「怎麼說？」

「寧可錯殺一萬，不得放走一人。」

「這簡直是大屠殺嘛，太可惡了！」

張亞男雙眉一挑，道：「豈止是可惡，應該說是可殺，咱們先拿這個老小子開刀！」

拔出響箭，就要動手，十八號偵緝手嚇一跳，驚惶萬狀的哀求道：「張姑奶奶箭下留人！」

方少飛宅心仁厚，有所不忍的說道：「算了，他只是一個奴才，就饒了他一命吧。」

張亞男大不以爲然，詞鋒犀利的道：「這是婦人之仁，他一旦將消息送出去，咱們的麻煩就大了。」

十八號偵緝手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絕對不可能有這種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事情很簡單，達不成任務就只有死，這是偵緝手的工作信條。」

「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偵緝手的工作主要是偵察敵踪，及時將消息傳出去，我不幸被擒，自然沒有達成任務，論罪只有一條死路，怎麼敢自摑嘴巴，將事實抖出來。」

「有沒有被擒，全憑你自己的一張嘴，快刀王立怎麼知道？」

「響箭已失，肩胛受創，衣服也撕碎了，這已經够明白。」

「對啊，這件事你又當如何自圓其說呢？」

「能瞞則瞞，能隱則隱，萬不得已時只好編一個假故事騙人。」

一陣迅捷的衣袂之聲傳起，山下箭也似的射上來兩個人，一個是秋菊，一個是冬梅，二女異口同聲的說道：「小姐，別跟這傢伙磨蹭了，快走吧。」

張亞男看得一呆，道：「你們跑到此地來做什麼？」

冬梅道：「是跟谷主來的。」

「我娘還不死心，要抓我？」

「還有更重要的事。」

「快說呀。」

「谷主來八公山是想找一本書。」

「一本什麼書？」

「奴婢也不知道，聽金鳳姐說，谷主以前也來過。」

張亞男跟方少飛換了一個眼色，用箭敲一敲偵緝手的頭，道：「你這顆吃飯的腦袋，就暫時寄放在你的脖子上，日後事實證明，如果你所言不實，姑奶奶我會隨時取走的。」

三支箭全部折斷，投擲於地，與方少飛望北而去。

秋菊急聲叫道：「小姐，別往那邊去，山下都有咱們芙蓉谷的人。」

張亞男止步轉身道：「那我要往那邊去？」

冬梅道：「最好上山去，連翻幾個山頭就沒事了。」

此時此地，張亞男無計可施，亦無選擇餘地，只有照着冬梅的意思往山上奔。

狂奔半個多時辰，已至山頂，回首一望，並無半個追兵，左前方却赫然站着四名紅衣少女，正是西仙手下的大將「芙蓉四鳳」。

張亞男心頭一寒，煞步說道：「這四個女人最難纏，咱們往那邊去。」

方少飛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可能已經發現咱們了，妳一個人走，我繼續前進，這樣或許可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情急之下，張亞男不遑多想，一頭鑽進右側矮樹林，方少飛按步當車，緩步前行。當他行出十餘丈後，前路被一道斷崖所阻，「芙蓉四鳳」也適時圍了上來。

辣手娘子金鳳首先開腔：「方少飛，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來自投羅網。」

方少飛異常鎮靜的道：「妳走妳的路，我過我的橋，這話是從何說起？」

另一名叫銀鳳的少女更兇，兇巴巴的道：「方小子，你是束手就擒？還是要我們姐妹動手？」

方少飛聽得一楞，道：「聽妳的口氣，好像要抓我？」

叫紫鳳的少女踏上一步，道：「答對了，就是這個意思。」

方少飛理直氣壯的道：「在下與四位遠日無怨，近日無仇，怎麼可以隨便亂抓人？」

叫黃鳳的姑娘最漂亮，口氣却冷得可以：「那是因爲你小子不學好，拐誘我家小姐，谷主下令抓人，不論死活。」

方少飛聞言暗中吃驚不小，爲了這麼點鷄毛蒜皮小事，西仙居然要下令抓人，甚至不論死活，但從四女言談之中，似乎尚不知亞男係與自己結伴而來，心下又稍稍一安。當下冷然一哂，道：「這是甚麼話，在下與張姑娘只是萍水相逢，拐誘二字未免言過其實。」

身後有一個冷峻的聲音說道：「嫌難聽，你就不該誘亞男離家。」

方少飛猛回頭，面前已停下一頂轎子，西仙白芙蓉舉步而出，面冷如霜。

「白前輩，這話少飛不敢苟同，我們是在張姑娘出走後才巧遇的。」

「甚麼巧遇，分明是事先約好的。」

「白谷主眞會說笑話了，在三河鎭僅是第二次見面，姥山初識時幾乎是不歡而散。」

「方少飛，你瞧不起本仙子的寶貝女兒？」

「事實是晚輩對仙子欲強佔姥山的事感到不滿。」

「好小子，你居然敢教訓起本谷主來了？」

「不敢，在下說的都是老實話。」

二人唇槍舌劍，針鋒相對，西仙的臉色越來越難看，眉尖目梢，殺機隱約可見，以命令的口吻道：「亞男呢？」

方少飛睜着眼睛說瞎話，答道：「不知道。」

西仙白芙蓉臉一沉，道：「你們不是在一起嗎？」

「到巢湖以後就分手了。」

「亞男現在何處？」

「可能正在上京的途中。」

「她到北京去幹嘛？」

「找她爹。」

「她沒有爹！」

「每一個人都有爹，正如同每一個人都有娘一樣。」

「亞男的爹早就死了。」

「可是張姑娘得到的消息則不然，八斗秀士張前輩可能正隱居北京。」

「哼，這個饒舌的人看本谷主怎麼治他。」

「父女親情，乃是與生俱來，白前輩如果不反對亞男尋父，自然也不會有不告而別的事發生。」

芙蓉仙子勃然大怒道：「即使是成名人物，也不敢在我面前如此張狂，娃兒你乳臭未乾，竟敢扳起面孔來說教，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說，你把亞男藏在甚麼地方？」

方少飛天生的倔脾氣，吃軟不吃硬，傲然言道：「脚長在令嫒的腿上，我怎知道她到那裏去了。」

「交不出亞男來，你就休想離開八公山。」

「抱歉，少飛正想告辭，再見！」

「放肆！給我拿下！」

「是，谷主！」

辣手娘子金鳳第一個應聲而出，玉手倏翻，施出了絕妙擒拿術，企圖生擒，方少飛知道她的厲害，不敢大意，一出手就用上了東丐的「迷踪拳」，「聲東擊西」，奇巧無比的閃讓開去。

銀鳳睹狀頗覺意外，嬌叱道：「看不透你小子還有點眞才實學。」話一出口，招亦出手，三招快攻，連成一氣，洶湧的掌浪如怒海驚濤，翻飛的掌影若蝴蝶穿花，方少飛深知西仙的「粉蝶掌」非同小可，忙以東丐的「偷樑換柱」拳法誘敵入彀，誤入歧途，從無數掌影中脫身而出。

黃鳳、紫鳳更驚更怒，齊聲一喝：「是咱們低估你了。」兩個人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包抄上來，決心活捉不成，就將他斃在當場。

方少飛學「迷踪拳」，連前帶後不過才二、三日的時間，僅學得一點皮毛功架，根本談不上火候功力，憑藉的還是跟布笠人與四位師父修練成的深厚內力基礎，認眞打起來，他連一個金鳳都打不過，何況是二鳳齊上。

不過，他乃冰雪聰明之人，自有自知之明，亦自有應敵之道，二鳳掌招未出，方少飛便以「釜底抽薪」分襲二女，待雙鳳全力迎戰，四掌接實時，方少飛已借力彈起，退出三丈以外。

三丈外就是斷崖，向下一望，目爲之眩，但見十丈以下烟濛，深不見底，崖壁如刀削筆立，寸草不生，不禁心頭大駭，暗道一聲：「要糟！」

心念一動，連忙向前衝，冀圖離此險地，不幸半步之差，已被西仙白芙蓉堵上了。

「說，你跟東丐那個老酒鬼是甚麼關係？」

「沒有關係。」

「亞男究竟在那裏？」（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魔域赤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浩田將凌英英帶走，避免酒長劍對她的騷擾，但凌英英雖然不齒於父親答應酒長劍的婚事，對於父親凌天鳳和天水帮、青劍門的約門放心不下，要跟踪看個究竟，却不知他們約門的地點在何處，晚上投宿在獵戶家，無意中查出天水帮、青劍門的人住在附近曹財主家中，在路上亦發現少林寺僧乘蓮找尋一個番僧萬象擄走一個少女，懷疑是丁潔雲，又見萬象夜入曹財主家中找失去的少女，證實是天水帮人將少女擄走，於是跟踪到他們約門的地點，發現其他門派亦戰門，凌浩田發現酒鬼伍鐘亦在場，二人便趁機將丁潔雲救走……

眞經迷心竅　再到玉泉洞

這些人一叫才驚動了在鏖戰中的人，立時有幾個人向這邊奔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山下突然飛上一團紅雲，紅雲疾逾奔馬，畢直地向丁潔雲這邊直撲過來，比「天水帮」的人都要快！

伍鐘驟聞背後有風聲，急忙讓開再轉身，紅雲直向丁潔雲飛去！

伍鐘倏地回首，驚呼一聲：「番禿又是你！」原來來的正是萬象，他早到此處，不過一直匿着，等候最佳的時機！

他的策略顯然十分成功，只兩個起落，右手五指已堪堪抓到丁潔雲的後衣！

伍鐘大喝一聲，酒葫蘆向萬象撞去！這一撞幾乎用了他五成眞力，眞有開碑裂石之能，萬象武功雖高，也不敢大意，身子一偏，同時收爪！

伍鐘見機不可失，左手一撈，抓住丁潔雲的手腕，向旁一拉，立即脫離萬象的魔爪。

萬象的行動如高山流水，毫無阻滯，身子一歪，倏又飛前，雙掌齊出，印向凌浩田的後背！

凌英英在遠處看得清楚，脫口叫道：「凌大哥小心！」

凌浩田聞驚及時一閃，萬象似料到他有此一着，如影隨形，身形隨凌浩田之變而變，同時化掌為爪！

凌浩田因為毫無準備，剛才那一閃已極為勉强，此刻他運氣也來不及喘一口，萬象第二爪又至，萬般無奈，只好極力向前跳。

他雖然已經盡力，但仍嫌慢了半分，萬象的五指已經抓住他的褲頭，雙方同時用力，但聞一聲裂帛，凌浩田的內外褲已經被撕破！

凌浩田在此生死繫於一綫間，完全不知道！脚尖一旋，雙掌如封似閉護住心頭，轉身過去！

與此同時，萬象雙臂已經縮回袖管了，左袖如活蛇一般掃出，剛好凌浩田轉過身去，袖角掃在他腰際痲穴附近，凌浩田只覺一陣火辣辣的疼痛，隨即又是一陣痲痹！

凌浩田尚未定下神來，萬象手臂一長，正捲住凌浩田的腰，再將他提起，右手食中兩指向他身上暈穴戳出，同時轉身！

一個「天水帮」的頭目，已首先奔來支援，萬象尖嘯一聲，身子凌空躍起，雙脚齊飛，那頭目被踢個正着，水牛般大小的身軀如皮毬般飛去老遠！

萬象動作未遏，脚尖一點，又似一朵紅雲，向山下飛去！

這一切寫來雖慢，但自萬象出現，到他得手，不過是白駒過隙的一瞬間！他動作乾淨俐落，謀定而動，一氣呵成，令人有目不暇及之感，待得惡門中的羣豪都住了手，萬象已經下山！

忽然山坡上又響起一道怪嘯，黃影一閃，魯巴圖已首先追下去。

杜鐵心劈手奪下一副硬弓，搭箭挽弓而發，他連環三箭，在河北極負盛名，此刻全力施為，只見那三枝箭似是同時射出，追風逐電，向萬象後背飛去！

萬象不愧是頂尖兒高手，在此種情況，耳目仍不失其聰，聞得破空之箭，頭也不回便拔身而起，那三枝長箭，恰在他脚底射空！

杜鐵心第四枝箭也在此時射出，只聽萬象大叫一聲，身子向旁墜下，又堪堪避過此箭，他肩頭點地，挺腰躍起，亡命而逃，可是這樣一躭擱，加上抱着凌浩田，魯巴圖已迫至其身後！

杜鐵心發箭之時，山上又有好些好手追下去，余修竹劍法雖高，但其輕功更是獨步武林，全力施為之下，似一溜青烟，眨眼間，反在魯巴圖之前，追近萬象，長劍一直，急刺萬象後背！

這一招正是「千竹劍法」七大絕招之一：「勢如破竹」！

萬象大喝一聲，倏地轉身，將懷中的凌浩田向余修行的長劍湊上去，道：「刺吧！」

不料余修竹在劍上的造詣深不可測，萬象雖然出其不意，但余修竹手腕一振，劍尖已指向別處，改戳萬象的膝頭！

萬象一跳而開，余修竹如行雲流水，雙脚一錯，長劍一轉，改取萬象的魁陽！

萬象舉起凌浩田，同時飛腿踢余修竹，與此同時，魯巴圖亦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伸臂向凌浩田抓去！

萬象顧不得傷害余修竹，他頭面雖為凌浩田軀體所遮擋，但聽覺尖敏，聞聲知危，不肯讓魯巴圖抓着凌浩田，一個倒縱，退後丈餘，但凌天風等人亦在此刻趕至，沉聲道：「快放下人來！」

幾乎同時，萬象亦喝止道：「通通停手！」

魯巴圖道：「萬象，你不放下他，今日便別想活着回西域！」

萬象冷笑一聲：「你忘記你在跟誰說話麼？論輩份我是你師叔！」

魯巴圖道：「當年我被教主責罰，為何不見你為我說幾句好話？」

萬象心中大怒，但仍强忍着，用話提醒他。「不管如何，也不管你還認不認我這個師叔，但你我總是西域人，他們是中原人！」

魯巴圖心頭一動，大覺有理，正在斟酌措詞，希望跟萬象聯成一綫，但杜鐵心已搶先道：「不管你說什麼，你來搶中原人，便是公然與中原武林為敵，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萬象道：「你們的目的貧僧清楚得很，救人絕非為了正義，亦非民族問題，而是為了從他口中挖出『神鼎眞經』的下落，請退後五步，否則貧僧拚着身亡，也要讓爾等什麼也得不到！」

中原羣豪面面相覷，無人退後，凌天風乾咳一聲，道：「諸位，為了使林少俠免受無妄之刦，咱們還是暫且退後吧，諒番禿插翅亦難飛！」

伍鐘冷笑一聲，說：「酒鬼第一個贊成，反正他落在什麼人手中，後果都是一樣！」

杜鐵心、易長鋒等人只當作沒聽見，都及時退後，只餘余修竹與酒長劍兩個。萬象冷冷地說道：「兩位眞不顧他的生命麼？」

余修竹說道：「余某尚未得到你的保證！」

「閣下要貧僧作何保證？」

「咱們退後，你便不傷林少俠一根毫毛？」

萬象乾笑一聲：「這個自然！」

「你欲擄他多久，要至何時才肯放他走？」

萬象哈哈笑道：「這可難說，只要貧僧達到目的，自然會放他！」

「你有何目的？」

「貧僧的目的，跟閣下一樣！」

余修竹淡淡地道：「余某此次到江北

，只是爲了查明幾件事，亦希望武林同道莫爲人所惑，因一本『神鼎眞經』而弄至自相殘殺，難道大師目的與余某一樣？」

萬象又乾笑了一陣，才說道：「如今已無人自殺，閣下大可以放心去查你的事，只要爾等不再迫貧僧的，林施主自會無事！」

余修竹沉吟一下，終於退後，道：「請大師行事之前，先揣摸一下形勢，切莫輕舉妄動！」

萬象見酒長劍依然不退，道：「閣下跟林施主有仇，欲假貧僧之手殺他？」

酒長劍哈哈笑道：「非也非也，酒某不但與他無仇無怨，而且尚有一段頗深的淵源，不過酒某並不相信這小子會知道眞經的下落！」

「人人相信，施主不信，豈不有點執迷不悟？」

「恐怕執迷不悟的，不是酒某而是閣下！」酒長劍傲然道：「酒某亦不相信世上尚有『神鼎眞經』！試問數百十年來，有人見過否？」

「無人見過不等於無！」萬象恐怕他另有陰謀，轉頭道：「諸位中原大俠憐惜林施主的生命，但偏有人欲與吾等作對，請問凌大俠如何處理？」

他這一招異常毒辣，一下子便將酒長劍推向武林公敵之位，「雙槍震西湖」高白雲立即說道：「請酒兄退後，莫因小失大！」

酒長劍冷哼一聲：「酒某一向獨來獨往，不聽人指揮，閣下憑什麼要酒某聽令于你？」

高白雲近年聲譽日隆，在此場合自然不能稍露怯意，當下針鋒相對地道：「閣下憑什麼要咱們這許多人的利益毀在你手中？『長劍一杯酒』名氣雖大，却也還嚇不倒在場任何一個人！」

酒長劍倏地轉身，撫劍道：「未知閣下會否被嚇倒？」

高白雲長笑。「酒長劍，你太狂了！憑你還嚇不倒高某！」

「嚇不倒，便將你打倒！」酒長劍雙眼閃過一絲殺機，正待衝過去，却讓杜鐵心截住，他眉頭一軒，道：「姓杜的，你要爲他强出頭？」

杜鐵心道：「外敵在前，閣下何必節外生枝？」

凌天鳳亦道：「酒兄，先對付了這番僧，其他事以後再說！」

酒長劍只是下不了台，如今見有人給台階，樂得乘機收篷，事實上他亦不敢與武林爲敵，當下道：「看在凌兄臉上，酒某今日便不與他計較！」言畢晃身退下。

這當兒，凌英英不斷注視父兄，可是凌天鳳與凌英武父子一心只惦記着眞經，就連女兒在身旁也不知道，看也沒看她一眼，凌英英心頭滴血，心中暗道：「罷罷，原來爹爹根本沒將我放在心上，我還爲他担心，巴巴趕來，反累了傻蛋！」

酒長劍與高白雲說話，萬象噓了一口氣，心情一平定，目光自然落在凌浩田身上，由於凌浩田內外褲都被他撕破，下身幾乎赤裸，臀部更無遮掩，他臀上的圖案，自然被他望及！

萬象不愧是個奇材，只看了幾眼，便已看出那是終南山的地形圖勢，而且繪刺的正是玉泉洞附近一帶，他心思靈活，心念一轉，已知秘密，當下哈哈一笑，道：「剛才貧僧誤撕下林施主下裳，如今男女相雜，實在不雅，誰身上有多帶褲子的，請賜一條，讓他穿上。」

隨余修竹同來的，乃他侄兒余灝，余修竹向他打了個手勢，余灝遂打開包袱，取出一條褲子抛過去。

萬象以「傳音入密」對魯巴圖道：「師侄請注意他們行動！」他邊說邊替凌浩田穿上褲子。

余修竹道：「閣下到底要到何時才肯放人？」

萬象道：「假如貧僧放了林施主，你們是不是也不爲難貧僧。」

凌天鳳搶着道：「這個自然。」

「好，那麼請諸位再後退五丈！」

凌天鳳大聲說道：「請諸位退後！」他自己首先率領兒子往後退，羣豪略一猶疑，也開始向後退，但大多退了三丈便停止。

萬象又以「傳音入密」對魯巴圖道：「師侄，愚叔已知眞經下落，取到之後，你我共同分享，日後你在中原稱雄，愚叔在西域稱王，各不相犯，未知意下若何？請速表示。」

魯巴圖心知萬象不會如此大方，然在此時此景，亦不容他細思，當下亦報以「傳音入密」：「小侄以師叔馬首是瞻。」

「好，你隨愚叔一齊後退！」萬象對魯巴圖說罷忽然將凌浩田向凌天鳳抛去，同時轉身向外掠去。

凌天鳳心頭狂喜，立即迎前伸臂向凌浩田接去，忽覺身旁响起一陣金刃破空之聲，知有人偷襲，大驚之餘，急忙躍開！

杜鐵心見凌天鳳跳開，左臂暴長，向半空的凌浩田抓去，右掌護在胸前，眼看手指即將抓住凌浩田，忽然斜刺裏伸來一根鐵枴，在凌浩田後胯上一戳，凌浩田身子如皮毬般斜飛而起。

杜鐵心回頭怒道：「老李，你我一早聯盟，爲何反來破壞！」

「鐵拐李」李春河呵呵大笑說道：「此人不祥，堡主萬莫想據爲己有，不信你看！」

凌浩田身子波抛飛，羣豪中立即有幾個人飛起，凌空向他攫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天水帮」的弓箭手，萬箭齊發，那幾個人慘叫一聲，飛墮落地，與此同時，凌浩田亦跌落地上，恰在江陽身旁，他立即彎腰將他抓起握在掌中，喝道：「大家停手！」

話音未落，背後飛來一劍，「刷」的一聲，已將他手臂砍落，凌浩田再次摔落地上。

江陽大叫而退，伸手捂住傷口，滿頭都是大汗，余修竹飛身而來，喝道：「凌天鳳，你背後傷人，還稱什麼大俠！」

凌天鳳那還顧得答他，凌浩田剛落地，一條手臂伸來，凌浩田已在酒長劍手中，他低喝道：「凌兄，快護住酒某！」

凌天鳳揮劍擋開兩件兵器，但更多的兵器又從旁邊攻來，幸而凌英武兄弟以及岑原就一直跟在他身後，此刻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酒長劍連連後退，但包圍他的人也越來越多，丁潔雲拉着伍鐘的衣袖道：「伍前輩，咱們快去救凌大哥！」

伍鐘苦笑一聲：「酒鬼還想留下腦袋喝酒，我實在無能爲力。」

凌英英道：「不用急，他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

丁潔雲看了她一眼，問道：「這位姐姐，你是誰？」

凌英英冷冷地道：「你我本不認識，何必道姓名。」

丁潔英忽然叫了起來：「你一定是凌大哥的師姐！姐姐，請你拉下臉上的手絹，讓小妹看看。」

凌英英怒道：「你將我當作是無恥的女人。」

丁潔雲自小是生長在庵裏，對世務一竅不通，聞言訝然道：「姐姐，你因何生氣？小妹並無罵你是無恥的女人呀！」

「你將我當作是那個無恥女人，還不是侮辱我。」

伍鐘道：「丫頭，你不要怪錯好人，她天眞無邪。口直心直，絕無此意，而且老夫也想知道你的身份，你一直跟小凌在一起。」

丁潔雲接道：「是啊，你是凌大哥的朋友，小妹又怎會侮辱你？小妹丁潔雲，請教姐姐的芳名，尙請示告。」

「誰不知道你叫丁潔雲，我就是陪凌大哥來救你的？」凌英英遙遙一指：「你還是注意他的安危吧。」

丁潔雲給她提醒，一對眼睛即瞪住凌浩田，伍鐘望了凌英英幾眼，覺得有點眼熟，忖道：「老夫在何處見過她？哈，想不到凌浩田這傻小子居然艷福不淺。」

酒長劍見羣豪慢慢包圍過來，立即一掌按在凌浩田的天靈蓋上，道：「諸位且停手，否則酒某一掌打死他！」

余修竹道：「閣下敢動他一根毫毛，你也逃不出此山。」

酒長劍說道：「只要你們不再過來，好好的聽酒某說幾句話，酒某自不會傷害他！」

李春河大聲道：「姓酒的，你有屁便快放。」

酒長劍心頭恚怒，臉上不動聲息，朗聲道：「諸位可有誰知道萬象爲何會空手而歸！」

高白雲冷哼一聲，道：「除非他不要生命，否則又怎敢跟大家爲敵。」

「不錯！」酒長劍長笑一聲：「假如他以凌浩田的生命相迫，咱們還不是要讓路給他離開。」

魯巴圖的徒弟扎黎問道：「師叔祖，誰是凌浩田？」

「凌浩田便是林祖聰！」

凌天鳳心頭一動，忙問：「以酒兄之見又如何？」

「如果酒某沒有猜錯的話，萬象必已知道眞經的下落。」

高白雲罵道：「胡說！林……凌浩田暈穴至今未解，就算他肯告訴萬象，也開不了口。」

酒長劍自顧自地道：「剛才萬象爲何要向余兄隨後討一條褲子給凌浩田，你們眞以爲他有菩薩心腸麼？」

凌天鳳脫口道：「不錯，難道這裏另有玄虛！」

「還是凌兄聰明！」

凌天鳳環顧一下周圍，道：「既然如此，只須脫下凌浩田的褲子，自然知道分曉！」

他們爲求在場六人全部聽到，是以每說一句話，都用內力送出，丁潔雲一聽到此言，一張粉面立即紅至耳根，斥道：「他好不要臉，要脫人家的……」

凌英英又瞪了她一眼，道：「你罵誰不要臉？」

丁潔雲道：「姐姐爲何不生氣了？小妹不是罵你呀！」

凌英英還待開口，伍鐘已經咦一聲，道：「原來是你這妮子！哈，你怎會跟小凌走在一塊兒？」

凌英英頰生紅暈，又羞又惱，幸好臉上有手絹遮掩，不致太過尷尬，丁潔雲拉拉伍鐘的衣袖，嬌聲道：「伍前輩，她是誰你快告訴我！」

凌英英見她巧笑倩兮，體態嬌俏，不由又妒又惱。「原來傻蛋是被她迷住，難怪口口聲聲要去救她，還要跟在一起！哼，他那副尊容也敢心存享齊人之福，簡直痴心妄想！」話雖如此，心中到底又不高興，恨不得把凌浩田拉過來，當衆趕掉丁潔雲！

伍鐘心念一轉，已知凌英英不肯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因，當下笑道：「酒鬼也不知道！」

「伍前輩你分明知道，却欺侮我故意不說！」

伍鐘指指凌英英，道：「如果能說得出口，她早告訴你了？不過酒鬼可以告訴你，她絕對不是小凌的師姐！」

凌英英只當作沒聽到，其實她內心如一鍋沸油在翻騰，幾疑自己聽錯！在此之前，實料不到父親會說出那種話來，但回心一想，當衆脫凌浩田的褲子雖然卑鄙，然而比起欲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答應將女兒嫁給一個年紀比自己還大的惡魔，又不算得一回事了！

伍鐘走了過去，輕聲道：「凌丫頭，咱們走近點！」凌英英惘然地跟着他。

凌天鳳的提議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只有余修竹反對。酒長劍道：「余兄還是眼不見爲淨吧，請轉過身去！」言畢一陣大笑。

杜鐵心道：「且慢，在場之人數不少，一湧而上，秩序大亂，以老朽之見，還是派幾個代表上前比較妥當！」

凌天鳳道：「杜堡主見識高人一等，令人佩服！凌某也有此意！」

高白雲心中暗道：「這不是在自吹自擂麼？」不過此刻無暇計較，便大聲問道：「請問杜堡主，這代表如何產生？」

酒長劍道：「凌兄這邊派一個人，杜堡主也派一個，『天水帮』『青劍門』各派一個，當然余大俠那裏也可派一個！」

這個提議深得羣豪之心，眨眼間各自派出代表，其他人則退後幾步，圍成一個大圈，余修竹不便食言，只派侄兒代表。

酒長劍道：「酒某跟凌浩田有點淵源，不便動手，還是請諸位勞動一下吧！」

凌天鳳這幾年來，所作所爲都是爲了

那本眞經，何況又爲此損兵折將，他首先忍不住，解開凌浩田的腰帶，便將褲子褫了下來。

此刻日未下山，衆人目光一落，凌浩田後臀上的圖案，都看得清清楚楚！

余灝首先道：「這是什麼圖形？」

杜鐵心道：「是山形……嗯，誰知道畫的是那一座山？」

凌天鳳對終南山的一草一木，幾乎都了然于胸，只看了一陣，已知所示的地點，再細看一下，終南山玉泉洞有顆星，若果此圖與眞經有關，那麼「神鼎眞經」就在玉泉洞裏！可是上次羣豪在玉泉洞裏，幾乎搜遍每一寸地方，爲何不見？

凌天鳳心潮澎湃，臉上却不動聲息，逐再仔細觀閱，看了一陣，才發現在玉泉洞附近的一些綫條「畫」的並非山勢，而是玉泉洞裏的情景。他顧不得身份，也顧不得骯髒，雙手輕輕扳開兩邊肉團，可惜因爲日久，而凌浩田又長大，那些「綫條」很多都已模糊，竟未見有任何圖案表示藏經的詳細地點。

易長鋒問道：「凌兄是否已看出玄虛來？」

凌天鳳鬆開手，道：「凌某眼拙，看不出來，正想請教高明！」

易長鋒冷笑一聲，道：「瞧凌兄之神態，分明已有所得，何不公諸同好？」

凌天鳳怒道：「易長鋒，你這是什麼意思？嘿嘿，你幾時學過『痲衣相法』，居然能觀氣色？」

杜鐵心說道：「大家一齊研究，莫打岔！」

陸百謙道：「萬象及魯巴圖師徒已經趕去，咱們如果再看不出來，眞經便得落在西域人手中！」

凌天鳳道：「貴帮人多，剛才爲何不派人跟踪他們？」

陸百謙道：「敝帮人雖多，却無人有凌大俠的造詣，騎馬也未必追得上！」

凌天鳳心念一轉，知道自己欲獨得眞經，看來非另想辦法不可，若眞經落在中原人手中，要取回尚有機會，若落在萬象等人手中，欲奪回則困難極大，是以作思索狀問杜鐵心。「杜堡主，你看這像不像是終南山秦嶺一帶的地形？」

此言一出，衆皆聳容，陸百謙脫口道：「正是秦嶺！」

易長鋒在那顆星形圖案處一戮，道：「此處似是玉泉洞！」

凌天鳳道：「只是上次咱們已踏遍玉泉洞每一寸地方，都找不到絲毫踪跡，莫非此圖非眞？」

易長鋒道：「若不是眞的，豈有此處愼重其事，刺在他身上，就不知道這小子到底有何來歷！」

陸百謙道：「你們再嘮叨下去，就算查出眞經所在，也讓萬象捷足先登了！」

這句話提醒了羣豪，凌天鳳應道：「反正此小子在咱們手中，可以沿途再研究，如今咱們立即起程：這小子的由酒兄看管！」

易長鋒提議道：「既然有五個代表，而此去關中路途又長，還是每人看管一天吧！」

凌天鳳道：「咱們雖然分成五個組織，但並非平分，是故實力相差頗大，若依易門主的辦法，很可能在路上就會出現問題！」

易長鋒冷哼一聲，道：「難道他由你們看管時，如果有人搶刦，咱們都會坐視不理？」

陸百謙與余灝都贊成，凌天鳳只好放棄己見。於是山上的羣豪，瞬息間便跑得乾乾凈凈。

當余修行自侄兒口中得悉一切之後，便主動跟伍鐘三人聯絡，伍鐘正感人孤勢單，便一口氣應允跟他結盟。

由於羣豪恐怕落在萬象之後，是以都拚力奔跑，到了登封縣城，沒馬的人都紛紛去搶購，把登封城弄得秩序大亂。

羣豪吃了飯，也不管天寒夜冷，立即出城西行，伍鐘不名一文，一切由余修行打點，連馬匹也是他購下的。

數十匹快馬在路上急馳，聲動大地，氣勢磅礴，沿途所至之處，宿鳥禽獸，紛紛驚醒走避。

半夜急馳，人未疲馬已乏，大隊人馬只好停下歇息，天一亮，又再登途。

凌英英怕被父兄認出來，是以一直跟隨在人羣之末，丁潔雲停在她身旁，不斷跟她說話，凌英英態度冷淡，經常是幾句才答一句！

天亮之後，易長鋒首先向酒長劍領回凌浩田。他先封住凌浩田的痲穴，再解開其暈穴，凌浩田悠悠醒來，見自己躺在易長鋒懷中，微微一怔，目光一及，見左右都是乘馬的大漢。耳際再聽到如雷的馬蹄聲，更添幾分驚詫。

易長鋒低頭對他一笑，道：「凌少俠不用驚恐，咱們不會傷害你！」

「你要將我帶去何處？萬象呢？還有，伍鐘前輩呢？啊，還有丁姑娘！」凌浩田一口氣提出幾個問題。

易長鋒空出一隻手來，取出一個窩窩頭，塞在他嘴裏，道：「你先吃了點東西再說！」

凌浩田因爲痲穴被封，花了很大的氣力才吃光那個窩窩頭，易長鋒又餵他喝了幾口水，然後道：「凌少俠，你以前姓林，爲何現在又姓凌？到底你有甚麼來歷？爲何你臀部上，被人刺了一幅圖案？」

凌浩田道：「剛才我問你的話，你還未答覆，你不答覆，我也不會說！」

易長鋒認識他非止一天，知道他脾氣倔强得很，只好耐心答覆他，凌浩田簡略將身世說了一遍，但他對他父親的事蹟，所知極爲有限，沒法滿足易長鋒。

易長鋒對他軟硬兼施，都挖不出想知道的事情，最後只好又封了他的暈穴！

羣豪兼程趕路，又沼途換馬，只因休息時間短，一些武功和體力差的，三天之後，已經掉隊，但仍遠遠跟在後面。

羣豪的隊伍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第三天入夜，到達峽縣縣城，不料那裏已有數十個人聞訊而來，凌天鳳等人雖然不說，却也沒可奈何。

不過羣豪在峽縣却打探到萬象的消息，原來他早一天已離開峽縣！

凌天鳳道：「咱們只比他遲半個時辰出發，路程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大。」

報訊者道：「凌大俠有所不知，那番

儈騎的乃是『汗血寶馬』！」

羣豪一聽，心中更急，推算一下路程，到終南山跟他比較，起碼要相差兩三天！於是五個代表開了個簡單的會議，決定輕裝前進，各組織只帶幾個武功較高的，各帶兩匹馬上路，沿途不歇息，直抵終南山！

余修行只能帶伍鐘和余灝上路，丁潔雲與凌英英只好跟隨大隊之後。

精英隊伍連夜趕路，凌英英不想與兄弟同行，偷偷備了乾糧上路，不料剛出客棧，便爲丁潔雲發覺，追了上去。「凌姑娘，你要去那裏！」

「你管得了我？」

「我知道，你是記掛凌大哥的安危，要去終南山救他！」

凌英英嬌軀一震，策馬繞過她出城而去，丁潔雲在後苦追，道：「姐姐等等小妹！」

出了縣城，丁潔雲追上凌英英，大聲道：「凌姑娘，咱們一起走吧，路上也多個照應！」

凌英英沒答，繼續前進，這些天來，丁潔雲已知其性格，料定她不反對，是故放心跟着她。「姐姐，你曉得路途否？」

凌英英淡淡地道：「管它甚麼路，只要認定方向，總不會走錯！」

丁潔雲道：「說起來眞氣人，明天便輪到咱們保管凌大哥了，偏偏他們先帶他走了！」

兩人趕了一程，天上忽然下起雪來，不辨東西南北，凌英英生怕走錯了路，決定找個地方避一避！

俄頃，路旁便有樹林，因屬崤山山脈，樹木沿坡而生，凌英英策馬入林之後，立即跳下鞍，拉馬上坡，丁潔雲一切俱依着她。

剛走了幾步，凌英英忽然停住，丁潔雲在背後看不到前面的情景，忍不住問道：「姐姐因何停步不前？」

「你看不到前面有火光麼？」

丁潔雲探頭過去，果見遠處有堆篝火，却不見有人，她輕聲道：「奇怪，不知道是不是余大俠他們留下來的！」

「咱們走的路，跟他們不同，不可能是他們留下來的！」

丁潔雲道：「篝火正旺，不知那人去了那裏？」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老夫在此！」

凌英英剛回頭過去，猛覺一陣罡風壓體，馬匹長嘶，她急忙鬆韁躍開，目光一及，叫道：「是你！」

樹林後轉出一個老頭來，雙顴插天，雙頰深陷，兩眼圓大，瘦若骷髏，兩袖空空洞洞，可不正是「高樓萬里心」萬高樓麼？

萬高樓冷冷地道：「小丫頭，你們是誰？」

丁潔雲退到凌英英身旁，凌英英摘下臉上的手絹。

萬高樓「啊」地叫了一聲：「是你？傻蛋呢？」

「他讓酒長劍擄走了！」

「酒長劍？」萬高樓怒道：「難怪他失約！他爲何要擄走傻蛋？」

「還不是爲了『神鼎眞經』？除他之外，尚有許多人，萬象，魯巴圖，杜鐵心，高白雲，余修竹等人……通通都趕去終南山玉泉洞！」

「哼！都是一羣瘋子！」

丁潔雲道：「還有凌天鳳！」

「哦？你怎不跟你爹一起？」

凌英英泫光欲滴，道：「我……不會再見他！」

「是他將你趕出來的麼？可惡！」

丁潔雲驚叫一聲：「姐姐，原來你是凌天鳳的女兒！」

凌英英冷哼一聲：「是又怎樣？你罵他卑鄙小人，在你眼中，我自然也不是好人！」

丁潔雲結結巴巴地道：「對不起……小妹不知道……我不是有心的！」

萬高樓問道：「她是誰？」

「她便是傻蛋的丁姑娘！」

萬高樓又「哦」了一聲，轉頭問道：「你怎會跟凌姑娘在一起？」

「我跟傻蛋分手之後，本想去找伍前輩救傻蛋的，却讓萬象擄住，後來萬象入林……解手，將我放在一邊，恰好『天水帮』經過，又將我擄走……後來的事，凌姐姐都已知道，你問她就知道了！」

凌英英冷冷地道：「他問你，我爲何要代你答？」

丁潔雲委屈地道：「姐姐，你爲何一直生我的氣？小妹罵你爹爹，是因爲我不知道他是你父親，請你原諒！」

「我才不會這般小器！」

丁潔雲喃喃地道：「我就是不明白，你既然不喜歡我，爲何又會來救我？啊，對啦，你冒險救了小妹，我還未向你多謝！」說着向她長長一揖。

凌英英急忙閃身，冷冷地道：「你不用謝我，是傻蛋要救你的，我只是帮他的忙，與我無關！」

萬高樓是成精的狐狸，聽了幾句已知道凌英英態度不佳的原因，便輕咳一聲，道：「兩位丫頭別再鬥嘴了，老夫且問你們一句，你們還想不想去救傻蛋？」

凌英英與丁潔雲齊聲道：「咱們就是要去救他！」凌英英話說出口後才猛覺羞人，粉臉「刷」地變紅，偷眼看了丁潔雲一眼，見她若無其事，不由暗叫慚愧。

丁潔雲問道：「老前輩，你有辦法救他麼？」

萬高樓嘆了一口氣，道：「他們人多，老夫也無把握，不過既然要救他，必須去終南山看看！」

丁潔雲憂愁地道：「他們馬快，又起程在先，只怕來不及！」

凌英英道：「萬象馬快，昨天已至峽縣，他們怕來不及，各帶兩匹馬上道，咱們未必追得上！」

萬高樓笑道：「老夫有錢，還怕買不到好馬？你們睏不睏？」

丁潔雲與凌英英同時表示不睏，但萬高樓想了一下，還是叫她們席地運功調息，休息一個更次才起程。

× × ×

萬象下了山，回頭見只有魯巴圖師徒，放下心頭大石，他撮唇一嘯，遠處樹後跑出一匹馬來，魯巴圖一見是汗血寶馬，

心頭一動，一邊向扎黎打手勢，叫他去找馬匹，另一方面又急追幾步，問道：「師叔，眞經藏在何處？」

萬象沉吟不語，心中難以決定，該不該帶他們同去取經，若由自己獨得，則天下第一，若由兩人分享，則世上尚有一個對手！

魯巴圖見狀便猜到萬象的心意，急道：「師叔，等下他們追來，你一個人可以抵禦得住？」

萬象忖道：「魯巴圖所說亦非無道理，我能夠看出機關，凌天鳳他們之間也必有人能勘破，且將他穩住再說！」

當寶馬至身前，萬象飛身上馬，道：「師侄，眞經就藏在終南山玉泉洞裏，愚叔先行一步，你們隨後趕來！」

魯巴圖忙又道：「那小子一直未醒，師叔又怎知道眞經就在玉泉洞裏？」

「詳細情況以後再說！」萬象表情十分誠懇。「師侄，愚叔能夠勘破機關，難保他們不會！漢人善用飛鴿傳書，若讓他們捷足先登，則大家都沒好處！你放心，愚叔言出必行，就算我得到眞經，練功時也須防範他們侵襲，若能與你合作，自然安全得多！你不必疑慮，請隨後跟來！」

他邊說已邊揮鞭催馬，此刻，扎黎亦早已將坐騎牽來，而且在羣豪帶來的坐騎中，挑了三匹神駿的，以便在途中輪流乘坐。魯巴圖飛身上鞍，一掌拍在馬臀上，急馳幾丈，揚聲問道：「師叔，假如小侄趕至時，您已得手，小侄去何處找你？」

萬象道：「山下有間『大覺庵』，咱們在那附近見面！」他胯下馬快，一句話說罷，又將距離拉開丈餘，魯巴圖仗着自己有空馬替換，拚命策騎，不想讓萬象把距離拉得太遠！

事態的發展會如何，萬象在此時也難以預料，難定讓魯巴圖跟上是禍是福，便任由他們在後面苦追，他只求儘快趕至玉泉洞！

他內力深厚，幾日不休不眠，問題也不大，但因心愛胯下愛駒，每日仍讓牠休息幾次。兩天後，已至峽縣，萬象進城吃飯，還讓客棧替寶馬上料，洗刷。他買了些乾糧，休息了三個時辰，在半夜又上路了。

次日午後，人馬已至潼關，萬象這才歇息。他最害怕的是讓中原武林人士知悉行踪，半路攔截，但一出潼關，便已是關中，被截的可能性減低了許多，是以寬心不少。

由於人馬一夜未歇，萬象又估計已將凌天鳳等人遠遠抛在後面，是故決定在潼關休息半天，讓寶馬恢復元氣，便賃了一間房，在客棧歇下。

此刻，凌天鳳等人猶在去峽縣的半路，而魯巴圖亦剛至峽縣，不過魯巴圖十分强悍，只在峽縣打了一個尖，讓人馬飽餐一頓，便又上路。

萬象萬料不到，他到潼關投店時，被一個有心人發現，此人便是「不大和尙」乘蓮！

乘蓮在嵩山附近打聽不到萬象的消息，只道他已回轉西域，是以一早兼程趕往潼關，希望截住他，不料竟被他誤打誤撞碰上！

乘蓮是在凌晨投店的，由於連日趕路，一直睡至午後才醒來，剛洗好臉，要出店吃飯，却讓他從形貌和馬匹中認出萬象來！

他是有心人，立即回房暗中觀察一切，聽得他吩咐小二備水洗澡，便料他不會太快離開，於是悄悄出店，在麵店裏飽餐了一頓，又到街上買了一包巴豆才返回客棧。

他一溜烟混到店後，見馬厩裏放着幾匹馬，其一是自己的，萬象的汗血寶馬格外注目。

汗血寶馬連日奔馳，食指大動，正低頭吃料，乘蓮悄悄把巴豆撒在槽裏，然後再折回前堂付了賬，牽馬出關。

乘蓮不欲在人多處與萬象爭鬥，以免驚世駭俗！他出關時已近黃昏，沿途西行，走了一程，已至華山範圍，而天色亦已黑了，便將馬匹藏起，匿在石後。

就在此刻，背後忽然響起一陣響箭的聲音，乘蓮跳了起來，便見上面跑下幾個漢子來，爲首一個正是華山弟子朱信。

乘蓮雖然不認識他，但亦猜出他們的身份，合什問道：「阿彌陀佛，諸位施主可是華山弟子？」

朱信見他滿臉笑容，沒有敵意，也抱拳道：「然也，請問小師傅來自何處？到華山有何貴幹？」

「貧僧乃少林乘蓮，在此伏擊番僧萬象，請代上達貴掌門！」

朱信忙道：「原來是老前輩，前輩在華山可隨便行動，晚輩立即通知敝掌門！」言畢率門人隱去。

乘蓮遂仍匿在石後等候，未久，即見萬象乘汗血寶馬而至，那馬兒有點舉步維艱，乘蓮暗覺好笑，待得人馬走近了，才自石後飛躍而出！

萬象反應極快，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已自鞍上飛下，乘蓮一晃身已攔在其身前！

萬象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在西域號稱第二高手，其實是礙着他掌門師兄的臉子，謙讓第二，實則內心自詡爲西域第一高手！他匹馬東來，遇過的中土高手無數，都無一人能放在其心中，但乘蓮露身這一手，却讓他感覺到，這是他自成名以來，最强的對手！

萬象儘管內心激盪，但表面上仍平靜如常，不慌不忙地道：「師兄截途，未知有何指教？」

乘蓮笑嘻嘻地道：「人人均說萬象師弟是個笑臉惡魔，想不到居然這般客氣，着實出人意料！」

萬象臉色一沉，道：「萬象久居化外，不料竟能驚動師兄，料師兄必是少林高僧，却不知佛號如何稱呼？」

「老衲乘蓮！」

萬象臉色一變，道：「師兄便是有『不大和尙』之稱的乘蓮？」

「不錯！」乘蓮笑嘻嘻地道：「想不到你這位久居化外的師弟，也聽到愚兄的名號，難得之至！」

萬象見他言詞之間，處處佔平宜，心中有怒，但仍沉住氣問道：「師兄截途，當然不會無緣無故！」

「未知師弟來華山所爲何事？」

「貧僧久慕中土繁華，武功別闢蹊徑

，是以特來開開眼界，如今正欲歸去！」

「師弟是仰慕我中土的文物，還是女人？」

「師兄此言何意？」

乘蓮臉上笑容消失。「明人眼前不說暗話，請把人交出來！」

萬象大笑道：「萬象雖不肖，也能勘破色慾之關，師兄出口傷人可有證據？」

「言者鑿鑿，目擊者也有不少，擄人地點就在大金店至登封一帶，老衲一路追趕至此，若無可足信之處，又怎會花費此氣力？」

萬象冷哼一聲：「如今師兄已可看見，馬上只有貧僧一人，豈有什麼女子？」

乘蓮雖然咄咄迫人，但一時間也感詞窮語拙，只好道：「老衲風聞你是次來華是爲了爭奪神鼎眞經，並因此傷了好些人，可有此事否？」

「貧僧不諱言此亦是來華原因之一，但眞經無主之物，人人均可得之，至於因此傷人也不是什麼大事，中原武林互相殘殺，死的人不是更多？何況貧僧出手，一向十分小心，也從不趕盡殺絕！」

乘蓮道：「你恃强凌弱，視中土如無物，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衲想領教一下高招！」

萬象哈哈大笑，道：「萬象來華，聽人說少林高僧修爲高深，四大皆空，六根清淨，想不到師兄連『瞋』字這一關也勘不破！」

乘蓮冷哼一聲。「老衲是勘不破『瞋』關，難道你就勘得破『貪』關？」

萬象側頭問道：「師兄在馬匹食料裏做了手脚？」

「不錯！你傷我中土武人，老衲是小懲大戒！」

「豈不知寃有頭債有主？那些人可不是馬兒傷的！師兄理該在貧僧食物中下毒才對！」

乘蓮臉上發熱，喝道：「你準備好了沒有？」

萬象哈哈一笑。「要打便打，你本就不講理，又何必假裝得道高僧？」他連諷帶刺，句句都刺進乘蓮的心坎，乘蓮再無可忍，雙肩一晃，向他欺去，左袖一捲，一股罡風，隔空向萬象胸腹撞去！

萬象哈哈一笑，身子一晃，也回敬了一掌！乘蓮一掌舉起，兩股掌風撞在一起，發出一道悶响，各自退了一步，乘蓮大喝一聲，猱身再上！

萬象也被他激起鬥志，長嘯一聲，見招破招，遇隙反擊，毫不遜色。「你道貧僧怕你麼？」

「你最好別怕，否則這一仗打來便不夠味道！」乘蓮久未遇敵手，一動手，着着進攻，氣勢迫人！

萬象恐怕對方另有伏兵，處處留力，是以表面上看來，似處於下風，若論兩人的功力，非至千招以上未克分出勝負，但鬥了百餘招之後，乘蓮殺得性起，便欲以內力相拚，分出勝負！就在此刻，山上現出無數火把，火把迅速向下移近，萬象被他纏住，驚怒地道：「乘蓮，枉你爲少林高僧，却欲以衆凌寡！」

乘蓮長笑一聲：「你不必拿話扣老衲，就老衲一個人已可收拾你，絕不會動用華山派的人！」

萬象心頭大定，道：「這才不愧是少林高僧！」

乘蓮趁他說話分神，忽然雙掌齊出，掌風凌厲，將周圍兩丈全部罩住，萬象閃無可閃，猛一聲暴喝，同時迎起兩掌！

刹那間，只見地上泥塵以及積雪全數刮了起來，遮天蔽月，但聞「蓬」的一聲巨响，四股猛烈的掌風相觸之後，罡風四處流竄，把兩匹馬驚得連連長嘶，而乘蓮與萬象亦同時向後退了兩步！

與此同時，山上的華山派弟子由賴英揚親自率領，正來至塲畔，餘風把華山派弟子的衣袂刮得獵獵作响！

乘蓮一退即進，大喝一聲，第三度出掌，這一次，他用了八成眞力，氣勢更加嚇人！

賴英揚見狀連忙下令弟子退後，以免被殃及！

萬象立定之後，撮唇尖哨，待得乘蓮掌風臨身，他才翻掌還擊！

「蓬！」巨响令人疑是天崩地裂，乘蓮連退三步，上身依然不斷搖晃，只覺體內氣血浮動，難以抑止，忽然一股血逆升而上，喉頭一甜，一縷鮮血汩汩而下。

塵土飛揚中，萬象飛身暴退，剛才他撮唇唿哨，招呼馬匹，汗血寶馬似有靈性，繞了一圈，避過罡風，奔馳過去，萬象一躍而上，策馬飛逃！

賴英揚下令：「快追！」

乘蓮喝道：「且住！賴掌門，他已受傷，勝之不武，何況尙要倚多爲勝！」

賴英揚雖貴爲一派之長，但若論武林輩份，乘蓮猶高于他。當面爲乘蓮叱責，心中雖怒，但仍不敢不遵，急忙喝停門人，道：「大師既到敝派山下，請移玉大駕光臨！」

乘蓮道：「多謝掌門好意，老衲尙有事要辦，異日再上山拜訪！」

賴英揚道：「如今夜已深，大師且歇一夜再上路吧，讓賴某稍盡地主之誼！」

乘蓮心想自己如今內傷不淺，勉强趕路，一則未必能追得上萬象，二則恐會加重內傷，是故終於答允，華山派弟子立即擁戴他上山，賴英揚又令門人繼續在山下戒備，一有變化，須即上山通知！

× × ×

萬象勉强閉住氣，策馬馳了五十丈，再也忍不住，張口「哇」地吐出一口鮮血，暗叫一聲：「好厲害的乘蓮，今日果非我見機得快，豈非要喪命于此？」

他體內氣血翻騰不已，但又恐被華山派弟子追上來，强忍痛苦繼續催馬前進。再馳了里許又吐了一口血，萬象知道嚴重。只好下馬找個隱蔽的地方，盤膝運功療傷！一提眞氣，只覺眞氣四處散竄，一時之間竟沒法聚合，好不容易才將體內的眞氣聚合于丹田之內，再慢慢導入經脈中。

待他運舒了七個周天之後，天已發亮，萬象散了功，頗有九死一生之感！昨夜在受傷之後，强行策馬，幾乎累至走火入魔，此刻思之，仍忍不住出了一陣冷汗！

（未完・十六）

「易水寒」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藍如風四處打探史元的下落，毫無頭緒，却在酒樓上遇上千毒谷的人，便一直跟踪下去，原來那人正是千毒谷右護法祖東權，祖東權問徐少華有關雲龍山莊莊毀人亡的經過，正談說間，史其元突現眼前，並以極高武功制住千毒谷的門人，逼他們放了史元的，祖東權較技落敗，立即離去，當晚，徐少華獨自去赴祖東權的約，原來是千毒谷主答應接見徐少華，而徐少華在拜見谷主之前先見了左護法閻九婆，閻九婆為人陰狠毒辣，言出不遜，徐少華見她如此托大與她頂撞，閻護法黑煞掌擊出却被徐少華扣住脈門……

夜訪千毒谷

黑袍老者道：「老夫聽祖護法說，徐少莊主令尊和貴莊四十餘口，都喪在『黑煞掌』下，徐少莊主認定兇手是千毒谷的人，老夫深感詫異，千毒谷一向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令尊既無過節可言，決不會向令尊下手，此中也許別有緣故，因此老夫想親自聽聽此事經過詳情，才要祖護法把徐少莊主請來，你可否詳細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徐少華道：「在下年輕識淺，在先父遇害以前，從未聽過千毒谷這三個字，因先父和遇害的莊丁身上，都有一個烏黑掌印，據幾位父執推測，很可能是『黑煞掌』所傷，但也並無證據，所以遇上祖老丈之時，曾託他向谷主先容，求見谷主，就是想奉陳經過，請谷主查明眞相，並沒認定是貴谷的人下的毒手。」

黑袍老者在他說話之時，一縷神光湛然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徐少華，等他說完，才點點頭道：「老夫就是因爲敝谷的人既沒有向雲龍山莊下手的事，豈能替人揹上黑鍋，此事敝谷自是要查個水落石出，一定會向徐少莊主有交代的。」

身中散功毒

「如此在下先向谷主謝了。」徐少華拱拱手，接着就把師父失踪，自己趕回雲龍山莊，發現莊中上下，全巳中掌死去，趕到爹的書房，爹也掌中左胸，死在床上，詳細說了一遍。

黑袍老者聽得很仔細，直等徐少華說完，才朝祖東權問道：「祖護法，你說雲龍山莊有一件寶衣，可以刀劍不入，水火不侵，那麼就算此人使的是『黑煞掌』，自然也傷不了他了，江淮大俠怎麼會中掌死的呢？」

祖東權道：「也許徐大俠沒有穿金縷甲了。」

徐少華目中隱含淚水，說道：「先父把金縷甲交給了在下……」

他忽然想起自己中「黑沙掌」的事來，抬目問道：「不知貴谷的『黑煞掌』和江湖上的『黑沙掌』是不是很相近似？」

祖東權含笑道：「黑沙掌只是外門硬功，擊中人身，不但會震碎內腑，功力深厚的人，還可以震碎對方骨骼，所以被『黑沙掌』擊中，身上會有黑色掌印，那是因爲肌肉驟遭傷害，瘀血凝結所致，至於敝門的『黑煞掌』，也叫『毒煞掌』，那是以內功爲基礎，再加練毒藥於掌上，不論武功多高的人，只要和毒掌接觸，就會中毒，擊中人身，也會留下烏黑掌印，兩種掌功，雖然截然不同，但外人就很難分辨得出來。」

黑袍老者問道：「這麼說，會『黑沙掌』的人，就可以假冒咱們的『黑煞掌』了？」

徐少華聽得暗暗奇怪，在自己想來，千毒谷主應該比祖東權知道得多，他却反向祖東權請教。

祖東權笑着道：「那也不然，被『黑沙掌』擊中，震碎的是內腑，吐出來的血中，必然雜有許多血塊，那是震碎的內臟。被『黑煞掌』擊中，吐出來的是黑血，那是中了劇毒所致，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來。」

徐少華心中暗想：「可惜當時時間太過匆促，沒有仔細檢查。」一面說道：「在先父壽辰前幾天，在下曾糊裏糊塗的被人用『黑沙掌』擊傷，此事也許和先父之死有關……」

黑袍老者忙說道：「那你快說出來聽聽。」

徐少華就把在爹壽辰十天前，師父要自己先回去，途經車幅山，當晚在睡夢之中，被人用「黑沙掌」擊傷，放置在柳泉附近，幸遇丁藥師把自己抱回家中，施以救治，爹就因自己無緣無故被人擊傷，才把金縷甲要自己穿上……

黑袍老者問道：「那麼令師是如何失踪的呢？」

徐少華從自己師徒二人，離開雲龍山莊說起……哦，在車幅山小酒店曾遇上一個獨目黑衣的苗道人，他堅要和師父比武……於是又把這一段也說了出來。

祖東權聽他說到接連兩招把苗道人摔出，不覺含笑問道：「徐少莊主把苗道人兩度摔出一丈以外，使的大概就是方才扣住閻九婆脈腕的一記擒拿手法了？老朽闖蕩江湖幾十年，也會過不少成名高手，却從未見過如此神妙的手法！」

徐少華俊臉一紅，說道：「祖老丈誇獎！」

黑袍老者聽得目中神采閃動，奇道：「徐少莊主和閻護法交過手了？」

徐少華臉色更紅，說道：「是閻護法出言不遜，逼着在下動手，當時在下不得不出手自衛……」說着，就把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

黑袍老者哼道：「老夫要小紅去請徐少莊主，她說先要問問徐少莊主，老夫因她是左護法，職司保護老夫之責，所以才同意的，她怎好對老夫邀請來的客人，說話如此沒有禮貌？」

祖東權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那也不用再說了。」

「不！」黑袍老者說道：「本谷有一條禁律，凡是練成『黑煞掌』的人，不到不得已，不准輕使，因爲『黑煞掌』出必傷人，閻護法怎可對本谷客人，出手就使出『黑煞掌』來，無怪江湖上人對本谷視如蛇蝎，好像本谷的人都是心狠手毒，蠻不講理，這一點，咱們今後必須要改過才行。」

祖東權連聲應「是」。

徐少華心中暗道：「沒遇見千毒谷主以前，總以爲千毒谷是仗着毒物爲惡的一夥組合，如今聽谷主的口氣，他却是一個十分明理的人。」

黑袍老者目光一抬，朝徐少華含笑道：「徐少莊主請說下去。」

徐少華又把自己師徒離開小酒店，天色巳黑，就在一座山神廟中坐息，等到醒來之時，巳是辰巳之交，師父也不見了，後來才發現穿在身上的金縷衣也竟然不翼而飛，一直等到天晚，師父依然沒有回來，自己才趕回雲龍山莊去的，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黑袍老者偏着頭，一語不發，過了半晌，才道：「祖護法，你聽出來了沒有？這一件事，從頭到尾可以說是早有預謀的了，徐大俠若是不把金縷衣讓給徐少莊主穿，就是『黑煞掌』也傷不了他，故而先用『黑沙掌』打傷徐少莊主，又把他送到丁藥師回家必經之路，好讓丁藥師把他治好。

「徐大俠以爲有人尋仇，憑他的武功足可應付，才把金縷衣要徐少莊主穿了，而且金縷衣在徐大俠身上，賊人自然無法得手，但穿在徐少莊主身上，只須把馬陵先生引開，就可輕易弄到手，然後就可以全力對付徐大俠了。」

祖東權道：「谷主的分析極是。」

「還有一點！」黑袍老者道：「徐大俠知道向他尋仇的人，精擅『黑沙掌』！他仍然會把金縷衣脫給徐少莊主，自然也衡量過，他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對付得了『黑沙掌』……」

徐少華目蘊淚光，點頭道：「谷主說得極是，先父確曾說過：『黑沙掌』雖是外門極霸道的掌力，但就算練到十二成，也奈何不了先父。」

「如何？老夫沒說錯吧？」黑袍老者忽然沉嘿一聲道：「徐少莊主認定仇人是咱們千毒谷的人，也許並沒有錯，這殘殺雲龍山莊四十餘口的兇手，使的確是咱們的『黑煞掌』！」

祖東權聽得身軀一震，張目道：「谷主……」

黑袍老者道：「你想想看，從徐少莊主進入雲龍山莊，就看到所有的人，一個個倒臥地上，既無交手的迹象，『黑沙掌』能辦得到嗎？就是徐大俠，也是一掌斃命，也只有『黑煞掌』有此威力。」

祖東權道：「但……」

黑袍老者說道：「黑煞掌雖然是本谷世代相傳的秘技，但難免不洩漏出去，它之所以到今天還只有本谷中人才會，也並不是沒有人會，只是此種毒掌難練難精而巳！」

祖東權點頭道：「谷主說得是。」

黑袍老者又道：「老夫認爲那獨目的苗道人，乃是一個關鍵人物，只要查到此人，眞相就不難大白了。」

祖東權道：「谷主的意思……」

「全力緝查。」黑袍老者凝聲道：「

他用旁的武功向雲龍山莊尋仇，和咱們無關，但他却以『黑煞掌』屠殺雲龍山莊四十餘口，明明有嫁禍本谷之心，咱們自然非插手管這件事不可，捉到此人，交與徐少莊主處置，咱們千毒谷對徐少莊主就有交代了。」

徐少華拱手道：「谷主盛情，在下十分感激，在下此來，原也只想把先父和敝莊的人遭仇家殺害經過，奉告谷主，問明是否貴谷的人下的手，如今已蒙谷主坦誠見告，此事既和貴谷無關，在下縱然年輕技薄，但父仇不共戴天，天涯海角，也誓必找到此人……」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黑袍老者已經搖着手說道：「徐少莊主不用說了，你的意思，老夫明白，此事在徐少莊主來說，是父仇不共戴天，但對敝谷來說，他是用敝谷的武功殺人，事關敝谷信譽，因此老夫覺得咱們不妨合作，敝谷出動人手，全力偵查此人下落，一有消息，隨時通知徐少莊主，至於如何處置，悉憑徐少莊主作主，這樣不知你意下如何？」

徐少華覺得他說的合情合理，自己不好再堅持己見，而且有千毒谷的人全力偵查，比自己一個人到處茫無目的查訪，自是要强得多，這就站起身，朝黑袍老者作了個長揖，感激的說道：「谷主如此厚愛，鼎力賜助，在下銘感五內，大恩不敢言謝……」

「老夫說過，這也是敝谷之事。」黑袍老者說道：「祖護法，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祖東權連忙欠身道：「屬下遵命。」

徐少華連忙站起身，拱手道：「在下打擾谷主，時間不早……」

「別忙，」黑袍老者一擺手，說道：「徐少莊主遠來，老夫已經吩咐他們準備了宵夜，聊盡地主之誼，喝杯水酒再走不遲。」

徐少華道：「谷主鼎力賜助，在下已經感激不盡，怎好……」

黑袍老者不待地說下去，截着笑道：「徐少莊主少年雋才，咱們同是武林中人，不拘俗套，何用客氣。」一面回頭問道：「小紅，準備好了沒有？」

小紅應聲道：「已經準備好了，谷主可以請徐少莊主入席了。」

祖東權站起身說道：「屬下那就告退了。」

黑袍老者笑道：「祖護法，老夫是主人，徐少莊主是客人，你是陪客，怎麼可以告退呢？」

祖東權站定下來，又應了聲「是」。

黑袍老者抬手道：「席設東閣，祖護法，你領路吧！」

祖東權又應了聲「是」，朝徐少華拱拱手道：「徐少莊主，老朽奉命帶路，那就走在前面了。」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黑袍老人和徐少華並肩徐行，由長廊出東首月洞門，是一座小花園，白石小徑兩旁，種着數十棵梅樹，此時正當盛開，暗香浮動，份外清幽！

小徑盡頭，是一座精緻的暖閣，閣呈六角形，四周圍以白石欄干，祖東權走在前面，但在行近石階之際，腳下一停，說道：「谷主、徐少莊主請。」

黑袍老者腳下沒停，引着徐少華跨上石階，一名青衣使女立即撩起棉帘，讓三人走入，再行放下。

暖閣裏面也呈六角形，每面都有兩扇雕花長窗，如今全由紅絨窗帘遮了起來。

中間一張小圓桌上，果然已經擺好了銀盞牙箸，再經六盞柔和的燈光映照，使人有一種溫和如春的感覺。

黑袍老者抬手說道：「徐少莊主請上坐。」

徐少華謙讓道：「在下只是武林末學，斷斷不敢，還是谷主請上坐吧！」

黑袍老者却說道：「徐少莊主遠來是客……」

徐少華連連抱拳，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在下蒙谷主賜見，已感榮寵，谷主萬萬不可再和在下客氣了。」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既然這樣說了，谷主就請上坐吧！」

黑袍老者依言坐了上首，徐少華，祖東權就在左右兩邊的椅上落坐。

小紅手捧銀壺給三人面前斟上了酒。

徐少華拱手道：「谷主原諒，在下不善飲酒。」

黑袍老者含笑道：「老夫也不善飲，咱們就以此一杯爲限，慢慢的喝。」一面回首朝祖東權道：「祖護法不在此限，儘可多喝幾杯。」

說話之時，另一名青衣使女已經陸續端上六碟下酒菜餚。

黑袍老者舉杯道：「來，徐少莊主，今晚俠駕光臨，諸多簡慢，老夫敬你，大家隨意好了。」說罷，只輕輕呷了一口。

徐少華只好和他舉杯呷了一口，說道：「多謝谷主。」

祖東權隨着也舉杯敬了徐少華的酒，然後再敬谷主。

黑袍老者含笑舉筷說道：「大家請用菜。」

接着青衣使女端上來一籠蟹黃餃子和一碟玫瑰豆沙餅。

黑袍老者便用筷夾了一塊餅送到徐少華面前的碟中，說道：「徐少莊主請嚐嚐看，這是老夫最喜愛的甜點，也是敝谷廚房裏最拿手的點心了。」說罷，自己也夾了一塊吃將起來。

徐少華吃了一塊，果然酥軟香甜，極爲可口，不覺讚道：「這餅果然是做得很好。」

黑袍老者喜道：「那麼你就多吃幾塊吧。」

徐少華依言又吃了一塊。

黑袍老者又夾了一塊放到徐少華碟裏，說道：「你既然喜愛，怎不再多吃一塊呢？」

祖東權知道玫瑰豆沙餅是谷主最喜愛的甜食，今晚對徐少華如此殷勤，也頗感意外，含笑道：「其實咱們廚房裏做的餃子也不錯，徐少莊主嚐嚐味道如何？」舉筷夾起一個餃子，送了過來。

徐少華說了聲：「多謝。」

吃了一個，果然也極爲鮮美，一面說道：「祖老丈說得極是，貴谷廚司，手藝果然高明，這兩種點心，只怕大酒樓也做不出來呢！」

他因時間不早，不覺放下筷子，站起身朝黑袍老者拱拱手道：「今晚不僅得蒙谷主指點，又叨擾郇厨，在下感到十分榮寵，時間已晚，在下應該告辭了。」

黑袍老者跟着站起，頷首道：「徐少華莊主既然急於回去，老夫就不好再留了，祖護法，你去吩咐他們送徐少莊主回去吧。」

祖東權答應一聲，正待抬手說聲：「請」。

徐少華望着黑袍老者拱手說道：「今晚得瞻谷主容顏，不知何時方能晋見，在下斗胆，想請敎谷主高姓大名，如何稱呼，未悉谷主可否賜告？」

黑袍老者眨動目光，遲疑了下，笑道：「老夫和徐少莊主一見投緣，但老夫姓氏一時未便奉告，徐少莊主日後自知。」

徐少華沒有聽出他口中語氣，不覺臉上一紅，抱拳道：「在下冒昧，谷主既有不便，在下豈敢多問。」

黑袍老者也拱拱手道：「徐少莊主，恕老夫不送了。」

徐少華連說「不敢」，辭出東閣，和祖東權一起回到前進，馬車依然停在大天井裏。

祖東權含笑道：「谷主平日很少對人像今晚這樣談笑風生，對徐少莊主可說是另眼相看了。」

徐少華道：「在下覺得谷主平易近人，眞是一位長者。」

祖東權含笑不語，兩人走下石階，祖東權囑咐了車把式幾句，就拱拱手道：「徐少莊主請上車吧，恕老夫不遠送了。」

徐少華拱拱手道：「多謝祖老丈，在下告辭。」

跨進車廂，車把式放下皮篷，跳上車轅，馬車就緩緩馳出莊院，就抖韁揚鞭，一路疾馳。趕到桐城，天色已經黎明，城門也已開啓。

車把式一直馳到客店門前，城行停住，跳下車來，打起皮篷，說道：「徐少莊主，可以下車了。」

徐少華倚在車上打盹，聽到車把式的叫聲，才「啊」了一聲，睜開眼來，天色已經大亮，急忙一躍下車，拱手道：「多謝了。」

車把式含笑道：「不用謝。」跳上車，駕車自去。

徐少華一晚未睡，只覺頭腦微感昏脹，也不以爲意，舉步跨入店堂，只見余老六坐在店堂裏，看到徐少華走入，急忙迎了上來，喜道：「徐少莊主回來了，你沒遇上藍公子、史公子和胡老四？」

徐少華問道：「二弟、三弟他們到那裏去了？」

余老六道：「藍公子，史公子因徐少莊主過了三更，還沒回來，心裏十分着急，就帶着胡老四趕去呂亭驛找你去了，要小的留在店裏的。」

徐少華道：「他們沒遇上我，也早該回來了，現在天都已經亮了！」

余老六搔了搔頭皮，說道：「大概是他們找不到徐少莊主，又分頭到附近去找了。」

徐少華唉了一聲道：「二弟、三弟也眞是的，我只是去赴約，又不會有事的，他們急什麼呢？」

說話之時，只見史琬，藍如風，胡老四三人一起走了進來。史琬喜道：「三弟你看，大哥已經回來了！」接着又道：「大哥，你幾時回來的？」

徐少華道：「剛剛才回來，你們這是做什麼的，我又不是三歲小孩，還會走失了？」

藍如風道：「大哥若是赴別人的約，也還罷了，你是赴千毒谷的約去的，過了三更還不回來，怎麼敎人家不担心？小弟和二哥，胡老四三人，把呂亭驛附近幾十里都找遍了，幸虧胡老四說：我們不如先回來看看，大哥果然已經回來了。」

徐少華一把抓住藍如風的手，含笑道：「眞謝謝你們，大家一晚沒睡了，快回房去吧！」

說罷，正待舉步，他忽然腳下一個踉蹌！

藍如風被他握住了手，自然最先發覺，驚咦道：「大哥，你怎麼了？」

徐少華道：「沒什麼，愚兄只是覺得有些頭昏。」

藍如風出身雲南藍家，原是用毒世家，何況大哥今晚是赴千毒谷之約去的，心頭突然一動，急道：「那就快些回房去。」用手扶着徐少華就走。

史琬走在後面，眼看三弟扶着大哥身子，心中也是一怔，急忙問道：「大哥那裏不舒服了？」

藍如風道：「我們回房再說。」

胡老四、余老六也就退下，各自回房去了。

却說藍如風扶着大哥回轉上房，讓徐少華在椅上坐下，一面關切的問道：「大哥，現在覺得如何了？」

徐少華笑道：「愚兄沒有什麼，只是有些頭昏而已！」

藍如風道：「大哥會不會被千毒谷的人下了毒？」

徐少華道：「千毒谷主平易近人，怎會在愚兄身上下毒？」

史琬倒了一盅茶，送到大哥面前，說道：「大哥，你把此行經過說給我們聽聽好嗎？」

徐少華接過茶盅，喝了一口，就把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藍如風仍然不放心，說道：「大哥和閻九婆交手，會不會是她施的毒？」

徐少華笑道：「愚兄一把就扣住了她的脈腕，怎麼會中毒呢？」

藍如風道：「不，這很難說，大哥快運氣試試，看看有什麼不適？」

史琬道：「大哥，三弟說得對，你快運氣試試看，千毒谷的人手段毒辣，在江湖上出了名的，如果眞像大哥說的這樣好，還會惡名昭彰？」

徐少華含笑點點頭道：「好吧！」當下雙目微闔，就坐在椅上默默運氣檢查。

他不運氣檢查倒也罷了，這一運氣檢查，登時發現體內眞氣竟然在緩慢的渙散，再也無法凝聚！心頭不由一驚，急忙摒除雜念，緩緩吸了口氣，努力聚集眞氣，但任你如何提聚，全身氣機業已渙散，再也無法凝聚，額頭上綻出一顆顆的汗水，也隨着涔涔而下。

藍如風看出大哥情形不對，柔聲問道：「大哥，你覺到怎麼了？」

史琬急忙取出手帕，替大哥輕輕地拭着。

徐少華終於睜開眼來，頹然道：「完了，我一身功力，全都散了！」

藍如風心頭一震，急急問道：「大哥，你運氣檢查的情形如何呢？」

「還運什麼氣？」徐少華雙眉微蹙，攤攤手道：「愚兄連一口眞氣都提不起來，好像全都渙散了！」

「會有這種事？」史琬吃驚的回頭朝藍如風問道：「三弟，大哥這是中的什麼毒呢？」

藍如風道：「照大哥說的情形，難道會中了散功毒藥？」

史琬問道：「散功毒藥會怎麼樣？」

藍如風沉吟道：「我也只是聽爹說過，中了散功毒藥的人，一身眞氣渙散，武功全失……」

史琬道：「三弟，你身邊不是有家傳解毒丹嗎？快給大哥服了，看看能不能夠解？」

藍如風道：「寒家秘製的辟毒丹，只能解一般普通劇毒，對散功毒藥不知管不管用？」

史琬道：「總是解毒的藥吧，先讓大哥服下再說。」

藍如風蹙着眉道：「二哥，你不知道，用毒一道，需得對症，因爲解毒藥物，多半也是有毒性的，如果藥不對症，服了反而有害。」

「那怎麼辦？」史琬道：「眞急死人了！」

藍如風想了一想，還是從懷中取出一個藥瓶，傾出了三粒辟毒丹，遞給徐少華，說道：「目前沒有解藥，只好先試試再說了。」

徐少華接過藥丸，放入口中，喝了一口茶水，把藥丸吞下。

藍如風道：「大哥，你過一盞茶的時光，再提氣試試，如果覺得好些，就再吞服三顆，萬一沒有效果，那就只好另想辦法了。」

史琬說道：「我們就去找千毒谷谷主，他們的人下的毒，那麼他一定會有解藥的了。」

藍如風道：「妳沒聽大哥說，來去都是他們的馬車接送的，一時如何找得到他們？」

史琬一呆道：「那怎麼辦？」

藍如風道：「我想家父也許有解散功毒藥的辦法，如今家父正在洪澤湖作客，如果大哥服藥無效，我們下午就護送大哥到洪澤湖去。」

史琬聽得眼睛一亮，忙道：「對了，我爹也在洪澤湖，他老人家見多識廣，也許知道散功毒的解法。」

徐少華道：「愚兄眞不明白，什麼時候被人下了散功毒藥？」

史琬披披嘴道：「這還用說，一定是千毒谷主在酒菜中下的毒藥了，你不是說過，谷主曾親自夾什麼豆沙餅給你嗎，對，準是那時候下的毒了。」

徐少華微微搖頭道：「這不可能，谷主決不是這種人！」

史琬道：「大哥，你眞是好人，人家在你身上下了散功毒藥，你還說他不是這種人。」

徐少華含笑道：「二弟，你沒見過千毒谷主，才會對他有成見，其實他確是一個十分正直的老人，我想即使有人下毒，他也一定是不知道的。」

藍如風道：「大哥既然這麼說了，我想那就眞的不是他了。」

史琬哼道：「那會是誰？九毒寡婦那個老虔婆？哼，千毒谷主身爲谷主，他若是不點個頭，那老虔婆敢這樣做嗎？下次給我遇上，不給她好看才怪！」

藍如風抬目道：「大哥，快有一盞熱茶工夫了，你再運氣試試看，是不是好一點了？」

徐少華點點頭，就閉目凝神，緩緩納氣，默運眞氣，只覺全身眞氣渙散如故，一點也提聚不起來，很快他就睜開眼睛，搖搖頭道：「不成，愚兄還是無法提聚眞氣。」

史琬道：「大哥，那就不用再試了，你已有一晚沒有睡眠，快休息吧！」一面朝藍如風道：「三弟，我們是不是下午就動身呢？」

藍如風道：「從這裏去洪澤湖，最少也要三四天才能趕得到，冬天晝短，下午動身，沒趕上幾十里，就要投宿了，大哥一晚未睡，不如在這裏休息一天，明日一早再動身的好。」

史琬道：「你說的也是，那就讓大哥多睡一回好了。」說完，兩人都退了出來，隨手給徐少華帶上了門，就各自回房休息。

中午時光，史琬、藍如風一覺醒來，開出房門，輕輕推開大哥的房門，只見大哥也已醒了，正在穿衣下床。

史琬道：「大哥，你怎麼不多睡一回呢？」

徐少華笑着道：「你們不是也起來了嗎？」

史琬道：「大哥身體不適，應該多睡一回才是。」

徐少華說道：「愚兄除了眞氣渙散，武功若失，不能使展之外，其餘的就和平常人無異，肚子餓了，自然要起來吃午飯了。」

藍如風道：「那就要小二把飯菜送到房裏來吃好了。」

史琬道：「三弟，那你快去吩咐小二，叫廚下快些送來。」

藍如風答應了一聲，匆匆下樓，吩咐了店伙。

回轉上房，只見自己三人隔壁房中，房門開處，走出了一個青衫少年，看到自己，含笑拱拱手道：「兄台也是住在這裏嗎？」

藍如風看他朝自己先打招呼，只好拱手還禮，口中說道：「兄台是剛住進來的了？」

青衫少年溫文一笑，說道：「兄弟是上午落了店，聽小二的說：這上房住了三位年輕公子，都是讀書人，兄弟正想拜訪呢？」

他不待藍如風開口，輕哦一聲，接着笑道：「兄弟姓紀，單名一個南字，不知兄台如何稱呼？」

藍如風只得說道：「原來是紀兄，在下姓藍……」

史琬聽到藍如風在和人說話，忍不住探頭出來，問道：「三弟，你在和誰說話呢？」

藍如風說道：「這位紀兄，也住在這裏……」

紀南却瀟洒的走了過去，拱手道：「藍兄，這位兄台是……」

人家問出口了，藍如風不得不答，只好說道：「他是我二哥，姓史。」

「幸會、幸會！」紀南迎着拱手道：「史兄請了。」

他已經走到門口，自然也看到了徐少華，一邊含笑道：「兄弟沒想到店小二說的三位公子，都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哈哈，能在客店中結識三位仁兄，眞是有緣，還沒請教這位兄台尊姓大名？」

他是朝徐少華拱的手，徐少華在禮貌上自然要答禮了，這就含笑道：「在下姓徐，草字少華，這位兄台請裏面坐。」

紀南忙說道：「原來是徐兄，兄弟打擾了。」舉步走入，一面說道：「兄弟紀南。」

徐少華道：「紀兄請坐。」

紀南抬着手道：「三位兄台請坐。」他就毫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徐少華看他舉止斯文，替他倒了一盅茶，含笑問道：「紀兄前來桐城，不知有何貴幹？」

「謝謝。」紀南答道：「兄弟久慕桐城文風，是遊學來的。」

剛說到這裏，店伙進來在小圓桌上擺好碗筷，一面陪着笑道：「原來這位公子爺和三位公子都是熟人。」

徐少華含笑說道：「伙計，你去要廚下多做幾個菜，這位紀兄，就在這裏便飯了。」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出去。

紀南忙道：「這個怎好打擾？」他口中雖然客氣，却坐着不走。

徐少華笑道：「紀兄不用客氣，萍水相逢，也是有緣。」

紀南道：「徐兄這麼說，小弟倒是不好推辭了。」一面抬目問道：「三位兄台也是遊學來的嗎？」

「不是。」藍如風道：「我們只是路經此地，休息一天，就要上路。」

紀南道：「小弟明天也要走了，不知三位要去那裏？」

史琬道：「到洪澤湖去。」

紀南啊了一聲，喜道：「小弟要去淮陰，正好和三位兄台同路，如此路上就不虞寂寞了。」

藍如風因紀南不請自來，不無可疑，嫌史琬說話太以爽直，一下就把自己三人行蹤告訴了人家，不覺看了史琬一眼。

正好店伙提着食盒走入，取出酒菜，一一放到桌上，說道：「四位公子可以用膳了。」

史琬看到桌上有一壺酒，忍不住問道：「三弟，你叫了酒？」

藍如風道：「沒有呀！」

店伙陪笑道：「這壺酒是小的自作主張送來的，小店的女兒紅，是直接從紹興裝船運來的，足十五年陳，四位公子聚在一起，慢慢的喝，喝上一口就知道了。」

徐少華道：「好吧，既然送來了，就留下來吧！」

伙計應着「是」，迅快退出。

史琬道：「大哥，你不能喝酒。」

徐少華笑道：「愚兄不喝，兩位賢弟可以陪紀兄喝上一杯。」接着抬手道：「紀兄請坐。」

紀南和三人略作謙讓，就各自落坐。

藍如風給紀南斟滿了酒，一面說道：「兄弟和二哥都不會喝酒，紀兄要多喝幾杯才行。」

紀南啊道：「小弟也不善飲酒，只有一杯的量。」目光一轉，注視着徐少華問道：「徐兄怎麼不能喝酒呢？」

徐少華道：「兄弟感染微恙，有些頭昏，紀兄不用客氣，兄弟以飯作陪了。」說罷，就獨自先吃飯了。

史琬、藍如風、紀南三人，也各自喝了一杯酒，也吃飯了。

飯後，店伙進來收過碗筷，又沏了一壺茶送上。

四人坐着談了一回，紀南對三人似是甚有好感，竭力拉攏，徐少華也覺得此人不但人品俊逸，談吐雋雅，甚爲投契。

史琬道：「大哥，你身體不適，該休息一回吧！」

徐少華笑道：「愚兄又不是什麼大病，坐着還不累。」

藍如風說道：「大哥還是休息一回的好。」

紀南站起身道：「徐兄尊體不適，是該休息了，小弟告退。」拱拱手，退了出去。

史琬、藍如風也退出房去。

藍如風回到自己房中，史琬跟了進來，掩上房門，悄聲問道：「三弟，你看出來了沒有？」

藍如風道：「二哥是說紀兄？」

史琬點點頭，壓低聲音說道：「我看他八成是女扮男裝！」

藍如風笑道：「也許二哥是姑娘家，看得比較仔細，小弟倒是沒有看出來。」

史琬臉上一紅，說道：「人家和你說正經，你倒說到我頭上來了。」

藍如風忙道：「好，好，小弟給二哥賠禮，這總好了，不知二哥如何看出來的呢？」

「多着呢！」史琬道：「我第一眼看到他，走路有些扭扭捏捏，不像是個男子漢……」

藍如風含笑道：「還有呢？」

史琬道：「後來他用筷夾菜，我看他的手又小又白，還有，他兩個耳朵都穿過耳孔……」

藍如風嗤的輕笑道：「還有，他一雙含情脈脈的眼睛，不時的看着大哥……」

史琬點着頭道：「對，對！」

藍如風接着神秘一笑道：「如果他眞要是女的，二哥可得小心！」

史琬道：「我小心什麼？」

藍如風低笑道：「當心大哥給人家搶走呀！」

史琬粉臉驟紅，頓頓脚道：「好哇，你敢開二哥的玩笑！」

藍如風連退了幾步，搖手道：「小弟下次不敢了。」

旁晚時分，紀南吩咐店伙，要廚下做了一席豐盛的酒菜，送到徐少華房裏。他也跟着走入，拱手道：「中午小弟叨擾了三位兄台的酒食，徐兄身體違和，不便外出，小弟特地要下廚整治了一席酒菜，好和三位兄弟把盞暢談。」

徐少華含笑道：「紀兄何必客氣？」

紀南爽朗的笑道：「小弟和三位兄台一見如故，這是小弟一點心意，不成敬意，來、來，三位兄台請坐。」

史琬笑道：「大哥，這是紀兄的盛意，不用再說客套話了。」

紀南道：「還是史二哥爽快。」

四人落坐之後，紀南取過酒壺，給三人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也斟了一杯，抬頭道：「徐兄感冒風寒，少喝一些，正好驅驅風邪……」

史琬搶着道：「不，大哥一滴酒也不能喝。」

紀南怔道：「爲什麼呢？」

徐少華道：「不瞞紀兄說，兄弟是中了毒。」

「中毒？」紀南似是大爲驚訝，放下酒壺，睜大雙目，問道：「徐兄中的是什麼毒？」

史琬氣憤的道：「大哥既然說出來了，那就不用再瞞紀兄了，大哥是被千毒谷的人下了毒。」

「千毒谷？」紀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驚詫的道：「怎麼……有這種事呢？」

史琬道：「大哥昨晚去赴千毒谷主之約，回來就覺得頭昏，一身功力盡失，可能是被他們下了散功毒藥！」

「散功毒！」紀南聽得變了臉色，哼道：「可惡！」

徐少華道：「好在兄弟除了功力若廢，旁的倒也沒有什麼。」

紀南道：「徐兄怎麼不去找他們谷主呢？」

藍如風道：「千毒谷的人行踪隱秘，一時如何找得到他們？」

紀南道：「小弟和他們左護法祖東權相識，這樣好不，徐兄三位明天不妨在此地再留一天，小弟設法去找找祖大叔，也許可以弄得到解藥。」

史琬喜道：「紀兄認識祖東權，能夠找得到嗎？」

紀南道：「不瞞三位兄台說，祖大叔和家父是素識，還是小弟的父執，小弟想來，一定可以找得到他的。」

藍如風說道：「這樣就好了，大哥，紀兄既然這麼說了，我們明天就再留一天吧！」

徐少華道：「紀兄如此熱心，兄弟那就謝了。」

紀南道：「徐兄這麼說，就見外了，我們一見如故，萍水論交，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接着舉筷道：「我們只顧着說話，菜都快涼了呢，徐兄，史兄，藍兄，請呀！」

史琬，藍如風兩人本來一直担心着大哥中毒之事，如今聽紀南說得極有把握，也稍稍放下心來。

藍如風舉杯道：「紀兄如能求到解藥，我們兄弟感激不盡，來，兄弟先敬紀兄。」說着喝了一口酒。

紀南和他喝了一口，說道：「小弟仰慕三位兄台義氣，而且和三位兄台也談得十分投契，人生知己難求，小弟很想和三位兄台結爲口盟兄弟，不知三位兄台肯不肯認小弟做兄弟呢？」

史琬越看他越像是女扮男裝，心裏自然很不願意，但想到大哥身中奇毒，自然越快能夠得到解藥越好，就不好反對了。

藍如風和史琬有着同樣的想法，一面笑道：「我們都聽大哥的，只要大哥點了頭就好。」

徐少華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我們志趣相投，一見如故，紀兄不嫌棄的話，我們四人結爲口盟兄弟，正是好事。」

紀南喜形於色，說道：「徐兄同意了，那就好，我們就在席上結盟，先敘敘年紀，今後就是兄弟了。」

當下一敍年紀，徐少華二十，紀南十九，史琬和藍如風都是十八，比紀南小了一歲。

藍如風道：「這倒好，二哥變成了三哥，小弟還要低下一格，成了四弟了。」

徐少華道：「恭喜紀二弟，一來就做了二哥。」

藍如風道：「這叫做一人之下，兩人之上。」

紀南連忙站起身朝徐少華恭恭敬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拜見大哥。」

徐少華握住他的手，含笑道：「二弟，愚兄給你引見，這三弟眞名叫做史琬，其實因該叫她三妹才是。」

紀南驚異的道：「三弟會是女的？」

史琬嗤的笑道：「二哥看不出來吧？可見我女扮男裝，已經到了家呢！」

這話聽得紀南不禁臉上一紅，忙道：「眞的一點也看不出來，大哥，這位四弟，是不是也女扮男裝的呢？」

藍如風被他說得俊臉不期也爲之一紅，笑道：「我看二哥才像女扮男裝，小弟我却是男扮男裝。」

紀南臉也紅了。徐少華笑笑道：「你們都是女扮男裝，那只有愚兄一個是男的了。」

紀南打岔道：「大家一面說話，一面也該動筷才是，天氣冷，菜都涼了呢！」

四人結爲兄弟，這一頓飯，談笑生風，吃得更爲融洽！飯後，店伙沏來了茶，大家又談了一回，才各自回房。

紀南却匆匆的往外行去，他自然是找祖東權去的了。

約莫三更光景，紀南才趕回來，到了上房，就一脚來到徐少華房門口，輕輕叩着房門，叫道：「大哥，你睡着了嗎，快開門。」

徐少華自然睡着了，並沒答應。

紀南又叩了兩下門，叫道：「大哥，你快起來。」

徐少華還是沒有答應，但隔壁兩個房中的史琬和藍如風却很快開出門來。

史琬噓了一聲，問道：「大哥只怕睡熟了，你有什麼事？」

紀南道：「我要來解藥了，這時候服

下，大哥就明天可以完全恢復體力了。」

藍如風喜道：「原來二哥是找祖東權去的，已經弄到解藥了，咦，大哥怎麼會睡得這樣熟呢？」

史琬道：「大哥中了散功毒，武功已失，自然沒有從前的機警了。」一面舉手叩着房門，叫道：「大哥，二哥已經拿到解藥了，你快開門！」

裏面還是沒有回答。

藍如風道：「不對，就算大哥失去武功，也該聽到了！」

史琬又重重的叩了兩下，叫道：「大哥，開門。」

徐少華還是沒有出聲。

藍如風道：「三哥，推得重一點，我們進去看看。」

史琬聽得矍然道：「你說大哥出事了？」右手按着房門，不待藍如風回答，掌心吐出內勁，格的一聲，房門應手而啓！

史琬、藍如風搶先閃了進去，紀南也跟着走入，三人目光一注，不由得相顧失色！

原來徐少華已不在房中，只要看床上被褥，他分明已經睡了又起來的。

後窗兩扇板窗，也只是虛掩着，人是從窗戶中出去的；但他中了千毒谷的「散功毒」，一身武功全已散失，和平常不會武功的人無二，不可能穿窗而出。

紀南道：「大哥是穿窗出去的，他會去那裏呢？」

藍如風道：「大哥功力已失，怎麼會穿窗出去？」

史琬怒聲道：「一定是被人擄走了，一定是千毒谷的人，我們快追！」一轉身，正待從窗口追前去。

藍如風道：「三哥，慢點。」

史琬急道：「救人如救火，你還慢吞吞的，還追得上嗎？」

藍如風道：「三哥，這樣毫無頭緒的追出去，到那裏去找？再說，看情形，大哥很可能是二更過後，就被人刦走了，如今相距已有一個更次，就是順着他們去的方向追，人家也去遠了，萬一追錯了方向，相去更遠，還能找得到他們嗎？」

「眞急死人！」史琬急得直是跳脚，說道：「那依你說怎麼辦呢？」

藍如風道：「大哥失蹤，事情雖急，但我們要保持冷靜，不可亂了步驟。」

紀南點了點頭，說道：「四弟說得不錯！我們先要確定大哥是被甚麼人刼持去的……」

「這還用說？」史琬氣鼓鼓的道：「除了千毒谷的人，還會有甚麼人刦持大哥呢？哼！這批賊東西！給我遇上了，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不給他們痛下殺手，難消我胸頭之氣。」

紀南道：「萬一不是千毒谷的人刦持去的，妳殺光了他們也找不到大哥呀！」

「還會不是他們？」史琬道：「十之八九就是那個九毒寡婦擄去的，她又在大哥身上下散功毒藥，又趁機把大哥刦持了去，這老賊婆實在該死！」

藍如風道：「三哥這話沒錯，大哥若有沒中散功毒，老賊婆未必能把人擄走，她下毒的目的，就是志在刦人……」說到這裏，又微微搖頭道：「但她刦持大哥，目的又何在呢？」

史琬道：「對了，殺大哥的爹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的兇手，就是這老賊婆，大哥去見千毒谷主，千毒谷主矢口否認這件事，還指派祖東權負責調查，要查個水落石出，老賊婆作賊心虛，才向大哥下毒，再把人擄去，想殺以滅口……啊，她要殺大哥滅口！」

她越說越覺得胆戰心驚，一把抓住藍如風的手臂直搖，神色緊張的道：「這怎麼辦？」

「三哥，妳冷靜一點！」藍如風笑道：「這只是妳心裏這麼想而已！」

「這時候你還笑得出來？」史琬道：「難道我想的不對？你們不去，我一個人去找，我要和老賊婆拚了。」

「妳急也沒用。」藍如風道：「我們先好好商量商量一下，事情不會有這麼嚴重。」

紀南道：「三弟，就算大哥是閻九婆擄去的，這樣瞞着千毒谷主擄人，是犯法的行爲，諒她也不敢貿然加害大哥。」

史琬道：「那我們找千毒谷主去。」

藍如風道：「我們一時如何找得到千毒谷主？但有一個人倒可以找得到……」

史琬急急問道：「誰？」

「祖東權。」藍如風道：「二哥的解藥不是找祖東權去要來的嗎？我們找到祖東權，就可以找到千毒谷主了。」

「不錯。」史琬聽得眼睛一亮，急忙說道：「二哥，祖東權在那裏，我們這就走！」

紀南爲難的道：「我趕去北峽山，只差一步，祖大叔已經要走了，這時候去，那裏還找得到他？」

藍如風道：「二哥知不知道他要去那裏？」

紀南道：「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去江蘇。」

藍如風道：「他奉命調查雲龍山莊的事，到江蘇去，那是到徐州去的了。」

史琬說道：「我們只有一路趕去，先找到他再說了，二哥、四弟，我們這就走吧！」

藍如風看看窗外天色，說道：「天快亮了，我們還是等天亮了，這時出去城門還沒開呢！」

史琬道：「還要等到天亮？」

藍如風道：「要這時候出去，只好翻城牆出去，那就要憑脚力趕路，我們有現成的牲口在這裏，兩脚趕路，總沒有牲口四隻脚來得快，也不在乎這點時候了。」

「好吧！」史琬只得在椅上坐了下來，但坐了沒一回，就站起身道：「眞氣人，天怎麼還沒亮呢？」

藍如風道：「二哥，妳安靜坐一回好不？這樣坐立不安，不是徒亂人意嗎？」

史琬氣道：「大哥失蹤，看你一點也不急！」

藍如風苦笑道：「我們義結金蘭，大哥失蹤了，誰不着急，但急又有甚麼用呢？我們既已決定先找祖東權，就已經有了目標，等上路之後，只要快些趕路，及早能找到他，才能救出大哥來，這不是光急就能辦得好的。」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杜秋寒跌下絕谷中，一個跌在脊嶺絕壁被藤網纏住；一個跌落谷底水潭，二人幸未跌死。于飛虹在脊嶺上發現石洞，採摘水菓充飢，又被兩隻火紅怪鳥糾纏了十多天，才能懸靑藤到谷底察視，十多天未洗澡，香汗淋漓，因無人跡，放胆洗刷，頓覺心曠神怡，穿回衣服，四下一看，發覺山壁一側，一人面對石壁而立，原來是杜秋寒，不禁一呆，剛才裸露身體，頓覺羞慚。其實杜秋寒已做到非禮勿言，雖已發現亦做到非禮勿視，故于飛虹高聲叫喊，二人相見如隔世，他帶她到異人留下武功遺言的石洞中，記下武功，迅即離開險地……

捨己爲人情義重

杜秋寒道：「不用管我了，這小紅鳥能有多大的氣力，只怕連妳一個人都救不了，生死由命，咱們各憑運氣吧！」

「你也要走……」于飛虹無限溫柔的說：「我怎能留下你一個人……」

「就算要救我，妳也得先離開才行，快！運轉眞氣，盡量減輕體重，不要開口說話了……」杜秋寒默運眞力，雙臂微沉。

生離死別，于飛虹突覺熱血沸騰，微轉螓首，半啓櫻唇，在杜秋寒的臉上親了一下。

杜秋寒吐氣出聲，雙臂一振，用盡了全身氣力，把于飛虹向上拋去。

兩隻小紅鳥同時振翼，直飛而起。

于飛虹緊閉櫻唇，丹田眞氣運轉，盡量使體重減輕，一面準備應變。

大約那兩隻小紅鳥也知身處危境，故而亦是全力飛馳。

三言兩語探前途

越過兩座山峯，兩鳥氣力已盡，于飛虹一口眞氣，也無法再作運轉，直向下面沉落。

一則是于飛虹早已有備，二則兩隻小紅鳥仍然拚盡餘力振動雙翼，使墜落之勢，緩了不少。落身之地，又是一片雜樹林中，于飛虹雙足踏在一條橫枝上，借勢換氣，樹枝雖被踏斷，但已換了一口氣，雙手一鬆，落着實地。

兩隻小紅鳥似已累極，拖累雖去，竟也落着地上。

于飛虹稍作調息，取下網兒，黯然說道：「你們和我打架，助長了我的武功，又救我脫出危難，只可惜杜兄已葬身於那山崩地裂之中了。」

兩隻兇猛、靈活的小紅鳥，似已累脫了力，伏在地上。

于飛虹收好網兒，只見兩隻小紅鳥，雙目眨動，仍然活着，低聲說道：「兩位鳥兒，但

願咱們日後還有再見的機緣……」

但聞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震，一道火柱，怒噴而起，大地動搖，塵滿蔽天，身前羣樹搖顫，向下沉陷，整座的山峯向下倒去。

火山爆發，山峯陸沉。

大自然的威力，實非人能比擬。

于飛虹抓起那兩隻小紅鳥，投上空中，人亦提氣疾奔。

這一跑，用盡了全身氣力，越山渡澗，當眞是亡命飛奔。

只聽到身後山崩地裂的隆隆之聲，傳了過來。

香汗透衣，氣喘如瀑，于飛虹感覺到氣力已盡，才停了下來。

抬頭看落日夕照，晚霞榴紅，遠天處一團濃烟，隆隆之聲，早已不聞，這一跑，竟已到數十里之外，近山蒼翠，山花依舊。

湘西地廣人稀，這等山沉地裂的大變，竟不見有人觀看。

于飛虹揮一下臉上的汗水，在一處草叢中躺下。

她身心俱疲，一躺下，竟然睡熟了過去。睡夢中感覺到洪水滾滾，全身都跌入了洪流之中，寒意襲人。

于飛虹睜開眼來，發覺滿天烏雲，正在飄着大雨，身上衣履已濕，山風勁吹，帶來了陣陣寒意，翻身坐起，流目四顧，竟不見有可避風雨的所在。而且烏雲越聚越濃，雨也越下越大，連數丈外的景物，都被大雨遮擋的看不清楚了。

于飛虹只好放腿奔跑。

這是一片荒山，于飛虹連方向都攪不清楚，心中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找一個可暫蔽風雨的地方。

她的輕功本已十分高明，在那座深谷中和一對小紅鳥多日搏鬥，練的更加精熟，大雨中的山路，雖然難走，但于飛虹奔跑起來，仍是快逾奔馬，就像一隻大鳥在風雨中掠地飛行。

于飛虹終於看到了一幢可避風雨的房子，雖然只是一幢小小的茅舍，立刻衝了進去。

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但在于飛虹衝入了茅舍之後，突然關了起來。

烏雲蔽天，室中更爲幽暗，但于飛虹的目力，仍可看清楚茅舍中的情形。

只是一間房子、廚房、臥室、客廳，都集中在一處，這間房子雖然不算太小，但擺了廚具、竹椅　再加上一張大木床之後，就有着小一點的感覺了，尤其是那張大木床，大的可以同時睡下八個人。

但現在大木床上，只睡了一個人，不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他蒙頭大睡，全身都蓋在一條大棉被中。

于飛虹暗暗調息一下，低聲說道：「恕我擅闖進來，因爲，外面的風雨太大。」

她沒推門，門却及時而開又及時關上，以阻風雨。

經歷過一番歷練，于飛虹已學會了默識細微，以洞觸機先，闖入室中後，已感覺到高臥木榻上的是一位高人，能在形跡不露中，操縱相距八尺的門戶，非有上乘的內功修爲，絕無法辦到。

「妳不該闖進來的……」一個冷冷的聲音，細微而清晰的傳入了耳際，道：「外面的風雨雖大，比起死亡還是好了一些！」

于飛虹早已運功戒備，面對着一個玄秘難測的高人，不敢有絲毫大意。

她心中一份擅闖入宅的愧咎，頓化怒火，冷笑一聲道：「如是涼薄、惡毒，我只有候教了。」

「女娃兒，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老夫是

什麼人嗎？」

「不管你是誰，都是一樣，借茅舍一角暫避風雨，該不會犯了死罪吧！」

于飛虹衣履透濕，腹中飢餓，早巳失去？耐性。

「好！好……」一股尖風突然直射過來。

于飛虹吃了一驚，她一直留心着木榻上的動靜，對方如若出手，至少也該看出一點兆頭，但他覆身棉被未動，無聲無息中，竟然攻了兇厲的一擊。

室中狹小，退無可退，匆急之間，于飛虹只好斜斜拍出一掌，原地轉身，閃開一尺。

尖風給于飛虹的掌力一引，撞向一側的灶台之上，嗤的一聲輕響，燈台竟被鑽了一個小洞，于飛虹心中大為震駭，忖道：這是什麼武功？有如暗器一般，擊中人身，那還得了！

棉被掀動，那蒙頭大睡的人，突然坐了起來，道：「小丫頭，妳用的甚麼武功，竟把老夫的指力引開。」

于飛虹吁一口氣，仔細看去，只見那人白髮散披，白髯垂胸，枯瘦如柴，雙目深陷，似是餓了很多年沒有吃飯，全身也剔不出一斤肉來，但深陷的雙目中却是炯炯有神。

「說呀……」枯瘦老人雖然坐了起來，但他的下半身，仍然覆蓋在棉被之下，但就眼見所及，似乎該是又瘦又矮的老人。



「你那一指又是什麼名堂……」于飛虹已準備放手一搏了，就算是打不過吧，跑總該可以跑得了吧！月前長江水域中，對付陰陽刺童子奇，那樣名滿江湖的高人，不過是舉手之勞，何況，深處絕谷這幾十天來，目睹前輩奇人留下的絕技，又和一對小紅鳥習練撲擊之術，自信武功，又有了長進。

「妳認不出老夫的指法……」枯瘦老人突然間笑了起來，而且是洋洋得意，笑的十分開心。

「你也看不出我用的什麼武功……」于飛虹亦不示弱，道：「有什麼好得意的？」

突然間，笑容凝止，枯瘦老人似是受了很大的刺傷一般，冷冷說道：「誰說老夫看不出來，我只是想要妳自己說出來罷了！」

于飛虹看他的神情變化，心中暗覺好笑，這人如此一把年紀了，喜怒之間，竟和兒童心性一般，這樣的明朗，多變，倒是要逗逗他了。當下說道：「那你就說說看，我用的什麼武功？」

「哼！妳用的接引神功，妳認為老夫真的不知道麼？」





于飛虹暗暗忖道：無怪這一掌力道怪異，原來是那山谷石室中記載的接引神功。

她記述石室中神功口訣，只覺這種武功，最為怪異，運氣發力，和一般武功大不相同，就深深記在心中，日夜思索，早巳把口訣要旨記在心中，且在不知不覺之中，照着記載運氣行功，只是沒有刻意習練，發掌的方法不對，剛才心中一急，感覺到學武功之中，任何一掌，都不能應付那襲來的暗勁，匆急之間，拍出了這麼一掌。

只聽枯瘦老人哈哈大笑，道：「女娃兒，老夫猜對了吧？」

于飛虹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你猜對了……」

「不對呀！不對……」枯瘦老人搖着頭，道：「那接引神功早巳經失傳了，以妳這點年紀，怎會練得到這種武功？」

于飛虹想到那石壁的記述上盡都是三位老前輩留下的武功，但對三人的身世，却是一無所知，這個老人既能一口說出他們的武功，也許對那三位前輩高人，有些瞭解，但如正面相問，他未必肯說，不如激他說出來好了！

心中念轉，冷哼一聲，道：「你坐井觀天，自然是不知道了……」



「笑話，老夫行年九十，熟知江湖上百般事物，怎會不如妳個小女娃兒？……」老人果被于飛虹激起了怒火。

「我如何學會接引神功，你都想不明白，還自誇熟知江湖事物，豈不是可笑的很麼？」

老人大怒道：「妳可知道老夫是誰麼？」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管你是誰人，都是一樣，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

「嘿嘿！氣殺老夫了，老夫號稱萬事通，五十年來的江湖上人人事事，無不通曉。妳這小丫頭，怎能如此藐視老夫？」

于飛虹心中一動，忖道：「江湖上很多人要追殺於我，不知原因為何？如能由他口中，得知一些江湖內情，豈不是好……。」

但聞老人大聲笑道：「妳巳知老夫的名號了，可有求老夫幫忙之處？」

于飛虹忖思：看他得意的神情，大概認為我巳經被他的名號震住了，不能被他摸透我的心意，立刻冷笑一聲，道：「笑話，你能幫我什麼忙？……」

「老夫能幫忙的地方可多了，我可以告訴你很多江湖中的秘密，也可以給妳些食用之物，現在，想妳大概很餓了。」

這個萬事通並不簡單，竟能瞧出我十分飢餓。倒是要小心一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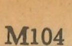
「這一點被你猜對了，我是一天未吃東西了，不過，我還能支持得住，再餓一天也不要緊……」

「怎麼？妳真的不向老夫討些食物？」

「不用！不過，我想問你幾個難題，看看你那萬事通的名號是真是假？」

「如是老夫答不出的難題，當今之世，只怕很少有人能回答了？」

「好！你先說說看，那接引神功，是那位前輩的武功，為何失傳？你怎麼瞧出我用的是



接引神功？」

萬事通冷笑一聲，道：「接引神功，是百年前程仙子的獨門武功，她未收門徒……」

突然住口不言，兩道冷厲的目光凝注着于飛虹的臉上。

「為什麼不說下去……」于飛虹道：「既是獨門武功，你又怎會知道？」

「妳進去過不歸谷……」萬事通神情忽然有些焦急，道：「這麼說，傳說是真的了？」

「怎麼？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你不是萬事通嗎？」于飛虹冷笑道：「竟也有不通的地方？」

「我如不是通曉萬事，知道的太多，又怎會住在這個地方，落得今日下場？」

于飛虹怔了一怔，道：「你是說……」

「老夫以出賣武林中消息、秘聞為生，收入豐厚，因此生活過的十分逍遙……」

「你作這等買賣，定然結仇很多……」于飛虹說：「想必有很多人恨你入骨了……」

「不錯，江湖上想殺死我的人，雖然很多，但老夫武功高强，能殺我的人，却是不多……」萬事通突然長長歎了一口氣，接道：「夜路走多了，終於遇上了鬼……」

「怎麼？被人打傷了？」



「老夫千思萬想，也沒有想到他們會聯手對付老夫，他們雙方本有大仇大恨，但却合作聯手，夜襲老夫的山莊，擊斷了老夫雙腿。」

「你跑來此地，可是為了避人追殺？」于飛虹帶着三分揶揄的說：「這種深山荒坡之處，難道還會有接骨的大夫？」

「老夫腿骨被他們擊碎，縱然是華陀在世，也無法使我碎骨復合，老夫為了保命，只要用刀斷去雙腿……」

聽到此處，于飛虹竟然又動了同情之心，低聲道：「為了活命，你躲在此地，難道就沒有一個人肯跟來照顧你麼？」

「妳少不更事，須知真正的秘密，只有一人知曉，多一個人知道，就不能算秘密，何況，老夫來此，志在進入不歸谷中，以求三奇絕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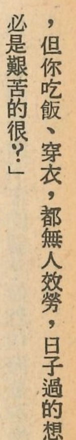
于飛虹接道：「你雙腿斷去，行動不便，一個人的生活起居，豈不是不便的很。」

萬事通說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老夫在逍遙山莊時，單是伺候老夫的丫頭，就有二十四人，名厨一十二個，為老夫研製天下的美味佳餚，天子富有四海，只怕也沒有老夫過的舒服。」

于飛虹苦笑道：「你這人，倒是想的很開，但你吃飯、穿衣，都無人效勞，日子過的想必是艱苦的很？」







「簡直是食難下嚥，……」萬事通皺起了眉頭，道：「所以，這幾年餓的老夫瘦骨嶙峋，當年老夫腰大十圍，體重一百二十多斤，如今看來，只怕只怕不及當年一半了？」

于飛虹仔細瞧去，只見他眼窩深陷顴骨突起，只怕比自己還要瘦些，忍不住嫣然一笑。

萬事通吁一口氣，接道：「女娃兒，不歸谷是不是發生了變化。」

「對！天崩地裂，山倒谷平，不歸谷只怕巳變成大海，深潭，消失人間了？」

萬事通說道：「你真的是從不歸谷中出來的？」

于飛虹點點頭，道：「不錯……」

「那！一定見過了三奇遺留的武功秘笈，和他們的遺物了？」

「還看到三位前輩的遺體……」

萬事通急道：「那些秘笈和遺物，都帶出不歸谷了？」

于飛虹心中忖道：人人急於進入不歸谷中，只圖得到前賢留下的武功秘笈，神兵利器，並無人基於對先賢的崇敬之心，這三位老人家最後肯把武功留於石壁之上，大概也是早巳洞透人心，又不願絕世武功隨着生命消失人間，只不知他們匆忙中留下的遺言，是否有遺漏之處？如不能超然事物之外，體會他們遺留武功的缺失。一味的遵照遺言，苦心練習，間有疏漏，不但無法練得先賢絕技，只怕真氣岔經，反蒙其害，落得個走火入魔的結局。……

想到此處，不禁心神震顫。

但聞萬事通接道：「姑娘，如能以携出的秘笈相贈，在下當致重酬……」

「重酬？你現在孤處深山，伶仃無依，還有什麼重酬可贈。」

萬事通淡淡一笑，道：「萬某集聚了千萬財富，掩埋於一處無人知曉的所在，願以半數相贈，妳立可富甲一方……。」

于飛虹接道：「就算你傾盡所有，也無法換得秘笈……」

「這……」萬事通急道：「姑娘，妳年紀幼小，不知道財富的重要……」

「不歸谷中的三位老前輩根本沒有留下武功秘笈。……」于飛虹說：「所以，你永遠也買不到它。」于飛虹說。

萬事通神色一變，道：「真的？」

于飛虹點點頭。

他目中的神光，突然的黯了下去，原本枯瘦的身體，似是更瘦了一些，一種絕望的打擊，忽然間，使他變的蒼老了許多。

于飛虹忽然間生出了同情之心，輕輕歎息一聲，道：「那些武功，對你很重要麼？」

「重要的很，老夫息隱在此，就是希望能進入不歸谷去……」黯然歎息一聲，接道：「老夫心中明白，進入不歸谷中不是件容易事情，但那是老夫的希望所寄，一旦這個希望破滅，老夫只怕無法再活下去了。」

于飛虹道：「不歸谷中根本就沒有留下什麼秘笈……」

（未完・廿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鈴和李敏談及看到隕石爆炸墜毀的事情，二人相顧取笑，只當作車天車地一談罷了。豈料事情發生在另一方面，有一個人在地上撿到一顆西瓜大小的隕石，視如珍寶的收藏起來，不久當地飛機研究廠發生了一宗桌子衝破屋頂飛上天，而且直衝上太空，由人造衞星拍出來送回地球，報紙亦大事喧染其事，而民航的飛機師也目睹眞有其事，因此喧騰一時。飛機研究廠的廠長高倫因爲怪事發生在自己的廠內，故邀請莫先生來廠暗中調查，莫先生找林鈴一齊來廠，知道該廠科學家麥德洛先生帶了子午石離開工廠，人又不知所踪……

殘餘份子　幹的壞事

高倫廠長一時也爲之目瞪口呆。

假如林鈴數過守衛的數目，那並不是出奇的事情；林鈴是有機會這樣做的。但是林鈴怎麼能指出這一個就是多出來的一個呢？而且林鈴又指得沒有錯；黃光也承認了。

黃光立即從身上拔出手槍來，林鈴說：「不要妄動！你忘記了他手上的槍火力是比你的槍更犀利的嗎？」

黃光也醒悟了。

守衛所提的卡賓槍，可以單發射擊，也可以連發掃射，而且槍彈的威力甚强，一把手槍是不易對抗的。

黃光咬着下唇，深呼着說：「我先叫他進來好了。」

高倫廠長則恐慌起來了，因爲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可能演變爲槍戰的場面，而他自己却置身其中。他並不是那種人，並沒有豐富的暴力經驗。

「你放心好了，」莫先生安慰地對他說道：「有林鈴小姐在這裏，用不着害怕的！」

但高倫廠長雖然對莫先生是有十足信心的，但是對莫先生這句安慰的話，却是不能夠拿出信心來了。一位清秀嬌美的小姐，也許她是有很高的智力的，但是動起武來……

黃光已走到窗前對那守衛揮揮手，說：「唏，你！進來一下……」

那個冒充的守衛雖然是半低着頭，但顯然是一直在注意着一切的，而事實上這大概亦正是他潛入這裏來的任務，因此他已經看到了林鈴指他，亦看到了黃光拔槍而又把槍放下了。

事實上假如黃光叫他，而他依命到黃光的面前來時，亦是很易給認出來的，所以，黃光才開口一叫，他就提起卡賓槍來掃射。

黃光吃了一驚，冷不提防，看樣子是已不及避開了，但是他的腿子却奇蹟地忽然一軟，整個人也仆倒下去了。

槍彈把窗子的玻璃掃射得粉碎下來，而且連牆壁亦穿了幾個洞。假如他不是仆倒，而祇是蹲下來的話，他恐怕仍是不能倖免。

是林鈴撲過去抱着他的腿子把他推倒了。

林鈴在槍聲響時就叫道：「大家快伏下來！」

不過莫先生想到了一個比林鈴所提的更好主意，他把高倫廠長一扯，就扯進那些零件堆躲起來。

那些零件雜亂地堆放着，鑽進了裏面，那就不論從那一個窗口或門口有流彈射進來，都不容易射中他們了，除非子彈是會走曲綫的。

其他在場的科學家也學着樣子躲起來了。

黃光大聲叫道：「捉住他，別讓他逃走！」

外面那些守衛們一時倒是手足無措，由於他們並不是聚在一起，而是分開來，

每人站在一個位置的。他們聽不見槍聲，知道發生什麼事故，亦不知道黃光說要捉的人是誰。

這樣也好，不然的話，那個冒充的守衛，先發制人，他們就可能失去一些性命了。

林鈴則已一跳起來，已經抓起了黃光跌倒時丟下來的那把手槍。她兩個打滾就已達到另一隻窗子的前面。果然她看見這人的路綫沒有改變，可惜就是遲了一點。她放了一槍，那人已剛好躲到外面的一部車子後面了。

林鈴放了一槍便馬上向地上一撲，平伏下來。

果然那人又還擊了一排槍彈，把那用薄鐵板砌的牆壁射得滿是子彈洞，有如蜂巢。

槍聲一歇，她又打了一個滾，到了另一隻窗前。

但那冒充的守衛並沒有再出現。

這人不再繼續逃走，而是躲在車子後面，那是明智之舉，因爲周圍都是空蕩蕩的草地，沒有掩護物，逃不到哪裏去的。

此時黃光已經大聲叫着通知其他的守衛，其中有一人是假冒的了。那些守衛卽使還未認出樣子，也知道冒充的就是那個放槍的了。

「不要逼他！」林鈴叫道：「他反正是逃不了的。」

這也是一個明智的提議，因爲那冒充守衛手上的武器甚爲犀利，硬攻的話恐怕就會傷及其他守衛的性命，而另一方面來說，祇要把他包圍着，他終於是非要投降不可的。

黃光也叫道：「喂！朋友，你還是把槍放下來，舉手投降吧！你以爲你逃得到什麼地方去？」

那個人不會肯馬上就投降，這是預料中的事情了，因此在同一時間，林鈴就用槍向上面一指。

其中一個守衛會意，便悄悄地沿着樓梯向樓上爬上去，而林鈴則迅速地一跳，又跳到了貨倉的另一個部份。

她輕輕地把一隻放在牆邊的木箱移開了。

原來那下面的牆壁是破了的。那鐵板因爲太古舊，生了銹而穿了一個洞。那是一個貼地的洞。

林鈴就在這地上伏下來，槍和眼睛都向那洞的外面探索着。這洞外亦是對着那部車子的。

林鈴就是打算通過車底而實行奇兵突襲。因爲車底是一定有空隙的，而這人雖然是躲在車子的後面，也還是要站在地上的，祇要一槍射中他的脚……

林鈴可以看到他的脚了，然而却有兩隻車輪擋住火綫。其中一隻就是最接近林鈴的車輪，而另外一隻則遠在那人的脚邊的。

即使沒有了林鈴面前的那隻車輪，那人脚邊的一隻車輪亦是會把他的脚護住。

這個人不知道他的運氣是多麼好。

也許，暫時他的運氣是還不太壞。

上樓的那個守衛此時也已經到達了理想的地點，向下面掃射了一排槍彈，是警告性的，因爲仍然是有車身在擋着，他也是看不到以及射不着那個冒充者。他大喝道：「好了，你是沒有機會的，還是放棄吧！」

林鈴通過那牆洞看見那人的脚忽然不見了，跟着就是車門關上的聲音。

那人上了車！

跟着車子就開動了。那人開車逃走。

這裏是有好幾部車子的，因爲人人都是要開車到這裏來。有莫先生那部黑色大汽車之外還有其他那些科學家們所乘的車子，亦有守衛們乘來的車子。

這個冒充的守衛就是開了一部守衛用的車子。

樓上那個守衛再發射了一排槍彈，但槍彈却在車頂上彈開了。這守衛車是一部裝甲車。

這時黃光也跳起來了，林鈴亦已跳起來了。

林鈴問道：「他可以逃出去嗎？」

「沒有機會，」黃光這個保安主任是最熟悉這裏的保安設備的安排的，他搖搖頭，跟着又說：「他不能這麼容易通過關口！」他從另一個守衛的手中抓過無綫電聯絡器來，把這件事情通知每一個守衛崗位，並且命令截停這部車子。

但是林鈴說：「射車輪吧！還是不要讓他到處橫衝直撞的好！」

這個提議亦是對的，因爲這個人要拚死逃走的話，就會硬衝過攔截他的關卡，那就又會引起不必要的死傷了。最好是射破車輪使車子滯留在空地上不能動，那時就慢慢捉拿亦不遲了。

黃光亦不因爲林鈴教他怎樣做而反感，到底林鈴是剛剛救了他一命的。

那些守衛在他的命令之下追出去，伏在地上掃射。

不過轉瞬之間，車子已去得很遠了，就是要射車輪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守衛們的掃射並未成功。

「老天！」黃光看着叫道：「他要衝出邊緣的鐵絲網了！」

「他可以衝出去嗎？」林鈴問。

「沒有機會！」黃光搖搖頭：「他也許不知道！」

這人開着車子一直向空地邊緣衝去。理論上，他是可能衝破鐵絲網而出去的，或者可以踏上車頂而爬過鐵絲網。但這却不是普通的鐵絲網。

他的車子一撞在鐵絲網上，馬上就電光亂閃，車身也冒起烟來，這鐵絲網乃是通了强力電流的。

「他死定了！」保安主任黃光說。

這鐵絲網有內外兩層。

假如車子是從外面企圖撞進來的話，那反而沒事，因爲外面那層沒有通電，而且上面還是掛了警告的牌子，有文字及圖畫聲明內層是通電的，叫人不要企圖越過鐵絲網進來。

裏面則沒有這樣的設備，由於有資格進這裏面的人就應該知道是這樣的設備的，而且正常的情形之下亦沒有理由會有人遠遠步行到鐵絲網那裏去。

現在，這個冒充的守衛這樣一撞，就觸了電，人也幾乎給烤熟了。

黃光馬上用無綫電命令把鐵絲網的電流關掉，然後就與他的手下一面乘車趕過

去。

莫先生與高倫廠長從那些零件堆中鑽出來了。高倫的臉色是蒼白的，由於這種驚心動魄的場面他實在是經驗不豐。不過由於有一位小姐在場，他身爲男子漢也不能表現得太軟弱，所以他强自鎮定的說：

「林鈴小姐，你眞了不起，我想不到……我看有你這樣本領的小姐，世界上也不易再找到——」

莫先生則問道：「你是怎麼把這個人的破綻看出來的？」

「我祇是剛好認得他。」林鈴說：「也許他也認得我，也許不認得。」

「是什麼人？」莫先生問。

「是我們久違了的藍星公司！」林鈴說。

「老天！藍星公司！」莫先生說。

所謂「藍星公司」，實在並不是一間公司，而是一個龐大的犯罪組織，勢力伸展到世界的許多地方。莫先生這個組織，也正是爲了對付這些龐大的犯罪組織而存在的。這個組織以一個叫「藍星公司」的商業機構爲表面，在許多城市開設公司作爲聯絡站。

「眞是久違了，」林鈴說：「不過幸好我還認得！」

「但我還以爲我們已經把它消滅了！」莫先生說。

「藍星公司是不存在了，」林鈴說：「但是還有一些小魚大魚漏網的！」

「唔，」莫先生說：「死灰復燃。」

「也可以說是養傷，」林鈴說：「大魚的傷養好了，也許本來是小魚的也變成大魚了，於是他們便又再出而活動！」

「你們在講什麼？」高倫廠長走過來問道。

「一個犯罪集團，」莫先生說：「滲入了你們這裏！」

「老天！」高倫說：「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剛才的眞槍實彈！」莫先生說：「那是跟你開玩笑的嗎？」

「但——但——」高倫廠長說：「他們來幹什麼？」

「這就要細細查看一下才知道了。」莫先生說：「你們的保安組織最好先調查一下。」

「但——但——」高倫廠長說：「我這裏面的職員們都是經過小心錄用的。」

「你的守衛却多出了一個！」林鈴指出。

「這個——」高倫廠長咬着下唇，「這是黃光的責任！他是保安主任，出了這樣一件事情，他是要向我解釋的！」

「這也是應該的。」林鈴說。

這個時候，那些守衛們已經把那個逃走的冒充守衛從車子上搬了下來了。高倫廠長從無綫電對講機中接得報告，知道這個人已經是死掉了。

「把他送到殮房去吧，」莫先生說：「一會兒，我在那裏再跟你見面！」

莫先生與林鈴也離開了。

× × ×

三小時之後，高倫廠長也到殮房來了，保安主任黃光也一起來了。殮房是一個停屍的地方，因此並不是一個愉快的地方，與林鈴這個美麗年輕的女郎尤其並不配合。也沒有人會樂於到這樣的地方來的，但他們都有理由來。

高倫廠長給領到裏面去看看那個死者，黃光也在一起，他們認出這人果然是假冒的，並不是他們的守衛。林鈴指出這個人的手臂上的一塊藍色的刺花。

那是一隻鷹的圖案，也是「藍星公司」的成員的標誌，在聲勢浩大的時代，他們常常以這標誌炫人。

林鈴是當日也有出力消滅這「藍星公司」的人，這個死者，她雖然沒有親眼見過，但是她從資料上看過此人照片，所以認得，而此人又是其中一個漏網的人。

這樣大的一個組織，雖然是消滅了，並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捉起來的。

「他是冒充另一個渡假的守衛潛進來的，」高倫先生解釋：「我們已調查過了，他把那個守衛在家中綑起來，拿了證件和制服混進來。」

「混進來幹什麼呢？」林鈴問。

「這個——」黃光連忙接口解釋：「我在守衛房裏找到他帶來的一隻袋子，裏面藏着一批炸藥，我猜他的計劃是要進來炸掉一些東西。很可能就是那座貨倉。」

「難道貨倉裏有什麼重要的綫索嗎？」林鈴問。

「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綫索了，」黃光說：「不過目前我還是知道得太少。我祇能夠猜。我猜，他是要把這貨倉消滅。沒有了貨倉，就很難證明桌子飛上了天空，變成了這件事情祇是口講而已。沒有其他根據，祇是嘴巴講講，就很難使更多人相信那桌子是從這貨倉裏飛上去的。」

「很可能目的正是如此。」林鈴說。

「問題還是在那位科學家麥德洛的身上。」保安主任黃光說：「許多跡象顯示，是麥德洛到貨倉去攪過什麼，很可能桌子飛天是他弄的，他是在那裏做一些奇怪的實驗。他沒有料到那個時間還會有人在着，當他知道有人時他就連忙逃了。後來，爲了某種原因，他認爲他必須守住這個秘密，假如他留下來，他就必須解釋，而假如他解釋的話，秘密就不可能守住，於是他便逃走了。」

「而且，」林鈴說：「他還帶走了子午石！」

「那麼，」高倫廠長皺眉道：「這豈非就是說，麥德洛是爲這個什麼藍星公司工作了？」

「可能是的。」莫先生說。

「所以我認爲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麥德洛！」保安主任黃光說：「他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釋！」

「他就在這裏。」莫先生說。

「這裏？」高倫廠長四面望望：「哪裏？」

莫先生揮揮手，殮房管理員就把另一張石床上的一塊白布掀開露出另一具屍體。莫先生問道：「這不就是這個人嗎？」

「對了，」高倫廠長說：「他就是麥德洛！」

「但，」林鈴流着淚，嗚咽着說：「這是占伯伯，占如森呀！」

「什麼占如森？」高倫廠長說：「這是麥德洛！」

「我相信他不會是你們的職員麥德洛，」莫先生說：「因爲這個人已經死去了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高倫廠長說道：「但是——他幾天之前，還在我的工廠裏上班呀！」

「我知道，」莫先生說：「我早就知道他在你這裏工作。他本來是占如森，而化名在你的工廠裏工作，我猜你們很重視科學人材，祇要本領好，就不想太查根問底了。由於你們一直沒有競爭，不怕商業間諜，所以祇求好手，保安問題實在不太注重！」

高倫廠長的臉紅起來。事實也證明了，他這工廠裏的保安措施的確是相當之蹩脚的。

莫先生又說：「當你打電話告訴我廠中有事時，我就先找找占如森，想從他的口中了解一下是什麼事情，但他家沒有人接電話，我派人去找，我的人找得比你們詳細。你們也許按鈴沒有人開門就走了，但是我們的人則是進入屋中去找，我們的人發現屋內的情形可疑，打開屋中的大冰箱，就發現占如森的屍體，已經在那裏冷凍了三個星期了，他是被槍殺的！」

「但——但他却仍然能夠回來上班？」高倫廠長吶吶着。

「是的，」莫先生說：「三個星期以來，來上班的是冒充的人。麥德洛這個人根本不存在的，他是否占如森的化名，而占如森又給人殺掉了，有人冒充他。這可以說是雙重的冒充。占如森這人一向不修邊幅，頭髮蓬亂，有時可以一個星期不洗澡，誰都不想多看他一眼，冒充他並不是很難的事。」

高倫廠長呆在那裏，緊皺着眉頭。

他又吶吶着說：「老天！冒充科學家，到我工廠裏來工作……」

「不是冒充科學家，」莫先生說：「占如森祇是冒名罷了。他自己本來就是一位科學家。冒充他的這個人，顯然亦有一位科學家，假如不是的話，他決不可能在這許多科學家中間工作，與他們合作而不露出破綻的。」

「但是爲了甚麼呢？」高倫廠長說。

「你問的雖然是一個問題，」莫先生說：「其實也是等於兩個問題了。首先，占如森爲甚麼要化名進入你的飛機廠來工作呢？這是因爲他對這工作感興趣。這個人嘛——他是很古怪的，甚麼有關科學的事情，他都喜歡幹一幹，研究一下。我認識他，明白他這個人的作風，因此你大可以相信我。他進入你工廠並不是有甚麼不軌的企圖，他祇是有興趣做這種工作的，而且也借這個機會證明他是能做這工作的，假如他的眞正身份，你很可能不會錄用他，因爲他工作過的機構太多，給人以不可靠，不穩定的印象。」

「唔！」高倫廠長沉吟着，說道：「他的確是一個怪人，而他的成績亦是很好的。他很有研究精神。事實上最勤力的人就是他，除了工作之外，他簡直沒有其他嗜好，也因此他留在工廠內的時間是相當之長的。假如他是有甚麼不軌企圖的話，他逗留的時間這樣長，就是很值得担心的了。他會有時間做許多破壞的事情——不過，既然你爲他的人格保證，我是相信你的。」

「第二個問題，」莫先生說：「爲甚麼會有人把他殺死了，而冒充他進來工作。我看，這是與子午石有關的。冒充的事情是發生在你們得到了子午石一段時間之後，而且這個冒充的人，又把子午石也帶着逃走了！」

「但是，」高倫廠長皺着眉頭，「這子午石又沒有什麼用處——呃——不過麥德洛——占如森又確是幾乎把一切的空間時間都放在這東西上。」

「這就是了，」莫先生說：「冒充的這個也是如此的，是不是？把大多數的時間都放在研究子午石的上面？」

「是的，」高倫廠長點點頭，「而且更落力！」

「這個冒充的人顯然是爲了子午石而來的了，」莫先生說：「他進來繼續占如森還未完成的研究工作。」

「但是假如他是爲了子午石而來，」高倫說：「那爲甚麼不老早就拿走呢？」

「看來是因爲你們這裏是一間研究科學工廠，」莫先生說：「有着一流的科學研究設備，他是要利用這裏的設備。假如要在別處設一間同樣設備的科學研究所，恐怕就是有錢也未必可以辦到呢！」

「唔，」高倫廠長說：「這倒是眞的。不過，難道你是認爲，你這位朋友占如森是與這間甚麼藍星公司勾結的？」

「我不認爲他會如此，」莫先生說：「不過，占如森是一位科學家，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很不羈的人，他認識的其他科學家很多，其中自然良莠不齊。有些人是怪傑，然而品行却不大好。假如占如森在研究子午石的時候，也有一些他不能解決的疑問，但需要另一位科學家的帮忙，提供意見，互相討論，然而這另一位科學家却原來是藍星公司的殘餘份子勾結的，或者認爲這個研究的發現可以以高價賣給藍星公司，於是藍星公司便插手進來了，而這就累死了占如森！」

沉默了一陣，保安主任黃光說：「看起來，歸根結底都是這塊子午石累事！」

「但是我仍然不明白，」高倫廠長還是煩惱地皺着眉頭：「子午石是不值得這樣的，這不過是一塊普通的石頭罷了。其實其他星球上的石頭，與地球上的石頭並不會有很大的不同，假如說有價值，那祇是在他的來歷罷了，它是天外飛來的。」

「你對子午石很清楚嗎？」林鈴問。

高倫廠長聳聳肩：「我自己是去看過一次，不過是一塊普通石頭，到處可以拾到，我是沒有研究過的，不過，我這廠裏有許多科學家，他們都全部研究過了，認爲沒有特別之處。」

黃光在旁邊又立卽補充道：「你也明白的，當天上跌下來一塊石頭，起初是人人都十分感興趣的。普通人會想，這會不會是一塊大鑽石？一大塊黃金？而科學家們則是會想，這石頭之內會不會有一種地球上從未見過的成份？會不會有一種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特性？所以在起初的時候，人人都爭着去研究。」

高倫廠長接下去說：「結果他們都研究不出有甚麼特別之處，於是就只有放在

那裏。」

「然而化名爲麥德洛的占如森則是很落力地繼續研究下去？」莫先生問。

「怎麼？」高倫廠長說：「占如森對你提過這件事情嗎？」

「沒有，」莫先生說：「假如早提過就好了。我不過是根據占如森這個人性格而推測罷了。占如森這個人是一個鬼才怪傑，而好勝心又强，別人研究不出甚麼，他却偏偏要研究出一些頭緒來，以證明他比知人高明。也許他早已研究出了一些特別的地方，却不出聲，要等完全肯定了之後他才公開，他是這樣的。」

高倫廠長苦惱地一揮手：「可惜他已經死了，不能告訴我們甚麼，而這個冒充他的人，我們根本無從知道是誰，也很難找到他——」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的。」林鈴說。

「假如你們可以找得到，那就最好了」高倫廠長說。

這個我們會再想辦法的。莫先生說：「不過這個問題的關鍵似乎還是在那塊子午石，你說子午石並不重要，我却認爲是相當之重要的。所以，我們再回到你的工廠去參觀一下，看看這個冒充的神秘客有甚麼留下來吧！」

× × ×

他們又再度回到格蘭飛機研究廠去，這一次則是參觀這工廠的科學研究部門。

這裏既是一流設備的，地方自然大得很，有合作研究的部份之外，每一位科學家亦有一間私人的科學研究室。化名麥德洛的占如森在這裏工作的時候，自然亦是有一間私人的研究室。

保安主任黃光既然找了他幾天都找不到，自然是也到這裏面來視察過的，因此他對這裏面的情形也有一點概念。

他指出道：「我已經看過這裏了，照我所知，麥德洛——呃——占如森，主要是帶走了那塊子午石，除此之外，他臨走時也燒掉了一批文件。」他指指一隻不着火的塑膠廢紙簍，「紙灰還保存在這裏，沒有動過。」

「唔，」林鈴說：「我看他是把他的研究心得的記錄燒掉了，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爲甚麼不帶走呢？」黃光問。

「科學家對日常生活的細節常常心不在焉！」林鈴說：「但這却並不等於是說他們的記憶是很差的，這只是因爲他們常常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也因此，這些文件的內容他會全部記得，都已在腦海中了，帶着走也是多餘的，所以就不如索性燒掉了。」

「好在我留着這些紙灰，」黃光說：「有用嗎？」

「別傻吧，」高倫廠長說：「燒得那麼澈底，世界上現在還沒有人能够把燒掉了的紙灰重組起來而知道紙上的內容的！」這樣說着時却又懷疑自己所講的未必準確，而轉頭望望莫先生，問道：「你們能够嗎？」

莫先生聳聳肩：「我們雖然也有不少科學家，但他們也不是神仙呀！」

他與林鈴在那實驗室中走來走去，研究着那裏的一切。這裏面的一切都亂得很，但又並不是給人搜索而翻亂了的，祇是平時放東西沒有秩序，也許祇有在這裏工作的人才知道甚麼東西放在哪裏，以及甚麼東西是有用，甚麼東西是已經沒有用而又未曾棄掉的。

小心查看了一遍之後，發覺這個神秘客人大致上並沒有留下甚麼綫索。起碼並沒有留下甚麼有關子午石的綫索。

假如子午石的資料是有文件記載下來的話，那麼這些資料是全部都在那些紙灰裏了。

高倫廠長則拿進來了一疊照片，說道：「假如你們想看看子午石，還是可以看到的。」

他拿進來的乃是一疊彩色的照片，也就是那塊子午石的照片了。在起初的時候，因爲是從天上跌下來的一塊石頭，那些科學家們都很重視，所以在把它拿來分析研究之前，就先行隆而重之地拍下了照片來。

是跌落在何處的，以及是在何處找到的，都有這些彩色照片清楚地顯示了出來。這些照片並非單是屬於「麥德洛」一人所有，所以他亦無法把照片亦帶了而逃走了。

林鈴和莫先生可以看到，這塊子午石果然祇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起碼在外表上看來是如此的，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那是說，假如是由普通人的眼睛看來，那是沒有甚麼特別之處的。但林鈴的眼光並非普通人的眼光，她馬上就注意到有甚麼不對了。

她指出其中一張照片：「這就是子午石落下來的地方，以及當時的情形嗎？這似乎不大合理！」

高倫廠長讚許地點點頭：「林小姐的觀察力，果然是眞了不起的。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地方。這樣大一塊石頭，從高空跌下來，擊中我們這裏的草地，應該是會在草地上擊一個洞，可能整塊石頭都陷入草地之內，由於石頭是硬的，而草地是軟的，但是却沒有，這石頭，幾乎像是棉花製成的東西跌下來！」

「你看着它跌下來的？」林鈴問。

「不是，」高倫廠長說道：「是在第二天早上才發現的，我們這裏的草地，你也知道是很廣闊的，晚上從天空掉下來一件東西，不容易知道，就是聽也不聽不到，不過白天我們的人巡視了一下，就找到了。」

「這眞是天上掉下來的？」林鈴問。

「似乎沒有什麼疑問！」高倫廠長說：「我們這裏面根本沒有石頭，而這裏亦沒有人有理由以及有機會在晚間搬一塊石頭進來丟下。假如是接近邊緣的鐵絲網，那還是可能有人從外面丟進來，但是距離又太遠了，沒有人能把一塊這樣重的大石丟得這麼遠的！」

他又指點着：「你看，是從天上跌下這裏，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你看到的，這是彩色照片，跌下此處的草都給灼得焦了。這是因爲剛剛跌下來時是很熱的。假如是僞裝而放一塊普通石頭在這裏，有甚麼辦法把草地也弄焦了呢？自然，因爲我們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那時石頭已經冷凍了下來，不再是熱的了。祇是我們想

不出爲甚麼跌得不重。」

林鈴拿着這些照片，沉吟着。

他們一時都是無法猜到，這石頭在熱的時候是輕的，冷却了之後就重了。另一個拾到石頭的人就知道這一點，但是那另一個人是不會告訴他們的。

「我看着它在天空爆炸，」林鈴說道：「似乎是一分爲二，應該還是有另一塊的。」

「不錯，」高倫廠長指着照片中的石頭，「從這上面的斷口，可以看出這一塊其實祇是半塊，但是另外半塊落在何處，却是很難猜了。除非是跌落的時候親眼看到吧，過後，你就是踢着了亦不會知道是子午石，由於外表看來亦無特別。」

「事實上也的確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另一位在場的科學家說：「我們在它的身上作過了一切試驗，試不出甚麼特別的地方。」

「有試過把它燒熔嗎？」林鈴問。

「石頭是需要很高溫度才能燒熔的，」那科學家說：「我們却不需要用燒熔的方法才能够鑑定它的成份。有許多其他的簡單方法的。」

「然而，」林鈴說：「看來你們這位自稱爲麥德洛的同事，却正是要企圖把它燒熔！」

「是呀，」那科學家說：「他很努力才能够把一小塊割下來，因爲石頭很硬。照我們所知他是想把石頭熔化，再進一步分析。不過他並沒有把結果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怪人，」搖搖頭：「你看，到處都是亂七八糟，連天花板的玻璃都可以打破的！」

林鈴抬頭看着天花板，天花板的奶白色玻璃果然破壞了不少地方。

這裏的天花板是有一層奶白色玻璃，用木格子嵌着，而璃玻之內是裝了電光管的，如此，實驗室內便可以有很充足和很均勻的光綫了。

不過現在她看見，這裏的玻璃破了很多地方，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到上面的光管以及眞正天花板上的水泥。

「他這個人，」林鈴說：「雖然是吊兒郎當，但是，他怎樣才能够把天花板弄破了呢？難道他無緣無故的把東西向上面丟嗎？」

「這倒不是很特別的事情，」那科學家說：「有時我脾氣不好，一個問題解決不來，也會把東西亂丟一通的，以他這個人，就是亂丟亦不出奇的！」

「但是，」林鈴說：「他的眼界却是很準確的，你看，破的全部都是同一塊地方。」她伸手一指，「這裏一列都是放置燃燒器具的地方，破的都是這一列地方頂上的天花板。」

高倫廠長抬頭看看果然，他說道：「難道你是說，他的研究是把天花板弄破了的？」

「說不定，」她說，又轉向科那學家，「也許你會記得，這些天花板是破了很久，抑或是最近才破的？」

「唔——還是最近，」那科學家尋思着說：「我是跟她合作最多的，有時，我也間中會進他的寫字間裏來跟他談談一些問題，唔——以前的確不是這樣的，雖然，到處都是亂七八糟，不過天花板倒是碰不到的，想起來，也是這兩個月間破的罷了。」

「那亦即是說，」林鈴說：「是在子午石發現了大約一個月之後才開始破的，子午石發現了不過三個月，你們大概研究了一個月，就失去了興趣，而把子午石交給了麥德洛去弄，而在弄什麼就不知道了，但是總而言之他就是把天花板弄得千瘡百孔。」

「看來是的！」那科學家心中狐疑地說着。

林鈴請高倫廠長派人找來了一把鋁質的梯子，爬上去看清楚那天花板。

她果然看到了一些的地面上不容易看到的東西，那就是，玻璃之上，那水泥部份的天花板亦是有不少的小洞的。

「就像是開槍射成的小洞！」林鈴在梯子的上面叫道：「這裏地方可以放槍的嗎？」

「當然不可以，」高倫廠長說：「除了保安人員之外，這裏面的人不能够携帶手槍之類的武器的。」

「這大概亦不是開槍做成的洞，」林鈴說：「這裏面也沒有子彈頭在着。」她摸了一陣之後，再爬下梯子。

莫先生等人則是迷惑地看着，那些洞的確是相當之令人迷惑的。

「我看，」林鈴說：「不論麥德洛——應該說是占如森——我們的占伯伯——在弄什麼把戲，他的確是從這塊子午石上研究出一些特別的東西的，拿一些以强力向上飛的東西，幾乎像是槍彈似的，所以，這一部份的玻璃就破了，而連玻璃上面的水泥天花板亦射了一些洞。」

「難道你是說，」高倫廠長又說道：「他在把這塊石頭燒熔的時候發生爆炸之類，以致上面也給炸穿了。」

「我不知道那塊石頭究竟是甚麼成份，」林鈴說：「不過情形則顯然是大致如此的，這塊石頭給他找到了一些用途了，假設情形是如你之所類推發生某一種爆炸，那麼，在這裏的爆炸是較爲輕微的，他不能在這實驗室裏做太强烈的爆炸，要換一個地方，於是他就到那貨倉去弄，弄一次比這家裏嚴重的，這裏的天花板是堅硬的水泥，可以擋住飛天的東西，但是那貨倉的天花板，則祇是木的，木的天花板就給擊穿了。」

「但是，」高倫廠長說：「沒有一種爆炸可以强力到把一張桌子也炸上天空的呀，這是不可能的，爆炸不可能祇炸向一個方向，就是千分之一於此的炸力，也會把這貨倉連同人都炸得粉碎了。」

「這祇是大致的推測罷了！」林鈴說道：「假如你有更好的解釋，歡迎你提出來吧！」

高倫廠長並沒有更好的解釋。

× × ×

晚間，林鈴與莫先生在總部裏，莫先生的寫字間，仍然在研究着這件古怪的事情。

「我們的對手是藍星公司，」莫先生說：「這裏肯定的了。唔，但奇怪的就是，藍星公司何以要派一個人混進去？他們派的冒充科學家已把子午石帶走了，他們

還要什麼？」

「也許，」林鈴說：「這個人其實不是要炸毀貨倉，而是要炸掉占伯伯的研究室吧，那裏的天花板上留下的痕跡，才是更值得消滅的，在他未曾做這件事情之前，我們來了，他當然想知道我們來幹什麼！所以也冒險跑過來，打探一下。」

「也許吧，」莫先生沉吟着說：「不過，難道那研究室裏留下了那麼一點點痕跡，也是值得毀滅的嗎？他結果並未毀滅成功，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却並沒有看出什麼端倪來呀！」

「很難講，」林鈴說：「他們這帮人的作風，向來都是多疑而又殘酷的，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是不惜殺害許多人，做成多少破壞的！」

莫先生嘆一口氣：「就可惜我們沒有捉到活口，假如捉到活的，也許這個人就會供出很多！」

「但亦可能供不出多少。」林鈴說：「他們這幫人的作風，一向是祇有他們的幾個首腦知道正在進行着的是什麼陰謀罷了，其他的手下，都是祇知道自己進行的那一部份而已！」

莫先生搖搖頭：「總之就是頭痛了，藍星公司又出現了，他們一出動，總是有一個很可怕的陰謀！」

「而且，」林鈴說道：「這一次，他們的陰謀的關健又似乎是這塊子午石上的。」頓一頓，「很可惜，司馬洛與李敏都不在，多了他們在這裏合作應付這個問題，總是好的。」

「他們都是總會回來的，」莫先生說道。

而在林鈴的心中，她則是希望司馬洛回來得早一些。

雖然她有時亦是對司馬洛的爲人和想法却是另有一套，能她們之所不能，而她們兩個女郎又是能司馬洛之所不能，因此合作起來，又是效果特佳的。

林鈴說：「看現在的情勢，藍星公司似乎的確是正在重振雄風，已經有了新的基礎了，然而我們對此却是一無所聞，也不知道哪裏可以找到他們！」

「我們是可以試試找一個活口的，」莫先生說着，按動桌子上的一個按鈕，在旁邊的牆壁上，一隻幻燈機便高起來了，上面出現照片。

莫先生每按一次掣，幻燈機上顯示的照片就改換一張。

幻燈機上顯示出來的這些照片，乃是他們所知，占如森在生前認識的所有科學家，正如莫先生所講，那個在占如森死後冒充占如森（也即是麥德洛）進入飛機廠中去繼續做研究的人，必然乃是一個科學家。

因爲假如不是科學家的話，進入了那樣的地方，根本就連什麼應該碰，什麼不應該碰都不會知道，瞞不了人的。

而且，旣能假冒占如森，那必然是知道子午石的內幕的人，占如森顯然研究出了一些有關子午石的秘密，然而他一直都沒有對廠內的同事講出來，他是守着秘密的。

然而這個冒充者却知道秘密，這秘密，照情形看，不大可能是調查出來，而是占如森親口講的。

占如森肯對這個人講出來，這個人就不會是陌生人，一定是占如森所認識的人，而且也幾乎一定是占如森的朋友，占如森是在這件研究上還有一些難題，是這個人參加意見的。

因此這個人還應該是占如森的朋友之中，有高度的科學知識與造詣的人，占如森與這人共同研究，就惹了殺身之禍，由於有這許多條件的限制，選擇的範圍就較窄了，不是要從茫茫人海之中找出一個可能是任何人那麼困難。

莫先生終於再按出一張照片之後就停住了，說：「應該是這個，劉耀柱，一切的條件都適合。」

「找他問問如何？」林鈴問。

莫先生再按鈕打出此人的資料，此人最近已經失踪了。

「旣然是他，」莫先生說着嘆一口氣：「他當然是逃掉了，難道還等着我們找他？假如不是失踪的人，又不像是了。」

「失踪了，還是等於沒有人了。」林鈴說。

另一方面，這個劉耀柱却是正在另一個地方，做着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那是一片寬廣的田，一個農夫正在田中工作時，忽然看到怪事出現。就是他那隻牛忽然升空而起。

這使他爲之目瞪口呆，難以置信，因爲，一隻牛是不會飛的呀。

他用拳頭擦擦自己的眼睛，再看清楚，果然並沒有錯誤，那隻牛像一隻氣球似的升上了空中，而那隻牛的本身亦是大爲恐慌，掙扎着，鳴叫起來，却無法制止，仍然是繼續升上去。

這個農夫望望他那隻牛原來所在的地方，看着那裏究竟有什麼古怪，會使一隻牛也飛起來，他却看見一個中年人正在鬼鬼祟祟的，也在抬頭看着。

「唏！」農夫喝道：「你，你在幹什麼？」

那人顯然吃了一驚，他大概是不知道這個農夫是正在田中的，因爲田中種的那些農作物乃是玉蜀黍，長得很高，農夫蹲着，就給那些玉蜀黍遮住了，而現在，那農夫站起來一喝叫，那人才知道，便連忙轉身就逃。

「你！」農夫又喝道：「不要走。」

但那人還是繼續逃，農夫遲疑一下，覺得追這個人無補於事，還是追他那隻寶貴的母牛好些。而且，那人是逃向小路邊停着的一部汽車，一上車就開走了，就不可能追上了，於是這個農夫就追着他那隻牛。

其實他也是無計可施的，他那隻牛已經升到相當高。假如這裏有高樓比較的話，就可以知道，這隻牛已經升到大約有十層樓的高度。

他固然不知道牛何以會升上去，而他亦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使這隻牛降回下來的。

除非牛降回下來時亦是像升起來時那麼慢吧，假如是一跌跌下來的話，那就肯定沒命了。

但他還是要追，這牛很值錢，是他財產的一部份。

這隻牛升到大約十層樓的高度之後，升勢就轉緩了，開始被風吹走。田野中是很少沒有風的，而升到了這樣的高度時，風自然就會吹得更勁了。於是這隻哀鳴掙扎着的牛就開始被風帶走。

這個可憐的農夫在地下拚命奔跑，追趕着這隻可憐的牛，一面叫喊着救命，然而這附近並沒有別的人，沒有人應聲來救，而且即使有人聞聲而來，也是愛莫能助，怎樣帮忙把一隻飛上了天空的牛救下來呢？

這個農夫追得氣喘如牛，兩腿發軟了，還是繼續追着，他急得快要哭出來了。後來，他想追也不能够了，因爲他已經到了懸崖邊。

那隻牛飛在空中，則是不受地面的地勢的限制的，牠飛出了懸崖之外的上空，因而也距離地面更遠了。

「老天，」這個農夫伏在崖邊看看，哀鳴起來，「老天，完了！」

他相信牛會就此飛走，他不會有機會再看見牠了，這簡直是一場噩夢，這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然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偏偏就是發生了。

接着，那種支持牛飛天的不知什麼神秘力量忽然失去了，那隻牛就直向下跌。

農夫痛心地掩着眼睛。

當他再把手從眼睛上拿開的時候，他所祈求的奇蹟並沒有出現，那隻牛跌下來時並不如牠升起來時那麼容易，他已經在岩下的石上跌死了。

這件事情，這個農夫當然是去報警。警方到場來查究，對這個農夫的故事則是表示懷疑。

這也難怪，因爲通常一隻牛是不會飛天的，事實上，一隻牛飛上天上，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一個警員說：「也許你這隻牛祇是失足跌了下去吧，牠走到崖邊，崖邊的泥石崩碎了，牠便跌了下去，如此而已。」

「不，」那農夫寃屈地叫道：「牠是飛出去的！」

「也許你不願意承認牠失足跌下去罷了，」另一個警員說：「其實失足跌了下去，也是可以得到賠償的。」

「什麼賠償？」農夫問。

「難道你沒有購買保險嗎？」那警員問。

「什麼叫保險？」那農夫茫茫然地問道。

他祇是一個小農夫，沒有什麼知識，也不懂得替自己的財產買保險這件事情，因此他的牛跌死了，是沒有人會賠給他的。他似乎不是爲了金錢的利益而虛構這個故事的。

其中一個警察也說：「看來又不像是失足跌下來的。你看，跌下來的地方，距離上面的崖邊太遠了。」

這樣講又是不無道理的。

這隻牛假如是從崖上跌下來的話，除非是有跳虱似的本領，在跌下之前一跳跳出去，跳到距離崖邊一百幾十呎遠的地方才跌下來，否則就應該祇是跌在崖脚而已，沒有理由會跌在距離崖脚一百幾十呎遠的地方。

然而這隻牛又明明是跌死了的，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別的可能性能使牛如此地粉身碎骨了。

但是，又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牛跌下來。

除非是有直升機把這牛吊在上空中然後再跌下來吧？

這當然也是可能性不高的事情，爲什麼會有人如此做？這個農夫無論如何就不會有能力弄一架直升機來開這樣一個玩笑的。

但是，雖然沒有別的解釋了，他們仍然是不相信牛會飛天的事情，除非能够找到那個做古怪的人吧，然而這個農夫又沒有機會看清楚這人的面貌，甚至年紀身裁也不能形容，亦沒有機會看到這人開走的那部車子是什麼欵式的，更連車牌號碼都不會認得了，如何去找？

他們不大相信農夫這個故事，不過母牛則確是已經死去了。

由於沒有目擊證人，而這裏的農夫的知識水準不高，不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因此這件事情並沒有成爲大新聞，不過仍然是在報紙上出現了，報紙上的報導就是有一隻牛死得離奇，根據牛的主人所述，經過的情況是如此如此而已，沒有肯定這個講法的眞實性，亦沒有否定。

普通人不大注意這新聞。

不過有心人則是注意的，而且特別留心這一類新聞。

有一個人就是如此，而且這個人還來了。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這個農夫正坐在屋子前面，痛惜他那隻牛的失去，想着自己不可能會有錢買回一隻牛，一方面又奇怪爲什麼一件如此不幸而又古怪的事情又降臨到自己的身上來的時候，就看見一部汽車正向他的屋子駛進來。

「老天！」他喃喃自語着說：「又來了，我已經沒有牛了，難道要我連屋子也飛掉嗎　也許——這一次不要把我的車子弄走！」

他是有一部殘舊的貨車用以搬運農作物的。

他充滿戒心地看着這部車子駛到他的屋前，停了下來，雖然昨天那部車也沒有機會看清楚。但他亦可以肯定並不是現在來的這一部。

這是一部名貴而漂亮的黑色大汽車，閃閃生光的，祇因駛到田間的路上，車身的下側才沾了一些泥土。

從黑車上下來的也是一個黑人。

這個人是全身穿着黑衣的，黑色的西服裏面是深色的襯衫，鼻子還架了一副黑眼鏡，雖然黑眼鏡遮住了這個人的眼睛，這個人還是隱含殺氣，不過這個農夫則是不會辨別這一點。他並不知道他等於是面對死神的。

這個人混號叫黑鯊，也是藍星公司的殘餘份子，他是一個職業殺手。

他走到農夫的面前，探頭向屋裏望望說：「呀，祇有你一個在這裏。」

「我根本就是一個人住的。」那農夫說。

「我是世界農業救濟會派來的，」黑鯊胡謅出一個名堂來，「是來研究你那隻牛的賠償問題。」

（未完・二）

鐵胆傲骨

歧見生出恨　嗜殺變成仇

藍田玉・文

「哇——」！

一聲慘絕人寰的驚叫，端地驚人心魄，直若夜梟啼泣，令人聞後，毛骨悚然！

這是多麼可怕！

這是多麼奇怪！

在此——夜闌人靜，荒蕪無際之曠山莽野中，是誰遭此不測？

是山中孤魂的泣號吧？

不！

那分明是——人在慘死時，所發出的刺耳號叫，由其慘聲中，仍可聽出其絕非一個平凡之輩，而是有着極深厚的內功修爲。

慘叫聲，掠空傳滿荒山遍野，歷久方歇！

夜——

又恢復了一片靜寂！

天空中——

佈滿了黑壓壓的烏雲，使大地變得一片漆黑，看來天要變了！

一陣夜風吹來，搖動起一片沙沙莽林之聲，與夜梟長鳴相和，更平添了此荒涼的深山，無限陰森恐怖之感。

驀地裏！

「哇——！」

又響起一聲驚人慘嗥，劃破靜空，久繞山谷不絕，叫入聽得，不禁打從心底，冒出一股寒氣！

奇怪！

這慘叫聲，竟與適才所聽到的，同樣來得奇特，凄涼，而且都是有着極深的內功修爲，中間相距，不過一盞熱茶時間。

這可讓人很感到有些心驚肉跳，難道在這深夜荒山中，還會發生什麼可怕的殺人案嗎？

也許是的！

不然這慘嗥又怎麼會發生呢？

一定在這荒野深山中，揭起了神秘可怕的，江湖浩大殺刦！

夜——越來越深。

風——越吹越緊。

雷聲也不時乾响兩下。

這一切，都似乎在，有意陪襯幾分陰森恐怖的氣氛，就像這些慘叫聲，還不夠令人害怕，胆寒……

慘嗥聲，又漸漸消聲滅跡，使大地顯得格外寂靜，恐怖！

但，這靜寂只不過保持約莫一盞茶的工夫，倏然，緊跟「哇——」的，又傳出一聲，同樣慘絕人寰的嗥聲！

這倒叫人感到有些費解，難以揣測的了。

怪事！實在是一件可怕的怪事，由此三聲，足可想像出這三個人，死得是如何的慘法。

這是誰的佳作，竟然如此殘忍，在人們都進入夢鄉之際，隱藏在此深山之中，做出殺人之事，似乎手段極其毒辣。

驀然——

又是一聲「哇」的慘嗥，就這樣不斷的——十三次！

好不吉利的數字——十三。

可怕！確實讓人心頭不由升起陣陣寒意，背脊直冒冷汗，誰會想到，於此荒無人跡的深山中，半宵間，竟然一連十三個人離開了這世界，而且其中相距時間，幾近相差無幾。

這正是十三個武林高手，而且均是嚮名江湖者！

他們怎麼會在此荒山僻野，相繼被殺呢？

殺他們的人，又是誰呢？

這種種的疑問，誰也不知，誰也不曉得！

此時——一切算眞正的平復下來，再也聽不到什麼可怕刺耳的慘嗥！

狂風更緊！

雷聲更急！

豆大的雨點，一滴滴，尤如決堤江河般，從空中傾倒下來，擊打在地上，隱去了一切聲息，帶來另一種恐怖。

就在此暴風雨來臨之際，突聞遠處，傳來一陣陣緩慢的沙……沙……沙……聲音。

但風雨聲，使它時斷時起，隱約可聞而已！

這是什麼聲音？竟在此本巳恐怖的風雨黑夜中，由遠傳來，令人心頭，不由自主跟着緊張得「澎！澎！澎！……」直跳！似乎要跳出了喉頭。

沙！沙！沙……的聲音，愈來愈近，巳經清楚能辨。

那——原來是人的脚步聲！

可是，漆黑的夜，却看不到有什麼人影。

驟然之間，天邊劃起一道閃電，餘光搖曳下，照亮了整個漆黑的宇宙，但，它却是那麼短暫，一閃而逝。

借着那閃電亮光，突見山之盡處，驟現一點黑影，看去似乎漫無目的，在此漆黑的風雨夜中，緩緩朝前蠕動。

於此陰森恐怖，又是雨夜之荒山中，

莫非有人嗎？——該不是山魅鬼魂吧？

不！那正是一個人。

——一個失魂落魄的青年，雖然看去不過，一十七八歲，却是神色漠落，滿臉愁容，似有無限沉重心事，看去孤獨，冷漠，高傲……

那雨點擊在他的俊美臉上——而未拭擦。

狂風吹散他的頭髮——也未拂理。

他看出雖然顯得異常狼狽，但，孤傲——使他毫不屈服，仍是緊咬牙關，勉强支撐搖搖欲墜的，疲憊身子，朝前挪動。

他爲什麼要冒此風雨，漫步這罕見人跡的荒山？

莫非他在尋找什麼嗎？

這倒眞與適才十三聲慘叫，同樣令人無法揣測！

其實這又有什麼值得奇怪，因爲他喜歡經常漫步在這種無拘無束的大自然環境中，而恨——

恨那人浮於事的現實社會，更恨老天的不平，給他坎坷的身世！

此時，他緊閉着嘴，顯得冷漠傲然，睜着一對仇恨的眼，仰首瞪着昏黑的蒼天，鋼牙咬得「咯咯」作響。

不幸的遭遇與往事，以及所有的人，對他冷落、輕視、辱罵……一幕幕的浮現在他的腦海之中……

但，現在他逃離了所有的人，給他帶來的，是無限愉快的，舒暢、沒有感到絲毫痛苦，至少沒有人再凌辱他，把他當做牛馬，任意鞭策！

孤獨的他，喜愛人人所不敢喜歡的事情——

狂風暴雨，籠罩他的四周，愈來愈兇猛，像要將他吞噬似的，但，他却愈是堅强！

閃電——劃破了漆黑宇宙，給大地帶來一片光明，但，呈現他眼前的，僅是荒山景物，凄凉，恐怖，陰森森……

他沒有將這景像，置於腦中，只覺得那是可愛，動人。

他確實是個性情獨特的年青人！

他帶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踏在地上，發出沙！沙！沙……的響聲。

驀然間——

天際閃起一道電光，幾乎將整個山林，都給照亮起來，尤其顯得，特別明亮長久。

那神情漠落孤獨的年青人，借着電光一閃之間，流目四掃，突然，於他眼光過處，離他不遠的一片密茂樹林中，隱隱約約，出現一座極小的石屋，最多不過，方圓兩丈，是那麼陰森森的佇立在狂風勁掃之下。

奇怪！

在此荒無人跡的深山中，會有誰來建造如此一座小屋子呢？

更怪的事是——這小石屋，建造得是那麼小，幾乎只能同時容納三四人而巳。

他不禁好奇的，愕然發楞，心中疑竇旣生，萬千揣想俱來，只覺此小石屋，異常古怪，忍不住一股好奇之念，湧上心頭，暗道：「對！乾脆過去察看一下，看此小石屋，到底建於荒野中，有着什麼奇怪的原因！」

心念一決，邁步而去，就當他邁出不過兩步，倏然，在電閃之下，出現一條黑影，直奔怪小石屋而去——

黑影緊隨電光，一閃而逝。

此突來之變，黑影快似電光石火，倒使他大爲一驚，下意識的收住了脚步，一時之間，竟然呆住。

他乃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見聞甚少，心中雖覺可疑，但實在無法想出其中原因，當不免落於默然沉思中。

他開始細心的想着。

自然不免感到非常奇怪，尤其是那黑影，分明是一個武功極高之人，可是他在這種天氣下，奔向那怪小石屋，又是什麼原因呢？

一念未息，倏然，「哇——」的傳出一聲，慘不忍聞之痛號，劃破黑夜，聽來有若鬼哭神號，讓人汗毛皆豎，全身直冒冷汗，端地刺耳巳極！

這突然的慘叫，任他再倔强的胆量，也不禁嚇了一跳，打了一個寒噤，下意識的後退了兩大步，背脊頓生寒意。

心悸未定，借着電閃，只見怪小石屋中，抛出一條黑影，緊跟着聽到「啪嗟」一聲，一切又恢復原狀，就連怪小石屋中，也沒有一絲聲息。

這可又楞住了他，不由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腦海中全盤旋着，那怪小石屋中嗎？

怪事！

這座小小的石屋中，到底隱藏了什麼東西？

竟然一連死了十四個人，簡直太可怕了！

此時，更增加了他對這神秘的小石屋，發生好奇之心，但，他對這小石屋，感到有些懼怕，心想：我若前去，會不會也像那十四個人，遭到同樣的慘死？

但他倔强高傲的性格，使他暗地自責道：「石中堅呀！石中堅，你難道也會怕死嗎？天大的苦事你都嚐過，多危險的遭遇，你也不是沒有見過，今天遇到這不過是一間小小的石屋，難道你就怕了不成，將來你還能幹出一番什麼了不得的成就嗎？」

心想之間，不禁嚥了嚥口水，略爲鎭定了一下驚恐之心，邁開大步，直朝那神秘的奇怪小石屋行去——

他雖然極力振作精神，但，仍然不免怦然心跳。

因爲——這石屋實在太可怕了，豈能不讓他心寒，愈當他接近石屋一步，心愈緊張一些，步子也跟着愈來愈慢。

近了！眼見就要走到石屋！

驀然——

一道電光閃過，嚇得他幾乎脫口叫了出來，全身不由自主的，直打寒顫，一陣冷汗直冒而出，簡直嚇得他魂飛天外。

他幾會見過這等陣勢，下意識的閃到一棵大樹後面，緊閉雙眼。

他不敢看——

因爲，呈現在他眼前的，正是一堆——死人！好可怕的死人！

一個個死狀甚慘，面孔一片模糊，兩眼突出，全身濺滿污泥，却巳氣絕多時，由他們口中，流出的鮮血，染紅了地上污

水，簡直是慘不忍睹。

半晌，石中堅才較爲清醒，將頭緩緩由樹後伸出，朝地上死人看去——

那正是一十四個死人！

只見死者排列異常整齊，心裏不禁感到好生奇怪，而且一個個，都嵌入泥中幾近一尺之深！直看得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石中堅見半晌沒有聲息，胆子也較爲壯起，緩緩挪步走近，仔細一看，方恍然大悟，原來十四個死人，正好排成一個大大的「恨」字。

但細看之下，這個「恨」字，還少一筆！

恨！

吸引住石中堅，使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不信！——在這世界上，還會有誰比他更恨，竟然將人殺死，用來排成一個大大的「恨」字。

他情不自禁的，朝那只不過，僅能容下三四人的小石屋打量了一陣，不禁越發感到奇怪，他就無法想出在這小小的石屋中，有什麼怪玩意？

石中堅內心中雖然有些恐怖之感，但他却又無法按耐下好奇之心，忖道：「這座小石屋倒眞有些神秘，又偏偏建造此深山荒野之中，倒是要瞧它個水落石出。」

心念一決，就準備走進石屋，看它到底可怕之處何在。

突然，一道靈光掠過他的腦際，暗道：不對！那「恨」字不是還少一筆嗎？可見必定還要死一個人……

方忖至此，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一種可怕的意念，緊跟着湧上心頭。

去不得！

這不是分明去送死嗎？平白去完成那「恨」字的最後一筆？

想着想着，下意識的又收回了已邁出的脚步，呆呆的發楞，半晌，沒有聽到一點聲音，倏然，他冷漠傲然的發出一聲輕笑，暗道：「怕什麼，我能死在『恨』字上，又有何憾！」

倔强的石中堅，眞是好勝至極，他似乎從來不願低頭，想到要做的事，就非達到的目的不可。

但——

他身無武功，而這異常奇怪的小石屋，又是那麼可怕，令人費思難解，竟連十四個武林高手，半宵之間，均慘叫身死，可想而知，他要前去，是何等危險！

太可怕了！

他竟然像是一無所知，貿然行事，在他的心中，只是認爲，非要看到水落石出，即使犧牲，去塡補那「恨」字，也覺心安。

可是他却不知，這雖然很小的石屋，却隱藏了一段江湖的寃仇，足以激起江湖浩大的殺刦……

此時，他已抱定視死如歸之心，自然毫無一切顧慮，他，只要是八，如果沒有懼意，那必定是個死人！

石中堅只不過胆子較壯，但是他那顆心，却仍是砰然而跳，緊張得直懸掛在喉頭口上，如果不是一個好强的人，怕早已躲得遠遠去了。

行未數步，他已然走至石屋門前，只覺此屋，實在小得可憐，門板已爛，緊緊關閉，實有些陰森森恐怖。

驀然，石中堅發覺有些奇怪——

只見數道亮光，由門縫中射出，雖然不甚明亮，但在黑夜之中，却顯得非常清楚。

石中堅不禁心頭暗吃一驚！

有人？

突然在他腦海中，出現一個三頭六臂的怪人，滿臉兇殺之氣，坐在一盞燈下，正等前來送死的人！

幻想中，突然怪影消失，他不覺感到自己有些可笑，心想：爲什麼要將事情，想得如此可怕，有人又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不了一死！倒要看看，裏面到底住的是什麼樣的怪人？

心想至此，不由處之泰然，伸手緩緩朝門推去——

就在他一伸之際！

驀然間——

身後「哇」的一聲怪叫，這可來得太過突然，不禁又嚇得魂飛天外，轉頭一看，但是，除去一片漆黑，與暴風雨之外，就是一陣陣的電閃雷聲，其他再看不到什麼。

他不由心跳不止，目不轉睛的，四處打量，心想：這是誰在怪叫？

正當他流目四掃，心感奇怪之時，倏然，又是「哇」的一聲怪叫，劃空傳來，簡直刺耳已極，聽得人毛骨悚然！

原來這是夜梟長啼，却讓石中堅虛驚一身冷汗，抬手擦拭了一下額上雨水，臉上，顯得格外堅强怕人，狠狠的暗罵道：「夜貓子，當心我挖了你的心，看你還嚇不嚇人？」

暗罵之後，鎭定了一下驚跳的心，一咬鋼牙，轉身復朝門上推去。

耳際間，只聽「軋軋」一陣響聲，在此風雨黑夜，更增加一份陰森恐怖之感，令人聞後，心中不由升起陣陣寒慄！

此時，門！——

緊隨「軋軋」之聲，緩緩而開。

驀然一股奇光，照得石中堅兩眼發花，一時之間，看不見一點東西，心裏爲之大驚，暗道：不好！

驚恐情急之下，往後急退數步，愕然楞住——

就這轉瞬之間，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腦際中突然在不由自主下，掠過一道不祥的預兆，下意識的節節後退——

但，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石屋內。

他奇怪！

奇怪這燈光，何以如此刺眼，竟在狂風吹拂下，沒有一絲閃動。

當他視綫緩緩清楚時，頓見石屋內正中央置放一具紅木大棺材，而那棺材頭，正對大門，奇光，不停的從棺材頭頂，一個小如食指的東西上，放射出來。

石中堅看得心頭直打寒顫，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那會發光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怪啦！

他不由極力反覆揣測其中的原因——

當然，這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棺材，就以那能發亮的東西推測，就令人感到不

解。

難道那十四個武林高手，都是被它殺死的？

他愈想愈覺奇怪！

分明這小石屋中，除此大棺材外，再也容納不下其他的東西，那麼十四個武功極高之人何以半宵之間，全部慘死？

好奇之念，不禁吸住了石中堅後退之勢，直睁着兩隻銅鈴似的大眼，緊緊盯着那發光之物，欲想悟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不信，這會發亮的東西，如此厲害，竟能殺人，而且是一連十四個高手。

可是——

這小小的石屋，分明是死了十四個人，而且明顯的，在屋外地上，排成一個大大的「恨」字！

× × ×

石中堅雖然極力揣測，仍然無法獲得解答！

風雨打在他的身上，使他像落湯鷄似的，木然佇立在奇怪的小石屋前。

驀然間——

一道可怕的念頭，無形中掠入他的腦際！

殺這十四個武林高手之人，莫非是那棺材中的死人幹的？

心念之間，背脊不由冒出一股冷氣，加上狂風暴雨，淋濕全身，使他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

他雖胆量過人，將生死置之度外，但想至此處，也覺不是味道，掉頭就想走——走得離此可怕的小石屋遠遠的。

就當他一轉身之時，忽聽「克軋」一聲！

此聲陰惻惻的，又是來得如此突然，石中堅豈有不爲之大吃一驚，定神轉目一看，嚇得混身直冒冷汗，兩腿發軟。

見陡棺材蓋，隨着「克軋」之聲，緩緩豎了起來——

鬼！

他不由脫口叫了出來，全身汗毛皆豎，豈敢再稍有停留，拔脚就跑，可是因他心驚腿軟，脚下一沒站穩，只覺一滑，「啪噠」一聲，摔在爛泥之中。

就當他身子爬起，準備再跑之時，倏然，一股冷風從背後襲來，似有一隻手爪將他緊緊扣住，動彈不得。

這可嚇得石中堅臉上驟然變色，混身汗毛皆豎！

昏然中，頓覺身子騰空飄起，耳際間，響起一陣劃空響聲，他已被襲來冷風吸去。

試想他乃一個毫無武功之人，遇此驚心動魄的怪事，豈不把他嚇個半死，心想：此命休矣！少不了我石中堅要被補上那「恨」最後一筆了……

一念未息，背後緊扣勁風消失，整個身子，已然平伏地上。

他已心存一死，閉目伏地待斃！

但——

半晌沒有動靜，不禁感到有些奇怪，略一沉思，緩緩抬頭一看！

就當他抬頭觀望之際，驀地裏，一股冷風，由他頭頂直擊而過，嚇得他下意識的，將頭往下一低，頓聞「軋軋」一陣聲響。

這突然之變，使石中堅平復的心，又泛起一陣「砰砰」急跳，緊接「蓬」的一聲，驚醒了石中堅，定神一看，他此時正躺在小石屋內，而且屋門已經在「蓬」的一聲下，關了起來！

突然，一重重可怕的意念，浮現他的胸際——死人！棺材！會發亮的小玩意！以及那「恨」字尚少最後一筆……

鬼！

心想之間，不禁感到一陣寒意，全身汗毛皆豎，直起鷄皮疙瘩。

驚惶中，爬身站起，倏然，一具陰森森的大棺材，就呈現在他的身邊，嚇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氣，身不由主的，一步步朝後面退着。

可是這小小的石屋，總共不到兩丈方圓，又能讓石中堅退上幾步？此時，已退至牆邊，但棺材離他還是那麼近。

所幸棺材蓋關得緊緊的，倒使石中堅較爲心安，流目四掃全屋，有沒其他任何人藏身於此。

驀然——

一道奇怪而恐怖的意念，掠入他的腦際！

那十四個人怎麼會突然慘死的？莫非有人，隱藏這小石屋中，殺掉這十四個人後，已經離去？

可是——石中堅他又怎麼進來的呢？那門又怎麼會突然自動關上？

心忖至此，不由又朝棺材蓋看去——對！

這棺材蓋不是會發出一陣「軋軋」之聲，而豎了起來麼？一定有鬼！那棺材頭上，發亮的小東西，也許就是鬼的眼睛？不然他怎麼會將石中堅的舉動，觀察得一清二楚。

石中堅心念及此，連打了幾個寒噤！

就當他愕然不知所措時——

耳際間，倏然傳來一陣陣極其輕微的「卡軋卡軋……」之聲。

石中堅不禁心頭一怔，兩隻眼睛，睁得銅鈴似的，聚神看着面前的棺材，只見它那蓋子，緩緩朝上豎起——

一種從未有的恐怖，使他下意識中，想到——鬼！來索他的命。

他再也按壓不住這種一連串的心驚，奪門欲想逃走，但，此時他兩腿發軟，不聽指揮。

眼見棺材蓋愈開愈大，心知再要不跑，馬上面臨危險！

就當他移步至門旁，伸手拉門之時，突覺眼前伸出一隻骷髏爪，指甲長約寸許，一把抓住他的右臂，冰冷攻心。

「完啦！今天我石中堅可眞碰到鬼怪了。」

心念間，舉目一看，不禁「哇」的驚叫起來，背脊驟出一陣冷汗！

茫然中，只見棺材裏靜坐着一個——殭屍鬼，伸出一隻乾枯手臂，將他緊緊抓住不放。

石中堅眼睛一花，幾乎昏了過去，但倔强的個性，使他反而極之鎭定，抵受此從未有過的恐懼！

當他定神仔細瞧去時，心神漸漸開始平靜。

因爲他發覺，那並不是什麼殭屍鬼，

而是一個活人——一個銀髮白鬚，兩眼深陷，皮乾肉枯的怪人，瘦得如同骷髏！

驀然間——

石中堅發覺此長髮怪人，眼神中，暴射出怕人的精光，及嚴肅的神色，令人不敢正眼相視！

此時，不由讓石中堅想起，那十四個慘死之人，心中頓生一股寒意。

一定是這個長髮怪人幹的！

但——

他又為什麼要用如此殘忍手段，一連殺死十四個武林高手呢？

因為他恨這些人，所以將他們殺掉，並且用他們的身軀，排成一個大大的「恨」字，而表其心志。

他到底是什麼人，武功竟然如此高絕，半宵之內，這十四個高手，都慘死在他的手下，這是件多麼高深莫測的事啊！

寂靜！

緊張！

籠罩着整個石屋。

石中堅被長髮怪人緊抓住，竟不敢動彈一下，但，他又不敢正眼久視怪人。

當時陣陣陰氣森森，潮濕陰霉等味，撲鼻而至，實在令人作嘔。

雖然此時的石屋中，面對着一老一少，但，他們確有着同樣的神色與觀念，孤獨，冷漠，高傲……恨！……

足足過了半盞熱茶工夫，石中堅心神已定，嚥了嚥口水，壯了壯胆量，冷冷喝聲問道：「你緊抓住我做什麼？」

冷喝過後，半晌仍未見對方出言答話，他似未曾聽見，仍然面無表情，冷冷瞪着石中堅。

倔强的石中堅，氣得火冒三丈，施力一掙右臂，欲想擺脫被抓的手，他實在擺脫不了，就像是被鐵環緊緊扣住！

石中堅知道這不是辦法，可是又不明白，這長髮怪人，為什麼緊緊抓着他不放，並且動也不動一下。

這長髮怪人，又何以不動手殺死石中堅呢？

石中堅再也無法按忍，傲然叱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到底放不放手……要殺就快，我可不怕，你恨，告訴你，我比你更恨……」

話猶未歇，耳際間，突聞一聲冷笑！

此突來冷笑聲，聽得說不出的難受，全身直起雞皮疙瘩，眞聽不出是哭是笑，而且震入耳鼓裏。

石中堅聽得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將話頓住，心想：好厲害！

此時舉目朝長髮怪人望去，只見長髮怪人，面露冷笑，狠狠的緊盯石中堅，說道：「小娃娃兒，果然有種，難道你眞不怕死？」

石中堅「嘿嘿」一聲冷笑，道：「死有什麼可怕，我石中堅不知該死過多少次了，告訴你，少囉嗦，趁早動手吧！」

長髮怪人聽得縱聲大笑，直震得那破門，「格格」作響，石中堅又不會武功，幾乎被此大笑聲震昏過去。

石中堅氣得一咬鋼牙，狠狠的瞪着那長髮怪人，冷聲罵道：「有什麼好笑，難道你不相信？」

長髮怪人一斂狂笑，說道：「小娃兒、我相信你不怕死，但，凡是闖入我這石屋中的人，非死不可，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石中堅依然冷冷的傲然答着。

長髮怪人說也奇怪，竟對石中堅的冷然態度，並未動氣，反而緩和下來，將緊扣石中堅手臂之手鬆開，道：「我告訴你，你休想做逃跑之念，要你死活，現在全操在我的手中，你老實說，怎麼跑來的，如有半句謊言，你不怕死，我也有辦法讓你怕！」

說得石中堅心頭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這長髮怪人，說出來的話，好生可怕，令人眞是不寒而顫。

難道他住在棺材裏渡日！

石中堅雖然對生死之事，看得非常淡薄，但，此時也不免有些心寒，只是倔强好勝之心，使他仍然冷漠地叱道：「哼！難道我還怕了不成，到這裏來是我高興，又不是你的地方！」

長髮怪人聽石中堅道得天眞，而且性情古怪，見他毫無武功，心知石中堅必定誤闖來此。

他是何等人物，見聞頗廣，當然看得出，石中堅有着一段悲慘身世，才會變成如此性情，倒正合他的性情。

因為他跟石中堅同樣有着一段不幸的悲慘遭遇！

突然，他不由長嘆一聲，道：「小娃兒，你確實是塊好材料，將來定有一番了不起的作為，我已活不多日，對你特別網開一面，你快走吧，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以免招來殺身橫禍，最後我忠告你一句話，雖然你是練武怪材，如能不學，最好不學，因為你殺孽比我還重，以後有人收你為徒，最好不要答應！」

石中堅聽得一怔，心想：怪啦！

這長髮怪人，竟在短促的一瞬之間，眞如同換上一個人般，變得十分慈祥和藹，對他突然關切起來。

他自從父母仙逝之後，又有誰關切過他？

沒有！

所有的人對他，都抱着一種輕視，冷淡……讓他的幼年，受盡了人間所有的折磨與痛苦！

但，突然長髮怪人對他關切，竟使他感到從未有的溫暖。

他感動的愕然望着那長髮老人，心裏覺得奇怪——

他有些不相信，這會是事實，而在世界上，竟然會有人不輕視他！而關心他！

長髮怪人此時見石中堅發楞，不免覺得奇怪，於是慈祥的問他，道：「孩子，你怎麼還不走，我這兒還有人要來，你又不會武功，到那時眞有性命危險……快走吧！」

石中堅腦際中，突然掠過一種意念，暗道：「看樣子，這老人必定跟我一樣，有着不幸的遭遇，所以他也恨！……」

對！

這長髮怪人果然遭遇不幸，竟然在此小小石屋中，住了三十年之久，與世人隔離！

石中堅竟在這轉瞬之間，改變了他的意思，而不想離開此地，希望跟這長髮怪人，相處在一起。

半晌！

他既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一動。這長髮怪人，一時之間，也無法摸清石中堅到底在想些什麼，於是不解的說道：「孩子，你在想什麼？怎麼還不快走？」

石中堅黯然搖頭道：「老前輩，晚輩無處可去，你能讓我留在此地嗎？……」

長髮怪人微微嘆息，道：「你留在此地更增對你的危險，而且任何地方都比這裏好，絕不會像此地那麼危險，你還是聽我的話，早點離開吧！」

「不！」石中堅着急的道：「晚輩已決意不離開老前輩，這世界上，根本沒有我容身之地……」

說着，「噗通」一聲，跪了下來，又道：「老前輩就留晚輩做弟子吧！」

石中堅這突來之舉，不禁楞住了長髮怪人，連忙搖頭說道：「不行！不行！……趕快起來……」

話雖如此，石中堅依然長跪未動，臉露堅毅之色，道：「老前輩如若不答應，晚輩就永遠不起來了！」

長髮怪人見石中堅心意如此堅決，只有搖頭嘆息……

他又何嘗不希望，收個像石中堅如此資質的徒弟，來繼承他的地位，但，他却有着難言的苦衷……

當然！

他非常了解石中堅拜他為師的意思！

他能再造就一個，比他殺孽更重的入嗎？

石中堅見長髮怪人沉默無語，似乎心事重重，抬頭一看，突見老人神色有異，臉上表情，千端萬變，尤其那對精光暴射的雙目，緊緊盯着他不捨，心頭不禁暗暗吃了一驚！

純樸的石中堅，又豈知此長髮怪人，心裏想着什麼？

莫非他眞不願意收徒？

沉寂！

充溢在整個小屋中。

半晌，長髮怪人才黯然神傷的長嘆了一口氣，道：「孩子！不是我不願意收留你，而是另有原因……」

石中堅覺得奇怪！

另有原因——那又是什麼原因呢？當然，石中堅是不會知道的？

長髮怪人頓了一頓，又道：「因為做我的徒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也許你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吧？」

石中堅搖了搖頭道：「晚輩不知！」

長髮怪人微微感嘆的道：「我就是江湖武林之中，人人都要找我報仇的『鬼劍客』……」

話至此，他似乎非常得意的微露笑容，又道：「就因為我恨——恨所有的人，所以我殺——殺了不知多少我看不順眼的人，終於被人家害了，孩子！……」

說着說着，他舉手拂着石中堅頭頂，十分慈祥的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有着很悲慘的遭遇，所以才要拜我為師，想練成蓋世無比的武功，向世人報仇……不過，將來你會痛苦的，比你現在更痛苦，就跟我現在一樣，住在這兒已三十年之久，等所有的仇家，來尋找我，你不怕嗎？」

石中堅似乎心念已決，毫不遲疑的道：「我不怕！無論如何，我要拜您為師，學習武藝，以便逐鹿江湖，爭霸武林，代報師父之仇……」

鬼劍客愈是說得可怕，石中堅心念愈決！

因為他——恨！

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值得他憐愛的人，只有眼前這可怕的老怪人，才是他所喜歡的。

這種恨的觀念，在他年幼的心靈中，已然播下了種子，而這可怕的種子，却一天天緊隨他的年歲增長，而發芽長大，已然根深蒂固，無法除却！

因此，在這世界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在他心目中是善良的，可親的……

但——

今天他遇到了一個，與他同病相憐的人，孤獨，冷漠，高傲……及有着一段不幸的悲慘遭遇的老怪人！

這種恨，造成了他們一老一少，對人生發生了共同的歧見！

此時，鬼劍客的影子第一次深深嵌印在他的心扉中，而開始覺得這雖然可怕的怪老人，是可親的，給了他從未享受過的溫暖，因此他這樣堅毅決定。

鬼劍客見石中堅心意已定，只有搖頭長嘆道：「我在此石屋中，已渡過三十年的時光，從未遇過像你這樣的人，這也許是天意的安排，所謂的緣份，不過我壽命已然不長，三十年前，不知何人，在我身後『命門穴』上，刺入一把七首，若是我功力較差，怕早已離開人世，此時，一旦七首取下，兩天之內，必定喪命……」

說至此，又黯然長嘆一聲，沉吟一陣，又道：「所以我兩天之內，必須將我全部功力，傳授予你，但，這兩天內，還有一個最厲害的人要來，如果他一來到，我正傳你功力，你我均要傷在對方手下，這就要看你的福份了！」

石中堅聽得心頭頓生寒意，嚥了嚥口水，說道：「最後要來的，到底是誰？」

長髮怪人冷冷一笑，說道：「此人乃當今黑道之中，是第一位高手，武功絕倫，心毒手辣，而且黨羽無數，機詐百出，也是為師最痛恨的一人——人稱『紅面尊者』！」

「那師父門外的『恨』字，最後一筆就應該是他啦？」

「不錯！」鬼劍客冷冷說道：「就是這老鬼，可是他沒有應約前來，其中定然有鬼，不過為師可不怕他玩花樣，如果兩天之內，他沒有來，算你福份，將來當你出得江湖，第一要想辦法殺掉他，把我這『恨』字完成！」

石中堅恭身靜聽，點頭應是道：「師父儘可放心，徒兒只要學成武功，一定第一個幹掉『紅面尊者』，並且將七首之主尋到，代師父報仇！」

鬼劍客頷首笑道：「對！這才是人所懼怕的『鬼劍客』！」

說此，突然將話頓住，將手伸至棺材中，取出一包東西，交給石中堅，道：「這就是為師所有的東西，我現在全交給你了。」

石中堅叩首拜過後，接過東西，打開

一看，竟是一件奇怪的衣服，總共三種顏色，紅面紗，黑衣褲，白鞋襪，還有一本黃皮紙書。

聰明的他，一看便知，這些是什麼東西，正待開口，鬼劍客復將棺材蓋上，順手一拉——

驀然！

「噹」的響起一聲金鐵抖動之音，充溢整個小石屋中，頓時產生一陣「嗡嗡」響聲，端的震人心弦！

石中堅當時吃了一驚，只覺眼前，晃動一道刺目精光，當他揉目一看，不由脫口「喲」了一聲，暗道：「原來如此！」

此閃光之物正是一把，長不過一尺許的奇特短劍——劍尖却直閃奇光。

石中堅突然想起——

這正是棺材蓋上，會發亮的小東西！

此時——

鬼劍客持劍把弄了一陣，沉思片刻，道：「你知道是什麼劍嗎？」

石中堅恭敬地搖頭道：「弟子不知，祈師父明言。」

鬼劍客指了指劍道：「這就叫做『鬼劍』，此劍雖短，却具有無上威力，一旦運用得體，劍芒能達一丈之遠，為師行走江湖，五十餘年，未逢敵手，就因這樣，不知樹了多少仇家……」

說此，突然乾咳了一聲，又道：「其實此劍，僅有三招，『精光四射』、『神出鬼沒』，『急如星火』，但，每招暗藏九式，每式又有三種變化，九九八十一式，變化奧妙，書中自有劍法招式圖解，因為時間急迫，如若傳你各種內外功夫，當然極不可能，以後你自行按書中所載去練吧！」

石中堅聽得不住點頭應是！

心想：怪不得那十四個武林高手，半宵之間，就被師父一擧消滅！

天魔劍之威，當可想而知。

心想之間，只聽鬼劍客「嗯」的哼了一聲，似乎是咬牙切齒的，在忍受一種悲痛。

此突來之聲，使石中堅吃了一驚，定神看去，頓見師父手中，握着一把血淋淋的七首，仔細的端詳着，臉上神色，却千端百變，令人看後，心中不由自主，竟升起一陣寒意！

驀然——

鬼劍客將七首交給石中堅道：「現在七首我已經取下，兩天之內，為師必死，往後你出現江湖，尋此七首之主，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仇人，但找我報仇之人，却無以計算，你須處處小心，為師一生之中也只有一個知己——『千面客』，你去找他，我們已三十年沒見了，到時他會告訴你，為師何以殺了如此多的人，現在我多說也是無益……時間緊要，你靠過來，為師傳你功力，為你打通『任』、『督』兩脈，以及全身百穴，但，你千萬不能分神他想，如果我行功之時，你被外物所感，這不但將我一生心血付諸東流，而且你也會落得一生殘廢……」

說着不由黯然神傷的一嘆，又道：「為師現在跟你先話別了……」

此時鬼劍客似乎悲痛已極，不忍再往下說了。

石中堅聽得心頭也不免湧上一股莫明的傷感……

他本是一個性情極為冷漠之人，從沒有對任何人發生感情，可是鬼劍客這位長髮怪人，却透過了他的心扉，深深的印上了一個可親的影子，但，又馬上要離開他了。

他雖然黯然神傷，但是他沒有說話，只是重新靜坐。

鬼劍客凄然長嘆一聲，雙掌運功，又道：「孩子！千萬記住我的話，不要分心，否則我們的希望，都要成了泡影，我本已要死，本已無憾，只是你還年青，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

話聲甫歇，不禁淚水奪眶而出，微嘆一聲，右掌抵住石中堅的「天靈蓋」，左手拼進雙指，拍向石中堅的「華蓋」、「期門」、「將台」循經「丹田」、「氣海」等穴……

石中堅也再無法按耐心酸，淚水簌簌而下。

淚！

是這一老一少，從不願流淚的。

但，此時他們却為了別離，而流了——却是那麼傷心……

此時——

鬼劍客正以本身百年功力，傳予石中堅，而石中堅却翻動黃皮紙書，集精會神的背誦着……

時間轉瞬已過，這已是最後一天，也是最危險的一天！

如果這一天過去，石中堅就安全了，因為這已到了最緊要關頭，無論任何人，只要輕意出手一擊，就能斷送他們生命。

鬼劍客此時神情極其痛苦，額角微微出汗，髮鬚微顫，頭頂之上，熱氣蒸蒸上騰，似是在用盡畢生之力，雙掌不停的拍動着石中堅全身各大穴道。

石中堅只覺鬼劍客壓在自己身上的手，有着一股熱流，直滲入體內，頓覺全身奇熱難忍。

痛苦！

抖顫！

使石中堅冷汗直流，但他倔強好勝之心，儘量忍耐着，緊咬牙關，全心全力貫注的背誦書中之學。

他那裏知道鬼劍客比他更痛苦，雙掌已將他百年功力，揉合眞元之氣，透過石中堅的「天靈蓋」，迫進「華蓋」，衝破「生死玄關」，「十二重樓」，歸入「七星靜脈」，使他功力，愈來愈增。

鬼劍客心中有數，如果「紅面尊者」此時來臨，他不知該如何是好？

他每當忖此，就心急如焚，但他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能夠一氣呵成。

時間一刻刻過去，已然進入最後關頭，兩人同時痛楚欲昏。

鬼劍客開始心安下來，因為——再有半頓飯的時間，一切將可順利完成，心裏不由忖道：「好一個『紅面尊者』，沒想你果眞胆小如鼠，老夫三十年於此恭迎大駕，竟然就少你一個……」

心方忖此，臉色驟然大變，暗叫「不好！」

他乃內功精純之人，此時又在運功之時，耳目較比平日更為靈敏。

但！

他還有些不信，不由寧神靜聞……

不錯！

果然有人，而且，還不只一人，聽那脚步風聲，似乎有十人之多，直朝此處奔來！

這豈不讓鬼劍客大吃一驚，但此時已至最後急要關鍵，絕不能有絲毫分心，不然他與石中堅都要發生危險。

石中堅却一無所知，依然咬牙忍着痛楚，強背五中之學。

可是此時他已有了極精深之內功，只覺耳中似乎有一股人潮聲，心中跟着一怔，暗道：會不會是「紅面尊者」來了？

不錯！

「紅面尊者」果然帶了十餘高手，飛奔而來。

可是他們並不知道，鬼劍客正在以功力傳授弟子，而且已至最後關鍵，所以他們並沒有全力施出輕功。

「沙！沙！沙！……」的脚步聲，愈來愈近。

鬼劍客與石中堅却緊張得額角溢出豆大的汗珠，一顆心却砰然緊跳。

完了！

他們都不約而同在心裏叫着。

但鬼劍客並沒有放棄最後的希望，他開始鎮定，極力的鎮定自己！

石中堅此時也不敢胡思亂想，在他的腦海中，只是不斷的浮現，師父最後關照的話：「孩子！千萬記住，不要分心他用，任何的打擾你都不要去理……」

這都是命運！誰也挽回不了的。

未到半盞熱茶的工夫，「紅面尊者」一行十餘人，已然走到小石屋門前，都不由自主的朝地上的「恨」字，瞟了一眼，心裏不約而同的，掀起一陣寒意！

尤其是那最後一筆，更使衆人打一個冷顫。

他們當然清楚，那最後一筆是留給誰的？

「紅面尊者」看得心神雖然有些不是味道，但仍強自鎮定，作出一副極不自然的冷笑。

其實他又何嘗不知「鬼劍客」的厲害，只是在衆目之前，不願顯露胆怯而已。

此時——

他冷冷的「嘿嘿」笑出聲來，縱聲喝道：「『鬼劍客』！你看誰駕到了？」

喝聲直如石沉大海，半晌，未聞回音，「紅面尊者」不由為之一驚，心想：奇怪！難道「鬼劍客」已經死啦？

心想之間，又暴喝一聲道：「『鬼劍客』……你死了不成，告訴你，『紅面尊者』前來取你的狗命，還不快給老夫滾出來！」

奇怪！怎麼裏面一點氣息都沒有？

難道「鬼劍客」眞的死了？

不會吧，這些人分明才不過死了兩天，莫非「鬼劍客」就在這兩天死啦？不但「紅面尊者」如此揣測，就是在場的人，都有同感。

沉吟片刻，但仍然是一片寧靜！

此時——

石屋中的石中堅與鬼劍客，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可是他們却動彈不得，眼見就要待斃！

驀然——

外面一聲冷喝道：「把門劈開，衝進去看看！」

喝聲甫歇，頓聞「嘩啦」一聲巨响，那原本已爛的小門，被打得粉碎！

鬼劍客嚇得臉色大變，倏然，急中生智，就在「嘩啦」一聲巨響，門被劈爛之時，一提氣縱了出去。

他將全部眞元之氣，會聚百年功力，集於雙掌，暴喝一聲，施出全力將石中堅一掌推去。

石中堅頓覺眼前一花，「嗖」的一聲，已由門中朝外飛出——

此突來之變，無論他們武功再高，也不由嚇得魂飛入半空，不由脫口叫道：「不好！」

十餘人，分成兩組，一組奪門進屋，一組急追半空人影。

此時——

半空中的石中堅，週身痛楚皆除，反覺舒暢不已。

他豈知鬼劍客最後一下，將他「任」、「督」兩脈，以及週身百穴打通，已將全部百年功力修為，一氣傳入他的體內。

而鬼劍客却氣血枯乾身死！

石中堅半空挫身，流目一看，大吃一驚，只見四五人直入石屋，心裏大為着急，心想：師父還在裏面！

情急之下，也顧不得下面有四五人集勢待發，要置他於死，雙掌平胸，分向石屋與他身下之人擊去——

他這兩掌推出，毫無招式可言，但，却威猛絕倫，直若兩道疾勁狂飆，排山倒海的直擊而到。

掌風到處，頓聞「嘩啦啦」一聲驚天動地的暴响，直響雲霄，及幾聲慘嗥相交一起，聽得人毛骨悚然，眞是慘不忍覩！

此時——

小石屋已被石中堅這一掌擊塌，「紅面尊者」同來之三四人，也都斃於掌下。

他這驚人的功力，不禁嚇愣了所有在場之人，竟連石中堅也大感意外，他眞想不到，這就是他幹的。

這眞是一件想不到的事，石中堅竟在轉瞬之間，成了武林中罕見的高手。

就在衆人一愣之際，石中堅已飄身落地。

此時，他滿臉呈佈寒霜殺氣，虎視眈眈的瞪了衆人一眼，直奔倒塌的石屋，因為他現在所最關心的，是師父的安危。

當他走至石屋，却不見他師父的踪影，只有那紅木棺材，在石塊堆中，露出了一個頭來，其他的是一兩具屍體，都已被大石壓爛。

石中堅看得心頭一酸，忍不住淚水又要奪眶而出。

在這種情形下，他當然想像得到，他的師父遭受什麼樣的情形。

其實鬼劍客早在石屋塌下之前，已然含笑而死！

倏然，石中堅發覺那倒塌的石屋，非常奇怪，不禁仔細的打量了一陣，方「喲」了一聲，恍然大悟。

原來屋樑正釘成一個「仇」字！

（未完・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等人已和鐵劍三雄、曲氏五傑訂下李代桃僵之計，還有十二弟子未有征服，派出金長久和他們說項，說明自己一行人是受黑谷谷主之命而來。十二弟子見師長被殺，雖然面對這些江湖有名的好漢，仍不肯就範，由後起三秀田榮、高泰和他們對陣，經過戰鬥不敵才肯屈服。鐵劍堡一夕間變成了人間鬼域，數百戶人家連夜遷走，一場大火盡成瓦礫……江玉南見任務完成，再回三鳳閣覆命，么鳳設宴招呼，最後只留江玉南一人在座，說出谷主對他們行動有懷疑，任務完成得比預期快兩天，殺人太少，還由鳳媽出來審查完成任務的過程……

對姑娘可恨　見谷主可怕

鳳媽媽緩緩在對面坐了下來，道：「江相公，我這個作媽媽的，每日忙於店務，實在很少時間管教她們，只怕她口沒遮攔，胡說八道。」

江玉南道：「鳳媽媽客氣了，三鳳姑娘精明聰慧，對在下確有很多指教。」

鳳媽媽哦了一聲，笑道：「你們都談些什麼？」

江玉南道：「還不是談談鐵劍堡中的事。」

鳳媽媽道：「江相公旗開得勝，替谷主建了大功，實是可喜可賀，鐵劍門中高手不少，不知江相公如何征服了他們？」

江玉南謙遜道：「我們先殺了鐵劍三雄……」

鳳媽媽接道：「好！打蛇打頭，先殺了鐵劍三雄，他們就沒有頭兒了。」

江玉南看她滿面春風，笑容慈和，但聽到殺人之事，雙目中却閃動着喜悅的光芒，心中暗暗一凜，暗忖道：看來三鳳沒有說錯，這中年婦人是春風其面，蛇蠍其心。

只聽鳳媽媽接着問道：「鐵劍堡那麼多人，只殺了鐵劍三雄，就能使他們屈服麼？」

江玉南道：「那自然不行……」

鳳媽媽接道：「不知江相公如何收服了他們？」

江玉南說道：「殺！我們展開了一場屠殺，一口氣殺了四十八個鐵劍門中的壯漢。」

鳳媽媽道：「那堡中只怕是一兩千人，殺上四五十個人，也不算多。」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道：「鳳媽媽說的是，但因格於谷主令諭，要咱們收伏十二個鐵劍門中弟子，不便放手施爲，殺戮過重。」

鳳媽媽點點頭，道：「以後呢？」

江玉南道：「以後，十二個鐵劍門弟子受制，曲氏兄弟歸依，……」

鳳媽媽道：「哦！這麼容易？」

江玉南道：「這中間還有個道理，那

就是，他們一直担心我們放手屠殺，那些人中，可能是他們父母、兄弟、姊妹。」

鳳媽媽道：「這就不錯了，一場大屠殺，能使血流成渠，屍滿濠溝，我就不信他們不怕。」

江玉南心中暗道：看來三鳳說的不錯，這女人有嗜殺之狂，她屈身酒閣之中不能殺人，但言語間兇厲的殺氣，却已凜凜侵人，但爲什麼却偏偏有着那麼一張仁慈敦厚的面孔？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鳳媽媽，妳看這件事，咱們是不是作的是可資非議之處？」

鳳媽媽溫和一笑，道：「這件事，大體上還算差强人意，只不知鐵劍門中弟子，是眞的心悅誠服，還是假意投誠？」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就不敢斷言了。」

鳳媽媽又問道：「小子，你姓江是不是？」

江玉南道：「不錯，在下姓江，叫江玉南。」

鳳媽媽道：「你小子不錯。」

江玉南道：「老前輩誇獎。」

鳳媽媽笑一笑，站起身子，道：「你慢慢的用吧！」

站起身子，緩緩行了出去。

人影閃動，三鳳快步而入。

江玉南喝了一口酒，笑道：「三姑娘，在下是否通過了鳳媽媽的考驗？」

三鳳道：「好像是通過了。」

聲音轉爲很低，接道：「她問過我的事沒有？」

江玉南搖搖頭，道：「沒有。」

三鳳笑一笑，不再談黑谷中事，但却不停的提出了很多江湖上新奇事件，向江玉南請教。

江玉南忽然警覺到這是有意的糾纏，用心在絆住自己。

但對方眞正的用心，江玉南一時間無法瞭解。

一直到紅日西沉，三鳳才放江玉南離去。

回到了羣豪落足之處，江玉南已發覺情勢有異，心中恍然大悟，三鳳有意留住自己以便有充裕的時間，使黑谷谷主作多面的調查。

第一個迎出來的是百里香。

只見她仍是一身素雅的打扮。

臉上帶着迎人的笑意，道：「恭喜江兄，征服了鐵劍門，谷主已經和十二個鐵劍門下弟子說過了。」

江玉南心頭震動，但表面上仍保持了鎮靜，笑一笑，說道：「谷主來調查在下了？」

百里香竟是一口承認，道：「如若谷主不作一次很精密的調查，如何肯相信閣下？」

江玉南笑一笑，說道：「調查的結果呢？」

百里香道：「很令谷主滿意……」

語聲忽轉低沉，接道：「三鳳姑娘帮了你不少的忙。」

未容江玉南開口，又提高了聲音，道：「谷主現在大殿相候，你快進去吧！」

江玉南深注了百里香一眼，直奔入大殿。

只見一張金交椅上面，端坐着一個婦人。

只見她髮挽宮髻，身着杏黃長衫，粉面朱唇，看上去，只不過三十許的年紀，莊嚴中有着一股動人的成熟風韻。

這和江玉南心中想像的黑谷谷主，完全是兩個形態，一瞬間呆住了當地。

只見那婦人微微一笑，道：「江玉南，你不認識本座麼？」

江玉南暗暗一咬牙，搖搖頭，道：「不認識。」

黃衣婦人道：「咱們動過手，……」

江玉南道：「在那裏？」

黃衣婦人道：「黑谷，我就是黑谷谷主，是不是和你想像的完全不同？」

江玉南道：「不止是想像不同，和在下見到的也不相同。」

黃衣婦人笑一笑，道：「那時我穿着黑衣，帶了一副黑色的手套，和黑色的面具，對麼？」

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不敢妄言。」

黃衣婦人道：「現在是我本來面目，我以眞正面目和你相見，那表示我已對你們很信任了。」

江玉南目光不斷轉動，只見閻五、金長久、田榮、高泰、和曲氏五傑、鐵劍門下十二個鐵劍弟子，都一列排在右邊，左面是兩個中年婦人、和三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

兩個女婢，分站在黃衣婦人的身後。

江玉南心中已經相信這黃衣婦人的身份。

但他仍然回頭望了百里香一眼，道：「姑娘，這一位眞是黑谷谷主麼？」

百里香道：「千眞萬確，還不上前見過！」

江玉南臉上仍然是一股半信半疑的神色，緩緩向前行了幾步，道：「江玉南拜見谷主。」

黃衣婦人笑一笑，道：「你起來，看樣子，你心中還有一點懷疑，對麼？」

江玉南直言道：「不敢相瞞，確然如此。」

黃衣婦人道：「好！等一會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證明，現在我們先談公事。」

江玉南道：「谷主吩咐。」

黃衣婦人道：「你才華絕高，高到了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想改變一下計劃。」

江玉南道：「谷主的意思是？……」

黃衣婦人道：「丐帮正在召集一個長老會議，我準備派你帶着人手，降服他們，最好能收爲我用，一舉掌握丐帮。」

江玉南心頭震動，既驚懍於她消息的靈通，又震駭着她手法的奇突。

如若眞要一下子制服了丐帮，那可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回谷主的話，那丐帮長老會議，想必一定集中了丐帮的精銳，區區這點能耐，只怕很難收服他們。」

黃衣婦人笑一笑，道：「江玉南，看來，你是個很務實的人，不貪功，不虛浮，對付丐帮自然非你們力量所及，所以，

我派出援手接應你們。」

江玉南心內忖道：此事重大，不比對付鐵劍門，必得先要弄清楚她的詳細計劃才行，至少，應該瞭解一個大致情形。

當下說道：「請問谷主，第二路接應我的是什麼人？我要如何和他們配合？」

最後這一句話，問的很有技巧，也消除了黃衣婦人的心中之疑。

黃衣婦人笑一笑，道：「第二路接應你的是絕情谷主百里香。」

江玉南道：「第三路呢？」

黃衣婦人道：「第三路由本座率領，不過，希望用不到我出面。」

江玉南道：「屬下還有請示。」

黃衣婦人道：「說吧！」

江玉南道：「我要帶多少人去？」

黃衣婦人道：「你自己的手下。」

江玉南道：「就是屬下率領征服鐵劍門的人手？」

黃衣婦人道：「再加上十二個鐵劍門中弟子，和曲氏五傑。」

江玉南道：「好！屬下盡力而爲。」

黃衣婦人道：「我給你十八粒大力神丹，此藥服用之後，能使一個人的功力，驟然間增長十倍。」

江玉南道：「世上眞有這等神奇的藥物？」

黃衣婦人道：「有！配裝大力神丹的三味主藥，就出在黑谷，不過，這藥物太珍貴，不能輕易施用……」

放低了聲音，接道：「這藥物對鐵劍門中人，最爲有效，他們的拚命招術，再加上大力神丹，會創出一種莫可匹抵的威力。」

江玉南道：「谷主，大力神丹的藥效，有多少時間？」

黃衣婦人道：「一個時辰，這已經花了我很多的心血了，武林之中，從沒有一種如大力神丹的藥物，效力能支持如此之久。」

江玉南道：「好！屬下明白了。」

黃衣婦人道：「好自爲之，你會得到很好的報賞。」

江玉南道：「多謝谷主。」

黃衣婦人揮揮手，道：「這裏有一封錦囊，你照着行事就是。」

江玉南應聲退到一側。

黃衣婦人緩緩站起身子，在幾個婦人和女婢擁護之下而去。

破落的大殿上，只留下江玉南等一行人和百里香。

望着那黃衣婦人離去的背影，江玉南緩步逼近了百里香，微微一笑，道：「百里姑娘，在下要請教一件事。」

百里香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對付丐帮長老這件事，姑娘有什麼高見？」

百里香說道：「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麼？」

江玉南道：「不錯，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長老會議，精華盡聚，我想，不會像對付鐵劍門那樣輕鬆。」

百里香說道：「那麼，閣下作何打算呢？」

江玉南道：「這正是在下要向姑娘請教的地方。」

百里香雙目凝注在江玉南的臉上，瞧了一陣，沒有答話，却轉身向外行去。

江玉南皺皺眉頭，跟在百里香身後行去。

百里香行出廟外十餘丈才停了下來，道：「江兄，有什麼高見，可以說了？」

江玉南道：「在下是眞的向姑娘請教，這一戰非比尋常，只怕我們無法應付過去。」

百里香道：「那大力神丹可以帮助你，它能使鐵劍門下弟子，驟然間增長十倍的功力。」

江玉南道：「眞的要他們去殺丐帮人麼？」

百里香苦笑一下，道：「江兄，咱們已經入了她的掌握，她隨時可以制咱們於死地。」

江玉南道：「我知道，她在咱們身上下了毒。」

百里香道：「對！厲害的是，她隨時可以使毒性發作，不受時地限制。」

江玉南道：「照姑娘的說法，咱們這一生，就永遠受她奴役了？」

百里香道：「你是不是想反抗？」

江玉南道：「事情已經沒有辦法再拖下去了，咱們不能就這樣一次一次的助她爲虐。」

百里香道：「我已經想過很久了，咱們就算要反抗，也是機會不大。」

江玉南說道：「那總算比受人擺佈好些……」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此時此情，咱們必得坦誠相見了，妳究竟要作何打算，希望妳說個明白。」

百里香搖首道：「我發覺不能輕舉妄動……」

江玉南接道：「我打頭陣，妳接應我，第三陣谷主親自接應，對麼？」

百里香道：「目下是這麼計劃。」

江玉南道：「咱們去攻擊丐帮，但也可以把兩股力量合而爲一，就算咱們中了毒，但丐帮中人，沒有中毒。」

百里香道：「你認爲丐帮幾個長老，就能夠抗拒谷主麼？」

江玉南道：「別忘了，還有咱們，我們都可以吃下大力神丹，全力對付她。」

百里香歎息一聲，道：「江兄，沒有用的，她一身修爲，已到了人力莫可抗拒之境……」

江玉南接道：「如若我們再帮他收羅了丐帮人手，那豈不是如虎添翼麼？」

百里香道：「江兄，我們把它比成一團火藥，在外面爆炸，總不如在一個人的肚子裏爆炸强烈。」

江玉南道：「百里香，江某本來很信任妳呢？造成了目下這個局面，也不過聽了你幾句……」

百里香接道：「怎麼？現在不信任了，也不想再聽我的話啦。」

江玉南道：「目下的情勢，迷離詭異，連我也不能相信你了。」

百里香道：「江兄，咱們現在如若有一點風吹草動，她可以重新調整她們陣容，那時間，我們又如何應付呢？」

江玉南道：「百里香，我們不背離她，帮她征服丐帮，我們又能得到什麼？」

百里香道：「你如何征服鐵劍門？」

江玉南道：「這個……」

百里香接道：「有些方法，可以一用再用，由幾百年前，用到現在，還是可以再用。」

江玉南說道：「姑娘，那是個很笨的方法，可以適應鐵劍門，却未必能適應丐帮。」

百里香道：「爲什麼不修正一下？」

江玉南道：「如何一個修正之法？」

百里香道：「丐帮很相信他們自己的實力，所以，他們不會屈服……」

江玉南道：「我也不相信，我們眞有征服丐帮的實力。」

百里香道：「所以，現在，就要眞的征服他們，然後，再和他們談判。」

江玉南道：「哦！」

百里香說道：「那時間，他們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死，一條是聽你的安排。」

江玉南道：「我看，還有第三條路，他們全出丐帮精銳，全力和咱們一拚，那不但沒有帮助他們，反而會造成了血流成渠，千萬人頭落地的慘事。」

百里香道：「江兄，你的顧慮很對，不過，你要明白，眼下已經沒有兩全之策，我們只有這一條路走。」

江玉南道：「這是一條絕路，那會使我們越陷越深。」

百里香道：「路是人走的，爲什麼不可以修正它。」

江玉南道：「姑娘能不能告訴在下，如何一個修正辦法。」

百里香道：「這要隨機應變，先把內情告訴他們一些，然後，再擊敗了他們之後，再告訴他們一些，那時間，他會很認眞的想想你的話。」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突然抬起頭，頰泛紅暈，俊目放光，冷冷說道：「姑娘，這件事暫時不說，我倒想請姑娘給在下一個機會？」

百里香呆了一呆，說道：「機會，什麼機會？最好別動歪念頭，我們不能輕擧莽動……」

江玉南接問道：「這件事，和別人無關？」

百里香道：「那是我本身的事了，我倒要聽聽看，什麼機會。」

江玉南道：「我想和姑娘作一場公平之搏？」

百里香道：「打架。」

江玉南道：「對！我想使自己的修養好一些，深遠一些，但我辦不到，我心中，現在積了一肚子的悶氣，希望發洩一下，和姑娘作百招生死之戰。」

百里香吁一口氣，道：「百招生死之戰，那是說，我們兩個人，必須有一個要死了。」

江玉南道：「我心中還想不出一個比妳更可恨，比她更可怕的人，所以，我選上了妳。」

百里香道：「不論咱們誰戰死誰，對大局都沒有益處？」

江玉南道：「不對，妳如殺了我，至少，我可以沒有煩惱、痛苦，我如殺了妳，也發洩出了心中一股燥悶之氣。」

百里香歎息一聲，道：「江兄，想不到，你對我竟是恨的如此之深。」

江玉南道：「妳素衣淡裝，華貴高雅，會使很多人上妳的當……」

百里香道：「我……」

江玉南搖搖手，阻止着百里香再說下去，大聲吼道：「聽我說完，……」

百里香呆了一呆，接道：「你瘋了，這麼大的聲音。」

江玉南道：「不錯，我是快瘋了，我胸中這一股悶氣，如若不發洩出來，我會很快就發瘋了。」

百里香黯然歎息一聲，道：「江兄，不要逼我，也不要這樣大吼我，我們眞要動起手來，你一定會敗在我的手中……」

江玉南冷冷說道：「妳既然有這樣的自信，那就快些動手吧？」

百里香道：「不！我不和你動手。」

江玉南說道：「妳不動手，我會殺了妳。」

百里香忽然流下淚來，道：「江兄，閻五雖然俠名滿天下，但他太方正，對付幽靈夫人這樣的敵人……」

江玉南接問道：「慢着，誰是幽靈夫人？」

百里香道：「就是黑谷谷主，你不覺着，她像幽靈一樣。」

江玉南道：「她大半生歲月生活在黑暗之中，這幽靈夫人，倒也叫得恰當。」

百里香道：「幽靈兩個字，加諸她的身上，不但很和她生活的環境相同，對她的生性和那一身飄忽的武功，也有着很多相似之處。」

江玉南似乎突然間想起了什麼重要之事，道：「剛才，我見的幽靈夫人，是不是眞正的面目？」

百里香點點頭，道：「是！她以眞正面目，和我們相見，連我也覺得很十分意外。」

江玉南道：「姑娘，妳覺得這件事，會不會別有用心？」

百里香說道：「至少，我現在想不出來。」

江玉南道：「百里姑娘，有一件事，好叫在下費解。」

百里香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那幽靈夫人，終年躲在黑谷之中，江湖上從來沒有她的傳說，但她處理事情，却像是一個常年江湖上走動的人，有着豐富的經驗，週詳無比的計劃，這是什麼道理？」

百里香道：「我也有這樣的疑問，她好像有不少人在江湖上活動，武林中事，她大都知曉。」

江玉南接着說道：「三鳳閣便是其中之一。」

百里香道：「除了三鳳閣，我還曉得一處地方。」

江玉南道：「什麼地方？」

百里香說道：「金陵秦淮河中的飛鳳舫。」

江玉南道：「姑娘，妳們絕情谷算不算是她的屬下？」

百里香黯然說道：「此時此情，看來，小妹無法不把實情奉告了。」

江玉南道：「妳最好實話實說，要不

然，今日，咱們兩個人中，必有一個人橫屍此地。」

百里香道：「我娘和大姊，却落在了她的手中。」

江玉南道：「妳……」

百里香接道：「我雖然不是假冒的絕情谷主，但却是新任的絕情谷主。老實說，我坐上谷主這個寶座，還不足一年。」

江玉南道：「令堂和令姊那一位是谷主？」

百里香道：「我娘交給了大姊，大姊主持谷政不足三年，就落入了幽靈夫人的手中……。」

江玉南道：「她們現在何處？」

百里香道：「不知道，但我每隔一年，可以和母親、大姊見上一面。」

江玉南道：「所以，妳才甘心受她控制？」

百里香道：「事實上，她武功高强，實非我們能抵抗得住……」

語聲一頓，接道：「諸位找向絕情谷，我會計劃借諸位之力，一舉把她搏殺，想不到，你們都非她之敵，謀計失敗，反把你們也陷了進去，作了她征服江湖的工具。」

江玉南說道：「這些都是妳的眞心話麼？」

百里香道：「如有一字虛言，天誅地滅。」

江玉南說道：「那妳爲什麼不早些和我們商量一下？也許不致弄到今天這個局面。」

百里香道：「唉！那時，我如說出來，黑谷這個地方，只怕你根本不會相信，更遑論合作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也許妳說的有理。」

百里香道：「也幸好咱們沒有事先計議，如是早經計議過了，只怕此刻，咱們都已死於黑谷，幽靈夫人不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說道：「姑娘，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就算是少林、武當等大門派，也要讓他們三分，如果眞是長老聚會，咱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有制服丐帮中的聚會精英，但這一場搏殺下來，咱們可能死傷殆盡，丐帮亦必將元氣大傷，那是個什麼樣的情景，姑娘不難想像。」

百里香道：「江兄所言，誠然如此，但咱們也不能置諸不理，不是小妹推崇你江兄，當今俊傑，像江兄這樣的，實也不多，小妹也不敢妄自菲薄，放眼天下，小妹至少也可以列入一流高手，如若我們不能制住幽靈夫人，又寄望什麼人制住她的兇焰呢？」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姑娘，這不是逞口舌之利，自我安慰，這要憑眞實武功才行。」

百里香說道：「咱們已無法在武功上超越過她，就算咱們肯下功夫，又有良師指敎，但時間也來不及了。」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是？」

百里香接道：「武功上既無勝她之望，只有智取一途可行……」

江玉南道：「姑娘可有妙策？」

百里香道：「如若我早有妙策，老實說，早就用了出來，不過，咱們等下去，總會等到一個機會。」

江玉南苦笑道：「總不能一直等下去吧？」

百里香道：「如若沒有別的良策可用，只有此法可行——等下去。」

江玉南道：「不行，這樣太悶人，悶得難受了……」

百里香道：「你必須要盡力忍受，對你而言，這也是一場考驗。」

江玉南道：「姑娘，這個……」

百里香接道：「聽我說，江兄，這件事，對我們只不過是個人生死，但假如一個處置不好，就會把江湖陷入了萬刦不復之境。」

江玉南道：「咱們如若去帮她收拾丐帮，對武林又有什麼帮助？」

百里香道：「江兄，就小妹所見，目下武林，無人能够抗拒於她，何況她早已在江湖上，暗中埋伏了不少實力，至少，咱們得先摸清楚她的底細……」

江玉南不由楞住，道：「妳摸清楚了她的底細？」

百里香道：「不錯，我一直懷疑，幽靈夫人在江湖建立有一股力量，這一股力量，才是她的眞正實力。」

江玉南道：「哦！」

百里香說道：「至少，我們先找出她這一股力量，然後，咱們再想對付她的辦法。」

江玉南道：「什麼辦法？」

百里香道：「江兄，老實說，我現在也沒有具體的辦法，不過，我相信，我娘早已經胸有成竹。」

江玉南道：「妳娘？……」

百里香道：「她雖然被幽靈夫人囚禁了，但她的心却仍然自由，我和她見過一次面，她要我好好的保重身體……」

江玉南道：「幽靈夫人沒有監視妳們麼？」

百里香道：「我相信有，不過她要故意表現得很大方，這就給了我們母女講話的機會。」

江玉南道：「姑娘，令堂的武功，是否已被廢去？」

百里香道：「這倒沒有，不過，她身上有一種禁制。」

江玉南道：「什麼禁制？」

百里香道：「我娘沒有時間告訴我，她只告訴我幾句話。」

江玉南道：「什麼話？」

百里香徐徐道：「忍辱負重，待機而動。」

江玉南道：「這幾個字，不是太過籠統麼？」

百里香道：「這只是一個提示，眞正的細節，還要自己去想了。」

江玉南道：「姑娘，我總覺得，這方面不能太冒險。」

百里香一皺眉頭，道：「你這人怎麼攪的嘛？」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怎麼樣？」

百里香戚容道：「我已經跟你說得十分清楚了，你還不肯信任我？那要我怎麼辦？」

江玉南道：「不是在下不相信姑娘，這件事很重大……」

百里香接截住說道：「好吧！不肯聽我的，我就聽你的好了，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在下還沒有想出一個完美之策。」

百里香道：「你既然想不出辦法，那就只好先聽我的了。」

江玉南道：「聽妳的可以，不過，咱們先要說出一個細節來。」

百里香道：「你先說吧……」

江玉南奇道：「我有什麼好說的？」

百里香道：「在武林而言，這是一個黯淡的時期，所以，咱們用的一切方法，手段，就不能太光明。」

江玉南道：「就算不太光明，但也總不能太下流，不過，這和我個人，有什麼重要的關係呢？」

百里香道：「你必須先要除去你心中的顧忌，然後，才能放開手施爲。」

江玉南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百里香說道：「再說，眼下的形勢吧！你好像已經取得幽靈夫人暫時的信任，而且，你手下也有一批可以爲你效命的人，這些人你可以用他們，選一個可靠的人，把咱們的用心告訴他，由他轉告丐帮帮主……」

江玉南接道：「你認爲丐帮帮主，會相信這件事麼？」

百里香道：「他也許在開始不太相信，但丐帮這一代的帮主，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就算不相信，也會早作準備，一旦他相信了，就有立刻應變之能。」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派別人去，我也放不下心，說不定只好由我自己走一趟了。」

百里香說道：「你自己走一趟，那是最好不過，不要立時相信，但必須把話說清楚，不過，這中間，有一件事，最爲重要。」

江玉南道：「什麼事？」

百里香道：「你要小心自己的行動，別叫幽靈夫人發覺了。」

江玉南道：「這個，她如若暗中派有監視我的人，那就麻煩大了。」

百里香道：「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派人監視你。」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淡淡一笑，接道：「妳現在，是不是她很信任的人？」

百里香道：「還談不上，不過，我已經可以參與機要。」

江玉南道：「在下在幽靈夫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百里香道：「說不上什麼重要，表面上看來，你統率着很多高手，威風八面，其實，只有她運用的一顆棋子，替她打江山，作爪牙，你們連她眞正的屬下都算不上。」

江玉南道：「哦！」

百里香道：「她要你們去人拚人，命拚命，對你們和敵人一樣，談不上一點憐惜。」

江玉南想了一想，點頭道：「確實如此。」

百里香臉上展現出一抹笑容，道：「我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說服了江兄合作，不瞞江兄說，小妹已經留心了很久，才選中你江兄這位合作人。」

江玉南道：「多承姑娘抬愛了。」

百里香道：「一夕驚變，家母和大姊都作了階下之囚，我從痛苦中磨練出來，所以，我能泰然使自己保持了適當的平靜，使心中所思不形諸於外。」

江玉南道：「姑娘好像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兩面人。」

百里香道：「是！我要任何人不能從表面上，看到我的內心。」

江玉南歎口氣，道：「姑娘，萬一說不服丐帮中人，咱們的計劃，是不是可以改變一下呢？」

百里香搖搖頭，道：「不行，丐帮雖然强大，但他們還不是目下江湖上最强大的門派。」

江玉南道：「丐帮還不算最强大，那麼，什麼門戶算是最强大呢？」

百里香說道：「至少，少林派就比丐帮强大，他們的人數也不少，達摩院中少林高僧的造詣，比起丐帮弟子，高明得多了。」

江玉南道：「就算是少林派比丐帮實力强大，咱們也無法說服少林。」

百里香點頭道：「他們都不會聽的，這些人，都很奇怪，不到大禍臨頭，他們都不會相信，目前，丐帮正面臨到這個危境。」

江玉南說道：「所以，丐帮目前容易說服。」

百里香道：「不錯，雖然危急還沒有臨頭，但他們已經感覺到這種危急。」

江玉南道：「姑娘，除了在下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人對丐帮攻襲。」

百里香道：「有，不過，據我所知，那些人，不是對丐帮攻襲，而是接應你們的人手。」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接應我們？」

百里香道：「是。」

江玉南道：「那是說，幽靈夫人對我們這一次，對付丐帮的安排，對本人是全無信心了。」

百里香道：「唉！江兄，說一句，你別生氣的話，你們是完完全全的工具。」

江玉南道：「爲什麼他們要先行對付鐵劍門。」

百里香道：「鐵劍拚命招數，兇厲無匹，加上大力神丸，那一股力量，有如天馬行空一般，莫可遏制。」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指點，在下又承教不少。」

百里香道：「用不着這樣客氣，江兄，咱們是站在一邊的人。」

江玉南道：「好吧！我照姑娘的吩咐試試。」

百里香道：「小妹感激江兄，你能信任我。」

江玉南道：「百里姑娘，我雖然聽了妳的吩咐，不過，我還是有自己的主張，一旦情形有變，我就不惜一拚了。」

百里香道：「那是下下之策，除非到了萬不得已，我不希望你用出來？」

江玉南道：「我會酌情決定。」

百里香道：「咱們談的够多了，你要多多小心，小妹告辭了，有機會，我會再跟你連絡。」

江玉勸道：「姑娘，在下還有一事請教。」

百里香道：「請說吧。」

江玉南道：「下馬集三鳳閣下，三鳳姑娘，加上一個鳳媽媽，和幽靈夫人的關係如何？」

百里香道：「聽說這些人都是幽靈夫人的親信……」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她們和你談些什麼？」

江玉南也不隱瞞，說明了整個經過之情。

百里香聽完之後，雙目深注在江玉南的臉上，緩緩說道：「江兄，在這烟封霧鎖的武林上，我們都要付出一些犧牲，對麼？」

江玉南皺皺眉頭，道：「姑娘說的太深奥，我有些聽不懂弦外之音。」

百里香笑一笑道：「江兄，有一個古老的計謀，叫作美人計。」

江玉南打量了百里香一陣，道：「嗯！以姑娘之美，此計大可行得。」

百里香道：「可惜幽靈夫人是女的，三鳳和鳳媽媽，也都不是男人，美人計行不通，現在，咱們只好改一改了。」

江玉南道：「改什麼？」

百里香道：「改成美男計……」

江玉南明白了，臉一熱，道：「這個，亘古以來，那有這種計謀？」

百里香道：「佛家有捨身飼虎，割肉餵鷹之說，難道江兄就不能爲江湖同道，施捨出一點情感麼？」

江玉南道：「姑娘，這件事，在下沒有經驗。」

百里香道：「這種事，經驗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條件和一套虛情假意。」

江玉南道：「我也不會虛情假意。」

百里香道：「但你够條件，至於那一套虛情假意，可以很快就學會，小妹也沒有這個經驗，不過，我相信不難學……」

神情變得很嚴肅，接道：「只要存心光明，又何在乎這一點外表的僞虛，我相信你會作得很好，不過，我担心倒是另一件事。」

江玉南道：「什麼事？」

百里香道：「聽說三位鳳姑娘，都生得花般模樣，我担心你沒有用成美男計，反而被人家美人計給套住，那才叫偸鷄不成蝕把米了。」

江玉南道：「妳是說，三鳳能把我迷住？」

百里香笑一笑，道：「小妹的意思是，最好你把她們迷住……」

江玉南歎息一聲，接道：「這個……這個……」

百里香道：「不用這個，那個了，需知執大義，不拘小節，處在這個黯淡的日子之中，不能不用點手段。」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用點手段，這個手段如何一個用法呢？」

百里香道：「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男人對女人，還有什麼不好對付呢？」

江玉南道：「唉！姑娘，這件事說來容易，其實作起來，只怕就不容易了？」

百里香道：「江兄，這不是叫你眞的去談情說愛，是要你去騙人，只要騙得她

舊恨

刀戈・譯

十一月的一個濃霧的早晨，紅莓街三十五號的示範章程寄來了。黛絲起床不久，身上仍舊穿着一襲褐紅色的天鵝絨晨褸，初時她還認不出這是她兒時的舊居，雖然章程上面的圖片，都是彩色精印的。

兩個星期前，她在一家房屋地產經紀公司登記了，希望購置一間鄉村的屋子，反正現在比爾和她的兩名兒子已經離開她了，她不願意再孤伶伶一個人住在鬧市裏，免得觸景傷情。

「郊區的屋子的確是理想的居所，」地產公司裏面的一個塗了體香膏的紳士派頭的職員就這樣的對她說過。「不過價錢並不便宜。」

「這個不成問題。」黛絲說。

她現在住着那所房子也可以賣得不少錢的。

紅莓街這一間鄉村屋子眞的是理想的居所嗎？黛絲看着那些圖片便笑起來。其中一幅圖片是印着一隻弓形的窗子，但本來却是四平八正的，另一幅是一扇大門，那是佐治王朝時代形式的，表面非常光澤。但她記得當時每一個星期六，她就得替這扇裂痕處處的髹了綠漆的大門，洗抹一番，忙個不亦樂乎。至於那度寬闊的水門汀梯級？依舊原封不動，因爲難於改建，仍在那裏。但洗擦那度梯級，雖然用不着拿赭石去打磨，但天天拿竹掃把去把它洗擦一次，難怪當時黛絲那雙幼嫩的手，這麼快便粗糙起來。

她看着那些圖片，心裏便越來越覺得有趣。在那兩間睡房裏面，都裝了入牆衣櫃的，衣櫃的門，都雕了花，而第三間房，現在已經改了做浴室套房。

黛絲看着那幅浴室套房的圖片，不覺歇斯的里地大笑起來。那裏本來就是她的臥室，髹了陰沉沉的棕色漆油的，不過這給她的印象並不深刻。

然後是那間會客室，章程上面，現在改稱娛樂室了，却裝有一個紅磚的壁爐，壁燈則裝有制光裝置的。飯廳有一隻入牆的松木餐具橱。全間屋子都是中央暖氣設備……

黛絲記起了那些冰冷的像油布般的、發了霉的牆壁，便不寒而慄起來，每天晚

上，她就只得一張粗糙而又潮濕的毛毯，蓋在那快要凍僵的肩頭，睡在那寒冷的黑夜裏。

「畜生是用不着禦寒的東西的。」這雖然是一把四十年前的聲音，但黛絲却「言猶在耳」。

說這句話的就是瑪薩姨母！親愛的瑪薩姨母。她的名字還是取材自聖經的。每天她就替教堂縫製那些籌欵的絨冇襟花，可能需要一個人帮手，於是親愛的瑪薩姨母便從她垂危的妹妹手裏，接過了一個私生的女孩子，說將來會把她「視如己出」的。

「可憐的孩子！」瑪薩姨母當時是這樣說的，沒有溫暖，也沒有父母，也沒有愛。

黛絲忽然想到了一個洞穴。這個洞穴現在怎麼樣呢？在那地產經紀如簧之舌中，曾經大力讚揚過的，說已經把它改了做酒窟，因爲它就在飯廳的附近。

黛絲不覺又捧腹大笑起來，好一個洞穴！好一個酒窟！

「這倒是一處很有用的地方，四呎深，用木支着，還有幾個金屬的架子。」

記得當年黛絲被安置在這個洞穴裏面的時候，那裏的牆壁還是濕漬漬的土壤，所以留下了不少她在極度恐懼中進行掙扎的指甲抓痕。

沒有一個人知道那裏爲什麼會有一個洞穴。紅莓街其他的屋子都沒有的。但有一個傳說，則是一個強盜曾經在那裏住過，挖下這個洞穴，用來收藏贜物的。

黛絲被置在這個洞穴裏就是因爲她的淘氣。但慈祥的瑪薩姨母的所謂淘氣，就是在進食的時候偶一不愼把刀叉跌落地上，發現地毯上面留有菜汁。

「我不敢了，姨母，原諒我吧！」

於是她就在她這個唯一的親人瑪薩姨母的跟前，拉住她的裙子，或者用那揩過眼淚的手抱着她的兩條腿。

至於那洞穴裏面的氣味，現在黛絲記起來了，最初她還不覺得怎樣的，只是一種發霉的土壤的氣息，但是，她在那裏躭得久了，加上了她外散的溫度，就叫她差點兒窒息起來，於是她不能不直着嗓門叫喊。

試過一次，黛絲便給關在那個穴裏過了一個晚上。不過，那次是她自己犯錯，因爲她偷了那兩塊用來在星期日招待莊牧師的糕餅吃了。

這麼一來。當瑪薩姨母對莊牧師喜孜孜的說出：「請先用茶吧，我到厨房去拿糕餅。」然後才發現食橱裏空空如也的時候，這位虔誠的敎徒差點兒氣昏了。於是她便給禁錮在那洞穴裏十四小時。

第二天，當那扇機關門給人打開時，她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有點瘋瘋癲癲了，害得仁慈的瑪薩姨母幾乎魂飛魄散，馬上找來一位醫生，但醫生却懷疑那個躺在她姨母的高床暖枕上的女孩子怎麼會凍壞了的，於是立即叫來一部救護車。

這才診斷出她已害了肺炎，本來她的肺部便不大健康的了。

不過，從此之後，她便沒有再給安置在那洞穴裏面了，而她也天眞無邪地覺得她的姨母着實是個心地慈祥的女人。

但是，當她越來越成長的時候，她就越來越覺得瑪薩姨母對她的那份愛心，叫她厭惡，於是她停止關心別人，也不再用她的愛心去對待別人了。

於是她的丈夫比爾和他們的兩個兒子都決定儘快離開這個冷酷無情和極權的女人了。

「瑪薩姨母——仁慈的瑪薩姨母，是你毀掉了我一生的。」黛絲不由自主的厲聲叫着。

她立即拿起電話。

「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屋子？」當她說出了要買紅莓街三十五號的時候，那地產經紀公司的職員喘着氣問。

× × ×

當她放下電話時，客房裏傳來了一陣叫喊；黛絲聽到了却無動於衷地笑了笑。這可能是瑪薩姨母口渴，問她要茶水。

上個星期，安老院打來一個電話，說瑪薩姨母不願意再留在那裏，問絲黛可有地方安置她？爲什麼不親自照顧她一個月，看看她有什麼轉變？不然，他們便把她送到政府醫院去的……

黛絲記起了安老院那個電話，不覺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現在把她送到政府醫院去了。

「親愛的瑪薩姨母，你用不着担心，」她囁嚅着說：「我已經替你找到一處理想的居所了。」

（完）

相信就行。」

江玉南道：「就是因爲要作假，要騙人，我才有着力難勝任的感覺。」

百里香沉吟了一陣，道：「那位三鳳姑娘對你如何？」

江玉南道：「忽冷忽熱，頗有難測高深之感。」

百里香道：「她冷的時候，你就熱一點，她熱的時間，你就冷一點，女孩子一旦動了情，有個十分本領，無法用出三分來。」

江玉南道：「看來，妳也無法說得明白，我只好自己去想了。」

百里香說道：「人家本來就沒有經驗嘛……」

笑一笑，接道：「不過，我很快就會有經驗了，我也要磨練自己。」

江玉南道：「妳要如何磨練自己？」

百里香道：「接近男人，然後，讓他們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聽我之命，爲我效力。」

江玉南道：「哼！一個女人，如若以自己的色相誘人，要人情甘效命，那實是等而下之的身份了。」

百里香微微一笑，道：「怎麼？不行啊？」

江玉南歎一口氣，道：「人各有志，誰也勉强不得。」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百里香望着江玉南的背影，心中泛起了一股凄凉。

這兩個年輕的男女，雖然都是極具才慧的人物，但他們對江湖上事情，却是瞭



解不多，驟然間，担負起了這麼一個重大的責任，却有莫能負荷的感覺。

江玉南神情肅然的回到了古廟之中，閻五和金長久，都巳等得十分焦急。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事情發展如何？」

江玉南道：「在下正在徬徨無主，不知應該如何決定。」

金長久道：「江少俠，可否把詳情說出來，大家研商一下。」

江玉南點點頭，說出了百里香一番談話的經過。

閻五皺皺眉頭，說道：「看來這法子不行。」

江玉南道：「閻前輩有何高見？」

閻五道：「丐帮中長老會議，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咱們如若驟然間闖了進去，巳是很難解說的事了，何況，還想說服他們……」

田榮接道：「閻前輩，咱們的處境如此，說不服丐帮中人，豈不是逼得雙方搏命麼？」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就目下勢而言，巳很明顯，鄧黑谷谷主，只是把咱們當作殺手看待，逼咱們和丐帮動手，姑不論這一戰的勝負如何？都難免有很大的傷亡，咱們也許還在自作聰明，但人家却比咱們更高了一招。」

高泰道：「這話不錯，鄧黑谷谷主，只是在利用一個敵人，去打另一個敵人，對他而言，這生意划算得很。」

假扮曲樂山的譚綸突然接口說道：「江公子，顯然對方是棋高一着，我們鐵劍門巳在閣下的巧言許諾之下，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丐帮如若再步後塵，那可是一樁武林慘事。」

金長久道：「就算收服丐帮中人又能如何？下面還有武當、少林等九大門派，利用收來的一批人手，對付另一批高手，他們眞正的實力却是絲毫無損，這對他們而言，倒可以兵不血刄的征服了江湖。」

閻五道：「對！江少俠，百里香那丫頭，實在不可信任。」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那麼，諸位覺着應該如何呢？」

這一下問得全場一楞，人人都覺得，百里香的辦法不好，但應該如何？却又提不出新的辦法。

沉默延長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後，江玉南才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諸位的意思，是不是咱們應該回頭來對付幽靈夫人？」

閻五道：「好像這樣子才對。」

金長久說道：「最大的困難是咱們都巳經中了毒，她們隨時可以掌握咱們的生死。」

閻五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無何懼。」

江玉南道：「這不是生死的事，而是如何才能有補大局。」

金長久道：「閻兄，你和丐帮帮主，不是很熟識麼？」

閻五道：「慚愧，慚愧，因帮主對老叫化子一向很看重，想不到，我……」

金長久道：「閻兄，現在不是自責自咎的時間了，久聞丐帮帮主是一位足智多謀的人，此事何不和他商量一下？」

閻五嘆氣道：「這叫老叫化子如何開口？」

高泰道：「你不說，我說，這件事非同小可，非得說個明白才行……」

江玉南道：「好極了，閻前輩和周帮主既很熟識，說話就方便多了。」

閻五道：「好吧！咱們去幾個人？」

江玉南道：「這要閻前輩決定了。」

閻五道：「人數不能太多，江少俠是非去不可，小叫化子雖然不是丐帮中人，但他也算是要飯的，和周帮主也認識，也算一個，至於其他的人，我看要江少俠決定了。」

江玉南說道：「閻前輩，我們去幾個人？」

閻五道：「最多四五個人。」

江玉南道：「閻前輩、高兄和兄弟三個人，曲樂山也算一個，還有一位由金塘主決定了。」

金長久笑一笑道：「田少俠去吧！英雄出少年，聽說丐帮周帮主，很喜歡少年英雄。」

田榮笑一笑道：「金前輩，你去吧！在下少不更事，經過了這一次黑谷的搏殺之後，在下希望還是金前輩去的好？」

金長久道：「這個麼？老夫就只好僭越了。」

江玉南道：「好！咱們五個人去！」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咱們去的時候，還是全體同往，只是見丐帮帮主時，咱們五個人去。」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慢着，這件事，不是這麼個作法。」

江主南道：「老前輩的意思？——」

閻五道：「丐帮的長老會議，是丐帮中最重要的會議，我們輕易侵入，必會引起立刻搏鬥，那時間，再想解釋，就很難了。」

江玉南問道：「老前輩你覺得應該如何？」

閻五道：「我和小叫化子先去一趟，你還是帶着這些人，而且，還要裝作一副立刻行動的樣子，我想幽靈夫人還不太放心我們。」

江玉南道：「好，就依老前輩的吩咐去辦。」

閻五微微一笑，道：「你們準備，老叫化和小叫化子先走一步。」

江玉南也展開了一番部署，派出曲一龍，帶着四個鐵劍門弟子，巡視了古廟外百丈內可以藏人的地方，果然，找着了一個人。

是三鳳閣中的三鳳。

她藏在古廟外，三十丈處一片深草叢中。

但被曲一龍找了出來。

三鳳沒有反抗，也沒有辯解，只要曲一龍帶她去見江玉南。

曲一龍只好帶她進入古廟。

眼看是三鳳姑娘，江玉南心中暗罵了一聲狡詐，臉上却堆滿了笑容，迎了上來，說道：「原來是三鳳姑娘，請入廂房坐吧！」

廂房中一桌，一椅，和一張木榻。

（未完・十六）